

卜算子（亡命江湖故事集）滄海客·著

超然物外的武林俠隱，竟成朝中權貴的座上客。一聲呵呵，一聲報君知，瞧那個風塵滿身，江湖浪跡，算命賣卜的盲公，竟會同是一人，他就是卜算子。

$3.50

1082

編者話

本刊最近從一位署名「一讀者」的讀者來函，反映出廣大讀者們的心聲及愛護我們之情，溢於言表，同時對本刊內容之意見，分析明確，褒貶詳盡，難能可貴！我們對「一讀者」君的熱情關注，除了衷心感謝及接納外，更會立即循道漸進的加以革新，去蕪存菁，盡善盡美。

本刊園地絕對公開，歡迎讀者來稿助陣，過去廿年來，我們對作家之發掘，扶掖新秀，素來不遺餘力，尋隙鑽縫，搜羅佳作，以供同嗜。不過，基於取材及寶貴意見，還是有賴讀者們給我們的爲前題，時刻毋忘，今後，萬分盼望各位多點來信批評指導，投稿加盟，鼎力支持，謝謝！

**　　**　　**

巨型小說今期刊出的是亡命江湖故事集「卜算子」，這是一個亦俠亦情，豪放新穎的巨型故事，題材整體，一氣呵成，描述動人，震撼心絃，希望你們喜歡，先睹爲快。

下期我們刊出的巨型小說是史外樓主的作品：「大報復」。本文作者爲最新加盟本刊名家之一，他寫作方面別具心得，行文流暢，敬希垂注。

武俠世界

第108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卜算子

命江湖故事集

滄海客・文
盧　令・圖

盲公擅算　鐵筆稱王

篤的一聲響，小青兒一躍到了路邊，卻怔住了！

分明是竹棍敲在石板路上，那聲響不大，小青兒卻覺得敲在她身邊，敲在她心上。

奇怪，沒人啊？

她拍了拍胸脯兒，她可不是個胆小的姑娘，只是淘氣些！誰敢說她胆小？哼！好笑了，她小青兒天不怕，地也不怕。

小青兒把腰肢兒挺了些，因爲她適才眞嚇了一大跳，嚇得跳到路邊，若是被人見到了，有多丟臉。

她把腰肢兒再挺了挺，胸脯兒挺得更高了，噯！怎生她的臉兒忽然間熱了起來，**她只不過感到衣衫緊些兒吧**，她也眞不解，怎生衣衫這些日來會突然變得緊了，仍是同一件衣衫，前些日子仍然寬寬大大，穿在身上舒舒服服的。

她快不再是小青兒了，她不小了，今年快十四歲了，若其不解，她的臉兒也不熱起來，曾經在小倩身上，就是那個比她大兩歲的姐姐身上發生過的生理變化，她知道，早晚也會在她身上發生的，一定……就是……就是那麼回事。

小青兒急忙掃了一眼，還好，路上沒人。既然沒人見到她嚇了一跳，她也不用挺腰了。因爲，被人見到了，一般兒羞死人。

眞的，小青兒才不胆小哩，要是胆小，她敢獨個兒從爺爺身邊溜出來，獨個兒走江湖麼，雖然後來小倩追上了她，而且非但沒捉她回去，倒和她作了伴兒，哼！原來小倩假正經，聽說武昌府有熱鬧瞧，連爺爺那麼一大把年紀，也從未見到過的武林盛會，在中秋那一天，就要在武昌府擧行了，小倩不也拒抗不了那大的誘惑，也跟她作伴兒來了麼。

眞的，她不是胆小，只是怕木兒公主把她捉回去，眞悶煞人，到了武昌府了，爬上山頭，她連那高高的黃鶴樓也見到了，卻不許她入城，反而躲在這山裏。

所以，她偷偷溜出來，就是這麼回事，她眞不怕誰，只不過怕把她捉回去，這也就是那麼篤的一聲，就把她嚇了一跳之故。

大路已在前面山脚下了，她就要出山了，當眞那是甚麼聲響呢？分明是竹棍敲在石頭上的聲響，卻是快走吧，溜上了大路，只要翻過那小山腰，她就不怕被捉回去了，因爲木兒公主和小倩即使追來，也見不到她了。

咦！不料她才又踏上山徑，陡然眼前一暗，頭上也陡然刮起一陣狂飈！小青兒急忙一縮身。

一隻大鳥！她從未見過的那麼大的一隻大鳥，已由大變小，迅速成了一個小黑點，飛上了雲霄。顯然是從她身後的樹上飛出來，掠過她頭上。

還說她天不怕，地不怕，卻怕了一隻大鳥，只因那是從未見過的那麼大的一隻鳥，那寬大的翅膀竟然刮起一陣狂飈，若然被大鳥的翅膀打中了，那還了得。還幸那大鳥一掠過頭上，迅速飛入了雲霄。

是啦，先前那一聲響，一定是大鳥作怪，一定是的，那是一頭大兀鷹。

但那兀鷹已飛入雲霄，她也親眼見到消逝於雲霄，怎生又傳來篤篤兩聲響？

就在她又轉出山徑，就要溜上大路的時候，身後傳來篤篤兩聲響！

小青兒倏的回身，又怔住了，當然不是那頭大兀鷹作怪，但仍然不見人！

篤篤！啊！呀！

小青兒再又回過身去，因爲身後不但又傳來同樣怪異的聲音，而且更近了，就像敲在她的脚跟近處，不，簡直就是敲在她心上！

小青兒毛骨悚然，因爲同樣沒人，雖然大路就在山脚下，大路上有人來往，這又是午時才過了不久的大白天，但小青兒毛髮也不禁直立起來。

難道見了鬼！

眞好笑，大白天，那會有鬼，但也眞邪門。

她縱身一掠，心想：三兩個起落就到大路上了，且看還有這樣怪異的聲響，不料，噯！她脚尖才點地，小腿上一陣劇痛，像是棍子砸在小腿上，因爲脚尖已點地，她迅速衝前，旋身，啊！呀！她撞着了甚麼，軟軟地，像是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啊呀！不是她自己的聲音，她沒有叫，她是幾乎也要叫的，但沒有叫出來，倒像是這及時入耳的叫聲，把她的叫聲嚇回去了。

小青兒嚇壞了，現在，她不承認也不行了，她才從木兒公主學會了大挪移，就在她感覺到撞着甚麼的時候，倒也借了力，就也能再旋身，跳過一邊，但，眞邪門，脚尖着地，竟不是地，又是甚麼軟軟的東西！

再又一跳，小青兒這番才眞脚點地，也站定了。

她也看到了，原來適才脚踏在一個人的身上，那人正從地上顫巍巍地爬起身來，兩手抱着撑地的一根黃澄澄的竹棍，也不過剛剛才撑起一半身子。

是了，她雖然感覺到撞着甚麼的時候，即時跳開了，卻因衝力太大，把這人撞出了幾步來，是以脚尖落地，才又踏在這人身上。

原來是一位老人家，噯呀！還是一個盲公，瞽眸翻白，不見眼珠兒的盲公。

盲公撑着盲公竹，好不艱難地爬起來，小青兒着了慌，那下子撞得不輕，這一下踏得也不輕，人家又是個年老的盲公。

小青兒來不及想，搶上去，扶起了盲公。說：「老人家，我我……我沒撞傷你，是不是？你沒事嗎？」

既然撞得不輕，踏得也不輕，怎會沒事，小青兒怎不着慌。

若是她不着慌，她就會想到，山徑上分明沒人，那來這盲公，而且她飛身一掠有多快，這盲公就算是從暗處轉出來，難道還能快得過她，那麼，怎會撞上，何況這人又老又盲！

她來不及想，顫巍巍站起身來的盲公氣得白鬍子也顫抖了，說：「原來你是個瞎了眼的小丫頭，眞晦氣。」

小青兒理虧，忍氣說：「我……我不盲。」

謝天謝地，看來這盲公沒傷。

盲公大怒，道：「你既然不盲，怎會撞着我老人家，那麼，你也是個失魂的小丫頭。」

誰教她理虧呢，眞的，小青兒只是頑皮些！她是個心地極好的好姑娘。

「噯……唷唷！」盲公呻吟道：「我這骨頭一定要斷了，噯唷唷。」

只不過剛剛站起身來，盲公身子一軟，盲公竹一滑，慌得小青兒鑽到他脅下，把他扶住了。咬緊了牙兒，眞晦氣，她好不容易溜出來，想溜去武昌府玩耍，不料還沒出山，却撞倒了這盲公，眞不知是誰晦氣。

小青兒說：「老人家，我扶你，來，靠在這樹上坐下來，歇一會就沒事了。」

「歇一會也不行，」盲公叫道：「噯唷唷，我這腿要斷啦。」

小青兒急得跳了起來，伸頭向山道上望了望，還好，沒人，木兒公主沒追來，小倩一定還沒發覺他偷偷溜出來了。

「別嚷！」小青兒急道。

「你這個睜眼瞎的，失了魂的丫頭，」氣呼呼的盲公說：「還不給我搥腿。」

「我給你搥腿，快別嚷！」

「大力些。」

小青兒來不及想，她沒失魂，但心慌，又要留心山徑的來路，生怕木兒公主和小倩追來，誰教小倩是姐姐呢，木兒公主要是發現她溜跑了，要捉她回去，眞是易如反掌，眞要說小青兒怕過誰，那就是木兒公主，因爲她打不過那木兒公主，在她手中，任小青兒身法有多快，也休想逃跑，但也只怕得幾分，眞令小青兒怕的是，木兒公主不傳授她神妙的功夫，她甘心作小丫頭，就是看在木兒公主的神妙的功夫份上，打不過，也逃不了，尚在其次，她已吃過無數次苦頭了，若被木兒公主捉了回去，她又會有苦頭吃了。

那麼，小青兒那有功夫去想，這盲公眞要是腿斷了，還能搥腿麼，還會要她大力搥麼。

小青兒來不及想，而且不敢停手，因爲她目不轉睛，要盯着山徑的來路，因爲她手下稍稍緩慢一些，盲公就噯唷唷地嚷叫起來。

哼！都是那個姓陸的不好，木兒公主何等尊貴，一些兒也不假，眞是當今皇上的獨生的公主，公主的本事又有多大，只要一揚手，就能殺人於十數步之外，四個宮中的侍衛，全是武林高手，公主只是一揚手，就都成了無頭的屍身，偏對那個姓陸的小子低聲下氣，偏是言聽計從，不要她入城，公主就不入城。其實，公主巴不得入城，公主也和她一樣，是爲瞧熱鬧而來的，不入城，瞧什麼熱鬧，眞的她對公主又怕又喜歡，因爲公主和她性情相投。

她恨他，那個姓陸的小子。

哼！姓陸的小子不敢入城就眞，瞞不了她小青兒，因爲怕人家認出他來，找他的晦氣，却說躲到這山裏來，快快練好功夫。

哼！她也恨小倩，小倩對那姓陸的小子也不敢違抗半句，小倩才是個沒出息的丫頭。

小青兒就是趁午後三人練功夫的時候溜出來的，有一個時辰，她是可以跑進城去玩耍，又要及時趕回來，便就神不知，鬼不覺，眞晦氣，偏偏撞上了這盲公。

小道上沒人追來，盲公也不嚷了，小青兒漸漸心定了，大大鬆了一口氣，但要進城得趕快些，這一陣，已耗了不少時候啦。

呔！別是被盲公寃了吧，盲公非不嚷噯唷了，鬍梢裏倒隱藏着笑。

瞞得過別人，哼！瞞不過她小青兒，她不怕爺爺，爺爺的眼睛睜大了，還是眞怕人，但她後來學乖了，不看爺爺的眼睛，瞧爺爺的鬍梢兒，就知是眞惱，還是假裝生氣，鬍梢兒會笑，你信不信，小青兒不但信，而且最會看了。

好哇！敢情被這盲公寃了，盲公的鬍髭梢兒，不是也在笑麼，當眞……小青兒可不蠢，若是蠢，爺爺和小倩也不罵她小鬼靈精了。

好哇！鬼精靈今兒却被一個盲公寃了，當眞，她怎會撞到這盲公的，山道上她先前看得清清楚楚，分明沒人，還有那幾聲篤篤的聲響，分明，就是盲公竹在石上敲出來的，那聲響，忽左，忽右，忽然在前，又忽然在後，敢情就是盲公搗鬼！

一個盲公竟在她小青兒面前搗鬼，而且瞞過了她，不用說，這盲公是非常人，也許以前她還不會立即想到，但現下，她已不是第一遭遇到江湖中的高人了，像那木兒公主，那狄心蓮姊姊，那杜娘子和金師太，若不是遇上了，而且親眼見到了，她也不會相信的。

她醒悟了，一旦明白被盲公寃了，立即也明白，這盲公是非常人了，好哇！

盲公啊呀一聲大叫，跳了起來，說：「小丫頭，你爲何打我！」

小青兒眼珠子一轉，再轉，有多大的力道，就用了多大的力道，猛可裏向盲公的腿上搥落。

怎麼盲公不會叫噯唷？却叫啊呀！難道用盡了大力，也沒打痛他？

小青兒說：「敢情你是寃我的，死盲公，殺千刀的盲公！呔！」

小青兒一躍縱開，明知盲公是在戲耍她，那會不小心，因爲盲公只要一伸手，盲公就能够得上她了，這盲公可邪門得很。不料她雖機警，罵聲未落，她已跳起來，但屁股上一痛，仍被盲公竹打了一下子，而且還眞痛！總算她早作了提防，立即借勢一個翻滾！寧可痛一下，倒也翻了出去。

那料小青兒身子未落地，又是拍拍兩聲，屁股上再又捱了一下倒也算了，腿彎上那一下子，可吃不消，她沒翻出去，倒跌落在盲公面前。

盲公的眼白直翻，說：「小丫頭，你要不想多吃苦頭，給我乖乖跪下。」

還說甚麼天不怕，地不怕，這番可嚇壞了，小青兒說：「原來是你這……」

盲公一聲呵呵，說：「老不死的，小丫頭，你猜怎麼着，我就是最喜歡小孩兒罵人，總算妳還認得出我來。」

「你是……卜算子。」小青兒打了個抖顫。

眞該死，怎麼沒早想到是這個老怪物，她早該認出他來的。

盲公呵呵笑道：「你現在認得我啦，敢情在我這盲公竹下，你這小丫頭才會精靈，丫頭，八成兒你忘啦，誰想給我這盲公竹下逃跑，得先嚐嚐竹筍燒蹄筋的滋味，可是你這丫頭也要嚐一嚐。」

小青兒是想出其不意逃跑的，登時嚇得不敢動彈，恨得她差點沒把牙齒也咬碎了。

那是眞的，四五年前的事，這卜算子到訪她爺爺，他和她打賭，相距三丈外，任她怎麼奔跳躲逃，這盲公卜算子也能在第二步上截住她，盲公竹敲在她的腳筋上，身子登時跌倒地上，渾身像癱瘓了一樣，她爺爺說：「這是卜算子和你玩耍，否則輕的也要躺個十天半月，若是惡人，就會從此廢了武功。」

那時，小青兒說甚麼也不信，別說小倩姐姐了，便是她爺爺有時也休想捉得住她，不料她不信，因而吃了不少苦頭，那卜算子分明在遠處，相隔在數丈外，篤的一聲入耳，跟着腳筋上就是一陣痠麻，身子兒像斷了綫的風箏，跌落下地來，她騰身越高，也跌得越重，自然也越是疼痛。

她會想得到呢，早聽說卜算子在江湖上結的仇家太多，三年前就已死了，死也屍骨無存，爲了這一個噩耗，她爺爺的老眼裏，還爲他洒過幾滴淚，那以後的幾月中，爺爺鬍梢兒裏，再也不見隱藏的笑意了。

不料江湖早已沒了這號人物的卜算子，竟又出現在她面前，而且把她當作還是以前一樣的小孩兒，她已是大姑娘了，竟然仍打她的屁股。

一時間，小青兒眞是又羞，又氣，可又怕，總算這是白天，否則，她眞要以爲見了鬼。

她，早該想到的，那幾聲篤篤的聲響，不但聞聲，而且聲在近處，竟不見人，除了這老怪物，還會有別人麼。

小青兒羞得想哭，氣得咬牙跺腳道：「你不是……早死了麼，你這……」

「該死的，殺千刀的老怪物，」卜算子白眼直翻，但翻來翻去仍然是白眼，說：「小丫頭，我該死，也要死的，那料到了鬼門關閻王爺說：盲公，你死罪雖難饒，活罪却沒受够，想死，可沒這麼便宜，可不就如此這般趕我回來，小丫頭，你猜，閻王爺私下裏對我又怎麼說？」

「閻王爺私下裏對你說，你……你胡扯！」

卜算子呵呵笑道：「小丫頭，八成兒你沒聽說我，在邪魔外道口中，我有個名兒……」

「我曉得，誰說我不曉得。」小青兒說：「他們叫你活閻羅。」

卜算子說：「看哇，他是陰曹地府的閻羅，我是陽世間的閻羅，少不免有點兒交情，他說：你雖然活不耐煩啦，非是陰曹地府不收你，只因你欠打一頓屁股。」

小青兒的眼珠子一轉，再轉，忙不迭兩手護着屁股，有些兒明白了，可不是胡扯是甚麼，卜算子從來爲老不尊，準又是在戲耍她，急忙退了一步，就勢左腳尖向外轉，右腳尖點地，不用說，丁點兒聲響也沒發出來。

卜算子說：「那閻王爺說道：只因直隸州，有個小青兒大逆不孝，丢下老爺爺乾着急，却獨個溜跑到武昌府去瞧熱鬧，那人世間的功過簿上註得明明白白，閻王爺立即大喝一聲：判官何在。」

小青兒不敢出聲，一出聲，這老怪物就知她已不在原地了。她只能在心裏啐了一口，眼珠兒左轉又右轉。

「小丫頭，」卜算子說：「那判官就應聲來了，翻開了功過簿，可不是註得明明白白麼，今年今日今時，人間的活閻羅，該打小青兒一頓屁股！着！」

小青兒心中一樂，好不得意，嘿！教老怪知道小鬼也不好惹，左轉右轉，卜算子的盲公竹敲向她原先立身之處，分明已敲了個空。

不不！忘怪，卜算子出手非但不快，而且緩之又緩，不，是先快後緩，出手其實極快的，小青兒早退了一步，眞該死，早先她怎麼不施展木兒公主傳授她的大挪移，否則，她睜着眼睛的人，怎倒會捱了老怪物兩下子。

啐，她狠狠地啐了一口。

腿彎上捱了一下子也吧了，她已是大姑娘啦，屁股上捱了一盲公竹，如何不氣惱。

嘿！教這老怪知道小鬼也不好惹，卜算子待知盲公竹落空，必然知道她已轉了方位，已退後了，不用說，不用說盲公竹遞前，竹隨身進，那時，甚麼地方最安全？不用說，回到原先站立的地方。

小青兒計算得毫釐不差，再一旋身，她却是身隨竹轉，轉到盲公竹已敲空，且已抹過的地方，她原先立身之處。

她大是得意，說：「老怪物，那傍邊的小鬼說：判官呀，你那功過簿漏了一句，盲公老怪該打入十八層地獄……呔！」

小青兒一聲呔！盲公卜算子却一聲呵呵，噯呀！這是怎麼攪的，分明已落空的盲公竹，且已從她身前抹過，怎麼她屁股上仍然捱了一棍，痛得小青兒跳了起來。

噯呀！原來她已上當了，卜算子的盲公竹快出緩落，敢情是教小青兒上當，讓她眼見盲公竹落空，顯然早知小青兒已換了位，不在那裏了，早算計她會轉回原位來，這一來，倒是倒成了她的屁股湊上盲公竹。

小青兒氣壞了，痛得連眼淚也流了出來。

她如何不氣，她是躲得過的，她本已躲過了，若是她不自以爲聰明，轉回原位，簡直成了湊上盲公竹去。

小青兒才知人老精，人家棋高一着，就縛手縛脚，索性不動了。

小青兒跺脚，罵道：「該死的老怪物，下地獄的盲公！」

卜算子瞽眸翻白，呵呵大樂，道：「好啦，小丫頭，你不欠我啦，這一棍子，我是代你爺爺打你，好個大胆不聽話的丫頭。」

小青兒一怔，說：「你！原來是爺爺叫你來的？」

卜算子說：「別瞧啦，丫頭，你爺爺若是捉到了你，可沒這麼便宜，你捱的不是一棍，而是一頓了，你那老爺爺說道：老怪物，捉到那兩個丫頭，尤其是那個小的，替我狠狠揍一頓，那丫頭人小鬼大，胆大更包天，不教訓她還了得。」

小青兒說：「老怪物，你是眞盲，還是假盲呀！你怎知我在瞧？」

「我怎麼不曉得。」卜算子抱着盲公竹，靠在樹上，說：「你爺爺說道：那丫頭天不怕，地不怕，我不去，就揪不回她來，我去啦，她是怕幾分，我啊，可就說啦！老頭兒，咱們打個賭，你不是拒絕了人家聖母娘娘，不願去瞧那邊熱鬧嗎？你別作難，我代你走一遭，誰教我不早也不晚，偏偏趕上了呢，即使我揪不回兩個丫頭來，也能帶着她們瞧瞧熱鬧，讓她們見識見識地厚天高。」

小青兒滿腔氣惱登時化爲烏有，說：「那麼，爺爺答應啦，那麼……」

「是這麼，」卜算子說：「你爺爺不由他不這麼一點頭，就把那請帖交給我啦，你爺爺老頑固，就是這麼想不開，管她聖不聖，賤不賤，就像我，你管我盲不盲，死不死。」

小青兒說：「老怪物，死盲公，原來你壞透啦，你騙得了爺爺，可騙不了我，甚麼偏巧趕上，去騙請帖才是眞。」

卜算子白眼直翻，笑呵呵，說：「小丫頭，妳不謝我也罷了，偏罵起我來，你也不想想，今兒來的若是你爺爺，那時候啊，丫頭，你這一頓打是否太輕了些兒，你還能留下來瞧熱鬧麼。」

那是眞的，她爺疾惡如仇，那會去觀甚麼禮，自是再沒熱鬧可瞧了。

卜算子又說：「熱鬧麼，倒也是有的，嘻嘻！可就不會是在珞珈山上，而是在這裏啦，一個老爺爺氣的鬍髭翹起老高，狠狠地打一個妞兒的屁股，打得那妞兒殺豬般叫了起來，一定好看得很啊，你說，是不是？」

是眞的，雖然她眞不怕爺爺，但爺爺眞要是生起氣來，她也是不敢跑的，只怕，那時滾在爺爺懷裏撒嬌兒，那一頓打仍是不免的，因爲，不用說，是她帶走了小倩，爺爺疼她，可也是疼小倩的，爺爺每日要茶要酒，都離不開小倩，不用說，那帳也算在她頭上，不，是屁股上了，爺爺把她當作是長不大的小姑娘，高興起來也打她的屁股，眞惱上來，不用說，更會……更會……」

小青兒的嘴噘起來了，當眞，這老怪物雖是說笑，却也無一不眞。

他是眞瞎，還是假瞎啊？卜算子說，總是白眼直翻，連霎一下眼兒也瞞不過他，說：「你還罵我不，話不該謝我。」

小青兒眞喜了，既然這老怪也能找到她，捉住她，那麼，爺爺來了，她也是逃不了的，那麼，她寧願追來的人是這老怪物。

但小青兒一時怎會改得過口來，說：「喂，老怪物，你還未答我，都說你死啦怎會又活過來？你是眞盲，還是假盲？」

「見你的鬼，丫頭。」卜算子說：「我要是死了，你豈不是見鬼啦，盲不盲？丫頭，我倒要考一考你。」

小青兒道：「我說啊，你死不死，盲不盲，不死也是死，死也是不死，不盲也是盲，盲也是不盲。」

卜算子呵呵連天，說：「好一個死不死，盲不盲，這話倒有些兒禪機，了不得，這樣的話也會從你這個小丫頭嘴裏說出來。」

小青兒說：「甚麼禪不禪，我是說，你這個老怪物裝死騙人就眞，你這麼的連閻王爺也不敢收你的死盲公，你也不是眞瞎。」

卜算子不笑了，鬍梢兒裏也沒笑意了，說：「我要不假死，那就是眞死，丫頭，你說對了，豈不知道高一尺，有時候魔會高一丈，你也休理會我盲不盲，我這盲公竹不盲，心不盲，智也不盲，豈不勝過有眼的人，豈不聞名令心盲，利令智盲的麼。」

小時候，一定是小青兒那時年紀太小，卜算子又爲老不尊，逗引她玩耍，眞眞假假，少不免讓小青兒捉住，少不免讓小青兒打中三五下子，她可以爲卜算子眞是盲公，是以也沒問過爺爺，從今兒想起從前，這盲公分明不盲，可又眞怪，任她如何仔細，也沒見到卜算子露出一下黑眼珠兒，分明是瞽眸眞盲？

且不管他盲不盲，小青兒心中非但不氣惱，想來眞該高興，眞慶幸找來的是卜算子，不是爺爺。

「你說，」小青兒不自覺走近盲公身邊，說：「你眞要帶我去瞧熱鬧。」

卜算子說：「你這丫頭偷跑出來，不就是爲了這個麼，只不過，不知你這丫頭胆量有多大。」

小青兒哼了一聲說：「我啊，要去就去，要來就來，我才不稀罕你帶我去。」

卜算子點了點頭，道：「帶你去的人多着啦，我知你這丫頭不稀罕。」

小青兒一怔，說：「你知道，你……眞知道？」

卜算子打了個哈哈，說道：「丫頭，連我是誰也忘啦，該打。」

小青兒說：「誰說我忘了，你是死盲公，老怪物，騙人的卜算子。」

眞是一點兒也不假，仍然是當年的卜算子，越罵他，越是高興的卜算子，也不因罵他的小青兒已不再是小孩兒了，便罵惱她。

那麼，沒錯兒，眞是千眞萬確的卜算子，小青兒想。

「當然我是卜算子。」卜算子又呵呵笑，說：「沒錯兒，千眞萬確。」

小青兒大吃一驚，因爲她只是心中想，盲公却把她心裏想的說出來。

瞪大了眼睛的小青兒，怯怯地說：「你不是鬼吧，你你……連我心裏想的你也曉得。」

卜算子說：「我只是卜算子，丫頭，敢情你只有這麼一點兒胆量。」

小青兒不覺間巳退了一步，忙又上前，挺起了腰肢兒來。

卜算子哈哈大笑，說：「鬼不知過去未來，我却知道，要不，我也不叫卜算子了。」

「我不信，」小青兒說：「那不過你走江湖，混飯吃的騙人玩意，你可騙不了我。」

卜算子說道：「好啊，你不信，是不是？」

小青兒說：「除非你說得毫釐不差，那我才信。」

卜算子白眼翻天，直挺挺地坐了下來，說：「丫頭，你要不想被人瞧見，不被人揪回去打屁股，趁早兒給我坐下來。」

小青兒心下一驚，她知道卜算子說的是誰，那自是指的木兒公主，即使是小倩，小倩便是捉不回她去，只要報個信，木兒公主就會來捉她了，當眞，她怎麼恁地大意，一旦發現她不見了，追來正該是這時候。

她眞不信卜算子是眞盲，他坐在樹後，樹不大，秋草沒枯，却長得剛好把他的身子遮擋住了，山道上便有人經過，也發現不了她。

小青兒心下着慌，忙不迭溜在卜算子身邊，坐了下來。

難道他，眞是甚麼也知道，眞眞能知過去與未來？這死盲公。

「不知過去未來，還成什麼卜算子，那就應了你罵我的那句話兒。」

「我沒罵。」小青兒更大吃一驚。

「不算罵，」卜算子說：「壓根兒我就是個盲公，在江湖中人心目中，巳沒我這號人物，全都當我死啦，不算罵。」

「那麼……那麼，」小青兒說，「你要眞說對啦，我才相信。」

「却說那古冀州，直隸府，有一個淘氣的女娃娃，名叫小青兒……好好，這不算。」

「你早知道的，當然不算數。」小青兒說。

「不算就不管，」卜算子說：「只不過小淘氣遇到了剋星，她有個姊姊，名叫小倩，雖然追上她了，大兩歲的姐姐雖然本領也大些，但那淘氣丫頭是個小狡猾，武昌武林盛會，俏媚娘開府立宗，百年來罕見的大盛會，有多熱鬧，不去瞧瞧多可惜。」

小青兒說：「好，你也說可惜啦。」

「是那淘氣丫頭誘惑她姐姐，」卜算子說：「也是那做姐姐的自知無法揪那丫頭回去，沒法兒，退而求其次，留下相伴，倒可免得她搗蛋闖禍，於是，走啊，走啊！這一日，來到了漢江。」

小青兒的眼睛越睜越大，怎麼瞎眼盲公，眞像親眼見到一樣。像是一直跟在她們身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因爲那以後的事，眞羞人。

卜算子却突然住了嘴，偏着那白了的頭，說：「咦！甚麼地方在打鼓？哈！小丫頭，原來在你心裏。」

小青兒急了，說：「你……好啦，就算你知道過去未來，到了漢江，到了……那以後之事，別說了也吧，我該走啦。」

卜算子呵呵笑道：「你想我不說出，小丫頭，你也知醜啦。八成兒你又想吃竹筍燒蹄筋吧，你要是敢動一下。」

忽然間，卜算子臉拉長了，盲公竹揚了揚。

小青兒那敢動彈，心裏可不是在打鼓麼。

卜算子哼了一聲，道：「你這兩個該打的丫頭，盤纏用光了，才這麼一點小小年紀，竟學人去打刦，把你爺爺的臉都丟盡了。」

小青兒臉紅透了，又驚又怕，說道：「你不對爺爺說，是不是？你是個心腸最好最好的盲公，是不是啊，你怎不告訴爺爺。」

「好哇！」卜算子吹起鬍髭來，說：「這樣的醜事也做得出來，你這丫頭還咒我不早死。」

「我沒有。」小青兒說。怕極了，怎麼她心裏想的，這死盲公也曉得。

「哼！」卜算子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丫頭，這就叫做好人不長命，禍害一千年，你咒我爲什麼不早死，閻王爺不收也沒用，你這兩個該打三百大板的娃娃，眞把你爺爺的臉丟盡了，打刦不成，竟又眞眞正正做了人家的丫頭。」

小青兒嚇壞了，說：「你眞……甚麼都知道？」

卜算子說：「總算你這兩個丫頭那時並不知她就是當今的公主，雖做了人家的丫頭，不是爲了富貴榮華。」

「我們打又打不過她。」小青兒噘着嘴兒說：「不答應，她就要送我們到衙門裏，她說，那是殺頭的死罪，眞的麼？」

小青兒格格笑了起來，笑得卜算子也不由一怔。

「你還笑得起來，自是眞而又眞。」卜算子說。

小青兒說：「敢情也有你不曉得的，我和小倩一不爲富貴榮華，二不怕殺頭，只因爲……因爲……」

「因爲那個公主扮成個翩翩佳公子，俊俏的兒郎，小倩那丫頭春心動了，看上了人家的功夫。」

小青兒的眉兒飛了起來，眞是眉飛色舞，說：「既然你知道了，我問你，你怕是不怕，你要敢欺負我，公主只要在腰兒上這麼一拍，那時候，閻王爺不收你也不行啦，你怕不怕公主送你去見閻羅王，今兒若不是你先前裝神弄鬼，哼，你聽說過大挪移功夫沒有，你休想碰我一下。」

那是眞的，小青兒初學乍練大挪移，二來欺卜算子是個瞎眼盲公，是以沒有施展出來。

卜算子呵呵笑，說：「別說是你這個小丫頭，便是那木兒公主惹惱了我盲公，我也要打她一頓屁股。噓！別出聲，有人來了。」

只聽有人叫道：「小青兒，小青兒，你在那裏啊？」

小青兒縮低了身子，說：「是小倩，還好，不是木兒公主。」

呼喚聲由遠而近，來得快，去得更快，忽高忽低，忽然現身了。小倩站在山坡

上，顯然在望山坡下的大路，把脖子也伸長了。在自言自語說：「這小鬼，準是跑進城去了，眞是討打了，這可怎麼好。」

「才不會啦。」小青兒低聲說：「公主和那個姓陸的小子寸步也不離，才不理我哩，我恨那小子。」

錯眼間，小倩已去得無影無踪了，到底這盲公是眞盲，還是假盲？瞎眼的人總是要以耳代目的，但卜算子却面向着山道的盡頭，小倩適才站立的地方。

小倩呼喚的聲音又傳來了，但已越去越遠，漸漸不聞了。

卜算子在點頭了，說：「話又說回來了，你姐妹跟着那木兒公主，倒眞受益不淺，却也並非眞當你們是丫頭。」

小青兒說：「公主待我們像姐妹一樣，其實，她壓根兒就不要當甚麼公主，也不稀罕甚麼富貴榮華，要不，她也不會殺那四個侍衞了，喂！你怕不怕，嗤的一聲破空聲响，白光一閃，人頭就落地。」小青兒一圈臂，向盲公脖子上抹去。

咦！卜算子呢？

小青兒跳了起來，分明坐在她身邊的人！竟然不見了，而這是大白天！

小青兒毛骨悚然，莫非……嗳呀！莫非適才打她，也和他併肩坐了半天的，是卜算子不散的陰魂！

難道眞是大白天見鬼！

小倩去得無影無踪了，她倒盼小倩沒走就好了，眞見鬼，要不是鬼，這卜算子怎麼對她們的一行一動知道得這麼清楚！

啊呀！誰在說話！

小青兒只聞聲，不見人！

那聲音在耳邊說：「丫頭，你聽着了，快出去，去站在小倩剛才站立的地方，也像小倩一般東張西望。」

卜算子！是卜算子的聲音，人在那兒啊？

見鬼，只見夾道的樹木，不見人。

她只是稍稍遲疑了一下，立即轉出樹後，走上山道，還沒走到坡前，已迎着了兩個飛奔而來的人。

小青兒急忙停步，那兩人見她現身，不但停步，而且倏地一分，閃在山道傍邊。顯然的，是她突然現出身來，令那兩人嚇了一跳。

小青兒也嚇了一跳。因爲她認得，敢情是兩個侍衞，那晚在漢水那尼庵中，她和狄心蓮在暗處，曾見到過。

只見那兩人互望了一眼，幾乎異口同聲，啊了一聲。

一個在對另一個搖搖頭，說：「弄錯了，原來不是！」

另一個剛才還怕得臉色也變了，竟又威風起來，說：「呔！你這個小丫頭，跑到山裏來做甚麼，喂！適才可也是你站在這裏？」

好大的胆子，竟敢走近小青兒來，竟敢從上到下對她仔細打量。

小青兒道：「你管不着。」

一定是了，卜算子吩咐她迎出來，就是爲了截住這兩人，不用說，這盲公是躲避這兩人，難道卜算子竟會怕了這兩人？

她小青兒也不是被人喝來喝去的麼，若不是她分了心，哼！

只聽一人道：「不錯，適才是她，也是這身衣衫，原來我們攪錯了。走吧。」

那兩人說走就走，身法也快極了，迅速上了大路，只聽身邊有人說道：「好險，你這丫頭知道麼，差點兒闖了大禍。」

卜算子又不知從那兒鑽出來，又站在她身邊了，不，當然不是不散的陰魂，但怎生從她身邊忽去忽來，她竟絲毫不覺察！但她急於要知道怎生她幾乎闖了大禍？

卜算子白眼珠兒不翻了，說：「你可知他們是甚麼人？」

小青兒一昂頭，說：「我怎不曉得，一個叫呂尙，一個叫姜凌，以往當鏢師，現在是宮中侍衞。」

卜算子一怔，說：「且不問你怎麼認得這兩人，他們却不識你，你可知道他爲何而來？」

當然是爲木兒公主而來，那晚在尼庵中，這兩人連同另外兩個老的，若不是早走一步，幾乎和木兒公主撞上了。

卜算子道：「好啊，你既然知道，若然這兩人發現公主的踪跡，這兩人……」

「也成了無頭死屍，像個死去的四個侍衞一樣。」小青兒說：「啊！原來，你是爲了這個。」

卜算子道：「這兩人沒命也罷了，一旦屍首被發現，又會有多少人成爲無頭之鬼，丫頭，你跟我來。」

卜算子的盲公竹敲得篤篤連聲，小青兒明白了，不怪這盲公去來無踪，敢情他那盲公竹一點地，他那身子比飛還快，已在五六丈外去了，先前山道上樹木多，是以看不清楚，現在却是空曠之地。

小青兒趕緊追，幸是卜算子一落到大道上，便眞像個盲公了，盲公竹點着地走路。

那是武昌府近彈之地，大道上行人絡繹不絕，若仍行走如飛，如何能掩人耳目。現在，再也瞞不過小青兒了，卜算子不是不散的遊魂，盲公也不盲。

但現下更像盲公了，盲公竹在石板路上東敲西敲，眞像在探路，但一到了左近無人之地，小青兒可就會趕得上氣不接下氣。

小青兒趕得氣喘，說：「喂！你帶我那去啊？」

卜算子道：「你這個丫頭不是要瞧熱鬧麼，這不就有熱鬧你瞧了。丫頭，你見到那酒望子麼。」

小青兒說：「見到啦，好多人歇在那裏，怎生城外有這麼個大酒館？」

前面路邊有兩株好大的槐樹，蔭蔽數畝，樹下歇着些肩挑貧販，兩樹夾道，形成了大道的一個天然門戶，傍邊好大一座酒館，沒到近前已看得出來，座中人客還眞不少。

卜算子說道：「這裏是武昌府的長亭路，是個送往迎來的地方，是以座中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春秋季節，日日高朋滿座。」

小青兒說：「敢情你對這裏熟悉得很啊。」

卜算子呵呵笑了半聲，湊在小青兒耳邊說道：「小丫頭，你忘啦，我能知過去未來。」

原來有人打後面趕上來了，顯是武林中人，一行三人，快步而來，一般兒一身

勁裝，只聽一個說道：「我們快走一步，你們瞧，迎接我們的人來了。」

小青兒說：「好啊，這三人是怎麼個來龍去脈，說對了，我才信你，你先說，咱們身後來了幾人？啊？不，我已告訴你啦，不算。」

卜算子道：「你說三人，我說是四個，不信麼，你再回頭一瞧。」

小青兒不用回頭，身後的人來得好快，卜算子已閃身路邊，她也急忙一側身，來人早到了面前，快步打身前過去了。一、二、三……嗳呀！怎麼眞是四個人。

小青兒一怔，分明是三人，怎麼多出一個來？

卜算子道：「後面趕上來的一個身披英雄氅，名叫卜天龍，不僅水上功夫天下無出其右，陸上輕功也屈指可數，不輸於來迎接他們的那個雲中雁。」

原來是隨後趕上的，若不是脚下功夫了得，怎會眨眼就趕上了。

小青兒半信半疑，不，更多信了一分，難道這卜算子眞會算？他知過去未來？

卜算子道：「這四人江湖上大大有名，稱霸三湘，打前頭走的是老么，名叫卜天雲，緊跟着的是卜天風，卜天虎，江湖人稱卜氏四雄，乃是一母同胞。」

只見那四人站定了，英雄氅飄起好高，是那卜天龍搶上一步，拱手道：「何勞相迎，雲兒別來無恙？」

雲中雁？小青兒可聽說過，論輕身功夫，武林中有雲中雁這號人物，小青兒怎會聽說過，果然脚不沾塵，來得好快，到了四人跟前，也衝着四人一拱手，道：「我說三湘風雲牙齒當金，言而有信，可被我接住了，媚娘已掃榻恭候四位大駕，快請。」

雲中雁與卜天龍並肩前面走，三人後跟，向那個酒館去了。

小青兒說：「敢情雲中雁就是那麼長相，他稱四人是三湘風雲？」

卜算子說：「雲從龍，風從虎，加起來豈不就是龍虎風雲，討好卜氏四雄的人，諱言其姓，皆以三湘風雲相稱，這四人跺跺脚，三湘風雲也爲之變色，倒也不誇張，好厲害的媚娘，竟把卜氏四雄也收服了。」

小青兒道：「三湘風雲眞有這麼大的威名，我怎麼沒聽說過？」

卜算子道：「你小小年紀，江湖中事，你那知許多，你又聽誰說呢？不過是出你爺爺之口，你爺爺又那會想到你這丫頭胆大包天，竟敢獨個兒溜到三湘來，但想必你聽說過這南天一條龍，那就是這卜氏四雄的爹卜離，小丫頭，要瞧熱鬧，還不快走。」

盲公竹左點右點，卜算子活脫又眞是個盲公，小青兒說：「不怪你知道這麼清楚，敢情你們是家門。」

卜算子啞了一口，說：「我若姓卜，世上早沒我這個盲公，早抹脖子了，那卜離君山農，洞庭漁，雙手不帶血腥，身在武林，足却不涉江湖，不料生下四個不肖兒子，把君山變成了賊寨，不但洞庭掀洪波，更在湘、濱、沅、澧四條大江，設立分舵。丫頭，休進酒館，大槐樹下有座兒，瞧熱鬧，倒更便當。」

走在前面的卜算子忽地退後一步，伸手搭在小青兒肩上，這倒不錯，才眞像個盲公了，不但前行的五人已進了酒館，座頭上的人客還眞不少，小青兒只瞧得一眼，嘿！竟有一多半，都是三山五嶽的人馬，站立倒比坐着的更多。

原來是那五人才到酒館門口，座上人紛紛起立，衝着五人拱拳，笑語聲喧，大槐樹下眞設了座兒，只不過坐的盡皆肩挑貧販之輩。

小青兒在卜算子耳邊說道：「你不怕人家認出你這活閻羅來？」

早年傳言卜算子已不在人世了，連小青兒的爺爺也這麼說，她記得爺爺還浩嘆過，說甚麼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卜算子武功雖然高强，只是結仇滿天下，到處是寃家，黑道上人稱他活閻羅，怕他可想而知，怕極，自也恨極，有道是明槍易躲，暗箭最難防，便因卜算子遭了不測的噩耗傳到她爺爺耳中，小青兒的爺爺感慨萬千，這才決心不再涉足江湖，却不料卜算子却在此時此刻，在這裏重又現身江湖。

卜算子啞着嗓門兒一笑，說：「小丫頭，今日一見，怎生你認不出我來，人人都當我已不在人世了，天下賣卜算命的盲公，十個倒有九個像，再也沒有人認得出我來啦。找個座兒，坐下來。」

當眞，酒館中，槐樹下，誰也沒瞧他們一眼，酒館中笑語聲喧，槐樹下歇着担兒吃喝的，誰不爲生活忙着吃飽了趕路，誰也不理會慣見的盲公。

小青兒領着卜算子，找個空位兒坐了，只可惜距離酒館遠了些，看得清楚，却聽不眞。

兩株夾道的大槐樹下，各有兩張長桌，胡亂擺着幾張長櫈，離城不遠，午時又已過，小青兒這面樹下，也不過才得三個貧販在吃喝。供應的也不過是現成菜飯。不用招呼，一個老頭兒送了兩大碗飯，一盤小菜來。

卜算子說：「不用瞧，瞧也沒用，再沒別樣了，你嫌棄，餓肚子你活該，誰教你作我盲公帶路的小丫頭，若不嫌苦澀，那大瓦壺裏有茶。」

有眼睛的小青兒也沒注意到的，盲公倒曉得，不，卜算子一定不是盲，哼，瞧他能瞞得幾時。

小青兒說：「你能知過去未來，好，我考你一考，那靠右邊門口坐的，我是說靠牆那張桌子……」

「兩個人，」卜算子白眼翻了翻，說：「京裏下來的兩個鏢師。」

小青兒哈了一聲，說：「不對，我瞧得清清楚楚，三湘風雲，適才倒眞在這裏掀起一陣風雲，當先站起來衝着那四人拱手的，就是那兩人，鏢師倒和賊打交道，我說知過去未來，敢情騙人的。」

卜算子啞着嗓門兒笑道：「你這娃娃少見多怪，那三湘風雲不點頭，鏢走三湘，就等如鏢投三湘水，這兩人也不能活着在這裏拱手啦，丫頭你瞧，靠裏面桌上，也有兩個人，看見了沒有？」

小青兒說道：「只得一個，這回你又錯啦。」

卜算子說：「我這個盲公不盲，你這

丫頭倒是睜眼瞎，那兩人一高一矮，矮的一個只有個大頭顱露出桌面。」

小青兒說：「當眞，桌上的碗盞又把他那大頭遮去了一多半。眞滑稽，偏是那個高的，坐着也比那兩個鏢師高出一個頭來。」

「那是苗兒山的高矮雙魔。」卜算子說：「小丫頭，好戲在後頭，奇怪，雙魔是那龍虎風雲的死對頭，怎麼也來了。」

小青兒說：「可不是麼，適才三湘風雲進店，就只那兩人坐着沒起身。」

卜算子道：「雙魔原在沅江立寨，却從不打家刦舍，誰要是得到雙魔的信物，苗疆就通行無阻，南天一條龍卜離生前，和雙魔很有點交情，那卜離一死，三湘現風雲，兩帮人馬就漸漸勢如水火，雙魔終被迫出沅江，遷到苗兒山去了，好個厲害的賊婆娘，竟把雙魔也請了來。若是單打獨鬥，三湘風雲可不是雙魔的敵手，誰也弄不清楚，雙魔怎倒怕了這龍虎風雲。」

小青兒說：「敢情你卜算也有不靈的時候，要不，怎生不曉得。」

卜算子啞着嗓門兒，笑了半聲，道：「神仙也不能盡管凡間事，苗荒僻壤，誰耐煩去管，咦！怎麼，不得了，秦嶺的兩個老怪物也來了！」

小青兒一怔，卜算子也會有怕的人？

卜算子不但側了身子，而且不再面對酒館，顯然怕被人發現了。

小青兒說：「你是說裏面角落上坐着的兩個老頭兒？都有花白鬍髭？不過是兩個土老兒吧啦，兩人只顧摸着酒杯，可沒抬過頭。」

卜算子像是自言自語道：「你瞧清楚些，可是兩人一般模樣，看來沒有認出我來。」

「當眞一模一樣。」小青兒說。更是楞住了，世間竟有卜算子怕的人？

卜算子說：「兩個老怪物是孿生兄弟，說正不正，說邪不邪，說他們不問江湖中事，却每隔三五年，又來中原行走，眼前的三湘風雲，却又視若無睹。」

小青兒道：「可不是麼，那龍虎風雲和雲中雁進店，兩人連頭也沒抬過。」

卜算子道：「我是說這四人在兩人眼皮子下爲非作歹，竟不聞不問，感怪，三湘風雲竟然像不識這兩個老怪物，這不奇怪了麼？丫頭，三十六着，你可知道甚麼是上着？」

「走爲上着。」小青兒說。她心裏却在說：「你可露出馬脚來啦，豈僅不知過去未來，連眼前的你也不曉得。哈！」

小青兒可沒笑出聲來，甚至被卜算子戲弄了半天，也來不及惱，因爲她心下着實吃驚。

道：「你！怕了這兩個老怪物？」

卜算子摸出幾個銅錢來放在桌上，才要起來，小青兒低聲說道：「來啦，這兩個……」

樹後轉出兩人來，來得好快，在小青兒和卜算子對面坐下來了，坐下才認出小青兒來，一個說：「敢情又是你這小姑娘，還有個盲公。」

兩人背對着酒館，另一個斜着眼兒，可沒離開那酒館，說道：「小心，休被他們發現了。」

原來是姓呂姓姜的兩個侍衛，不知去那裏轉了一轉來，兩人那會把小青兒和卜算子放在心上，小青兒却心下一喜，若是能探出這般人的行動來，回去可就不怕被木兒公主責怪了，那還願起身，幸是卜算子也不說走了。

小青兒還分辨得出，先開口的是呂尙，只聽他說道：「咱們和他們井水不犯河水，怕甚麼？嘿！若是他們知道咱們現下的身份，巴結也來不及。」

那姜凌目光迄未離開過酒館，道：「咱們爲何而來，你難道忘了，暴露了身份，咱們還能辦事麼。」

呂尙道：「若是依我，就此混入珞珈山去，這倒是個大好機會，三湘風雲和我們多少也有點交情，過去招呼一聲，不怕那雲中雁不邀請，與其西走東奔，倒不如守株待兎，以逸代勞，也許早早發現公主的踪跡。」

姜凌道：「你這是怎麼啦，你想得到的，黃堯倒會想不到，那他也當不了副統領啦，你可千萬別壞了大事。」

「我怎會不曉得。」呂尙說：「咱們早有人混入珞珈山去了，只不過行晚了一步，那萬金重賞與萬戶封侯，還有我們的份麼，再說，雖然我們受黃爺節制，却是提督大人的心腹，這一趟若是白走了，回去如何交待。」

小青兒感到手肘被撞了一下，原來是卜算子示意她快低頭吃飯，當眞，若被這兩人發覺她在注意他們的談話，人家還會說下去麼？

姜凌道：「論拳脚，論兵器，我不及你，嘿嘿！要說用心機，你却遜我一籌了，你忘了，咱們調集人馬，暗中在武昌府佈下天羅地網，原就是我的主意。」

「好主意。」呂尙說：「誰都讚你好主意，只不過將來論功行賞，就輪不到你我了。」

姜凌掀眉一笑，說：「鷸蚌相爭，得利者何人？就是你我。」

「鷸蚌相爭？」呂尙顯然大是不解。

姜凌道：「我怕你口沒遮攔，是以始終沒對你說，我且問你，爲何在這武昌府佈下天羅地網？」

「因爲武昌府即有一場武林盛會，眞是百年罕有，天下沸揚，天下武林人人皆知，但是有些頭臉的，都接到了請柬，那公主豈會不知曉，又豈會不來，必是不獲邀請也自來。」

姜凌道：「媚娘以一個年輕女子，在此開府立宗，尊爲聖姑，前來觀禮的天下英雄，武林豪傑，和她有交情不說了，僅是她手下人馬，沒一千也有數百，那麼，我們在這裏佈下天羅地網，能不能瞞得過她？」

呂尙翹起了大姆指，讚道：「論武功謀略，若非高人一等，豈會尊爲聖姑，在此開府立宗，咱們連大軍也調集了，出動的人馬成千上萬，別說瞞不過媚娘，只怕我們的人馬中，她的人就不在少數。」

姜凌道：「不用說，開府立宗，又豈僅尊位聖姑這麼簡單，她那萬丈雄心，自也是司馬昭之心，人人皆知，只不過大夥兒心照不宣罷了，那麼，若是公主落到她手中，哈哈……」

呂尙急道：「低聲些，休得意忘形，我明白了，敢情你是這個主意，若是連公主也尊她爲聖姑，那媚娘在江湖之上，自是陡增百倍聲威。」

姜凌道：「我就知你一點便透，試想想，公主落在咱們佈下的天羅地網之中，若得媚娘相助脫身，她感不感激，那攻心計的媚娘，不用說對公主百般討好奉承，還怕公主不入她的網羅，不尊她爲聖姑，這可就有熱鬧瞧了，哈哈。」

他這一聲哈哈雖然不响，但却色舞眉飛。

呂尙也喜形於色，連聲說：「我明白，我明白，咱們這一面，眼看功敗垂成，落在網中的鳳凰竟然飛了，那肯罷休？」

姜凌道：「常言說得好，民不與官鬥，何況這不是普普通通的官，文有撫台，武有總兵，更有咱們見官大一級的宮中侍衛，諒她媚娘聲勢再大，也不敢明目張胆和官方作對。」

「那時候，」呂尙道：「那時，了不得，媚娘必巳把公主獻出，遠去皇上身邊，還怕皇上對聖姑有所封贈，了不得！既有恩於公主，又受了封贈，連皇上金口也稱她聖姑了，自此以後，聖姑媚娘，不費吹灰之力稱霸武林，便連天下的臣民，必也爭相對她尊奉了。」

姜凌笑得蹺蹊，說道：「祇有一樁，這算盤當眞如意得很，就只看她打不打得响，咱們這一面，文有撫台，武有總兵，出動的大軍，地方上調集來的三班衙役也不算，說工心計，黃堯副統領可也不輸於那媚娘，加上官民相門，佔便宜的總是官方，任媚娘武功了得，手下高手如雲，能不能眞這麼稱心如意，哈哈……」

呂尙道：「鷸蚌相爭不下，於是，漁人得利，只不過……」

姜凌道：「你要知道如何得利麼，你瞧，那兩人是誰？從不過大江的勝字旗，怎會忽然之間，竟飄揚三湘？」

小青兒順着他手指處望去，敢情是指酒館門口的兩個鏢師，登時明白了幾分。

這兩人越說越是興高采烈，本就不多瞧卜算子和小青兒的，何況巳得意忘形，是以小青兒抬頭去望，卜算子也不加阻止了。

只見那呂尙一怔，道：「難道也是奉提督大人之命而來！」

姜凌道：「這是南邊，東西北三面，亦皆現了勝字旗，大江之中勝字旗巳早在隨風飄揚了。」

呂尙啊了一聲，道：「我說呢，他二人並非勝字旗下的鏢頭，怎生打出勝字旗號來，原來……」

姜凌忽地一擺手，道：「你明白就是了，何必說出口來，你且瞧瞧那馬上來的又是甚麼人？」

正說間，一匹奔馬打武昌府那面滾滾而來，過了酒館，忽又回頭，也立即掉轉馬頭，那兩個鏢師巳對滾鞍下馬的人拱手相迎，小青兒也才見到，馬鞍兩邊也繡着一個大勝字，當眞，那桌邊的門柱上，不也插着一支小小的勝字旗麼。

三人像偶然相遇，他鄉遇故知，熟絡得很。

只聽呂尙啊了一聲，道：「萬勝刀！二當家的？」

姜凌道：「不錯，他不過是各路的總連絡罷了，總鏢頭才是總提調，巳在江下坐鎭了。」

呂尙在拿眼來望着姜凌，道：「莫非……你你……」

姜凌含笑，那得意之色盡形於面，道：「不錯，都是我的主意，提督大人知遇之恩，在下我怎麼湧泉而報，不投到黃堯麾下，又怎能獻計，不設下天羅地網，又怎能和即將正位聖姑的媚娘旗鼓相當，兩方面要不你爭我奪得一時勝負難分，我等又如何能得漁人之利。」

呂尙說道：「這漁人之利，又如何可得。」

姜凌說道：「非是我不告訴你，兵行詭道，因時因地而得宜，見機行事，豈能預謀，預謀反倒縛手縛脚了，要知這兩方面非易與之輩，又都勢大力雄，一句話，就是隨機應變，見機行事，但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提督大人稱病不朝，巳有些日子了。」

呂尙的眼睛睜得不能再大了，說：「也到了此間，原來……由他坐鎭？」

姜凌道：「你心下記存就是了，總之，論功行賞，少不了你一份，恕我今日才對你言明，要知那黃堯身邊，你說說看，那一個不是目光如電，不是老江湖，休道洩漏一言半語了，只要是在神色上露出那麼一丁點兒破綻，你和我就死無葬身之地，自不免也連累提督大人。」

呂尙道：「其實，都不過是替皇上辦事。」

姜凌道：「事却只有一件，功勞雖大，却沒這麼多，那一杯羹分下來，豈不：：唉，只怕像那四人一般，分不到那一杯羹，做無頭之鬼倒有份。」

呂尙道：「就算公主落到我們手，也請得公主回朝，只怕我等也不過是爲他人作嫁妝，功勞歸於提督大人。」

姜凌嘿了一聲，道：「可見你見事不明，幸是我不早早明告，我且問你，就算你我獨居此功，那又如何，不過賞萬金，封萬戶，那巳是盡頭了，但功歸提督大人，怕不封疆，那時你我豈不靑雲直上，飛黃騰達，比起那萬金賞來，何祇强過十倍，不，也許千百倍，哈哈！」

說到得意處，那姜凌又得意忘形起來，小青兒感到手肘又被卜算子撞了一下，忙不迭低頭，只聽有如蠅般的聲音，在她耳中說道：「你要是剩下一粒飯來，壞了大事，我宰了你。」

是卜算子的聲音，咦！這是甚麼功夫？那聲音雖小，却嚴厲極了。

卜算子既如此說，當然必有緣故，雖是迷惑，却也不敢違拗，低頭忙忙吃喝起來。

只聽那姜凌也放低了聲音，說道：「你明白麼？這就是我一直跟踪那雲中雁之故，從他身上，就能找出公主來，因爲千手如來忽然失了踪，媚娘身邊的得力心腹，就只得他了，也只有他，才和各大門派，各路人馬，都攀得上交情。」

敢情這兩人是跟踪雲中雁而來的，也唯這株大槐樹下最隱密，酒館中人的一舉一動，全瞧在眼裏，却不怕被裏面的人見

到。

　這兩人一席話工夫，眼睛全沒離開過酒館，不啻把卜算子和小青兒全不放在心上了，更何況兩人一個盲，一個小，其實，這呂姜二人，說話也如耳語一般，小青兒和兩人相距雖近，也不是句句都能聽得眞的，只有時哈哈之聲才响些，而且姜凌一打哈哈，呂尚總要提醒他。

　但這次姓呂的也呵呵笑了，連聲道：

「說得是，說得是。」

　那姜凌又道：「今兒我不得不對你說了，打從今晚起，我兩人難免要分散，要獨自行動，一旦有了信息，發現了公主的踪跡，立即去河下，蛇山脚下，找到勝字旗，就能見到提督大人，可千萬別動聲色，鶴蚌相爭，我們也還未到動手的時候，好，你去吧。」

　呂尚一怔，說：「我那去？」

　姜凌道：「我們出來了半天，午時已過，那黃堯最是多疑，我們也要知道兵馬有何調動，尤其是要當心宋希古那老兒，東路上可有兩個他的生死之交。」

　呂尚道：「你是說鐵筆王和十二奪命金環？」

　小青兒驀覺卜算子身子一震，同坐在一條長櫈上，她怎會覺察不出。

　姜凌道：「這兩人和宋家兄弟，乃是生死之交，得知宋希古的兄弟已作了無頭之鬼，怎肯甘休，這兩人今日該到了，你沒見過，可聽說過。」

　呂尚道：「誰說我沒見過，而且知道兩人並非是在關外存身不得，憑那一十二個奪命金環，別說關外了，便是中原地，能破了他十個八個的，你能找得出幾個人來，賸下一個破不了就會要你的命，那鐵筆稱王，更是名副其實，數年前，連卜算子那老怪物也吃過他的苦頭，據說已命喪他那鐵筆下了……」

　驀聽呸了一聲，是卜算子吐了一口痰，說：「丫頭，你吃飽了麼，斟杯茶給我，也該去買賣啦。」

　顯然卜算子雖忍不住呸了一口，却即時警覺，輕描淡寫掩飾過去了。

　小青兒也機警，急忙起身斟茶，阻擋了兩人的視綫，其實，這兩人若認識卜算子，已早認出他來了，此時再來遮掩，那還來得及。

　只見那姜凌點頭道：「正是，卜算子從此不再在江湖中露面，都說已死在鐵筆王筆下了，其實鐵筆稱王，也自此傳揚，這兩人入宮，作了皇上的近身侍衛，可是宋家兄弟引進的，其交情可知，兩人一直在鄱陽太湖、黃山、廬山尋訪公主和貴妃的下落，少在京中，是以知道的人不多，不料你倒清楚，這番奉命而來，與宋希古會合了，我担心，一旦公主撞在這三人手中，先沒命了。」

　這番輪到小青兒哼了一聲，別瞧她年小，倒沉得住氣，並沒哼出聲來。

　姜凌又道：「宋希古自從那兄長慘死後，三天兩日，難得見他開口說句話，我疑心他是否已知公主的下落行踪，專等這兩人前來，但我又不能離開這雲中雁，珞珈山人馬一旦得知公主的下落，就可立即從這雲中雁身上找出來，此事關係重大，故爾要你趕快回去，暗中注意宋希古的一舉一動。」

　呂尚立即站了起來，道：「你不用說了，我兄弟在這事上，絕不能輸給勝字旗，就算只是先發現了公主的行踪，我們也吐氣揚眉。」

　姜凌讚道：「你這麼明白，那就好了，你快走吧，見得你一人回去，你知如何向黃堯交待。」

　呂尚回頭道：「那還不容易麼，他原本要我們二人和此間江湖中人厮混，我走啦。」

　呂尚一閃身，向武昌府方面去了，卜算子已摸出幾個銅錢來，顫巍巍站起來，活脫是個又老又盲的盲公，小青兒暗中留了神，不由悚然而驚，那姜凌看似目光並未離開對面的酒館，其實也沒疏忽卜算子，敢情他那眼角也一直瞄着卜算子的。

　嘿！任他奸似鬼，薑還是老的辣，一頓飯工夫，丁點兒破綻也沒露出來，那是顯然的，他們有了先入爲主之見，肯定活閻羅卜算子早死了，因爲死在自己人手中，更是深信不疑。

　卜算子的盲公竹又敲出篤篤的聲响，一手搭在小青兒肩頭上，上了大路。

　姜凌坐着沒動身，對面酒館裏喧嘩如故，勝字旗仍在門柱上飄揚。

　怎麼就走了啊？但小青兒沒問出聲來，領着卜算子走了去，好哇！敢情卜算子既不會卜也不會算，而且不是眞盲，哼！

　瞅着已把大槐樹留下在身後老遠了，也聽不到酒館裏的喧囂了，小青兒才哼出聲來，搖肩一滑步，跑出一步去，瞅着前後沒人，說：「敢情你只會欺負我，也會有你怕的人，瞧你還敢咀硬麼。」

　卜算子說：「好丫頭，你眞不知好歹，好心帶你來瞧熱鬧，倒說我欺負你。」

　卜算子是眞盲，他轉頭來做甚麼，分明也瞄前又瞄後，但眞奇怪，翻來翻去，只見白眼兒，不現眼珠，他怎麼瞧得見。

　卜算子道：「丫頭，我可沒工夫和你耍笑了，算是你走運，得來竟是全不費功夫，我原意不是要你作我的眼睛，不錯，我盲公不是眞盲，盲眼看似無珠，其實有珠，偏是你們四個娃娃，有眼才無珠，若是躲在那山裏隱秘之處不出來也罷了，姓陸的小子能留得那木兒公主幾時，這早晚必要露面，若是對這眼下的汹湧暗潮重重險惡，懵然毫無所知，丫頭，你想想那還了得，你明白了麼，我帶你前來，瞧熱鬧是假，要你作他們的眼睛才是眞。」

　小青兒年紀不多大，却也不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兒了，道：「我早已明白，我知道，你帶我出來，非是無緣故，我只是奇怪，你怎知我們有四個人？怎知我們躲在那山裏，不，分明你甚麼也知道，知道木兒公主也知道公主的陸哥哥，算你是爺託你來尋找我和小倩的，但木兒公主是你的甚麼人，看來你更關心，當眞你是誰？」

　「我是我，」卜算子咧咀一笑，又伸手搭在小青兒肩頭上了，道：「往前走，別回頭，有人來了。」

　來的不僅是一人，而且是一騎，蹄聲得得，迎面而來，還未到跟前，遠遠地又有蹄聲入耳了，近着武昌府城郊，大道上那會少得了行人。

　卜算子說：「丫頭，一個小，一個盲，狹道相逢騎馬人，該當如何？」

　小青兒忙讓路，退到路邊，騎馬人打身前過去了，緊跟着是一夥迎面來的行人，行人無異處，馬上人却跨着腰刀。

　卜算子說：「馬上是個不大不小的官兒，從那神氣就知道，瞧他那份趾高氣揚，別管他，說咱們的。」

　了不得，不見咀唇動，但入耳的語聲清清楚楚，眞不知他是怎麼練的，她要是也會，那多好玩。

　卜算子繼續說道：「你不用管我是誰，你把聽到，見到的一切，回去說給木兒公主，告訴姓陸的那小子，他們就知道怎麼才能趨吉避凶，好，往前走。」

　兩人又上了路，這盲公要帶她去那裏啊！

　但小青兒沒問，卜算子又在她頭後說道：「要他們曉得，必要擒獲那木兒公主的，不僅是奉聖旨的兵馬和侍衛……」

　「珞珈山的人馬也在到處尋訪她。」小青兒說：「要把她作爲可居的奇貨？」

　卜算子道：「這兩撥人都不會要她的命，好丫頭，好一個可居的奇貨。」

　小青兒說道：「要命的是那個姓宋的侍衛。不，是那十二隻奪命的金環和一隻鐵筆，連那個該死的專門捉弄人家的瞎盲公，也怕得發抖的，那兩個關外來的大惡人。」

　卜算子笑了半聲，因爲一隊人馬從大道上快步而來，槍上的紅纓在日頭兒下，像是朶朶烈焰，小青兒急側身退到路邊。

　明刀明槍的兵丁，這倒是第一遭兒見到，怕不有半百之數，那去處，正是小青兒的來處，怎不令她一怔！

　那隊兵丁的步伐快，而且整齊，加上腰刀拍出來的節奏聲响，令這隊兵丁更是聲勢皆壯，似風捲殘雲一般，迅速從兩人身前過去了。

　卜算子說：「你再瞧也不過是銀樣蠟槍頭，擺擺樣兒，倒還能嚇唬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放心，不是爲你家公子來的，眞要發現了公主的踪跡，也不祇出動這點官兵了，這是衝着三湘風雲來的，必是得到禀報，知道君山四雄已入了境，小丫頭，我求求你一樁事兒，你答不答應？」

　小青兒又往前走了，卜算子的盲公竹又敲出了有節奏的聲响，青石板上敲出來的聲响，倍常清脆。

　小青兒道：「你說。」

　卜算子道：「你答應啦，我不抓你回去，我也再不打你的屁股。」

　小青兒迅速溜了一眼，登時惱起上來，這該死的，殺千刀的卜算子，頓又恨得她切齒咬牙，她眞不是小姑娘了，至少別當她小，她也自以爲不小了，若被人知道卜算子這該死的盲公打過她的屁股，那多丢人，也多羞人。

　幸好，這一瞬間，前後都沒有行人。

　「我不對人說，」卜算子道：「也不再請你吃竹筍燒蹄筋啦，只要是你不把我丢臉的事告訴人家，我半句也不說。」

　小青兒哼了一聲，她明白了，死了的人豈能活回來，這該死的卜算子人前能裝瞎，白天也會扮鬼，裝死必也是他的看家本領。

　想想看，數年前，她那時已是十歲上下的姑娘了，怎會不記得，和當年的卜算子有些甚麼不同之處？

　可不大是不同麼，她今日一見，不也一時間沒認出他來麼？更換衣衫，自是容易之極，當年的卜算子，顯然更高大些，不，是現在面前的卜算子身形佝僂，面上的皺紋更多，頭上的亂髮更白了些，他身形佝僂，額頭向人，自是不易一下子認出他來，何况誰也知道他已不在人世了，江湖之上，武林之中，早是人人皆知。

　小青兒又哼了一聲，把頭兒一揚，戲要她小青兒算得什麼本事，哼！

　卜算子的盲公竹篤篤兩聲，呵呵說：「我盲公掐指一算，就知前面路邊有塊大石頭，石後有株好大的柏樹，小丫頭，我掐指一算，也知你在心裏頭怎麼罵我。」

　小青兒說：「好啊，你說來聽聽。」

　卜算子說道：「你在心裏罵開啦，死盲公，敢情你也有怕的人，哼！你見到嶺南那兩個老怪物就打哆嗦，敢情奪命金環，差點兒奪了你的命，那鐵筆王就是你的閻羅王，欺負一個小丫頭，你算那門子英雄！」

　小青兒一怔，卜算子猜到她在心裏罵開啦，丁點兒也不奇，但是怎麼罵的，他竟也曉得？

　小青兒哼了一聲，嘻嘻一聲，她心裏可不眞是這麼罵了，氣還未盡消，心裏倒已樂開啦，可又眞令她驚疑。

　盲公竹東敲西點，篤篤連聲，小青兒只覺她的脚下不由自主，越走越快，倒像卜算子手上有股無形的，甚至不能覺察的力道，傳達到她脚下。

　她想起爺爺的話來，當今天下，論內家功夫，卜算子已是屈指可數的人物，且慢，木兒公主的大挪移何其神妙，但今日她施展開來，在這卜算子面前，却半點也不見神妙了，當眞，那鐵筆王和奪命十二金環，豈眞能傷害得了他？難道有這樣厲害的人物？還有那嶺南兩個孿生的老怪物，卜算子可眞是怕了他們？

　咦！走着走着，何時已離開大路了？前面出現的，不是城廓，而是浩渺烟波。

　「這是那裏啊？」小青兒說：「怎麼到這裏來啦？」

　左面有山，山上有茂林，湖上有漁舟點點，湖邊也有路，適才不由她自主的走來，也是從路上走來，只不過不是大道罷了，但絕不見有甚麼熱鬧。

　卜算子說：「小丫頭，你有多大點胆量，告訴了你，你不打哆嗦吧？」

　小青兒把頭一昂，哼！

　卜算子道：「好，我告訴你，這山就珞珈山，這湖名東湖。」

　小青兒啊呀一聲，也急忙一旋身，躲到了卜算子後，說：「媚娘，那媚娘就在這山裏！」

　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她對媚娘知道多少呢？是她從木兒公主得知，公主從陸羽得知，這也罷啦，杜娘子有多厲害，她可是知道的，知道杜娘子若不是金師太相救，已死在媚娘手中，不，她最信服的是狄心蓮姐姐，狄姐姐的師傅不也被媚娘斷了一臂，她們師徒三人一直在東逃西躲麼？何况適才也眼見了，雲中雁這樣成了名的江湖人物，亦供她驅使，三湘風

雲這樣倨傲不馴的人物，也對媚娘臣服了，小青兒怎麼不怕。

卜算子呵呵笑，說：「你這小淘氣，有胆溜來瞧熱鬧了，到了地方，怎倒又怕啦？」

小青兒轉出來，却不過是站到卜算子身側，說道：「誰說我怕啦。」

不不，她眞不是怕，至少初來時，她一些兒也不怕，她和媚娘無冤無仇，壓根兒就不相識，怎會怕呢？何況雖說天下英雄聚會，但却不是爭强鬥勝，不過是賀媚娘正位「聖姑」，賀媚娘開府立宗，她有甚麼怕的呢？但現下可不同了，她雖未更改瞧熱鬧的願望，但巳是站在媚娘敵對的一邊了，何況現今知道，媚娘亦在千方百計，要把木兒公主得到手中，雖說都不敢傷害木兒公主，但狄姐姐的兩個師傅，可都與媚娘有誓不兩立之仇。

卜算子在瞧甚麼呢？湖上不過只有點點漁舟，再遠些，只見烟波，只見隱隱遙山？

卜算子道：「好，你不怕，就跟我來，不，我是說，你帶路，沿着湖邊，打那山下過去。」

小青兒說：「你，做甚麼？爲何抓亂我的頭髮？你……」

小丫頭要被人看來像個大姑娘，不用說，髮辮就得改成髻兒，她今兒好不容易也挽成的髮髻，不料被卜算子一伸手就抓亂了。

卜算子說：「你不是又駡我死盲公嗎？可我又不想死，沒法兒，只有弄亂你的髻兒，你想想，替一個盲公帶路引路的小丫頭，盲公又是個窮算命的，髮髻怎可油光發亮，明眼人一瞧就知。」

小青兒說：「敢情你是怕人家認出你來？」

卜算子道：「算是怕吧，不過要趕去湖那面，不能有躭擱。」

「去湖那面？」

篤篤連聲，不知何時，卜算子的手又巳搭在她肩上，小青兒脚下又不由自主，奔走了起來，除非迎面來了人，否則耳畔風生，那道傍的樹木，直似排山倒海一般，向她迎頭壓到！

小青兒並非眞是全不懂事，知道必有緣故，借助傳達到她脚下的力道，亦能有多快，就有多快地奔跑起來，可惜，對面的岸邊越來越近了，却不過是一個湖灣處，和對面仍有一水之隔，而且水邊不但有了人，而且有不少房屋，脚下可不能再快了。

原來是個渡頭，有個擺渡的梢公恰好把船搖到岸邊，過渡的人不多，巳有三個過湖的人候在那裏，小青兒可不敢問了。

那湖灣也有二三十丈水面，好半天才渡到對岸，卜算子竟然熟悉道路，捨了道路，專找無人之地行走，那地勢越走越高，終於停步在一個高崖上，湖廣乃是魚米之鄉，水秀山明，到處青葱一片，不料脚下却出現了斷崖，山石上寸草不生。

盲公大大打了個呵欠，說：「丫頭，你倦不倦？年老當眞不能以筋骨爲能，我倦啦。」

說着，竟順着那岩壁滑坐下來，小青兒說：「喂！」

眞是豈有此理，瞧熱鬧怎麼瞧到這裏來啦？別又被盲公寃了吧？這死盲公蠱惑得很。

但小青兒才呵呵了一聲，驀地也一怔！午後的秋陽下，水邊似有紅影一閃，像是火光，那知凝神一瞧，却又沒有了。

也許是那個大湖灣，把這一帶和人烟稠密之區阻隔起來吧，再加這裏是寸草不生的山崖，竟成了人迹不到之處，但湖上的點點漁舟仍在望，心想，莫非是漁人在下面生火，水邊有舟停泊？

但不見人，也不見舟，那紅影也不再出現了。

卜算子低聲急道：「丫頭，你不是要瞧熱鬧麼，那就乖乖坐下來，退後些。」

莫非有人來了？當眞，卜算子帶她到這裏，豈是無故。

那聲音像耳語一般，連小青兒也幾乎不信，她眞乖乖的坐了下來，儘管心裏在說不，却眞聽話，把背脊緊貼在崖壁上。

就在那瞬間，頭頂上傳來了脚步聲，咦！分明還是兩人。小青兒仰頭望去，却只見岩石不見人，原來是身在高不逾兩丈的懸崖之下，她看不見上面的來人，上面的人自然也瞧不見他們。

脚步聲止於崖邊，一陣沙沙聲响，滾落下些沙石來，兩顆小石子差點兒擊中她的脚背，小青兒忙不迭把脚也縮進些。

小青兒不由又是一怔，這卜算子眞像能知過去未來，知道崖上有人走來，也知道有沙石會滾落。

這盲公……在做甚麼？怎麼沒聲了。不，聲音有，只不過是連她也僅能聽得出來的鼾聲，敢情睡着了，而且巳打起鼾來。

她來不及奇怪，也無暇去查究眞假，因爲上面的開口了，說道：「你不覺得那紅光有異麼？怎麼又不再出現了？也不見人？」

那聲音蒼老，該說是蒼勁，小青兒心中一動，說話這人內功一定精湛，顯是武林中人，莫非……

她溜了卜算子一眼，但盲公連白眼也不見了，眞像是睡熟了。

莫非……噯呀！盲公莫非就是爲這兩人而來？來這裏等候？

盲公不盲，死又復生，哼，睡也必非眞睡，那有一句話工夫就睡着了的？

上面有人接口道：「這峭壁下是懸崖，那人一定在水邊。」

「那人？你說下面有人？」

「剛才所見的是紅影，像是紅色的絹綢映着日光，不，當然不是浣紗，却當然是女人，是一個……一個……女人！快坐下來，到這石頭後面來。」

又一陣沙沙聲响，又滾落了些沙石。

峭壁是風化而成，崖上豈會沒浮沙碎石。

那蒼老的聲音說道：「若眞是甚麼絹綢，水邊眞有個女人，那麼必有一身功夫，啊！你以爲……」

「不錯，」另一人說：「殺死我們四個夥伴的不是女人麼？別人我們不知，宋家大哥可不是等閒之輩，竟也毫無反抗地作了無頭之鬼，你信不信，他們竟疑心她就是……就是……」

「就是公主……」

「且慢，」這人說道：「適才我們所見的紅綢，是在迎風飛舞，是迎風，而不是順風，那麼薄薄的，柔軟的紅綢，得有多大的內功眞力才能辨得到？你的鐵筆能洞石，隔空能點穴，鐵筆王，你能辦得到不？」

小青兒幾乎驚呼出聲，鐵筆王，那麼，適才說話的是奪命金環了！

這兩人在此現身，其實不奇，那呂尙姜凌兩人曾提及，這兩人即東來會合。但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卜算子數年前就幾乎死在兩人手中，她怎會不驚。

她瞧了盲公一眼，那麼，卜算子眞是爲這兩人而來，來此不是無因的。

只聽那鐵筆王道：「內力能透達紅綢，果然不易，據我看來，比起你揮臂能連發六隻金環，尙有所不如。」

果然是鐵筆王和奪命金環。嚇得小青兒大氣也不敢出。

那鐵筆王又說道：「你疑心那殺死宋家大哥的人，就是公主，也不無道理，但願如你所料。」

奪命金環道：「公主巳在漢江現身，那是千眞萬確的了，殺死宋家大哥和三個侍衞的，既是公主，公主又必來武昌府，而在武昌府一帶，又巳佈下了天羅地網，也未發現她，而在這裏却發現了……發現了……」

鐵筆王的語調急促起來，只不過更低了些，說道：「那紅光若眞是紅綢映日，飛舞紅綢的，必不是男子漢，那功力也足以令我們的四個夥伴成爲無頭之鬼。因此，你聯想到公主，有道理。」

「你看，」奪命金環的聲音激動起來了，道：「你看左面崖下，茅廬，有茅廬，她一定住在那裏了，我猜想到是公主，不是無因的，這裏和武昌府有一水之隔，公主既然必來武昌，那面又沒發現，這裏却發現了一個功力了得的女子……」

上面忽然沒聲音了，奪命金環沒說下去，鐵筆王也不說話，只有急促的呼吸聲入耳，連呼吸也能聽到，可知兩人激動極了，這是在做甚麼？

半晌，鐵筆王的聲音才傳來了，說：「她走向茅廬去了，果然如你所料，是個女子。」

原來兩人發現崖下還有人，明知不是木兒公主，小青兒也急忙下望，但是，她藏身之處，連甚麼茅廬也看不到，那能見到人。

是奪命金環在說了，鐵筆王的聲音蒼老得多，小青兒能够輕易辨得出來，只聽他急道：「可惜，我們都不認識公主，你說，是她麼？」

「那容易，」鐵筆王道：「宋希古就在山下湖邊，把他喚來不就知道了，既然那女子住在茅廬裏，不會離去，休要打草驚蛇，快走。」

再不聞聲了，卜算子忽然大大打了個呵欠，說：「大夢誰先覺，生平我自知，禍福何所繫，貪嗔一念間。」

小青兒哼了一聲，說：「我就知你裝睡，不怪你躲到這裏來了，敢情來了你的死對頭。」

不不，卜算子必不是爲這兩人而來，既是死對頭，卜算子若眞怕了此二人，怎倒迎來，敢迎來，又爲何要躱藏？莫非是巧遇？

卜算子說：「丫頭，我說帶你出來瞧熱鬧，這就有熱鬧瞧了，不准大聲說話，你可知下面水邊是甚麼？」

小青兒說道：「我怎麼會曉得，我又沒有見到，那麼，你是爲下面的人而來的了。」

卜算子說道：「正是爲你這狄姐姐而來。」

小青兒未曾跳起來，巳被盲公伸手搭在她肩頭上，動彈不得。

狄心蓮，原來下面水邊，是她的狄姐姐，不得了，那鐵筆王和奪命金環以爲是公主，即使把那個姓宋的找了來，小青兒可知道，誰也沒見過公主，狄心蓮和木兒公主年紀差不多，本領也大，只怕也會把狄心蓮誤作公主，這三人一來，狄心蓮那還有命。

卜算子道：「給我乖乖的坐着，待會我有事派你去做，這三日之中，是你狄姐姐緊要關頭，不可打擾她。」

小青兒說：「但是，這三人一回來，狄姐姐她……她……」

「她沒事，」卜算子道：「我要告訴你，你這丫頭一定會壞事，你聽着了，狄心蓮正在加緊練一丈虹，先前你所見的紅影，那鐵筆王和奪命金環見到的是紅光，就可知她在那一丈虹上進境神速，巳是煉火初現了，三日後即要派用場，此時不能讓她分心。」

一丈虹現煉火，那就是說可以用以對敵了，小青兒所知不多，但却知道，煉火能尅制木兒公主的崑崙飛刀，可知了得。

卜算子又道：「杜娘子受命擇地傳授，你這丫頭又不是不知道，你敢去打擾她，我扔你到湖裏去餵龜。」

小青兒見盲公說得很認眞，心中也不由一怔，說道：「那你爲何帶我到這裏來？咦！當眞……這些事，你怎麼都知道，而且……」

「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盲公啞着嗓門兒笑道：「丫頭，你忘啦，我掐指一算，能知過去未來，甚至連你心裏想甚麼也曉得。」

小青兒說：「好，你說來聽聽，我心裏在想甚麼？」

卜算子道：「你在想，這死盲公眞奇怪，既不是爲了那鐵筆王和奪命金環而來，又不是爲了下面的狄姐姐，那麼，這死盲公來做甚麼？」

小青兒的眼睛又睜得不能再大了，說：「你！端的是甚麼人？」

卜算子說：「賣卜算命的盲公，又何必問，丫頭，趁那三人未回，我說個故事兒你聽，你要不要聽，來，咱們坐得舒服些，我掐指一算，適才這兩個來去得半個時辰，你狄姐姐在下面，也瞧不見咱們，不妨伸伸腿兒。」

卜算子伸腿出去，把盲公竹放在膝頭上，小青兒也學樣，蹲在崖下好一陣工夫，可不是眼兒有些痠痲了麼，知道卜算子說的故事，就可揭開心中的謎團，是以點頭不敢插嘴。

卜算子說了，說出來的故事，直把小青兒嚇得目瞪口呆。

北人南來　惹火身焚

「話說從前，那是個太平不易的年代，眞箇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卜算子說出了個故事來，說道：「正因是個太平年，是以政簡刑輕，尤其是那京城之地，當眞是城開不夜，六市三街，笙歌盈耳，就祇一宗令天下臣民都引以爲憾，那皇帝雖有三宮六院，因自幼在太平盛世生長，外無患，內無憂，先皇駕崩之日，不過年才弱冠，便承繼了大統，是以也自幼安於逸樂，沉迷於酒色之中，在位已二十餘年，竟未生下一男半女，故爾東宮寂寞，落葉滿階，那阿諛之臣，更窮搜天下美女以獻。」

小青兒眉兒一挑，哼了半聲，還好，沒打斷盲公的話頭。

卜算子繼續說道：「却說那京畿近處，有個成名武師，那武師有個獨生女兒，出落得天仙一般美，眞箇是沉魚落雁之容，閉目羞花之貌，武師不但歸隱了，且看破了江湖多風險，瓦罐不離井上破，他之所以在江湖的風險中急流勇退，便是幾番從刀口下險險逃得性命，同輩友好，十九不得善終，是以早早金盆洗手，全身而退，是以打從女兒小時候起，就決心不讓她練功夫，只不過敎她一點强身拳脚，一套劍法，也不過只能嚇得退毛賊，更把她許配給一個秀士。」

小青兒道：「但那武師雖已金盆洗了手，封了劍，却未絕與武林中人往來，是不是？」

卜算子不以爲異，甚至那對天的白眼也沒眨一下，說道：「因爲居住之地近在京畿，是以多有武林好友路過拜候，他那女兒美如天仙，便也傳之遐邇。」

小青兒說：「是不是一個少年俠士，對那姑娘最是傾心？」

卜算子道：「可惜晚到一步，那少年俠士好一身家傳武學，都又不與江湖中人往來，眞個如皓月當空，不但品行高潔，且瀟洒風流，實在是個翩翩佳公子，和那武師的女兒一見鍾情，若是早到一步，怕不就會成爲一雙神仙眷屬了，因爲那武師對少年也極之喜愛，可惜晚去了一步，那姑娘已成秀士妻子。」

小青兒說：「不，只不過定了名份，那武師也不過允了秀士的求婚，連文定也不曾，那姑娘也還不知道。」

卜算子道：「敢情你比我更清楚。有道是一諾千金，武師口頭已然允了婚，豈能反悔，更何況他早已立意不把女兒嫁給武林中人。他所允婚的秀士，亦是一位風流名士，連那富貴人家亦想以女妻之，須不辱了他那掌上明珠，却是那俠士得知，黯然神傷，悄悄引退了。」

小青兒道：「不料那俠士離去不久，就發生了大變故，是不是？」

「是禍起蕭牆。」卜算子道：「那姑娘的艷名遠播，當地的知府官與朝中權貴勾結，强把姑娘送入宮中，諂媚那個膝下猶虛的皇帝，姑娘的爹得知知府假傳聖旨，大怒之下，手刃那知府全家，他自己也送了性命。」

小青兒道：「我知道，他們把姑娘搶入宮去，早知姑娘的爹不好惹，是以眞請得宮中的侍衛相助，故爾後來那姑娘恨極了宮中的侍衛。」

卜算子不理小青兒知道多少，繼續說道：「那姑娘進入宮中，令那六宮粉黛頓失顏色，自此以後，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正因這緣故吧，貴妃娘娘竟有了身孕，不用說，那皇上對這新封的貴妃，更是寵愛有加了。」

「我知道，我知道。」小青兒說：「不料那黯然而去的俠士得到了信息，趕了回來，但姑娘已成了貴妃，且已有身孕了，姑娘的爹已死，家破人盡亡，他夜入禁宮，見到姑娘日夜以淚洗面，其實愛他，而且仍然思念他，於是把她救出宮來。」

卜算子竟也會仰面一聲浩嘆，說道：「他鑄成大錯了，那俠士所愛的人既已成了貴妃，死的已死了，把她救出宮來又如何？不但令她半生悲苦，更令千百計的人頭落地，尤其當今皇上無後，必令宮中生變，而令天下大亂，眼看落地的人頭，就不再是千百，而是千萬了。」

小青兒大吃一驚，道：「當眞！」

卜算子又道：「皇上無後，東宮寂寞，早晚必從宗族之中，立一人爲太子，首先就會輪到東平王之子，那東平王乃是皇弟，立其子爲太子，自是順理成章，不料皇上遍訪天下，務要尋到貴妃，且有十餘年，非但尋訪不懈，且盡出宮中侍衛，天下九州，皆已下達了旨意，各州府縣，亦無不奉到密令，皆因生雖沒尋到人，却也未發現死後之屍。那朝中上下，自是人人明白，不但皇上思念貴妃，更爲了貴妃腹中的一塊肉，就中只有那東平王日夜坐立不安，眼看即將由他兒子繼承的大統，一朝尋到了貴妃，就無指望了，是以收買下了兩個侍衛作其心腹，便是那宋希古兄弟，論武功，宮中侍衛無人能及得上這兄弟兩人，但仍嫌人少力弱，這才由宋家兄弟遠從關外請來鐵筆王和奪命金環，因爲那宮中侍衛皆有身家老人，東平王陰謀的，乃是滅族的大罪，想從侍衛中收買心腹，非但不易，也怕日久走漏了風聲，是以才遠從關外請來這兩個高手。」

小青兒噯呀一聲，說道：「原來……原來東平王心存不軌，滲入侍衛羣中，是要……」

卜算子道：「丫頭，你倒也聰明，那鐵筆王與奪命金環，在關外大大有名，和中原武林，從無過節，和誰也沒恩怨，爲何忽然在中原現身？武林中熱中於名利的少之又少，這兩人名頭何等高大，怎倒甘心屈就侍衛之職？

「我心下生疑，要探出究竟來，只不過跟踪了兩日，便已被我探出來了，正是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這兩人被東平王收買了，由宋氏兄弟引見統領，亦補了侍衛之職，被派到江南一路來，奉了東平王的密令，無論那貴妃生的是男是女，一旦發現，立即暗中下手除去。」

小青兒道：「好狠的心腸，幸是吉人天相，貴妃母女遠走西域，我明白了，你本來和這兩人無冤無仇的，必是那兩日中，被兩人發現了你的行藏，知道機密洩漏。這才殺你滅口，雙拳難敵四手，何況鐵筆王與奪命金環無一好惹，於是，你就裝死。瞞過了兩人，這才逃得性命，哼！於是，江湖中傳揚開來，人人都道你已不在人世了。」

她已不小啦，今兒却被這死盲公捉住，兩番打她的屁股，眞氣死人，要是被人知道了，眞羞死人，小青兒怎會不氣，怎會不恨。

卜算子忽然啞着嗓門口，打了個哈哈，說道：「我盲公要不死在兩人手中，那還了得，豈不天下大亂了。」

小青兒一怔！這是怎說？

卜算子道：「丫頭，你那懂得許多，我若不死，那東平王得知陰謀洩漏了，只怕陰謀就會變成陽謀，舉兵造反了，因爲他怕皇上知道他陰謀叛逆，篡奪皇位，勢必先發制人，豈不天下大亂，萬千生靈塗炭，沒法兒，只得死上一次了，而且之後數年，不得不躲到北邊人跡罕至之地，不再在中原露面，讓這兩個賊子知道已殺了我滅口，安心去尋訪公主的下落。」

小青兒道：「你明知他的陰謀要殺害貴妃母女，你却躲了開去，見死不救，你也算不得英雄。」

卜算子又呵呵笑道：「普天之下，各州府縣皆已奉到了旨意，宮中侍衛出動了不下百人，這行人出身武林，皆與江湖中人往來，若是貴妃母女在中原之地，早已被他們尋訪到了，我才不担心哩。」

小青兒想了想，道：「那倒是眞的，公主在江湖中一露面，不就被他們發現了麼，難道你這番乃是爲公主而來？」

卜算子道：「被你猜中了，現今公主的行踪已露，連兵馬都已出動了，宮中早已得到了報告，豈會震動朝堂，也就瞞不了我這盲公。」

「於是，你就死而復生，」小青兒說：「那麼，你眞是爲公主而來。」

小青兒站了起來，對盲公的惱恨一掃而空，有如當初木兒公主收她姊妹作丫環一樣，那心中原本也氣惱之極，只不過武功不如人，但後來木兒公主非但不眞當她們作丫頭，而且還傳授她們武功，名是主僕，實已作了師徒，漸漸更情如姊妹，那還有氣惱，既知卜算子是保護公主而來，也才知道，今日這盲公不是無故現身，也不是無故帶她出來的，她心中若眞有氣惱，又怎會不一掃而空。

卜算子再也不嘻笑了，道：「現今你已明白，宮中侍衛不盡是爲迎接公主回宮而來，那媚娘亦要把公主得到手中，那宋希古原就奉東平王之命，要置公主於死地，現今爲報殺兄之仇，那會放過她，況有鐵筆王和奪命金環兩個關外高手相助。」

小青兒說：「我明白了，你是要我親眼見到，親耳聽到，公主的處境是如何險惡，回去向公主稟報，要她小心提防。」

卜算子道：「正是如此，丫頭你說：這有多熱鬧。刀兵未起，不是已够熱鬧了麼。」

小青兒道：「但朝中兵馬，宮中侍衛，不過是迎接公主而來，那媚娘亦不會傷害公主，就憑那姓宋的和這鐵筆王與奪命金環，哼！公主飛刀一出，就都成了無頭之鬼，才不怕他們哩！」

卜算子道：「你懂得甚麼，那三人不會公然下手，暗箭便最難防，何況奪命金環的一十二隻金環，正是公主那一十二把崑崙飛刀的剋星，若論神妙與威力之大，也許金環不及飛刀，但公主現今功力還淺。還有，那東平王處心積慮，要謀奪主位，那朝中之臣，領兵的官將，誰都知道皇上無後，東平王父子早晚接掌江山，因此和東平王父子早有勾結了，既然陰謀奪取王位，豈會不收買死士，又豈僅宋家兄弟和這鐵筆王與奪命金環二人，公主既已在此間現身了，眼看輕易即可到手的江山，已生枝節，豈會坐視不理的，今日你們所見的呂姜二人，本是京城中鏢師，由京中的九門提督引介入宮中，九門提督掌營衛戍京畿兵馬，東平王既然陰謀奪位，第一個要收買的，必然就是那九門提督了。」

小青兒驚道：「原來先前那兩個也是東平王的人？那麼，那萬勝刀二當家的，必也是東平王派來的人了？」

卜算子道：「爲了怕陰謀洩漏，那東平王派來的人必然各自爲政，彼此皆無連繫，這些人也還罷了，最可慮的是那嶺南雙怪。」

小青兒道：「也是東平王收買的死士？啊！」

她想起來了，不怪這盲公一見嶺南雙怪，竟然爲之一震，敢情是這個緣故。

卜算子道：「東平王既連關外的兩個魔頭也給收買了，把嶺南雙怪也收在門下，也就不奇了，既然雙怪不是媚娘邀請而來，却忽然在此間現身，不問可知，也是爲公主而來的了。」

小青兒才眞是心頭爲之一震了，不料木兒公主處身如是險惡，那宮中侍衛被東平王收買的，現已知的就有六人了，不知的更不知道還有多少，而且又都在暗裏，這麼說，反倒是媚娘的珞珈山，才是公主的安全之地！

卜算子忽然也發出一聲浩嘆，道：「僅是在荒寒淒苦中長大起來的木兒公主，貴妃自幼便已灌輸了她滿腔仇恨，非但無半點骨肉親情，心中無父，更仇恨當今皇上，鄙棄那富貴榮華，更練成了霸道的絕世武功，眼看這場大浩刦，已迫在眉睫，我那能置身事外。」

小青兒心中一凜，道：「不僅是武林浩刦，而且眼看天下大亂，生靈塗炭，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唯有把木兒公主送入宮中，才能免除。」

卜算子道：「我國歷代只有傳位的太子，並無承繼大統的公主，當今皇上當年只知貴妃已有身孕，並不知是男抑是女，若能把她送回宮中，東平王自不死心，却是讓當今皇上死了心。」

小青兒愕然，道：「你是說……你的意思是……那時皇上就會立東平王之子爲太子，東平王如願以償，就不再興兵作亂了？」

卜算子說道：「有何不可，又有何不好，當今皇上沉迷酒色，又何曾以天下蒼生爲念，數十年來，何德於天下百姓，就算以昏庸易昏庸，甚至以暴易暴，這麼一來，天下百姓都免了兵刀之苦，不顚沛流離，不致生靈塗炭，你小小年紀，那知許多。」

卜算子再次仰面一聲浩嘆，小青兒道：「我怎麼不懂，只是不解，皇上不知貴

妃生下是男抑是女，那東平王可是知道的了，當然也知道皇位已是他家之物，又爲何要稱兵作亂，急於簒奪皇位呢？」

卜算子道：「問得好，那東平王初時也不知，是以安排下死士，暗中招兵買馬，奪取兵權，打從皇上尋訪貴妃下落之日起，已處心積慮，陰謀簒奪皇位，現今其勢已成，已如箭在弦，當初若皇上早立東平王之子爲太子，東平王又那會生簒奪之念，而今勢如在弦，已是不得不發的，等待皇上駕崩之後傳位給他的兒子，何如由他來傳位。」

小青兒叫道：「啊！原來那東平王已不再以傳位給他的兒子爲滿足了，他想當皇帝。」

卜算子道：「皇上未死，也就是說可能再有生育，那皇族之中，亦非只有那東平王才有子，一日未傳位，時刻也會生變，何況他這些年來收買死士，買馬招兵，事機那能密得了，一旦傳入皇上耳中，他怕不怕死無葬身之地？」

小青兒道：「是以那東平王已改變主意了，先殺木兒公主，令皇上絕望後，立即逼宮，迫皇上退位。若然事敗，便立即稱兵作亂。」

卜算子道：「正是如此，故爾當務之急，是保護公主的安全，然後，把她送回宮去，那時絕望的，就不是皇上，而是那東平王了，嘿！當那東平王得知他們收買的死士紛紛被戳，公主有一身絕世武功，無人能敵，有她在她的父王身邊，他還敢逼宮麼，何況朝中尙多忠貞之士，兵權亦未有盡奪。投機取巧之徒，不過是趨炎附勢之輩，自不然也就看風駛悝，這東平王自是不敢妄動的了。」

小青兒道：「原來是這麼個用心，天下不亂，生靈自也不塗炭了。是以，你才暗中保護木兒公主。」

卜算子一雙白眼直翻翻，也哼哼兩聲，說道：「不爲這緣故，我盲公又不吃他皇家飯，那管他們你爭我奪，鬥個你死我活，提起那個妞兒，那才眞正該打一頓屁股，丫頭，我不是因爲喜歡，才打人屁股的。」

原來盲公今兒兩番打她屁股，是爲了喜歡，但小青兒仍然惱，四五年前，她十歲還不到，說眞的，那時盲公捉住她就打屁股，她可一些兒也不惱，而且還大聲叫，大聲笑，因爲她那時還小，因爲她也高興，但這該死的盲公，瞎眼的盲公，看不見她已不再是小姑娘，而是大妞兒啦……

她非但再也不咬牙切齒了，而且，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盲公白眼相向，說：「丫頭，你笑什麼。」

哈！還說盲公不是騙人的麼？若眞知過去未來，怎會不知她笑什麼。

眞好笑，不瞎眼，怎會叫盲公，是盲公，當然也看不見她已長大，長得更高，再也不是小姑娘，而是大妞兒了。

盲公驀地一聳肩，把頭側過一邊，說：「妞兒，我這番就教你稱心如願了，不過只許你躲在一邊瞧，崖上有樹，你要想不被奪命金環奪你的小命，別躲在樹後，只能躲在亂石堆後，記住了。」

有腳步聲入耳了，聽那腳步，顯然不只兩人，來得好快，已到了頭頂。

「就是這裏了。」有人說。

聲音蒼老，是鐵筆王。

小青兒那聲啊呀沒叫出來，咀已被卜算子掩住了，而且動彈不得。

卜算子在她身邊低聲說：「把你的紅綢帕兒借我用一用，別出聲。」

盲公的耳朶倍於常人聰靈，不信也能辨色，眞奇怪，他怎知小青兒懷裏有塊紅色的綢帕兒，他要紅綢帕兒做甚麼？

卜算子不但知道她有紅綢帕兒，而且……小青兒伸手入懷，那綢帕兒已不見。

敢情卜算子已早取到手中，且已迅速綁在盲公竹上，成了一隻紅旗。

面前紅光一閃，小青兒只不過那麼閉一閉眼的工夫，卜算子已去得無影無踪。

都不過是一句話工夫，只聽上面有人接口道：「就在下面水邊，喏，就是那崖下。」

是奪命金環，小青兒一聽就辨得出來了。

又一個蒼老的聲音在說話了，但不是鐵筆王，是了，一定是宋希古。說道：「既然你們沒見到人，怎知是她。」

話聲顯是從牙縫中吐出來的，提起「她」，那自是指木兒公主，宋希古就切齒咬牙。

鐵筆王道：「你想想，男子漢，誰會玩絹兒綢兒，何况是紅色的。」

奪命金環道：「我這金環雖非眞金，也還有些份量，憑我數十年功力，也才能運用自如，那絹綢何其輕，別人也許不易懂，你宋爺又何用我們深說。」

「你們是說那紅綢捲空，」是宋希古的聲音，聲調有些兒激動了。

鐵筆王道：「只見紅綢捲起而不見人，可知那紅綢之長了，亦可知此人功力了得。」

奪命金環道：「據你們說來，令兄與那三人之死，可能連對方的面也未見到，就已身首異處，可是眞的？」

宋希古道：「家兄的武功，兩位深知，他所陳屍的破廟之中，塵埃滿佈，長劍雖已出鞘，却無爭鬥之迹，可知劍雖出鞘，却沒出手。」

鐵筆王道：「那麼，令兄其實已發現了對方，否則劍不會出鞘，而劍才出鞘，便已身首異處。」

宋希古道：「據那玉面狐言道：家兄乃是躡踪一個妞兒，一個年輕的妞兒，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也駭人聽聞！」

奪命金環說道：「那麼，我們所聽說的，是眞的了，是以，我們一見這崖下水邊飛舞捲空的紅綢，立即聯想到……聯想到……』

鐵筆王說道：「那番邦女子，錯非是同一個人，也不會有這麼高的功力，我們不敢打草驚蛇，是以叫你來辨認一下，嘿，若眞是那番邦女子，也就是殺令兄的妞兒……」

「好極了，」宋希古激動的聲音說：「趁無人尙未發現她，好極了，任她武功了得，逃得過你的鐵筆，也逃不過一十二隻奪命金環，兩位這個功勞可不小。」

奪命金環道：「嘿嘿，也替死去的令兄報了大仇。現在，我就去誘她現身出來

，宋爺仔細，你可要瞧清楚了。」

忽聽鐵筆王急促的聲音叫道：「就在那裏了，不用下去，快！過去。」

颯颯風聲入耳，崖上隨即寂然。

小青兒忙不迭翻上崖去，不料她脚還未落地，拍的一聲响，屁股上已着了一巴掌，她沒魄散魂飛，身子已倒飛了出去，直落出三數丈外，因爲耳邊有人說道：「你想死啦，你這丫頭眞眞胆大。」

又是脚未落地，屁股上又已着了一巴掌，小青兒又被送出數丈外去了，身後已不見湖光，却有幌動的，耀眼的紅影。

又是脚未落地，篤的一聲响，氣得小青兒反臂一掌拍出，那料掌也拍空了，却被人抓住衣領，把他扔了出去，忙不迭捲腿翻滾，只差那麼一點兒，險險地沒撞在一塊大石上，這番落地了，落在大石後，而且在亂石堆中。

不用瞧，她已知又是該死的盲公，否則不用兩掌，一掌已送了她的命，而不是送出她的身子了，該死的，瞎了眼的盲公，眞不知道她已再不是小姑娘了。

她沒有罵出聲來，却已有聲音入耳：「要命，就不要出聲。」

卜算子！小青兒循聲看去，却只見到紅影一閃，已由近而遠。

不，不很遠，只不過在右面山坡下的樹林中，山坡下，樹木疏落得其實不成林，青青的草叢中，有更多的亂石堆。

只見紅影，不見人，那紅影一閃，也不見了，却見有三人如飛撲來，嚇得小青兒連大氣也不敢出。

來人一個身材高大，好高大的身材，怕不比普通人高出一個頭來，比他身邊的人更高出兩個頭，高大的一個手中鐵筆在陽光下烏光閃閃，矮矮胖胖的一個，兩手各拿着一個金環，臂上更各套着五個，金環幌動，更見烏光流轉。

小青兒不用人指點，亦知那髮已花白了的高大的老人，即是鐵筆王，奪命金環更易辨認了，落後的一個她可認得，是宋希古，頭髮比鐵筆王花白得更多了，數日前才在那庵堂中聽他自報過姓名，如何會認不得。

小青兒倒抽了口涼氣，卜算子不是差點兒命喪這關外來的兩個魔頭手下麼？何况更多一個宋希古，怎麼倒不懼怕，反而用她的一塊紅綢帕兒，把三人誘來，倒像怕人家見不到他。

那三人直奔向紅影閃動的亂石堆，啊呀，盲公好大胆，竟敢從一個石堆後轉出來。

盲公竹上仍然繫着紅綢，篤篤連聲，東敲西點，紅綢帕兒在風裏飄揚，像一面迎風招展的紅旗。

奔來的三人霍地止步，卜算子也止步，把頭兒側着，可又眞像個盲公了，在以耳代目。

鐵筆王和奪命金環互瞧了一眼，又愕然向卜算子望去。

宋希古却張着咀，顯然發出個無聲的啊，在用詢問的目光，分瞧兩人一眼。

奪命金環說：「難道先前……我們看見的就是這……」

小青兒心頭一緊，因爲那鐵筆王不答，不但瞧着卜算子不瞬眼，而且向他走了過去，完啦，卜算子武功再了得，那能以一敵三，何況數年前既然已不敵，險些兒命喪兩人手中，今日更多了一個宋希古。

雖然盲公剛剛又打過她的屁股，她心中仍有氣，但眞奇怪，她倒担心起卜算子來。

完啦，當年僥倖逃得性命，這一認出他來，盲公那還有命。

却也眞怪，小青兒担心極了，那心兒幾乎要提到口腔來，盲公倒不懼怕，只是側着頭，耳朶隨着走近身去的鐵筆王轉。

卜算子竟把眉頭一揚，唸道：「人生在世不如初，多少英雄困窮途，時來易借銀千兩，勢去難沽酒半壺，三位，可是要算流年，卜吉凶？我盲公袖占一課，能知過去未來，掐指一算，算你們今時今刻死，準不會活到明天，啊啊……」

篤的一聲响，卜算子滑開一步，那奪命金環好快的身法，小青兒只不過錯眼間，已和卜算子換了位，該死的盲公，非但拿話來激怒三人，現下更陷入三人包圍中，因爲宋希古只是大跨一步，三人便已把卜算子圍在核心。

奪命金環呔了一聲，喝一聲道：「住咀……」

只見鐵筆王手一擺，倒示意他住咀，奪命金環雖怒形於色，却眞閉了咀。

卜算子忒也大胆，哼了一聲，說：「你這人，這麼兇幹嗎？我當你們是君子，這才直言無隱，豈不知，有道是，君子問禍不問福，我盲公一張鐵咀，要奉承，另找別人。」

盲公竹一點，却响起了篤篤兩聲，奪命金環右手一揚，小青兒心頭又一緊，却見鐵筆王又對奪命金環一擺手，道：「別走，請留步。」

卜算子白眼翻了兩翻，再又轉過身來，喜道：「敢情這裏還有一位君子，這麼說，你這人想知何年何月何日死啦，可惜啦，可惜。」

鐵筆王道：「甚麼可惜？」

卜算子裝模做樣，袖占一課，道：「南方丙丁火，位在離，離爲火，你北人南來，是惹火上身，我掐指一算，算你命不久長，若不即刻北返，趨吉避凶，眼前就有凶險，命不久長。」

奪命金環眞個是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那鐵筆王再又一擺手，示意他別出聲，輕輕滑一步，又向右滑了一大步，再次把卜算子打量了一陣，道：「我可不會袖占一課，也不會掐指一算，但却知道你這盲公打水邊崖下來的，是也不是？」

鐵筆王的炯炯目光，落在盲公竹頭飄展的紅綢上。

卜算子道：「了不得，敢情你未卜先知，比我盲公更高明，可不是我打水邊上來的麼。」

盲公竹一幌，杖頭的紅綢更見飄展，只見鐵筆王急退一步，奪命金環也急旋身，登時發出一串叮噹聲响，他旋身，那左右兩臂各五隻金環互相撞擊，那會沒聲。

盲公不見，也似無聞，說道：「到底盲公竹代替不得眼睛，我這麼東一敲，西一點，不知怎麼攪的，就到了那後邊啦，是我東轉西轉，摸來又摸去，好不容易，這不是又摸上來了，若不然，又那會遇得

到三位財神爺。」

宋希古道：「原來你們兩位見到的是……不過是這盲公，咱們被他寃啦。」

鐵筆王道：「你說，在水邊崖下揮舞紅巾的，就是你？」

卜算子道：「那是我盲公的絕招兒，身在絕地揮紅巾，老遠就有人見到啦。」

鐵筆王道：「你說，你打從崖下上來？而你不過是東一敲，西一點，便到了崖下？」

•

鐵筆王在問盲公，倒提醒了奪命金環和宋希古，兩人一怔，齊一錯身，搶到崖邊。

糟了，小青兒大急，那水邊的山崖雖然不高，但懸岩壁立，便是一個身有武功的人，上下也大是不易，何況是個盲公，卜算子可露出馬脚來了，怎麼得了，他一人，人家可是三個！

卜算子竟然絲毫不懼，道：「着哇，不就這麼下去，又上了來。」

鐵筆王沉聲喝道：「你敢戲弄咱們，你是甚麼人？說！」

卜算子說：「我，不是人，是個寃魂，寃魂不散的鬼。」篤篤連聲，直着腿，左一蹦，右一跳，嚇得小青兒也毛骨悚然，當眞，這盲公是人還是鬼？盲而不盲，眞是能知過去未來，不更像鬼！

鐵筆王忽然退半步，說：「你你……你是……」

奪命金環也瞪大了眼睛，說：「卜算子！你沒死！」

宋希古一怔，說：「卜算子！死去的人覓……」

寒光一閃，瑲瑲聲響，長劍先已出鞘，說：「不錯，原來你們被他寃了，我原不信他眞已死在你們手中，你們是不知道，盲公不盲，也不是他本來面目，他能瞞得過別人，可瞞不了我。」

鐵筆王道：「但是眞的，分明已被我的鐵筆掃落崖下，眼看他已沉入寒潭，便沒死在我的鐵筆之下，亦被淹死了，我們兩人在崖上守候了半個時辰。」

奪命金環道：「我的一枚金環已可奪他的命，何況他已先着了兩枚，而且打中他的左右期門。」

鐵筆王與奪命金環迅速換了個方位，繞着卜算子轉了個圈，顯然仍不相信。

卜算子嗚嗚兩聲，左一蹦，右一跳，說：「我盲公死得好苦啊，故爾我陰魂不散……」

宋希古大喝一聲，說：「光天化日，那來鬼魂現身，截住他！」

霍地一掠，劍如長虹，他相距最遠，卻當先撲到！

篤的一聲響，咦！盲公去了那了？

宋希古的劍化作一片寒濤，氣爽秋高，秋陽午照，他一圈臂，那劍怎會不化作一片寒濤，不料他脚點地，卜算子已踪跡不見，別說宋希古不見，身邊的鐵筆王和奪命金環也不見，便是遠處的小青兒亦不知盲公的去向，眞像是寃魂，聚而成形，散而無影。

篤的一聲響，只見鐵筆王斜身滑開一大步，再現身的盲公，竟是在適才鐵筆王立身處現身出來，說：「有寃報寃，有仇報仇，鐵筆王，拿命來！」

鐵筆王脚才點地，不知他如何大叫一聲，只見他斜竄出丈許，左手摸着屁股，人影倏幌，宋希古自左，奪命金環自右，已分向卜算子撲去，金光閃了兩閃，是兩枚金環，更是當先向卜算子打到，奪命金環喝道：「是寃魂，今天也叫你魄散魂飛。」不料噹噹兩聲響，卜算子又已踪跡不見，只見石上閃過一溜火光！

這番小青兒可看得明白，是宋希古手起劍落，劍落在青石上，劃出了一溜火光，兩枚金環却打在更遠處的石上，竟又飛回來，奪命金環身形一幌，竟能收回，只聽鐵筆王叫道：「小心！」

可惜叫得遲了，金環方被接到手中，奪命金環已一跳丈高，發出一聲驚怖的怪叫！

小青兒幾乎也叫出聲來，只不過是歡呼，這一次，她可瞧得清楚了，奪命金環顧得前面，只顧去收回金環，不料石堆後掃出的盲公竹，在他屁股上掃個正着。

卜算子早又在奪命金環適才立身之處，現出身來。他才一現身，鐵筆王已撲到了，筆在身先，向卜算子點去，叫道：「可不是被他寃了，休放過他！」

卜算子呵呵一笑，盲公竹點地，說：「姓宋的，你爲虎作倀，也饒不得你！你也該打一頓屁股！」

盲公竹一彈，不理會向他點到的鐵筆，這番身形騰空，大夥兒都曉得清清楚楚，分明是向宋希古身前落去，不料盲公身在半空，竟會拐彎，宋希古疾掃出一劍落空，盲公却得那盲公竹的彈力，繞到了宋希古的身後，竹長加臂長，幾乎是宋希古那劍掃出的同一瞬間，未曾着地，那盲公竹已呼的一聲，結結實實打在宋希古的屁股上了，勢疾勁更猛，直把宋希古掃出一丈以外去了。

了不得！小青兒瞧得明白，這宋希古果然不是平庸之輩，落地不但能站立，而且旋轉身來，那盲公竹雖然已掃中了他，他竟料敵機先，因此借了力，也把盲公竹上的力道化解了不少。

那三人原不信卜算子是不散的寃魂，這一來，可全都明白了，是卜算子借那盲公竹的彈力，先前不過是借亂石堆和那高及腰齊的長草掩蔽，是以能够乍隱乍現，也才着了他的道兒。既然全明白了，又都被他打了一棍，自是不懼更怒，三人吼叫連聲，分自三面，同時向卜算子撲去。

卜算子呵呵笑道：「就憑你們兩人也要得了我盲公的人，呔！宋希古，加上你一個也不行。」倏地脚上頭下，盲公竹一彈，却借那一彎一彈，擋開劍，蕩開了鐵筆，竹梢一揚，說：「小孩兒的玩意，也敢在我面前賣弄！」

話聲可是從三人頭上傳來，是卜算子身形已彈高了一丈，竹梢一揚，金光歛處，立即傳出一串嘩啦聲響，那奪命金環甩出的兩枚金環，皆已穿在盲公竹上，被卜算子收了去。

盲公竹一揚，卜算子身往下落，同時又叫道：「小孩兒的玩意，就還給你這孩兒，丫頭，接住了。」

小青兒接住了飛來的兩枚金環，可不由她不現出身來，她自是不怕了，金環向她這面飛來，卜算子的身形却是向那一面

山坡下落去，眨眼在六七丈外，那三人怒吼連天，撲去也快。

山坡下，樹木更密了，幾乎是小青兒現出身來的功夫，四人的身影已被林木遮掩。

小青兒可不替卜算子担心了，就算盲公不能以一敵三，但盲公有盲公竹在手，那三人可奈何他不得。她明白，卜算子只不過是要把三人遠遠引開去，也不是要和三人爭高下，分勝負。

她眞想追去瞧瞧，但可記起了卜算子的吩咐，又不敢離去，盲公沒說，她可明白，爲的是不讓三人發現崖下水邊的狄心蓮，他讓三人眞信先前所見的紅光，是他盲公竹上繫的紅綢，趁那三人對他驚疑的瞬間，分別打了三人一盲公竹，又那會不把三人激怒，自是不愁不把這三人遠遠引了開去。

山坡下的林中，只聞叱咤聲，也遠去了。初見金色光環在林梢一閃，再入眼時，已在山脚那一邊了。

小青兒眞是又驚又喜，心下可也眞有氣，全都以爲他死了，她爺爺還爲了他，落過幾滴老淚，她更哭過好幾場，小時候，卜算子去探她爺爺，每去必要住個三五日，簡直就是陪她玩耍三五日，她怎會不知道，盲公不是喜歡捉住她來打屁股，而是教她閃展騰挪的輕身功夫，所以小倩姐姐後來再也捉不住她了，甚至她爺爺要想捉住她，也要費好大的勁，想到爺爺爲此氣得吹鬍髭，大罵卜算子，她聽說盲公死了，而且屍骨無存，那會不傷心，哭了好幾場。

不，那三人一定捉不到他的，敢情他那盲公竹那麼神妙，不怪會在忽然之間無影無踪了。眞妙極了，要是她會用盲公竹，那有多好，可惜她不盲，可又不能像卜算子一樣，不盲假裝盲，她是大姑娘啦，醜死人，她才不裝盲哩。

驀聽身後有人咥了一聲，小青兒旋身一滑步，只見草叢中鑽出一人來，說道：「你這大挪移功夫，實是天下無出其右，你這丫頭今日若是早早施展出來，我想捉到你，只怕也不易，人家傳了你絕世輕功，不好好學，却羨慕我這盲公竹。」

卜算子，仍然白眼直翻，竟不知他怎生回來的這麼快，她竟毫不覺察。

是眞的，今日她欺他是個瞎眼的盲公，大挪移功夫又是初學乍練，加上盲公又裝神弄鬼，一時間竟忘了施展。

小青兒向山下望，眞不信卜算子就這麼輕易地擺脫了那三人，今日那三人和卜算子雖然沒有過招，可都出了手，若沒有那種神妙的盲公竹在手，她眞不信卜算子能力敵三人。

卜算子把盲公竹一揚，小青兒驀覺眼前金光流轉，握在她手中的兩枚金環，已到了盲公竹上，兀自轉過不停，兩環雖沒碰擊，却發出一陣清脆的音響。

卜算子說：「可不是眞給你玩，這金環那有用處，要不爲了奪下他這兩隻金環來，我也不來這裏等候了。」

小青兒睜大了眼睛，盲公像變戲法般，那盲公竹忽然間縮短成了尺許的一根短棒。連同那兩枚金環一併藏在衣底，而且盲公也不盲了，黑眼珠兒也已露了出來。

她這時才發現，敢情卜算子身上，也不是先前穿的衣衫了。就在這眨眼間，已完全變了一個人。

「是你！啊！」

「是我！」卜算子說，在小青兒面前轉了一轉道：「這就是我的眞面目了。」

這不是蒼蒼白髮的雪峯老人麼？若不是小青兒眼看他變形，幾乎不信。

雪峯老人道：「現在你可放心了，那三人便是回來，再也認不出我來了，奪命金環失去了這兩枚金環，那會甘休，必要回來尋找。」

小青兒說：「怎麼會是你……」

雪峯老人呵呵笑道：「當今天下，也只有你爺爺才知我是誰，你小小年紀，那會知曉，我雲台十三門，立下了嚴峻的戒律，門下弟子，不准涉足江湖。」

小青兒說：「原來你眞是雲台十三門中人？我明白了，因爲雲台十三門立律不能涉足江湖，故爾你假扮盲公，原來你也貪玩？」

雲峯老人笑道：「你只猜對了一半，說來也話長了，我只是告訴你，那律規乃是由我所定，你要知道詳情，回去問你爺爺，當年雲台共有一十三門，不但散佈北五省，江南亦有門下弟子立有門戶，立律而不監督，門下弟子少不免陽奉陰違，當年我便身負這監督之責，是以假扮盲公，遊戲江湖，說起來，也是我雲台門的一場浩刦，只有你爺爺才盡知其詳，武林中人也早遺忘了，不說也罷，現在快隨我走，你出來這麼半天，要讓你知道的，你已經知道了，你已明白我的用心，是不是？」

「我明白。」小青兒說：「你是我親耳聽到，親眼看到，木兒公主一露面，就有危險。」

雪峯老人一皺眉，道：「除非她回去她父親身邊，否則就會天下大亂。」

小青兒說道：「我明白老人家的意思，除此之外，只有一法能免天下大亂，木兒公主要不致落在東平王手中，只有不露面。」

雪峯老人點頭道：「我就知你聰明，必能明白我的心意。當今也只有一人，能令木兒公主不在此間露面。」

小青兒道：「就是雲台門下弟子，木兒公主離不開他的陸羽，但老人家你又不能讓他知道你是誰，因爲他雖不得已，却涉足江湖了，犯了你門中的戒律，我明白了，不怪你又假扮盲公，雪峯老人成了卜算子。」

雪峯老人道：「你果然聰明，你明白就好了。」

小青兒說：「你放心，除了爺爺，只有我一人知道你是誰，知道你這盲公不盲，雪峯老人亦不是你的眞名姓，你也不是要我去對木兒公主說，你放心，除了不說出你來，我把今日所見到的，和看到的，回去都告訴你那徒孫。」

老人道：「這就是我又成了雪峯老人之故，我老人家要在這裏暗中保護你狄姐姐，這兩日中，不容許人打擾她。」

小青兒說：「我還知道，狄姐姐得趕快把煉火練成功，那時不怕木兒公主不聽話，我明白，老人家，你放心。」

小青兒轉身就跑，雪峯老人目送她奔

向渡頭，不禁讚許地點了點頭。

自然兒女　熱情奔放

小青兒一口氣沿來路奔回，誰去理會一個小姑娘，那路上來往的人，又都匆匆忙忙，都是入城的人多，出城的人少了，因爲巳是未末時候。

沒有人理會她，小青兒却不由她不留神，一路之上，迎着的入城之人，十有六七皆是武林中人，都身上帶着兵刃，可都逃不過小青兒的眼睛，她明白，可不都是前來恭賀媚娘開府立宗的，有宮中侍衞調動來的人馬，也有東平王的爪牙，當然也少不了媚娘的死對頭，想想那媚娘在江湖上，樹了多少仇家，拆散了人家多少夫妻，她認識幾個武林中人呢？狄心蓮師徒和杜娘子，就都和她誓不兩立。現今更熱鬧了，竟然和宮中的侍衞，朝中的兵馬也作對起來。嘿！東平王的見不得光的人馬，又與這兩起人爲敵，想想這場熱鬧。

小青兒奔得渾身發熱起來，不是因爲奔得太快之故，而是高興極了，想想這一場熱鬧，而她，小青兒，不僅有她瞧的，而且她亦是這熱鬧中的人。現在，各路人馬全部都要爲一個木兒公主來拚個你死我活，而她小青兒却是木兒公主身邊的人。

她奔得太快了，加上高興，那心兒啊，直似要從口腔裏跳出來，臉兒比西斜的秋陽還要紅！

她非要喘一口氣不可了，她巳離開了大路，就是站在午前被盲公戲弄的地方。

不，卜算子不是盲公，不，是雪峯老人。噯呀！原來是雪峯老人。眞是做夢也想不到，遊戲風塵的卜算子，竟然就是嚴肅得令人怕的雪峯老人，眞不會有人信，只怕告訴狄心蓮也不信，那麼，他會相信嗎？木兒公主寸步也不離開的陸羽。眞想不到，他會是盲公的徒孫。

她回頭，看得見大道上人來人往，只不過一崗之隔，這山林野地就靜無一人，她非得臉不紅，心也不跳才行，她不怕木兒公主查問她去了那裏，公主一心在陸羽身上，才不理會哩，但她小倩，小倩不過比她大兩歲罷了，却老氣橫秋，管她管得比爺爺還要嚴。她一定要假裝就在左近遊蕩。小倩一定對她瞪眼，說：「小青兒，你這鬼丫頭，去了那裏，一去就是這麼老大半天。」

「就是這麼回事，」小青兒樂了，笑臉也開了花，不覺問，她本是獨個心裏想的，却說了出來：「我在那崗後樹蔭裏打個盹兒，不知怎麼地就睡着啦。」

「就是這麼回事？」

咦！這是她的聲音麼？

人影一閃，哎！姐姐，小倩！

小倩在她面前現身出來，哼了一聲，說：「原來就是這麼回事，你這一覺可睡了不少時候啊，你這鬼丫頭，不打自招，快說，去了那裏來。」

眞是小倩，眞而又眞，小倩站立在她面前，不是幻覺，她驚駭，只因心念動，幻却成了眞。她本能地一閃身，啊喲！小倩竟截住了她的去路。

小青兒之所以胆大包天，誰也不怕，就因爲她溜滑，爺爺愛她，而且老了，想捉住她可眞不容易，她的輕身功夫從小就在小倩之上，小倩大她兩歲，手中劍勝過她，那是當然，但姊姊豈會用手中劍來對付她，但這是怎麼回事，小倩竟然截住了她的去路？

小倩眉兒一揚，說道：「今後你敢不聽話，我可不怕你這鬼丫頭飛上天。」

她明白了，雖祇得短短幾日，小倩已把木兒公主傳授的大挪移，練成功了，她自恃輕功好，自從傳了木兒公主的大挪移，更是巳能白日幻形，人前移位，便再也不求深造，小倩却一直勤修苦練，現在，已反過來在她之上了。

小青兒好生後悔，不，不是因爲小倩勝過了她，而且她若像小倩一般勤修苦練，今日絕不會被盲公戲弄，一再打她的屁股了，她是大姑娘了，說出來多丟人，該死的盲公。

她在心裏罵麼？小倩說：「你說甚麼？甚麼盲公？」

「不，」小青兒說：「他不是盲公，姊姊，敢情我們被他冤了，盲公不盲。」

小倩瞪大了眼睛，她是知道的，小青兒只是淘氣，玩皮些是有的，可不會說假話，知道必是緣故，道：「你是說……遇到一個盲公？」

小青兒道：「就是卜算子，姊姊，你還記得不？」

小倩說：「見鬼，卜算子早死啦，你見到他的鬼魂倒差不多。」

小青兒左望右望，低聲道：「姊姊，你可別告訴人，盲公不盲，卜算子非但沒死，其實也不叫卜算子，原來就是……就是目前在庵裏見到的那個老頭兒，狄姊姊叫他雪峯老人的那老兒。」

小倩道：「你胡說，連爺爺都說卜算子死了，還難過了好久。」

小青兒道：「所以我說咱們被他寃啦，姊姊，我去了這半天，公主可問起過我麼？」

小倩哼了一聲，說：「謝天謝地，你也有了怕的人，公主和陸公子一直在苦練崑崙刀，才沒工夫來管你哩。」

小青兒道：「好極了，姊姊，這裏四下無人，你坐到這樹後來，我把今日遇到的事，詳詳細細地告訴你。」

小倩知道必有緣故，在她身邊坐下，小青兒當下把今日之事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小倩聽得目瞪口呆，當眞是驚心動魄。

小青兒道：「原來盲公，不，今後他雖然又是卜算子的原來面目現身走動了，但對陸公子可要說是雪峯老人，但可別洩露他的身份。」

小倩道：「原來他是陸公子的師祖，不怪他對陸公子的事那麼熱心了。」

小青兒道：「其實狄心蓮姊姊早巳猜到了，陸公子心下也明白幾分，不過雲台門中戒律嚴，彼此心照不宣罷了。但若不說是雪峯老人吩咐的，陸公主也不信，要不是爲了這緣，盲公也不露出他的眞面目。姊姊，你可記住了，知道卜算子就是雪峯老人的，就只有你和我，別對人說。」

小倩點頭道：「也只有我們才眞知道雪峯老人就是陸公子的師祖。好，我們快回去，木兒公主和陸公子快出來了。」

快出來了？小青兒奇怪道：「出那裏



來？」

小倩道：「你回去就知道了，快跟我來。」

姊妹兩人轉過山崗，穿過林子，這魚米之鄉的湖廣地，竟然出現了一片起伏的石山，甚至連荊棘也不見生長。

小青兒道：「眞虧金師太想到了，昝公主找了這麼個地方，姊姊你想，現今這武昌府有多少路人馬，都在尋訪公主，要得到她才甘休，宮中的侍衞連兵馬都出動了，佈下了天羅地網，東平王更厲害，萬想不到侍衞中的幾個最厲害的高手，都是這叛賊的人不說，更親自前來座鎭，在河下發號施令。」

小倩道：「依我說！最可怕的還是媚娘，天下武林，大半巳拜倒在她裙下，聽她的號令。她的人馬才是無所不在，何況又是地頭蛇。」

小青兒道：「其實，公主若落在媚娘手中，那倒好了，媚娘不過是要將公主還進宮中，討好皇上，爲的討封贈，壯聲勢，對公主有益無害。」

姊妹兩人巳轉入石山中，那起伏的亂石山，其實是亂石堆而巳，高的也不過才三五丈，這樣的地方，秋天自是來得更早，石縫中雖也有些小草，時節雖方才仲秋，草却巳枯黃了。那樣的地方，自是無人跡，甚至連小動物也不罕見到。

小倩道：「到底你年幼無知，公主若眞的如你所說：落在媚娘手中有益無害，卜算子倒要你來知會公主小心提防麼，我猜想，媚娘原意怕不如此，怕只怕眞有那麼一天，媚娘未把公主送入宮，媚娘她巳落在那東平王手中了。」

小青兒怔道：「這是怎說？」

小倩道：「東平王既然收買死士，陰謀叛逆，你不是說連嶺南的兩個老怪也被他網羅了麼，現下既然巳來到武昌，媚娘的聲勢如此浩大，他豈會放過的，你想想東平王叛逆成功，媚娘歸順了他，不也是一樣得到封贈，而且還是開國的功臣，她不過是爲利非爲義，大利當前，還怕媚娘不被那東平王收買麼？」

小青兒說道：「說得是，卜算子當然明白，這才要我轉告陸公子，加倍提防媚娘。」

小倩道：「老人家只是要你告訴陸公子？」

小青兒道：「是，因爲只有陸公子才能勸阻公主，只要公主不現身……啊！」

「你們錯了。」石後轉出一人來，是陸羽，道：「誰也勸阻不了你家公子。」

「你！原來跟在我們後面。」小青兒說：「不害臊，你幾時成爲我家公子。」

小倩噗嗤一聲，笑道：「你連人家何時跟在你後面也不知道，才眞不害臊，你這蠢丫頭，這是甚麼時候，甚麼地方，仍然公主不離口。」

小青兒瞪大了眼睛，才知人家說的是木兒，並非陸羽在自稱公子，好不羞愧，埋怨道：「姊姊，原來你早知他跟在我們後面啦。」

小倩道：「其實我也不過才發覺，小青兒，你不是有話對陸公子說麼？何不趁現在……」

陸羽眉頭微蹙，道：「我不過比你們痴長幾歲罷了，草野之人，出身更寒微，實是當不得這公子之稱，兩位姑娘若不嫌棄，叫我大哥如何？」

小倩搶着說道：「不敢，若被公……公子知道了，可了不得。」

小青兒說：「是他願意的，爲何不敢，陸大哥，你來得正好，我正有話要對你說。」

陸羽點頭道：「我已得知大概了，便請小倩妹子先行一步，對你家公子說我們即回去。」

小倩明白，忙忙去了，當下小青兒把今日之事，一五一十對他說了。道：「老人家原來……就是……」

陸羽忙搖手道：「老人家既不願以本來面目示人，小青兒，你不用說了。」

他愁眉深鎖，在小青兒面前踱來踱去，小青兒張着咀，目不轉睛地望着他，提

心吊胆地說道：「你……陸大哥，不會把公子帶着吧。」

陸羽道：「那會想到你家公子週遭有這麼多兇險，關係如此重大，但老人家的意思我明白，並不是要我把她帶離武昌，何況，小青兒，你豈不明白你家公子的脾氣，她好不容易盼望來到此間，她如何肯走。」

小青兒鬆了口氣，陸羽若把木兒公主哄走，當然她也不能留下來了，她爲何從爺爺身邊溜出來，到了地頭，却瞧不成熱鬧，那有多失望。忙道：「陸大哥，別以爲我不懂事，其實公主已改扮男裝，誰也認不出她來了，與其躲躲藏藏，一旦被人發現了，反而生疑，倒不如住到城裏去，這叫甚麼……甚麼……」

「實實虛虛，」陸羽道：「不錯，小青兒，不料你小小年紀，倒有見識，有道理。」

小青兒心花怒放，她不過想住到城裏去！貪圖熱鬧。她爲何溜到武昌府來，不就是爲了趁熱鬧麼。道：「我還有個主意，老人家說，東平王扮作富商，已在河下舟中坐鎮。盧外員的官船，何不駛去那左近停泊。」

陸羽道：「好主意，那時，他們的一舉一動我們都瞭如指掌，索性讓他們見到……見到你家公子，以後來去他們便也更不生疑了。」

小青兒得意洋洋，哼了一聲，道：「若眞個露了馬脚，咱們可也不怕，公主只在腰間一拍，嘿嘿！頓教那賊身首異處，倒不更乾脆，永除後患，再說，咱們四個人的輕身功夫施展開來，一旦被識破了，要脫身也容易。」

陸羽道：「休得胡言亂語，朝中大事，你我知道多少，若是如你說的這麼輕易，那老人家早下手了，別的事尚在其次，唯你家公子的崑崙刀是不能出手的，只要一出手，你家公子頓成你家公主了，都是你這話提醒了我，我有主意了，快走。」

陸羽話聲未落，已急忙走了。

提醒了他甚麼，小青兒愣了好半晌，只聽身後有人說道：「你這丫頭還不快走，在這裏發楞做甚麼？快跟我來。」

是小倩一招手，已急忙忙往南奔去。

小青兒追上她，說：「姊姊，我們那裏去啊？陸公子和……」

「和盧公子，」小倩道：「你要是說漏了嘴，小心剝你的皮，眞想不到，你這小鬼頭倒也有好主意，陸公子好生讚你，我們先回船去，兩位公子隨後就來。」

小青兒得意洋洋，道：「我早就說過了，有現成的地方不好住，偏要跑來這裏喝西北風，誰會疑心到盧員外的晝舫有古怪，却是在這裏被發現了，本來不疑的，倒會起了疑心。」

小倩道：「你懂得甚麼，原來陸公子也有同樣的一把崑崙刀，公主的刀法，雖是陸公子代獨孤老人傳授的，反倒不能飛刀出手，公主也不過初見功夫，十步之外就不能發揮威力了，你不見他二人這幾天日夜苦練麼，也唯有如此，也才能把公主留在這荒石山裏，可喜今日陸公子已大功告成，放出去的飛刀已能收回來了，前面有人了，快，把劍收起來。」

兩人已出了荒石山，却是從北邊繞林，轉過石崗，大道已在面前，那時已是申時光景，進城的人多，出城的人少了，小青兒把短劍藏在衣底。

小倩已放緩了脚步，道：「記住了，從今以後，走路要斯文些，要裝得像個不會武功的人。」

木兒公主早替兩人換過了衣衫，把二人打扮得像小家碧玉，雖是翠袖黃衫，好在也還是兩截穿衣，也不絆手絆脚，既是富家員外的公子，當然也要穿得體面些。

小青兒道：「要是有人欺負咱們，難道也不動手麼！」

小倩笑道：「這就叫做作繭自縛，原是你出的好主意，沒法啦，回到船上，就別上岸。」

兩個姑娘也不入城，繞過蛇山脚下，尋到那晝舫，本來是泊在僻靜之處，遠處碼頭的，不料才兩日工夫，近處已泊定了兩隻大官船，更有四隻小舟，相距不過三數丈。

小倩不以爲意，吩咐船夫上岸備辦飲食，小青兒可留了神，只見山崖下有兩個漢子在閒眺，可瞞不過她小青兒，一瞧就知兩人有一身功夫，只不過穿着得像個生意買賣人，那大官船也不過氣派大些，若是停泊在碼頭，也不十分顯眼，船艙也不見窻，靜悄悄，一個人也不見，四隻小船上却有人在打瞌，每船上都有兩人。

日前她們的船順漢水而下，泊舟在此，就是貪圖這地方清靜，山頭上就是黃鶴樓，出入又便當，除了遊船晝舫，誰會把船泊到這山崖下來。

小青兒心中一動，莫非便是東平王的船，可是妙極了，晝舫先已在此，若這大小六隻船眞是東平王的，那自是對他們絲毫不疑。

小青兒低聲道：「姊姊，這船……你再瞧崖下。」

小倩那會沒瞧見，崖下兩個漢子四隻眼睛就沒離開過晝舫，江邊崖下，盡是窮崖亂石，甚至有蔓草也無荒烟，又非遊玩之地，何況這兩個漢子大眼粗眉，那像遊山玩水的雅士。

小倩道：「人家用眼角來瞧咱們，你倒瞧得直了眼，還自以爲機靈，不過是兩隻看家狗，以狗看主人，不用說，船上大有來頭。」

「一定是！」小青兒說：「一定就是那話兒啦，人們管這個叫甚麼？對了，得來全不費功夫。」

小倩道：「那日我們泊舟在此，是貪圖這地方僻靜，沿江上下，再沒比這裏更僻靜的了。」

小倩喚來留在後梢的船伕，知道那日四人離了船，這大小六隻船隨後即來泊岸了，而且派人來查問過。

船伕道：「小人也沒忘了姑娘的吩咐，每晚都亮了紗燈，其實這裏也沒遠離漢江，江上人，誰不認識盧家晝舫。那兩艘大船顯然大有來頭，在此定泊後便未移動過，白日水靜河清，入夜却人來人去，四隻小舟更日夜不停來來去去，有時載人來，有時像去那裏傳達號令。」

小倩道：「可曾問及我們？」

船伕道：「小人答說上岸遊玩，不知

何時回船。」

小青兒把眼睛睜得大了，說：「原來你……不是啞巴？」

別說小青兒，連陸羽在這船上兩日，也沒聽到船伕開口說過話，在木兒公主面前，活脫已是老鼠見了貓，只有發抖的份兒，何曾見兩人出過聲。

船伕登時變了臉色，道：「公子吩咐，小人不敢言語，但姑娘和靄，對我們好，有問却不敢不答。」

小倩說道：「只要不多言，其實也無妨。」

船伕道：「小人有一家老小，不要命麼，豈敢多言。除了公子吩咐的，小人那敢多說半句。」

這晝舫乃是江上僅見的豪華，那盧員外富有可知，豈會把船買給木兒公主，兩個船伕在公主面前，連頭也不敢抬一下，只有發抖的份兒，這船公主是如何得來的，不問已可知了。

小倩點頭道：「你們不用怕，其實公子是好人，將來不用船了，不會虧待你們的。」

小青兒叫道：「姊姊，有人來了，咦！是他！」

來人好快，崖下的兩個漢子飛身攔截，竟然沒把來人截住，但打大船上迫出來的人更快，兩下裏一湊，便落在晝舫的近處。

船上迎出的人對那兩個漢子一揮手，說：「自己人，去吧。」

那大船上又一掠而來一個中年人，落在來人身前，說道：「原來是你，怎生這時來了？」

岸邊的三人都四下眺望，顯然怕人見，來人道：「事有蹊蹺，不得不來問一聲，千手如來可在你們這裏，昨日一夜未返，今日事忙，那知午後回山，仍然無影無踪。」

船上迎來的兩人也一怔，也都搖搖頭，一個說：「失了踪？」

小倩和小青兒躲在艙門邊，小倩更驚心，這三人的身手皆是武林中罕見的，尤其是岸上來的那人，身法之快，宛若飛身投林。

小倩奇道：「你認識來人？」

小青兒低聲道：「今日才見過，那老不死的盲公……」

小倩道：「住咀，你已不小啦，仍沒老少，該叫卜公公。」

小青兒在目不轉睛，道：「卜公公說，此人即是中原聞名的雲中雁，奇怪，他是媚娘的人啦，怎會和船上人勾結。」

兩個姑娘顧不得言語，只見一人向他們這船指了指，另一個便道：「兩個小丫頭，顧忌甚麼，却是千手如來機智過人，一身暗器天下無敵，怎生突然失了踪，只怕有甚麼緊急的事去了，來不及知會你們吧。」

那雲中雁搖了搖頭，道：「要說緊急的事，還緊急得過媚娘開府立宗麼，現下各地來朝賀的人已差不多到齊了，他身爲總提調，豈不留在此地，便有十萬火急之事，也不會說一句交待也沒有就走了的，就是不能當面交待，要找個人傳話，那是輕而易舉之事。」

雲中雁眞搓手，那兩人對望了一眼，也神情愕然。

「這賊子，」小青兒低聲說：「敢情卜公公還不知道，這雲中雁和千手如來早和東平王有勾結了。」

忽見一人一揮手，道：「有人來了，你去吧，被人瞧見可不妙，我這裏就派人去查訪，只要是人在武昌，沒有訪查不出來的。」

可不是來了兩人，原來是木兒公主與陸羽，却是從蛇山脚下另一邊轉出來，那三人只一點頭，雲中雁已如飛而去，船上下來的兩人却緩步而行，顯是要把來的兩個少年瞧得更仔細些。

小青兒眼睛一亮，說：「好哇，不怪這半天才來，原來都買新衫去啦。」

小倩噗嗤一聲，小青兒吸着咀，到底也還是個孩兒，道：「要不衣衫光鮮些，也不像富家公子了，你瞧，陸公子手中的衣色，怕不就是替你買來的新衫。」

小青兒喜道：「當眞？公……兩位公子的衣衫都沒得更換的，早已髒了，不換過衣衫，如何能掩人耳目，嘖嘖。」

當眞是人要衣妝，那陸羽換過一身新衣，雖及不得木兒公主的扮像，倒也風流瀟洒，衣袂飄飄，好不俊俏，來得近了，便小倩也紅了臉，她可不明白，怎生臉會紅。

小青兒說：「姊姊，任誰也瞧不出他們有一身絕世武功，是不是？」

小倩道：「我家公主所習的功夫，與一般有異，功夫不在拳脚上，加上她的扮像那麼俊美，自是誰也看不出來。」

「但陸公子？」

小倩道：「你沒瞧見麼？他也不過高大健壯些，雖然從小練功夫，但從未在江湖中行走過，不也儒雅風流麼。」

正說間，木兒公主與陸羽到了那已停身在船頭的兩人跟前，只見陸羽對那兩人含笑點頭，却對木兒道：「兄弟，我們已有了隣居，可不再孤清了。」

兩個姑娘奔上岸去，小青兒已得到小倩的指示，扶木兒上船，小倩不迭一横身，瞪了小青兒一眼，這蠢丫頭，竟向兩艘大船呶咀，才進入艙中，小青兒仍迫不及待，把今日所見，對兩人說了。

陸羽道：「你明白麼？不但危機四伏，你一身的安危，關係如何巨大，更不料東平王和媚娘早有勾結了。啊！」

木兒才把眉兒一揚，陸羽已恍然大悟，道：「我可想起來了，那千手如來和雲中雁分明不是眞心扶助媚娘甚麼開府立宗，數月前這兩人暗中的言語，已顯然另有圖謀，那會想到竟與你有關。」

木兒怒道：「我才不怕哩，我本來只想瞧熱鬧，既是衝着我來的，我我……」

陸羽的臉色才一沉，木兒便不敢言語了，只是把咀兒嘸了起來，道：「你還不放心麼，我的崑崙刀已被你收去了，遇到危急，我動手不行，難道還不能用脚。」

陸羽道：「憑你的輕功施展開來，任他是誰也不能奈何你，木兒，只要你不出手，我半步也不離開你，別忘了，我已能把崑崙刀的威力發揮出來了。」

木兒不服道：「你不講理，不許我用，你却用得崑崙刀。」

陸羽皺了眉兒，道：「對你解說了半天，怎生仍不明白，你一出手，他們就認出你的眞面目了，但刀在我手中，不但能保護你，更令他們疑惑，正要讓他們知道，崑崙刀不是當今公主的獨門兵刃，木兒，你明白了麼，這就是這幾日來我在崑崙刀上趕功夫的緣故。」

木兒的眉頭掀了又皺，皺了又掀，咀兒却越噘越高，要陸羽伴在她身邊，不聽話也不行。

陸羽握着她的手，溫溫柔柔地說道：「你不想被關在那高高的宮牆裏去，是不是啊，我知道，你也不想離開我，而我，木兒……」

他把木兒的手握得更緊了些，木兒的一雙眼睛裏，流露出了罕見的溫柔，把頭靠在他肩上了，令陸羽不敢看面前的兩個姑娘一眼，小青兒年紀小，但小倩可是個懂事的大姑娘了。

從小與世隔絕，在孤獨中長大起來的木兒，難怪她任性的，可憐的木兒，不，她是個可愛的自然的女兒，並不知道世俗有那麼多束縛人的禮儀，男女是有別的，她的一舉一動只是發乎情，不知有禮，又怎能責怪她不止乎禮。

「我也不願離開你。」陸羽說：「小青兒和小倩也不願你被關在那高高的宮牆裏，你喜歡她們，是不是啊，你也不願離開她們。」

連小倩也不自覺地走近了一步，小青兒更挨近木兒的身邊，說：「不不，我要跟我家公……」

「公子，」小倩忙接口道：「永遠，永遠。」

陸羽懂得更多了，不但更懂得這個不屬於世俗的自然的女兒，也懂得了，原來百鍊鋼，是眞能化作繞指柔的。

小青兒也懂了，原來先前陸羽提醒了她，敢情是這麼回事，要掩藏木兒公主的本來面目，要想不被人發現，那就取去她的崑崙刀。

顧化千戈　造福天下

一個不知人間有閨房，在山野間奔跑長大的姑娘，着了男兒衣，她的野性令她更像個男兒，比溫文的少年，更有男兒氣概，小倩與小青兒嘖嘖稱奇，誰會看得出木兒公主是女兒身。

若是看得出來，當初小倩也不會對木兒一見情深了，打從那日初見木兒，她就是男妝，也從沒想過木兒着了男兒衣，像不像男兒，但今天可不同了，連從來也不曾細心的小青兒，也不禁要對木兒仔細端詳，因爲只不過相距數丈之外，就有人要木兒公主的命，而且，木兒身邊已沒有了崑崙刀。

小青兒特別担心，因爲陸羽收了木兒的崑崙刀，主意雖不是她出的，可是由她的話提醒陸羽的。現在，她安心了，夜幕很快低垂，朱紅大盧字的紗燈，又在艙門口亮起來，遊山玩水的富家公子，豈無夜宴，小倩命船伕安排的飲食，還眞似模似樣，既然要消除隣船對他們的疑心，爲何不把夜宴安排在船頭，與其人家對他少不免要注意，何不教這般人徹底消除猜疑。

小倩好主意，把艙裏矮桌搬去船頭，更亮了一盞明角燈。木兒全不在意，陸羽可明白小倩的用心，暗叫聲慚愧，小倩能有多大，眞虧她想得到。

陸羽和木兒不但新購了衣衫，眞也替兩個姑娘都買了新衣，四個人，俊秀美慧再加上年幼，誰還會疑心，船頭燈映出水中月，人如玉，語如鶯，那小青兒生性巳活潑，再加些兒做作，在那明亮的燈光之下，笑語聲喧中，更似翩翩彩蝶。

要怕人瞧見，也不在船頭夜宴了，本就爲了消除那些船上人對他們猜疑，可不是目的很快就達到了，他們傍若無人，不多一會，人家也不再理會他們了。不料這蛇山之下，白天水靜河清，才一入夜，隣船上也忙碌起來，只不過不像他們這畫舫一般燈火明如白晝，連船窗錦簾也高掛起來，可以一覽無遺，但那兩隻大船雖然無窗，但船篷的縫隙裏透出來的燈光，也把岸邊照得明亮了。那四隻小舟更穿梭往來，載人去，也載人來，好不忙碌。

「陸公子，你醉啦。」小倩皺眉又瞪眼，却阻止不了小青兒探望隣船，若是露出馬脚，那還了得，可又不便出聲阻止，只有示意陸羽。

陸羽道：「我不但已有了酒意，今日遊玩了一天，也倦了，盧公子，你我罷飲如何？」

小倩不待吩咐，甚至不容木兒答話，已攙扶木兒道：「公子也該安息了，若要再飲，船頭風大夜涼，不如移席艙中。」

木兒可明白小倩的用心麼？但連聲說好，難道陸羽眞醉了麼？江上舟搖，陸羽站起來的脚步也在幌動，只有小倩明白，她今晚裝模做樣，加起來也不曾斟過一杯酒，却是木兒倒眞飲了幾杯，從來無酒沾唇的木兒，倒是眞有些醉意了。

小倩好生後悔，爲何不索性把木兒公主灌醉，倒免得碍手碍脚，雖然如此，那知把木兒扶進艙去，仍然倒頭便睡。

小倩心中暗喜，陸羽也喜，却不動聲色，只是大大打個呵欠，小青兒更是心花怒放，忙不迭關船窗，也大大打了個呵欠，說：「姐姐，我困啦，我先睡覺去。」

陸羽伸手一攔，道：「且慢，沒法兒，今晚要委屈兩位姑娘了，有勞相伴你家公子，後艙給我住宿如何？」

小倩道：「說得是，小青兒，你就在……公子脚邊權且睡一覺，陸公子請便，我還有功夫要做。」

陸羽可沒眞把兩位姑娘當丫環，把手一拱，轉身到後艙去了，小青兒也是倒頭便睡，這鬼丫頭，蜷臥在木兒的脚邊，便已是鼾聲微聞。

小倩拉過錦被，蓋在她身上，可信以爲眞。小青兒今日出去野了半天，那得不倦。好，木兒醉啦，小青兒倦啦，陸公子苦練了一天崑崙刀，又那得不倦。小倩把船頭的殘餚吩咐船伕收拾了，熄了紗燈，倒迎來了滿船月色，月光透過紗窗，隱約可見蜷臥的小青兒的身影。

小倩坐去窗前，現下除了後梢的兩個船伕，可就只她一人醒着了，她可不能睡。數丈之外，就有千方百計要取木兒公主生命的東平王，手下更是高手如雲，她怎麼敢睡。

兩艘大船上，隨着夜更深，燈火更明亮了，船頭上不時有人現身，但不論上岸落船，都見功夫，岸上崖下，上下兩頭的亂石堆中，不時傳來擊掌的聲音。

那一定是暗號，小倩心想：兩下急促的掌聲之後，總有兩聲慢應，隨即船頭前的岸邊，就出現了人影，緊跟着那艙門口，總有人忽然現身出來。

「兩快，兩慢，哼！」小倩不禁也打了呵欠，自言自語道：「若不是怕露了行藏，眞想去聽他們商量甚麼詭計。」

後梢也再無聲息了，兩個船伕顯然也睡了，小青兒的鼾聲也更响了些，那鼾聲像會感染一般，小倩的眼皮子也漸漸沉重起來。

她斜倚在窗上，小倩就那麼坐着，入了睡。這是難怪她的，今晚的船頭夜宴，分明收了效，初時那邊船上人，難免對這裏注了意，但誰會對兩個年輕的文弱書生和兩個小姑娘疑心呢。

是眞的，小倩暗中偷瞧了好一陣子，再無人對他們這船望一眼。她原有戒備之心，這一鬆懈，加上那拍在船舷的規律的水聲，和催眠的鼾聲，小倩那得不入睡。

小倩剛閉眼，一個人影巳滾落床來。小青兒，好個狡猾的丫頭，敢情不眞睡，可也眞虧了她，踢腿伸臂，哎喲，那腿臂兀自痲木得很，想想那小倩在窗前守望了很久，少說不下一個時辰，也倦極睡着了，小青兒裝睡，蜷臥着不敢動彈，那手脚怎不痲木。

啊喲！是誰？

是誰冷冷地哼了一聲？

小青兒拍了拍胸脯，木兒公主睡得香甜，午夜月色倍明，透紗窗，篩落在繡榻上，木兒公主可就成了個霧美人，眞美。

不是木兒公主，她不用回身去瞧，準不是小倩，小倩不會裝睡的，若是發現她有古怪，早罵開啦。

連小青兒也瞧得直了眼，不怪當今皇上沒貴妃不歡，尋訪了近二十年也不罷休了，小青兒心說：眞是我見猶憐，公主據說長得和貴妃一模一樣，那一定是假不了的，眞美。

那麼，一定是她聽錯了，江上舟搖，浪打船舷，豈會無聲，一定是她疑心生暗鬼，不，該說是担心生暗鬼，也有可能的，那兩隻大船仍然燈火明亮，燈光映在小倩打瞌的窗上，那搖幌的光影直投到艙裏來，相距這麼近，隱約的人聲可聞；只怕是那面船上有人眞曾冷哼一聲。

小青兒定了心，溜出艙，溜上岸。她明知崖下有人守望，岸上石堆中也有人放哨，但月色再明，總是夜晚，可也沒人守望着這隻畫舫。她人小，身輕，大挪移又多神妙，這番有了戒心，她不再像白天那般托大了。

月移中天，夜深了，大船上雖有燈光，艙門上却掛着厚簾幕，四隻小舟只賸下兩隻靠船邊，小青兒喜得心跳，小舟上竟無人，妙極了。

小青兒揑了一顆小石子，抖手打出，果然引得一人從石堆中現身出來。待得那人搔搔頭，回過身來，小青兒早一溜烟，溜到小舟上了。

那石子雖小，打在石上發出的聲响可大了，不但引得崖下的兩個漢子也現出聲來，連船上也有人聽到了，船頭上立即有人說道：「甚麼聲响？」

原來船艙口也有人守候，只不過躲在月陰裏，又是一身深色衣衫，是以沒發現，趁那船微幌的刹那，小青兒巳躺在船邊的篷脚了。

「沒事，」岸上那人低聲道：「不過是崖上滾落下一顆石子。」

那人打了個無聲的呵欠，又道：「是時候了，該換班啦，你催一聲兒。」

船頭上人也壓着嗓門兒說話，道：「換班的人還沒回來，急也沒用，王爺遣去傳話去了。兩個去了東湖，兩個去了江夏，鸚鵡洲上發現了可疑的漁船，派去搜查的人是幾個，你又不是不知道，適才又派人去請宋爺了，連後梢上的兩人也抽調了去，那來人換你的班，沒法啦，今晚大夥兒都要辛苦些。」

岸上那人伸長了脖子向船上瞄，說：「王爺在……」

船頭上的漢子伸手作飲酒狀，說：「在中艙。」

原來在頭後，小青兒躺在船篷下，不怪不聞艙中有聲了。敢情在中艙，忙不迭蛇行過去。這樣的大船，小青兒別說沒乘坐過了，甚至沒見過，這時她也才知道，外表看來這船身與江上的船隻無異，敢情裏面還有板壁，難怪不聞聲，也無燈光透出了。既然後梢無人，她也壯了胆，快速溜了過去。

其實中艙也有窗的，只不在板壁後面，更有厚厚的錦幔，窗被緊緊的關牢了。

小青兒眞是胆大包天，後艙門不關，錦幔半掩，她竟溜入錦幔之後，再又溜入中艙。

原來中艙與後艙只是一幕之隔，若是拉開幕布，便是一個大艙了。小青兒只道那盧員外的畫舫巳是最華麗的不過的了，不料這船上更是豪華，那軟滑的拂面的錦幔，她就叫不出名兒來，觸手比她見過的軟緞更柔滑，江風徐來，燈光下，便見軟幔上有暗光流轉，不怪人在外，不聞聲了，那軟幔厚如絨……是了，聽說宮中有御用的甚麼天鵝絨，莫非這就是了。

艙壁和那軟幔之間，又多了一重板壁，小青兒就找不出一條縫隙來，人在外，如何能聞聲，若不是她胆大包天，今晚可就白走一趟了。

艙裏有人在走動，却無人語，幸是那軟幔垂地，她移動不會露出雙脚來，她人小，風動軟幔如波，而且，誰會料有人大胆溜進來。幾次那幾乎無聲的脚步，突然入耳，眞把小青兒嚇了一大跳。

小青兒總算長長吐了一口氣，總算知道了，原來那脚步無聲，是因地板上鋪着厚厚的地氈，並非是發現了她。

脚步聲停止了，有輕微的格吱的聲响，是了，是有人在椅子上坐了下來。小青兒終於找到那絨幔接合之處，一陣脚步聲，打從外面來的急促的脚步聲，來得正是時候。小青兒急忙撥開絨幔，恰見到一個背影，正朝前面在躬身。

來人道：「稟王爺，雲中雁到。」

對面椅上，坐着個頭戴軟巾的人，三絡青髯，眞個是不怒而威，道：「命他進

來。」

進來的可不是雲中雁，原來東平王就是這麼個模樣兒，哼了一聲，一拂袖，雲中雁低頭，側身而立。小青兒曾見過老鼠見了貓，不禁心下也一聲冷哼，眞怪，怎生她忽然想起老鼠見了貓！

只見那東平王滿面寒霜，道：「我沒呼傳，好大胆，白天爲何闖來，你可知若是被人見到了，關係如何重大，你也太小看宮中侍衞無人了。」

不，不，不是江上舟搖，是雲中雁在發抖，因爲相距她太近了，不過相距不到兩步，若不是雲中雁擋在她身前，小青兒胆子再大些，也不敢撥開那絨幔來。

雲中雁道：「回王爺，千手如來突然失踪了，亦是關係重大，若是落在對方手中，在下担心會洩露了王爺的行藏，是以心下着急，不敢不來稟報。」

東平王側頭對身邊的一個老者道：「宋希古傳來了麼，千手如來突然失了踪，可是與宮中侍衞有關連嗎？那黃堯有何動靜？」

東平王身邊有個便裝的老者，可瞞不過小青兒，怎生東平王身邊有這樣的人物！她從沒見過太陽穴鼓起有這麼高的人，頭髮已雪白，但面色却紅潤，眞像是雪峯老人，不，像是那盲公卜算子，不，當眞不是，只是白髮而面孔紅潤，倒是一般兒，那晚在庵中，小青兒對雪峯老人的白髮紅顏，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不似今日天白一般看得清楚，雪峯老人的眞面目，那及得這老頭兒的內功精純，不怪艙中的人皆站立，這老頭却坐在一邊了。

那老兒道：「千手如來在江湖上行走多年，從不樹敵，我是說無人正面敵，尤其是官面上的人，更無過節，是個出名的老奸巨猾，豈會和宮中侍衞有過節，何況眞要動起手來，那黃堯等那是千手如來的敵手。」

雲中雁接口道：「齊老前輩說得是，但在這緊要關頭，偏會突然失了踪，可不蹺蹊麼？還有甚麼事比眼前的事更緊要，事出突然，在下深恐變生不測，這才急忙趕來稟報，王爺也好有個準備。」

那老兒道：「王爺，這雲中雁說的不錯，若是千手如來落在對頭手中，那人必是極其厲害的人物，可眞要小心了。」

雲中雁不抖顫了，因爲東平王微微點頭，道：「這麼說，我倒錯怪你了，那千手如來突然失踪，媚娘又如何，這大江南北的武林中人，都是和她通聲氣的，難道也無些跡象可尋？」

雲中雁道：「正是毫無跡象可尋，誰都知道千手如來和在下是媚娘的左右手，是以媚娘亦坐立不安。」

只見那老頭兒點頭道：「任他是誰，也不會疑心到千手如來是爲王爺効力的，可不怪媚娘要坐立不安了，正因千手如來是媚娘的得力助手，此事只怕與媚娘有關連，是衝那媚娘而來的，要知媚娘開府立宗，樹大招風，這女人也太狂了些，竟視天下無人，雲中雁我且問你，這千手如來失踪之前，難道眞無跡象可尋麼？」

雲中雁道：「是……啊！」

那老頭兒的目光烱烱，逼視着雲中雁，也再又逼問，道：「你記起來了，你說，是媚娘，還是千手如來的仇家？若是衝着媚娘而來的……」

雲中雁道：「我想起一人來，唯有此人，才恨千手如來入骨，與媚娘也誓不兩立，錯非是她！」

那老兒霍地站了起來，道：「難道江南地，有這樣的人物，敢與媚娘作對，殺得千手如來？」

雲中雁說道：「錯非是她！是了，再沒有別人，齊老前輩必然知道，千手如來有妻杜娘子，她家傳有一門從未面世的功夫。」

「一丈虹！」那姓齊的老頭兒道：「她祖父因爲不能在一丈虹上達到煉火的境界，是以老死亦未嘗透過面，而且傳說他便因練這門功夫，反倒送了自己的性命，是以迄未面世，難道她孫女倒練成了？」

雲中雁道：「老前輩見多識廣，在下就知必然曉得，杜娘子的祖父在一丈虹上未達到煉火的境界，倒引得魔火焚身，臨終告誡子孫，不可再煉這門功夫，他兒子謹尊父訓，杜娘子那時年幼無知，不知厲害，却把一丈虹保存下來……」

東平王道：「你們說些甚麼？甚麼一丈虹？」

那老頭兒道：「這是一門未面世的功夫，是一塊特織的丈八紅綢，因從未面世，是以當今天下，也只有三五人知曉。若是練到了煉火的境界，出手便是數丈方圓的一片烈焰，眞個是無敵天下。」轉面對雲中雁道：「必是媚娘從千手如來得知有此一丈虹，心生覬覦，說下去。」

「正是如此，」雲中雁道：「齊老前輩有甚麼不知道的，那媚娘連各門派一技之長也不放過，何況得知有這門無敵天下的功夫。」

老頭兒道：「英雄難過美人關，那千手如來和她戀姦情熱，自然甘爲她賣命，殺了杜娘子。」

雲中雁道：「杜娘子若是死了也就無後患了，當今之世，只怕惟有我才知詳情，當時杜娘子不但中了她丈夫千手如來的暗器，而且已毀了容顏，任誰見了也再也認不出她來，老前輩當然知道千手如來的暗器，皆餵有劇毒，若無他的獨門解藥，中者必死無生。」

小青兒可不耐煩，就連雲中雁尚不知道的杜娘子死而復生之事，她也曉得，這三人倒說個不休。

只見那老頭兒點頭道：「不用說，媚娘稱心如願了，把一丈虹據爲己有，也盡得心法，喜極疏忽，竟不知杜娘子其實不死。」

雲中雁道：「前輩明察千里，正是如此，杜娘子不知被甚麼人救了，把她送入桐柏山中，她一息尚存，那會不把千手如來恨之入骨，與媚娘誓不兩立。」

「於是，」老頭兒道：「杜娘子又再編織一丈虹，並在一丈虹上苦下功夫。」

雲中雁道：「倒也不是，原來那一丈虹乃用野蠶生絲，再混合如縷的金絲編織而成，聽千手如來說，當年杜娘子的祖父窮十年之功，三年採蠶，雇了數位巧匠，又三年才抽得金絲如縷，編織成一丈虹，其實長及兩丈，杜娘子死而復生，迄今不過三年，躲在深山中，何能再編織一丈虹

，那媚娘果然神通廣大，竟被她知道杜娘子不死，而且探出她的藏身之所來。」

老頭兒皺眉道：「爲何又不殺了她以絕後患，可是不把杜娘子放在心上了？」

「不是，」雲中雁道：「倒是千手如來不把杜娘子放在心上，以爲杜娘子便逃得性命，也無能爲了，却是那媚娘道：杜娘子若不是得到高人所救，豈能死而復生，江南地竟出現了這樣的高人，却非同小可。」

那老頭兒讚道：「不怪大江南北的武林盡皆臣服媚娘了，這女人果然了得。」

雲中雁道：「果然不出媚娘所料，那杜娘子躲在桐柏山中，用人髮編織地網天羅，顯然得到了那位高人的傳授指點。」

小青兒揚着眉兒，心想：任你媚娘再厲害，也不知這位高人是誰，嘿！

任她天不怕地不怕，却也不敢得意忘形，只看雲中雁對那老頭兒也如此尊敬，可知是個極其厲害的人物，她那敢哼出聲來。

雲中雁又道：「那媚娘發現了杜娘子的踪跡，非但我不知道，連千手如來也被瞞住了，原來她對杜娘子編織的地網天羅，又想佔爲己有。」

東平王道：「這可貪得無饜了。」

那老兒搖搖頭，皺眉道：「賊性不改是眞，不過，這媚娘也許別有用心。」

雲中雁道：「前輩說得是，還是在十數日前，媚娘才對我們說出，她想把杜娘子的地網天羅據爲己有，那也不假，但也是爲了要找出救活杜娘子的人來，否則，她也不能安枕。」

老兒道：「難道你們始終沒把那人尋找出來？」

雲中雁道：「可惜晚了一步，那媚娘原以爲杜娘子編織的地網天羅，威力必遠勝一丈虹，她前往探查了數次，敢情雖然巧妙，也不過昏夜之中，縛人於無形而已，甚至談不上威力，她也不放在心上了，這才命我們前去，除此後患，中秋已屆，她也無法抽身，可惜我們去得晚了一步，杜娘子已離開桐柏，那鬼谷之中，已人去谷空，已不知去向了。」

「我可曉得。」小青兒說，自是心裏說，可不敢說出口來。

老頭兒在踱步，背着雙手，東平王的目光在隨着他打轉，道：「可是你以爲千手如來的失踪，與這杜娘子有關麼？」

當眞這老頭兒是甚麼人？武林中有這麼個姓齊的人物麼？怎生小青兒沒有聽說過？

那姓齊的老頭兒轉身，停下步來了，道：「這就是了，照你說來，杜娘子的地網天羅，對敵雖然毫無威力，但暗裏施爲，却能無形無影，其實厲害不過。」

雲中雁駭然道：「那麼，眞是她了，說眞的死在千手如來手下的人，不知其數，但全都死得不明不白，那死去的人至死也不知道死在何人手中，生平在江湖上行走，當面總是退讓，他也從不携帶兵刃，齊老前輩也許還不知道，千手如來最厲害的暗器，細如牛毛，對方非但無法防備，而且一旦被打中，即循血脈攻心，身上却找不出痕迹來，反是那份量重，體形大的各式暗器，反倒不會餵毒。」

東平王也駭然，道：「敢情有這麼厲害？」

老頭兒道：「所以我說他老奸巨猾了，殺人無數，却沒一個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杜娘子又當別論，他能瞞得天下人耳目，却瞞不過床頭人，那杜娘子不用說，最恨的人就是千手如來了，明知不是媚娘和千手如來的敵手，自也不會正面爲敵，知己知彼，除了杜娘子，別人也除不去千手如來。」

東平王在椅上顯然坐不安穩，說道：「這千手如來其實是我的得力人，若遭不測……」

雲中雁忙躬身道：「王爺萬安，不是在下誇口，那媚娘對千手如來和我，從來言聽計從，現下千手如來失了踪，可就全靠我了，在下對王爺耿耿忠心，不怕媚娘也不爲王爺所用。」

那老兒一擺手，道：「你去罷，千手如來若已不在人世，下一個就會輪到媚娘了，你也休想活命，任你們珞珈山上高手如雲，媚娘機智過人，遠謀深慮，要知明槍易躲，暗箭最難防。」

東平王也急得直搓手，站了起來，道：「若再失去媚娘，我不是少了一隻手，而是斷了一條胳膊了，若都如你們所說，那杜娘子若無必勝的把握，豈敢選定大江南北的武林高手齊聚珞珈山的時刻動手，快去知會媚娘，小心在意。」

雲中雁已變了臉色，忙忙去了，早見艙門口侍立的一人道：「稟王爺，宋希古已傳到。」

東平王歸了座，對老兒道：「白翁可知救活杜娘子的是甚麼人？」

只聽一人接口道：「在下知道，且知此人與王爺大有關連。」

是宋希古，躬身道：「適才在外，在下聽得明白，只是未得呼傳，不敢進見。」隨對那老兒道：「前輩亦知有位忍大師，今改稱金太師其人麼？」

那老兒啊了一聲，跌坐在椅上，面色微變。

東平王道：「却又是甚麼人？」

宋希古道：「那日在漢水之濱，宮中三個侍衞喪生之地，我等沒有找到兇手，却尋到了一座尼庵，敢情那尼庵的主持，便是二十年來已絕跡江湖的忍大師，在下要不說明，王爺是貴人，自不會知道江湖中事，何況已事隔二十多年。」

那老頭兒道：「便是二十年前，武林之中，知道有忍大師眞人的，亦是屈指可數，這忍大師當眞是人人敬重，無數次把武林刼難化爲祥和，武功高不可測，但除了當事的少數人，亦不知忍大師消災滅難，其知不知她有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

宋希古道：「稟王爺，原來當年把貴妃刼出宮，那自稱崑崙奴的，便是這忍大師之侄。」

東平王啊了一聲，道：「不怪他進入宮中，如入無人之境了。」

「是了，我明白了。」那老兒把頭連點，道：「崑崙奴犯下了滅族的大禍，是以忍大師在雲夢澤存身不得，改了名號，隱於漢水之濱，却是不減，你等怎生知道忍大師崑崙奴有關連？」

宋希古道：「那黃堯武功其實平常，

之所以作了副統領，前輩知之其詳。」

老頭兒道：「見識淵博，機智過人，對武林前輩，謙恭多禮，是他的長處。」

宋希古道：「不知他從那一位前輩處得知，知道崑崙奴當年退敵的圓葉曲尺飛刀，與全家祖上傳落來的一件奇門兵刃的藍圖相似，宋希古憑此綫索，終於查出忍大師與崑崙奴的淵源，可惜，尋遍雲夢澤，已無忍大師的踪跡，但巳把忍大師的面貌深記心中，嘿，可也眞虧他，這一綫索，他亦深埋心中，從未對人說起，甚至那日在溪水之濱，無意中在那尼庵歇脚，認出那金師太的眞面目來，從家兒之死，和那三個無頭的侍衞，死前分明皆未過手，除了家兒的劍巳出鞘外，那三人成了無頭之鬼，竟連兵刃還在鞘內，可知殺人者尚未近身，甚至死者連對方的面目也未見到，巳身首異處了，是以立即聯想到圓葉曲尺飛刀。」

那老兒道：「老夫當年亦曾和忍大師有數面之緣，深知大師爲人，說她是殺人兇手，我可不信。」

宋希古道：「便在下也不以爲是忍大師所爲，甚至黃堯也未疑心，但大神農架巳發現崑崙奴踪跡之事，王爺和前輩都巳知道了。」

那姓齊的老兒一拍掌，道：「是了，黃堯只不過記下忍大師的面貌，其實未見過，之所以認出金師太即是忍大師來，便因崑崙奴巳在那左近現踪。」

宋希古道：「而且又失了踪跡，天下除了那圓葉曲尺飛刀，也再沒這樣厲害的兵器了，除了忍大師，還有誰能令那杜娘子起死回生，更有一事，當日在下也在當場，黃堯機智過人，可也眞令人佩服，他不動聲色，即刻帶領我等離開，其實並未遠走，一直在近處守候了半夜。」

那老兒神色緊張起來，連東平王也動容，道：「你等可有發現？」

宋希古忙躬身道：「那崑崙奴若現身，我等巳早尋出公主來了，在下自也早有稟報，令人好生失望，僅見一個黑衣女子揹負一個姑娘，夜入尼庵，那黑衣女子面罩黑紗，身如風飄……」

東平王道：「莫非便是……」

宋希古躬身道：「並非公主，在下等該死，公主那日扮作番邦女子，在下等竟對面不相識，但她那身裁面貌，便是黑夜之中，我等也能一見便認得出來，却是今晚聽得雲中雁提及地網天羅，我可知那幪面女子是誰了，敢情便是……」

「杜娘子！」姓齊的老兒道。

「是！」宋希古說：「那晚見那幪面女子揹負一個姑娘，身似風飄，進入尼庵，我等莫不目瞪口呆，皆因那背上的姑娘蜷身貼在那幪面女子背上，並未見有綑綁之物，甚至連一根繩索也沒有。」

「無形的網羅！」齊老頭道：「那麼，雲中雁所說是眞了。」

宋希古道：「這謎團今晚才被雲中雁一語解開了，原來那幪面的女人就是杜娘子，那晚我等巳震於忍大師的威名……」

齊老頭道：「只怕是驚懼崑崙奴在那左邊，會突然現身吧。」

宋希古尷尬低頭，道：「還有甚麼能瞞得老前輩的，家兒和那三個侍衞連兵刃也未出鞘，便巳身首異處，誰不胆寒，錯非是崑崙奴，誰有這本領，何況我等只不過是迎接公主回宮去享富貴榮華，崑崙奴雖是欽犯，也是奉旨捉拿的，但這道旨意早巳成了具文，全都當崑崙奴巳不在人世了，既然明知不是敵手，何苦和他爲敵。便是在下誓爲家兒報仇，亦知非可力敵，只能智取。」

齊老頭道：「好，有勇而無謀，不過是送死的匹夫，今晚你聽得雲中雁之言，立即想到杜娘子，道出忍大師來，不怪王爺器重你了。」

宋希古向東平王躬身道：「多謝王爺栽培，在下粉身碎骨亦難報王爺恩典。」

東平王捋鬍微笑，道：「宋希古，我知你有所求，你放心，那崑崙奴不除，我亦不能安枕，要找你殺兒的仇人不難，你們擒獲公主，還怕那崑崙奴不現身麼？」

齊老頭道：「是了，原來救活杜娘子之人，乃是忍大師，這忍大師慈悲爲懷，怕不是知道杜娘子怨毒太深，這才命杜娘子編織地網天羅，不令她濫殺無辜。」

「哼！」小青兒忽忙掩住咀，差點兒沒哼了出聲來，因爲她才知道，杜娘子的無影髮網，名叫兜天羅，她心下更樂得開了花，敢情殺死那四個侍衞的這筆帳，全算在崑崙老人頭上了，木兒公主就近在咫尺，這般人却絲毫也不曉得。更沒半點疑惑，那麼，她可有熱鬧瞧了，更令她開心的是，不用躲避掩藏。

齊老兒巳對東平王拱手道：「恭喜王爺，那千手如來即使有了不測，也是他個人的恩怨，失去了千來如來雖然可惜，却無關王爺大事。」

東平王道：「雖然如此，却也得趕快去知會媚娘，此人對我大有用處，要她小心提防。」

宋希古道：「王爺今晚不召喚，在下亦要前來面稟，亦要向前輩請示。」

東平王精神一振道：「可是發現公主的踪跡麼，北上的幾條大路，不論水陸，皆無回報，按說公主雖然巳改了妝扮，既然她長得像極貴妃，不會認不出來的。」

宋希古道：「那黃堯實是料事如神，崑崙奴的踪跡一露，就知公主必在近處了，連從未見過面，巳失踪了的忍大師巳被他認出來了，而且皆如所料，可知了得，他料是公主必來武昌，分發出去的圖形巳有數百張了，且動員了地方馬步快，說他巳佈下了地網天羅，眞不誇張，偏偏就是沒有公主的踪跡。在下只怕一步錯，全盤皆錯。」

東平王道：「我知你的意思，是要我多派人手，守候晉京的幾條大道，此事不用你操心，我巳早有安排了。」

齊老頭道：「你必有話說，今日可有甚麼怪異之事麼？」

宋希古道：「說來慚愧，正因事出突然，怪異驚人，是以不敢不來請示。」

小青兒巳知宋希古要說甚麼了，果然是說卜算子死而復生之事，把卜算子戲要奪命金環與鐵筆王之事，半句也沒遺漏，道：「請教前輩，這卜算子突然在此間現身，必非無因，在下久聞其名，今日實是初見，但按在下看來，那身手實在奪命金環和鐵筆王之上，當年顯是詐死，却是爲

何，因爲這兩人是前輩從關外請來的人，在下不敢不來稟報。」

齊老兒略一遲疑，道：「媚娘開府立宗，天下武林皆巳接到請柬，江湖上更傳說巳久，這兩人若與中原武林有恩怨，我亦不會老遠從關外請來了，正因無人知其底細，亦無往來，便也不怕洩漏王爺的機密，卜算子遊戲人間，時隱時沒，這件大事，他豈有不知道的，也許前來趁熱鬧，有心戲弄奪命金環與鐵筆王乃是無意。」

宋希古點頭道：「但既如此，我亦一再詢問他二人，當年乃是卜算子那盲公逼二人出手，以前非但無恩怨，且不知中原有卜算子其人，聽二人這麼一說，倒像是那盲公試探二人的武功了。」

東平王愕然道：「一個盲公，竟有這麼厲害，奪命金環神乎其技，鐵筆王的鐵筆洞石如粉，倒敵不過一個盲公？」

齊老兒道：「這卜算子其實不盲，除了我，只怕沒人知其出身來歷了，我知他化名卜算子，遊戲風塵，無關武林恩怨，只不過是不願被人認出眞面目來吧了，宋希古，你休要多疑。」

東平王說道：「你去吧，休令黃堯疑心。」

齊老頭道：「萬勝刀二當家的巳到了武昌，我知你和他也有點交情，這裏不可再來，有事去到萬字旗下一站，自有人來和你連絡，有話說，那二當家的便會立即報來。」

宋希古一怔，但急忙應了聲是，忙忙去了，不一會，槳聲巳入耳。

這半天，小青兒非但不敢動彈，連大氣也不敢出，那個罪可就大了，兩條腿兒快僵硬了，偏又來了三人，原來是東平王暗中佈置的兵馬，派人來請示，只聽得小青兒也駭然了，敢情江北岸兩路兵馬，皆巳被東平王收買了，只有武昌府由巡撫率領的幾營親兵，仍然效忠老皇上，但幾營親兵，全不放在東平王之眼裏，幸好都還沒明目張胆，三路人馬，只派了一個千總，兩個把總前來請示，聽候差遣，東平王只是吩咐各自回營，仍按計劃等候指示。

若是小青兒打聽得出這叛賊有何計劃就好了，那也不虛此行，但三人只不過叩了個頭，立即被遣回去了。

原來那四隻小舟是作接送用的，嘿！這叛賊行事倒也謹慎，白天四隻小舟無異担任了警戒，分泊在上下流頭，夜間來去也好辨認，外來的船隻是休想逼近十丈之內，這一來自是不怕外人混得進來。

小青兒更發現每有人來，進來稟報的人，亦皆有別，這一陣工夫，巳是七個人露面了，且慢，崖下，岸上，担任守望警戒的人巳是多少了，加上四隻小舟上的人，不用說，也是要輪班的，加起來豈不上百，但今日小青兒來時，除了小舟上有人打瞌外，直似闃然無人的空船，這也更見厲害，便是胆大包天的小青兒也不禁驚心。不料遠離了京師，東平王的勢力亦是如此巨大，今日卜算子說得不錯，一旦東平王發難，天下登時就會遍地烽烟，不用說，當災遭殃的，又是平民百姓。

艙中只賸下兩人了，東平王離座，在負着手踱步，姓齊的那老兒却坐着沉思，不，其實艙中何祇兩人，艙門口的幕後，就有四個跨着腰刀的漢子，前艙雖然聽不到人聲，但不停有脚步聲在走動，沒人來去了，走動聲亦不絕於耳，甚至不用耳聞，小青兒也感覺得到。

東平王停下步來了，說道：「白翁，你見多識廣，武林中各大門派，皆與你有過往來，端的還有多少厲害的人物？聽那宋希古和雲中雁說來，杜娘子巳是極厲害了，忍大師這老尼更是了得，加上一個崑崙奴，若一朝皆和我作對，啊，還有個甚麼盲公。」

「卜算子。」那老兒淡淡地說道：「你是他在江湖上行走的面目，王爺，你萬安，天下之大，何處無隱逸能人，若爲人知，亦不能稱隱逸了，這種人物連江湖恩怨亦不插手，更遑論朝中事，就我所知，卜算子扮作盲公行走江湖，非但不過問江湖中事，反是防止他們中人參與武林恩怨，那忍大師更不足爲患，論武功，實是莫測高深，但我亦深知這大師百忍成金，菩薩心腸，她隱居漢水之濱，怕不便是就近管束他的侄兒。」

「崑崙奴！」

「崑崙奴本姓金。」老兒說：「全家世代家傳武學，不立門派，不收外徒，超然於武林之外，這樣的人家，更不會關心朝政了，王爺，我說一件武林故事，你就會安心了，媚娘開府的珞珈山，原是九宮劍派祖師宮家的祖居，原是江南第一大派，九宮劍法與雲台十三門南北分庭抗禮，並稱南北二劍派，當年門下弟子以百計，那雲台十三門中後來出了個叛徒，欺師滅祖，那雲台長老出山清理了門戶之後，從此不再立支派，雲台雖仍稱十三門，其實只得一門了。痛定思痛，立律不許門下弟子與江湖中人往來，收徒必更嚴了，這就是每隔三五年，盲公卜算子便要在江湖中行走一遭之故。」

東平王道：「原來盲公是雲台門的長老。」

老頭兒點了點頭，道：「正是，要知當年雲台門下弟子衆多，確有一十三門，後來清理門戶，關閉了分支，門下弟子分散流落在江湖，或畏罪藏匿起來的，大有人在，故爾卜算子每隔數年，便要在江湖中行走一次，那流落在江湖中的弟子若痛改前非，潔身自愛，他也不聞不問，否則，若爲非作歹，盲公便以長老身份，清理門戶，王爺請想，這盲公便是此時此刻突在此間現身，又何足爲患。」

東平王道：「這麼說，此人必不會爲我所用了，可惜。」

老兒道：「這種人視富貴如浮雲，雖不爲王爺所用，此來却對王爺有益。」

東平王道：「此話怎說？」

老兒道：「盲公此時此刻突然在此現身，怕不就是担心門下弟子有那不甘寂寞的，又再參與武林這場大恩怨，王爺有甚麼不明白的，正如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江南地闖出了一個媚娘，這就是把大江南北各門派踏在脚下了，有幾個是口服心也服的，何況媚娘結怨樹敵實在太多了，眞個是多如牛毛，喏，眼下就有杜娘子尋上門來，這就是我不主張王爺把媚娘收歸下之故。」

東平王讚道：「白翁好見識，我這才

明白了，媚娘若是歸我座下，反倒嫁禍於我了。」

且慢，小青兒想：這老兒姓齊，東平王却以白翁相稱，齊白翁？沒聽說過啊！

只聽齊白翁又道：「再說九宮劍派，本是江南一大劍派，門戶中亦未出叛徒，爲何一大門派，也成了家傳武學了，原因就是與那忍大師有關，當年九宮劍派掌門人，與雲台十三門的掌門論劍之日，忍大師突然現身，說以因果，從此以後，九宮劍派不再收徒，雖然未禁門下弟子，但那掌門人却絕跡江湖，不問外事了，雖未出家，却心中生佛，九宮劍法雖然也代代相傳，却傳子不傳徒了，直到宮九娘這一代，無子而只有女，那宮九娘也才傳得兩個女弟子，名雖師徒，其實也無異母女。」

東平王道：「不好了，聽你這麼說，九宮劍派若不是忍大師一席因果，也不會由名門大派成爲家傳武學了，又豈會連祖居亦被媚娘侵佔，豈不是今日之果，當年由忍大師種因，那老尼豈會置身事外。」

齊白翁含笑道：「不好的是媚娘，與王爺何關，現下王爺當更明白了，媚娘只可利用於一時，却絕不可收歸門下之故，王爺只要不要動干戈，不令生靈塗炭，天下固非一人之天下，這般江湖俠隱，必不過問朝政。王爺可大放寬心。」

東平王額手稱慶，道：「孤家得白翁來助，何異文王之遇子牙，將來論功行賞，白翁便是開國的第一大功臣。」

那齊白翁正色道：「老朽這大把年紀，有如風前之燭，何異瓦上之霜，要那功名何用，有道是：得道者多助，王爺只要隨時隨刻以蒼生爲念，何愁江湖豪傑或武林俠隱不來歸，當今皇上沉迷酒色，自從貴妃被刦後，這十餘年來，更不理朝政，致廟堂之上，腐朽爲官，殿階之下，禽獸食祿，貪官枉法，盜賊橫行，百姓皆在水深火熱之中，王爺取而代之，若不動干戈，生靈不塗炭，何愁天下臣民不擁戴。」

東平王竟對齊白翁拱手受教，道：「白翁金石良言，時刻以蒼生爲念，孤家那敢不愼重從事，若非事不得已，又豈會妄動干戈。」

小青兒可呆住了，這齊白翁端的是甚麼人？聽他適才一席話，豈僅是好人，且是眞個化干戈爲玉帛的大好人，造福天下蒼生，倒比忍大師更功德無量了。但怎會又來協助東平王這個叛賊？

那朝中大事，小青兒如何會懂得，却是木兒乃是當今皇上的公主，自不然也就偏心當今皇上，何況亂臣叛賊，小青兒却知是大逆不道，早已認爲是東平王是個叛賊，今晚更得到證實了，何況東平王要稱兵作亂，不知千萬平民百姓要遭殃，是以在小青兒的心目之中，東平王該是個該殺的大壞人。

齊白翁滿面紅光，道：「好極了，我這裏再有一言，王爺休以爲忤。」

東平王道：「白翁請坐，孤家之有白翁何異文王之得尚父，從今以後，請免了世俗禮儀，有話便請直言。」

齊白翁拱手道：「不敢，王爺不嫌老朽，賜坐已感殊榮，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無法度即無紀綱，這禮豈是廢得的。」

東平王道：「白翁坐下好說話。」

齊白翁謝了坐，道：「當今皇上無道，王爺萬衆歸心，正是順天應人，現今天下亂象已呈，非王爺不能救民於水火，老朽去歲之所以冒昧晋見，正是默察天下大勢，天命已有所歸，實非貪圖富貴，實是悲天憫人。」

東平王道：「可惜孤家福淺，只得領數日教益，天幸這個時候，白翁仙駕適時降臨，孤家何德何能，白翁之言，不怕言重了麼？」

其實那東平王色舞眉飛，被齊白翁幾句言語，捧得飄飄然，儼然已南面稱尊。

原來這齊白翁並非東平王的謀臣，也不過是才來不多久。

齊白翁道：「王爺可知老朽今日若晚來一步，幾乎鑄成大錯了麼？」

東平王愕然道：「這是怎說？」

齊白翁道：「王爺正大位，乃是順天應人，萬民擁戴之事，因王爺救民於水火，但王爺南來坐鎭，適才方知王爺已佈置下數路兵馬，王爺一聲號令下，門下志士，不用說亦依計行事，擧義旗，動刀兵，便是眼下這武昌，立即就會變成屠塲，這麼一來，豈不前功盡棄了，非救民於倒懸，而是陷民於水火了。」

東平王道：「但是……孤家如此佈置，也不過以防萬一，非不得已，也不致動刀兵。」

齊白翁道：「老朽雖然愚昧，却也明白王爺這萬一之言何所指，不過是怕公主被接進宮，當今皇上便延緩了立殿下爲太子之念，夜長夢多，皇族之中，雖然王爺已大權在握，但亦非王爺才有小殿下！」

那東平王忽然長嘆了一聲，道：「白翁的確是知我，朝中若論權勢，我是大了，但我却非皇上最親，孤家日理萬機，近年來更少親近皇上，若然皇上別立太子，那時名不正，言不順，可就晚了。」

齊白翁道：「王爺所慮雖是，但若那公主不願回宮，即使來到武昌，你們見面也不相識，却是王爺如此佈置兵馬，南來坐鎭，一旦事機不密，王爺可曾想到那後果麼？」

東平王色不舞，眉也飛不起來了，靠在椅背上，怔住了。

齊白翁又道：「那黃堯對皇上忠心耿耿，武昌巡撫亦是忠直之臣，王爺最不該發動地方兵役，那六扇門中人，最會見風駛𢃇，千百人中，只要一人洩漏了王爺的機密，王爺這叛道之名，便鐵案如山了，那時王爺騎在虎背，只怕這江南之地，立即就會遍地烽烟，那時，皇上本無心別立太子，只怕也要別立了。」

小青兒可不知東平王是否汗流浹背，但額上却已見汗，只見他嚅囁道：「但是，白翁又怎知公主不願回宮，黃堯又不會尋訪到公主？」

齊白翁亦以手加額，道：「可知這是王爺的鴻福，百姓之幸，我不但巧遇公主，而且即時趕來，襄助王爺一臂之力，得免這場兵刀之災。」

東平王的雙目睜得不能再大了，起身又坐下，道：「白翁此言可眞，你你……見到了公主。」

齊白翁却淡然點頭道：「好教王爺安心，老朽不但得見公主，且已在老朽命人

陪伴之下了，必不讓她落在黃堯手中！」

東平王坐下又起身，又再坐下，顯然在壓抑心緒的激動。

小青兒更是大吃一驚，這齊白翁端的是甚麼人？怎說公主在他命人陪伴之下？哼！是了，這老兒必是騙這東平王的，且聽他又怎說。

齊白翁又淡淡的笑道：「老朽得遇公主無意之間，且請王爺命艙門口的人退下，此事關係重大，只能出老朽之口，入王爺之耳。」

東平王說道：「不用吩咐了，白翁放心。」

一陣軋軋聲響，小青兒感到脚下一陣震動，忽然之間，水波拍擊船艙的聲響消失了，艙中一片死寂，齊白翁讚道：「好，不怪王爺孤舟在此，疏於防範了，敢情有此銅牆鐵壁。」

東平王揚眉道：「甚至連聲响亦隔絕了，不怕隔牆有耳，白翁便請道其詳。」

小青兒直皺鼻頭，心說：你這叛賊却不知隔幔有耳，哼！

齊白翁道：「老朽與公主雖相遇於無意之間，其實王爺鴻福齊天，王爺可知幾乎身罹殺身大禍麼？此舟雖有銅牆鐵壁，但王爺也不能一步也不離此舟，艙門亦不可能日夜緊閉，只要有隙可乘，公主的飛刀便時刻臨頭。」

東平王大驚，道：「這麼說那四位身首異處的侍衞，果是公主所殺，難道公主已成了劍仙不成，難道世上眞有劍仙？」

齊白翁肅容點頭，道：「公主雖非劍仙，却也與世上傳說的劍仙差不多，那日老朽大開眼界，亦爲之駭然，公主的飛刀竟能取人首級於百步之外。」

東平王頹然跌坐在椅上，不自覺縮了脖子，哈！小青兒樂得幾乎笑出聲，若說十步之內，倒是不假，百步之外麼，三數十年後，倒也沒有可能，敢情這老兒眞是嚇唬這賊王爺的。

東平王道：「連白翁也這麼說，那必是眞的了。」

「如何不眞，」齊白翁正色道：「那四個侍衞之所以身首異處，只因那四人認出公主來，王爺請想，公主若得知王爺南來坐鎭，並有殺害之意，如何會與王爺罷休，別說王爺身邊侍衞不多，便有千軍萬馬保護，只怕亦難逃飛刀之厄。」

東平王到底是見過大世面的，並不願在人前露怯，道：「那麼，這是眞的，當年崑崙奴刦走貴妃，力退百數十大內侍衞，更衝破千軍萬馬的重圍，據說那崑崙奴揚手一道白光，便見人頭滾滾落地，必是公主已得那崑崙奴傳授。」

齊白翁道：「王爺猜想不差，那飛刀名崑崙刀，意即刀之祖，乃是用緬鐵之英打造而成，見血封喉，無堅不摧，當年崑崙奴尚不過初成此刀，威力不能完全發揮，而且飛刀只得一柄，但已如是厲害，何況公主自幼練起，那刀圓葉如曲尺，其實刀片共有一十二把，公主已能同時發出，是以再不是一道白光，而是一片砭膚的寒濤，血肉之軀，當者如何不身首異處，別說那四個侍衞，便是再了得的武林高手，上百成千，只怕未見公主之面，已皆身首異處了。」

東平王額上的汗，大顆大顆地淌了下來，齊白翁裝做未見，道：「王爺，老朽說王爺鴻福齊天，實是不假，有道聖天子百神扶助，王爺若非天命有所歸，老朽怎會得遇公主，又及時趕來，王爺你……」

東平王急忙抹掉額上的汗，道：「莫非白翁有破那崑崙刀之法麼？」

齊白翁道：「豈僅當今之世，便千百年後，老朽亦不知有否破崑崙刀之法，王爺那裏知曉，崑崙刀的刀片共一十二把，第次發出，任你通天本領，破得一口兩口，三口四口，也難破得一十二口麼，嘿！王爺，就算你能破得一十二口，又豈能破得一百二十口，一千二百口麼？」

東平王道：「這是怎說，一十二口，怎生又變成百二千二口？」

齊白翁道：「王爺果然不知，因爲那發出的飛刀，攻敵之後，不論是否已傷人見血，又會飛回公主手中，又會發出，是以連綿不絕，甚至可變成萬二千口，王爺，你請想……」

東平王不用想，那額汗又冒出來了，又大顆大顆地往下淌。

齊白翁肅容道：「所以我說王爺鴻福齊天了，不論那公主是否已到達武昌府，至少尚未知道王爺和她作對，亦不知王爺主意要殺她而後甘休，王爺請想，那公主知道了，又怎會和王爺甘休？我若遲來一步，王爺的人遇上了公主，不用說，要先下手爲強，就算公主不一定即刻知道是王爺主使，不會尋上門來，王爺，你的陰謀是否也暴露了。」

齊白翁雙眉緊鑽，把蒼蒼白頭直搖，那眼角在瞄着東平王，眼中却有笑意，可

瞞不過小青兒，因爲小青兒雖然躲在幕後，却和他面對着面，艙中的燈火又那麼明亮。

老兒長嘆了一聲，分明額上無汗，却抹起汗來，道：「要知王爺的人殺不了她，却必無一人能逃得過公主的崑崙刀，不用說，反倒助了黃堯等人一臂之力，因爲公主現了身，何異把公主給了黃堯，又何異把公主送入宮中，皆因他們不是與公主爲敵，而是前來迎接公主入宮，享受富貴榮華，公主明白他們的用心，自也不會殺他們，崑崙刀雖無敵，自不會善意，那時候，嘿嘿，王爺，那黃堯等雖然餘悸尤存，要不要查究，何人大胆，竟敢暗算公主，老朽不知黃堯等識得王爺手下人多少，諒必有認識的，只要查出一兩個來，王爺的陰謀是否立即暴露了，是否大事不妙，叛逆奪位的罪證確鑿，而王爺又不在京，不能先發制人，只怕那時不等到王爺回京，殿下和王爺的一家數百口，已被押赴市曹了。」

東平王早已是面如死灰，汗流滿面，那汗想必也是冷如冰的。

齊白翁又以手加額，道：「常言說得眞不差，王爺乃眞命天子，聖天子必有百神扶助，老朽得能及時趕來。」

東平王顫聲道：「白翁救我，事已至此，該當怎處？」

齊白翁面向東平王了，肅容道：「爲今之計，王爺即刻傳令退兵，兵非王爺所發，但應即刻派人知會，按兵不動，我知王爺麾下的江湖人馬，出兵分三路，歸由萬勝旗統領，一時之間雖不能盡傳王爺的旨意，但只要命那二當家的收了萬勝旗，連絡無人，有如軍中掩了將旗，蛇無頭，便不行，何況這般江湖中人，尚無人識得公主，雖然都身懷公主的圖形，幸是那公主已易了裝。一時之間，見了面也不會認出來。」

東平王道：「白爺你不早些說出來，適才……」

齊白翁道：「今日初來，實不知王爺已作如此佈置，若不是適才這般人前來請命，老朽怎知尚有三路人馬，便是嶺南的兩個老怪，老朽亦是今日方知已投効王爺，至於那雲中雁與宋希古，却不能讓此二人已改變主意。」

東平王道：「却是爲何？」

齊白爺道：「那宋希古誓要爲兄報仇，必不罷休，且他身爲宮中侍衛，人皆盡知，即使是刀擱在他的脖子上，亦不會洩漏王爺的機密，至於那雲中雁麼，此人乃是巨猾老奸，見風駛悝之徒，若被媚娘知道他與王爺勾結，嘿嘿，只怕不待落到官家之手，早已死無葬身之地了。」

東平王伸手入案下，立即又起了一陣軋軋之聲，敢情開啓那艙門的機關在案下，不待呼喚，已進來了四人，東平王即刻傳令，分別派人去知會那三路人馬，一人去知會萬勝刀二當家的，吩咐他傳達了撤退的旨意，即刻回京。

那四人退出艙去，即有槳聲入耳，眞個是令出如山，十萬大急，瞬已是只騰下水波拍船舷，槳聲已杳。

東平王這才嘆了口氣，道：「孤家幾乎鑄成了大錯，幸是白翁從天而降，現下又該如何？」

齊白翁道：「現已化險爲夷，王爺暗下江南，自也要暗返京師。又何必問，但却不用急了，待天明再動身亦不爲遲。」

東平王道：「孤家現下方寸已亂，請教白爺，回京又如何？」

齊白翁道：「其實王爺深謀遠慮，運籌帷幄，並無差錯，錯在不知公主的崑崙飛刀無敵天下，亦不知公主視富貴如糞土，便是她那父王親來接取她回宮，亦必大失所望，王爺豈不知貴妃當年如何進入宮中。」

東平王道：「孤家盡知其詳，乃是被強擄入宮，貴妃全家亦被那昏君殺害，貴妃原有一位情郎，即是後來把貴妃救出宮去的崑崙奴。」

齊白翁道：「那麼，王爺該知貴妃如何痛恨當今聖上了。生下公主，遠走大漠，又受盡多少苦難，故爾公主自明白自己的身世後，日夕耳聞娘親切齒說恨，長年宿露餐風，衣被黃沙，東望故園家國，那心中之仇恨，如何不與日俱增，王爺更不知曉，貴妃之死，何其悲慘，膝下公主一人，無依孤獨，又何其凄苦，若是個平常女子也罷了，公主不但練成了絕世武功，且已成刀之祖，劍之仙，又那會把人間世俗的富貴榮華放在眼中，她不殺那昏君爲外公娘親報仇，已是那昏君之幸了，豈會回去宮中，認仇作父。故爾王爺這番南來，豈僅多此一行，簡直大錯特錯了。」

東平王長長吐了一口氣，道：「天佑孤家，得白翁即時趕來，雖說僥天之倖，白翁大功，孤家不敢或忘。」

齊白爺道：「老朽風燭之年，此來豈爲邀功，不過以蒼生爲念而已，王爺他日得登大寶，但盼亦以蒼生爲念，老朽便不虛此行了，時已不早，老朽請辭。」

東平王道：「孤家想多請教益……」

齊白翁已站了起來，擺手道：「王爺怎生忘了，公主雖在老朽命人陪伴之下，但王爺此間雖已退了兵，那宮中侍衛現已齊聚武昌，亦已出動了萬千兵馬，一旦發現了公主的行踪，怒惱了公主，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須知官家兵馬，亦即王爺兵馬，王爺豈忍心教他們無辜死去麼，這也罷了，却是公主行藏一露，皇上必然知曉，皇上知有後，豈不延誤了立殿下爲太子之念，王爺倒不怕夜長夢多麼？」

東平王急忙站起身來，道：「白翁醒我愚昧，果然是延緩不得的，但盼此間事了，白翁早日來京，孤家請領教益之處尚多，白翁請。」

這東平王竟對齊白翁優禮有加，拱手相送，這不奇了，那齊白翁却不急於走了，却把小青兒嚇了一大跳，這這……這老頭兒分明是衝着她藏身之處，裂咀一笑，笑得蹊蹺！

算非這老頭兒早知她藏身在幔後？

那齊白翁又轉過身去，道：「老朽要帶一人走，王爺可休驚惶。」

東平王道：「白翁要人使喚，任憑調遣，這裏有令牌一面……」

齊白翁擺手笑道：「老朽要帶走的人便在幔後，亦非王爺之人，要令牌何用，丫頭，給我站住了。」

這老頭兒果然是指小青兒，只把小青

兒嚇得魂不附體，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趁齊白翁面對東平王，早搶了出來，只道艙後門戶大開，又無人把守，大挪移的輕功又神妙絕倫，不料小青兒只跨得一步，手腕上立覺劇痛，不但被齊白翁截住了去路，而且被他扣住了手腕！

東平王啊了一聲，方喝得一聲來人，那艙門口已搶進四個手掄腰刀的侍衛來。

齊白翁呵呵笑道：「退下了，憑你四人，豈能奈何得這個小丫頭，你們不信，是麼？」

東平王無令，那四人那敢退下，齊白翁道：「小丫頭，你且讓他們見識一下，倒也非是無益。」

齊白翁把扣着小青兒的手一鬆，已退到東平王身邊，道：「王爺請看，她不過是一個小姑娘吧了，比你的這四個牛高馬大的侍衛如何？」

東平王有命，誰敢不遵，何況亦不把一個小姑娘放在眼裏，四人往上一圍，却是只想活擒小青兒，並未掄刀，不料人影一幌，拍拍幾聲脆响，小青兒已踪跡不見，四個侍衛的臉上倒開了花，駭然惶惑不用說了，東平王啊了一聲，面色大變！

只聽小青兒大叫之聲，叫道：「放開我！」

齊白翁呵呵笑道：「你們不用找，也不用怕，人在這裏了。」

小青兒已脫出身來，滿以爲打從齊白翁身邊一溜而過，可也就溜出後艙門了。不料齊白翁身不轉，頭也沒回，一伸手又把小青兒的手腕扣住了，而且把她拖到身前去，小青兒立覺渾身無力，那還能掙扎，只急得她直要哭。

齊白翁已對東平王說道：「王爺，先前說幸是早來一步，其實你尚不知，我所指的便是這小丫頭，若我晚來一步，王爺今晚已性命難保了。」

東平王駭然道：「這麼說，這小丫頭早藏身在幔後了，但孤家今晚一步也未離此艙，船上前後亦有人把守？」

齊白翁道：「王爺的人再多上一倍，亦休想防止得她混進艙來，亦不能保護王爺，王爺適才已眼見的了，可知武林之中，多奇能之士！」

東平王喝道：「你這丫頭是甚麼人，受何人主使，竟敢前來行刺孤家！」

齊白翁道：「好教王爺得知，這小姑娘便是公主身邊的小丫頭，她名叫小青兒的。」

東平王啊呀一聲，連退了兩步，那船艙能有多大，只聽一聲响，是東平王的背脊撞在艙壁上，只把他嚇得魄散魂飛。

這東平王大舉南來，要殺公主，已是心虧，現今公主的人已在他面前了，丫頭雖小，本領却如是了得，又如何不魂飛魄散。

齊白翁道：「王爺不用懼怕，不見我已擒下了麼。」

東平王如何不見，只不過不由他不怕，小丫頭已如此，若是公主隨同前來，他那還有命在。

齊白翁像是看透了他的懼怕之故，道：「王爺放心，這小丫頭未回到公主身邊，公主尚不知王爺在此，亦不知王爺爲公主而來。由我把她帶回公主身邊，只要王爺天亮即刻動身，必然無事。現在王爺可相信了，老朽之言不謬。王爺尚不知道，這小姑娘不過是公主身邊一個小丫頭，另一個大些的，更是了得，但若比起公主身邊的一位少年俠士來，却又有如雲壤之分了，普天之下，崑崙萬刀之祖，那少年俠士亦有一把，亦能飛刀傷人於百步之外，先前怕驚了王爺，是以未曾詳告，那雲中雁所說的杜娘子，宋希古口中的忍大師，其實亦皆爲公主効力之人，更有宮九娘師徒三人，亦皆聽命於公主，這般人，任何一位，若要傷害王爺，只恐……」

東平王又已是滿頭大汗，道：「有勞白翁回去替孤家在公主面前美言兩句，孤家從此再不敢對公主生異心。」

小青兒應了一聲，道：「你敢，不趁早滾回京師，明兒我必來取你首級。放開我，你這老兒也別得意，我打不過你，明兒公主也不饒你。」

齊白翁呵呵笑道：「你這丫頭可是又想我打你一頓屁股了？王爺，你我暫且別過，他日京師自行相見，請了。」

齊白翁拖了發楞的小青兒就走，打後梢飛掠上岸，已是日落烏啼時候，殘星稀，夜色更蒼茫，岸上崖下守望者有，竟無一人覺察，早已到了蛇山之側，蘆花翻白的江岸上流頭。

齊白翁步下才緩，小青兒已醒過來了，叫道：「好哇！敢情又是你這死盲公，瞎盲公，放開我。」

可不是卜算子麼，連那呵呵的笑聲又已是卜算子了。小青兒猛可裏一掙，不料卜算子也驀地放開手，啊……呀！該死的盲公，更趁勢往前一送，小青兒那還能收得住勢子，眼看小青兒要墜落江中了，不料被人自半空中，把小青兒接個正着。

怎麼是陸羽？咦！怎麼小倩姐姐也在此地！

小倩對脚才點地的小青兒喝道：「你這鬼丫頭目無尊長，可是討打了。」

卜算子！齊白翁不但又成了卜算子，且手中亦有了盲公竹，適才的道骨仙風，又再是滿目風塵。

小青兒不罵了，眼睛倒瞪大了，說：「你會變！」

卜算子呵呵笑，說：「戲法人人會，巧妙各有不同，小丫頭，要不要我收你作個徒兒。」

小青兒道：「我明白啦！你打散頭髮，翻過衣衫來穿，齊白翁就成了盲公啦，你這戲法兒一個小錢也不值，姐姐，陸公子，你們怎麼……」

小倩道：「你這鬼丫頭好大胆，今晚若不是前輩帶你出來，你這小命兒就沒了，今晚你裝睡，能瞞過誰來。」

小青兒拿眼來望陸羽，陸羽道：「小倩，你又何嘗不是裝做打瞌兒，却是我，幾乎被你們兩人瞞過了。」轉身對卜算子躬身道：「若不是小青兒今日相告，晚輩亦見面不相識，不知前輩便是……」

卜算子道：「記住了，不到時候，我仍是盲公卜算子，這不是行禮的時候。」

忽聽坡上，矮樹叢中，有人宣了一聲佛號，說：「善哉，白翁德無量，的是化干戈爲玉帛，造福蒼生，可喜可賀。」

是忍大師，啊！她身邊還有一人。

小青兒叫道：「公……」

小倩忙接口道：「盧公子也……」

小青兒嘛咀道：「我又沒叫公主，你對我瞪眼幹嗎？」

說得大家都笑了，小青兒一怔，小倩竟也忍不住噗嗤一聲，但笑得腰也彎了。

小青兒綳着臉兒，說：「喂！江湖上人人知道你是盲公卜算子，狄姐姐叫你雪峯老人，怎麼又鑽出個齊白翁來，到底你有多少個名兒？」

卜算子呵呵笑道：「你這丫頭說錯啦，是變出過齊白翁來，名兒有何緊要，緊要的是適如其份。」

忍大師點頭道：「可是這話不錯，若不是鶴髮童顏，貌似仙翁，東平王一世梟雄，豈會對你言聽計從，你又豈能如此輕易化解得這場兵刀之災。」

卜算子瞅了木兒公主一眼，道：「大師有勞了，現在險惡風雲，滿天陰霾盡消，又現朗朗乾坤，何不坐下來，且看那東平王是否心口如一。」

天際曙光初現，東平王那兩艘坐舟隱約可見，江上烟波深處，正破浪駛來兩隻小舟。

忍大師道：「東平王豈僅被你嚇破胆了，白翁無不替他設想，也莫不對他有利，只怕要他不心口如一也不能呢，又何必看。」

小青兒道：「現下我才明白了，原來你這盲公故意用我來嚇唬那東平王的，其實你早知我在幔後了。只是還有一宗，我却不明，你這盲公分明替東平王從關外請來奪命金環和鐵筆王，怎生今日又和兩人作對起來。」

卜算子呵呵笑道：「小丫頭，你弄錯啦，請得兩人入關的是齊白翁，今日戲弄，不對，是昨日了，昨日警誡兩人的，却是盲公卜算子，要他們閒來少管。」

忍大師點頭道：「白翁苦心！當年遠慮，貧尼亦銘感於心，現在却已用他二人不着了，昨日經白翁顯以顏色，諒二人已知所警誡，知中原有人，不愁二人不回關外去了，白翁請看，那東平王已起程。」

天光更亮了，果然那兩隻大船已離岸，一會已隱沒於江上烟波之中。

卜算子道：「一路已平，公主不現眞面目，那黃堯已不足爲慮，剩下媚娘一夥妖邪，更不是爲患了，我是公私兩便，不得不管到底，大師世外高人，不敢再勞仙駕了，便請送公主回船，我這裏得趕去東湖一行。」

忍大師道：「白翁何事如此忽忙？」

卜算子道：「大師原來尚不知曉，那千手如來已失踪了兩日，必與杜娘子有關，我已知九娘之徒東湖落脚，是以趕去查問，那媚娘已心生警惕，必嚴加提防，只恐杜娘子報仇心切，這苦命人若有所失，豈不辜負了大師一番苦心。」

卜算子隨對兩個姑娘道：「你二人必須緊記，公主醒來問起，只說她一覺睡到天亮，夜裏並無事故，明日移舟東湖，了你兩個丫頭心願。」

小青兒叫道：「原來公主，她……」

兩個姑娘這才明白，不怪木兒公主雖然行動如常，却如泥塑木雕了，敢情是忍大師做了手脚，顯然又不是被點了穴道，如何不驚奇，難道忍大師眞已成仙成佛，公主被仙法變爲行屍走肉。

但兩人可都明白，公主昨晚必也和他們一般，其實醉非醉，睡亦非眞睡，分明是一上岸，就被守候在岸邊的忍大師截住了！

那卜算子忙忙去了，忍大師道：「你二人扶公主回船去吧，再有兩個時辰，她該醒來了，昨晚之事，休對公主洩漏半句。」隨對陸羽點頭道：「明日你沉冤得雪，眼前這一切刀兵之災雖已被你師叔祖化解了，但公主一身魔刦重重，稍一不愼，便是一場大刦難，是夷是險，是福是禍，全繫於你一身，自此而後，你一身重任，倍常艱巨，明日你師叔祖必有交待，凡事必要以大局爲重，勉之勖之，我此去即歸隱於大神農架中，我已種因，亦不敢置身世外，你且緊記。」

那忍大師說罷，已飄然遠去，眨眼已消失於曉烟之中。

那陸羽雖已預料到雪峯老人便是師門尊長，却不知竟是他的師叔祖，有了師叔祖出頭，又何愁他的沉寃不白。

小青兒說：「喂！你這人怎麼啦，要不趕快把公主送回船去，在此醒來，可唯你是問。」

陸羽忙道：「說得是，有勞兩位姑娘了。是我一時之間，迷惑又感激，又喜極忘形。」

到底他是誰？盲公卜算子？當然不是齊白翁？可從沒聽到過這名兒，雪峯老人麼？誰都知道那是狄心蓮將雪峯上一位無名老人的，當然也不是眞名。

誰不迷惑，但此時此地，却知他是盲公卜算子。

（本章完）

請留意本故事之「紅塵刦」刊出。

兩期完俠情故事

馬騰・文
盧令・圖

鐵馬金戈（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馬山莊莊主萬夫敵夜見一個水怪，送上一簡帖，言明在三日內，要萬夫敵交出山莊，並自刎。而這三日內，每日必有一人被殺，以示其言不妄。萬夫敵百思不得其解，遂告好友楊斯，楊斯俠義肝胆，見危不願離莊，要與莊主共同進退。次日，萬莊主和楊斯小心查看莊外情況時，不幸楊斯中了暗算，毒發身死，萬夫敵至此只有明告衆友人，言及水怪出現的經過，友人均義憤塡胸，誓要查出兇手來，爲楊斯報仇，第二日，衆人嚴陣以待，等候敵踪出現，但却在嚴密戒備的情況下，還是讓兇手得逞，殺死了魯豹……

拚死誅兇頑　金戈耀烈日

在當時這裏一切所發生的事情，實在快得令人目不暇給，快得隨着魯豹身後的燕直，只聽到兩下快得差不多連在一起的「花」然水响，及兩下水响間的一聲慘吼！連那黑溜溜的影子也不及見，就見魯豹於發出一聲慘吼後，身形倏往下一沉，直往荷池中墜落。

魯豹發出的那聲慘吼，有如負傷山豹發出的吼聲一樣慘厲，萬夫敵六人躍向水池的身形，於聽到慘吼聲後，同時心頭一震，萬夫敵大叫一聲：「不好！」身形快如電閃，躍向荷池。魯豹簡直可說死得糊裏糊塗，他只是聽一下輕微的水响，小腹上忽的感到劇痛，跟着不由發出一聲慘吼，就氣絕死了，身形亦跟着墜下。

燕直於聽到魯豹慘嚎後，立知不妙，心頭一震，人在空中，猛往前一長身探手一把，抓住墜落荷池的魯豹的腰帶，猛吸一口氣，帶着沉甸甸的魯豹，斜斜飄落在池邊，放下魯豹軟綿綿的身體。

萬夫敵六人適時先後疾躍撲到。

燕直正蹲下身，低喚道：「魯兄弟，你怎樣了？」

他以爲魯豹還未死。

不見回答，心一慌，一把抓起魯豹右手，二指搭在腕脈上，仿如晴天起了霹靂，嘶心裂肺大叫一聲：「魯兄弟——！」

叫聲震撼夜空，如猿啼，鵑泣，萬夫敵六人聽見燕直這聲狂叫，渾身如墜冰窟，臉色「唰」的蒼白如月色，一步撲前，急聲道：「燕兄弟，魯兄弟怎麼了？」

燕直神情如顚似狂，仰天狂呼道：「他死了——！」

「他死了——！」六人語聲入耳，恍如被巨鎚猛擊了一下，身軀晃了晃，差點站立不住！

萬夫敵一矮身，雙手猛一抄，將魯豹一抄抱起，就着清明的月光，可以清楚地看到魯豹小腹上有個手指大小的血洞，汩汩淌着鮮血。

臉上的表情凝定，是訝異，不信，錯愕揉合在一起，從他死去的表情可以猜知

，他到死也不明白自己會死得這樣意外和突然。

陳方，馬逮，毛子，趙漢，狄山君五人，皆看到死去的魯豹的臉上表情。

他們都沒有出聲，沉默，表示出他們心中的悲痛，有時，不出聲的悲痛，比放聲大哭，還要來得深重。

又一個好朋友，好兄弟，在他們眼前，被那陰狠狡猾的兇手殺死，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義有情、正當英年的好漢子，眨眼間，變成了死人，這變化，太大、太突然了，令到他們直覺的心裏抗拒這種殘酷的事實，但事實是無法改變的，人死焉能復生。

七個人，圍着魯豹的屍體，沉默着，眼中無淚，只有血！滴淚成血！

步入亭中，萬夫敵輕輕將魯豹的屍體放在亭中桌上。

趙漢直視着魯豹的屍體，簡直以為自己在發着一個可怕的惡夢，一向爽朗豪直，重義輕生的魯豹就這樣死了，死在他們眼前，而他們竟不能救他！這，令到他悲疢莫名，猛的狂吼一聲，一頭撲向池邊，繞池狂奔，一條重三十二斤，長五尺八寸的鐵棍，狂擊池中，擊得荷池中荷葉殘碎，水花飛濺！

陳方與狄山君忙撲身追上趙漢，兩人合力，才將趙漢的狂態制住。

兩人都很明白趙漢的心情，其實，兩人又何嘗不悲痛憤恨萬分，只不過極力在抑壓着，不使其爆發，因為他倆都明白，這時候一定要保持清醒，以應付任何突至的意外。

萬夫敵一直沉默着，一張臉蒼白得怕人，咀唇微顫，目光定定地注視着魯豹的臉上。

毛子咬着唇，齒入血出！

馬逮手抓亭柱，指入柱裂！

燕直目中像噴出火般赤紅，他的心，像被人片片割下般，痛得令他手抖身顫，他恨，既恨殺死魯豹的兇手，亦恨他自己，恨自己竟然救不了魯豹，恨自己何不搶在魯豹之前躍騰起，那麼魯豹就不會死。

陳方和狄山君扶着趙漢走回亭內，趙漢鬱在心中的悲憤之氣得到發洩，人亦冷靜下來。

「大哥，魯兄弟小腹上的致命傷，看來是被分水刺所傷，會不會是『水怪』所為？」陳方察看着魯豹的小腹上仍有血水滲出的洞孔，「從傷口沒有大量流出鮮血這點，刺殺魯兄弟的兇手，出手之快，確屬少有。」

萬夫敵慢慢收回目光，落在魯豹小腹的傷口上，無言點頭。

「燕兄弟，魯兄弟被刺殺的刹那，你看到那個兇手嗎？」陳方盡量打破這種叫人窒息的氣氛，無論如何，人既死了，不能復生，但大家再這樣下去，不要說敵人，單是這種無形的沉悶悲傷氣氛，就可以將他們壓垮！他們一定要振作，要理智，不然，後果不堪設想，悲痛與仇恨可以壓垮一個人，但也可變為一股巨大的力量，一種足可摧毀一切的力量，那要看你如何誘導了。

燕直轉頭望向葉殘莖碎的荷池，魯豹被襲殺的刹那又重現眼前：「當時魯兄弟聽到前面水面潑刺刺一陣水響，不像魚游，當時我也聽到，魯兄弟料想那人可能藏在池水中，我的想法和他相同，一聽水響處，魯兄弟先我一步騰躍起，撲向那水響處，我亦緊隨其後，不料魯兄弟剛才掠出池邊上空，池邊水花輕响，就聽見魯兄弟的慘吼聲，當時由於事出突然，發生得又快，加上我在魯兄弟身後，故看不到那兇手的樣子，到我將魯兄弟抓住落回地面，池水平靜如初，一點也看不出有何異樣！」

「好狡猾的惡賊！」狄山君揮拳道：「卑鄙下流，竟然用這樣狡毒的方法將魯兄弟殺死，若抓住他，一拳將他砸扁！」

「兇手是先在池底攪動池水，引起魯兄弟的注意，然後以快速的身法潛游向魯兄弟這邊，出其不意將魯兄弟刺殺的！」陳方分析當時的情況，「照燕兄弟所說，此人必是大哥前晚所見的『水怪』！」

「都是我不好！」燕直忽然像瘋了般大嚷，「若我先魯兄弟一步騰撲向荷池那面，魯兄弟就不會死！我為什麼不先魯兄弟一步，死的為什麼不是我……！」

「燕兄弟！」馬逮倏的大喝一聲，「死的不論是誰，都是咱們的好朋友，好弟兄，咱們一樣感到悲痛難過，剛才，我亦想一頭撞死，隨魯兄弟，楊大哥而去，但我終於壓下這種衝動，我想通了，咱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不能讓萬惡的兇手躲在暗處，看着咱們因為朋友的死而自怨自艾，要生要死而得意稱心，敵人的目的就是想咱們這樣，好讓他們的目的輕易達到，咱們偏不這樣，應將悲痛仇恨埋在心底，化作力量，振作起來，為了死去的好弟兄，為了這筆血債，咱們無論如何要保持清醒與對方周旋到底，十倍還諸他們身上！」

「馬兄弟說得好，我也早想說了，咱們現在這樣子只會對敵人有利，死去的弟兄也不願咱們出現這種情形，為了對得起死去的弟兄，為了這筆血債，咱們必須振作，清醒，不然，將會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到那時，雖然一死，但如何對得起楊大哥，魯兄弟！」陳方激聲說。

燕直早在馬逮說着那番話時，從激動、悲痛中掙脫出來，慢慢冷靜下來，頭腦也開始清醒，心裏悚然警悟，自己這樣子，不但報不了仇，反而令到對方輕而易舉地達到目的。

馬逮和陳方的一番話，直如當頭棒喝，冷水澆身，令到他們個個清醒過來，從悲痛、仇恨的陷阱中掙出，理智起來。

死者已矣，生者當竭盡一切，為他們報仇，要報仇，就要保持清醒冷靜，反之，仇報不了，自己亦將飲恨九泉！

萬夫敵原先真想一劍將自己殺死算了，事情是他一個人的事，自己一死，事情一了百了，雖然這樣死法，不甘不值，不明不白，但眼見兩個好朋友，好弟兄，眨眼間死在自己眼前，你叫他怎不痛心，悲憤！他實在不願再眼見一個朋友因他而遭慘死，他後悔，後悔怎不一早將這班好朋友，好弟兄設法遣走，現在，後悔已無及，為了死去的，現在活生生的好朋友，好弟兄，他必須清醒，冷靜，保持良好的狀態，向敵人討還血債！

他聽了馬逮和陳方的話，經過一番思索，終於想通了，長長地吐出口鬱悶在胸

中的悲憤之氣，他沉聲道：「馬兄弟，陳兄弟，多謝你兩人所說的一番話，不錯，血債必要血來償！咱們都不怕死，為朋友，刀山火海不懼，但要死得有價值，魯兄弟已死，不能復生，悲痛無補於事，咱們打點起精神，化悲憤為力量，向他們十倍討還！」

衆人都激昂地振臂呼應。

× × ×

「對方已知的已有兩人現身，雖然『水怪』在襲殺魯兄弟時咱們都看不到他的身形，但從那精通水性一點看來，必是他無疑！」萬夫敵環顧各位弟兄一眼，「今天是第三天，今天無論發生何事，咱們千萬不能衝動，更不能意氣用事，咱們再不能有一個弟兄死在他們手上，咱們七人行動一致，看他能奈何得了咱們！」

「大哥，小弟有一點想法提出，不知是否行得通？」陳方若有所思地說。

衆人目光不由齊集他身上。

「陳兄弟，咱們自家弟兄，有什麼，只管說！」萬夫敵催促陳方快說。

「大哥，各位弟兄，」陳方目中閃着光，「小弟將這兩天來，楊大哥與魯兄弟的被殺想了一遍，小弟覺得，咱們坐着不採取行動，等對方來殺人，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敵暗我明，可說防不勝防，與其坐着處於被動，咱們何不反明為暗，爭取主動，佈下羅網，擒殺對方的人？」

衆人都靜靜地聽着，陳方剛一說完，趙漢已大聲贊成道：「陳兄弟說的有理，咱們採取主動殺他們龜孫子個稀巴爛！」

每個人都同意陳方所說。

「陳兄弟，想到了辦法嗎？」萬夫敵問。

「咱們如此這般……各位弟兄，認為如何？」陳方低聲說出了他的計劃。

「好極了！」燕直第一個拍着大腿叫好！

「陳兄弟，就依你的去辦！」萬夫敵站起身。

衆人跟着也站起身。

× × ×

大廳上，萬夫敵，馬逮，燕直，陳方，趙漢，狄山君毛子七人，圍桌喝酒。

三個昨晚被襲殺魯豹的兇子所刺傷的莊丁，亦被萬夫敵招來，在廳上另一張桌上喝酒。

看他們大碗酒喝，大塊肉吃的樣子，似乎是用酒來麻醉自己，好忘却接連兩天發生的不幸！

直喝到太陽含山，每個人都有了醉意，他們才哄鬧着，吩咐三個莊丁回到厨下，而他們七人亦轉到廳後。

大廳上空蕩蕩的，廳的一角停放着兩具棺木，那是盛殮楊斯、魯豹兩人屍體的，棺前點着兩盞油燈，忽閃忽閃的，氣氛有點陰慘。

七人轉入廳後，就沒有再出來，似乎都醉倒了——七人在轉入廳後時，脚步都有點搖幌！

整個鐵馬山莊，現在不見一個人影，像一座被人荒廢的莊院，靜悄悄的，不聞半點人聲。

雖在白天，但黃昏的星黃燦爛陽光投射入莊內，廳上，特別那從明瓦中透射，落在兩具棺木上的一道黃光，令到廳中顯得有點詭異。

整座山莊，有如一座死莊。

殘陽退隱，暮色輕籠，大廳上昏暗一片，只有兩點幽黃的燈光，在輕輕幌閃，陰慘的氣氛，增加了幾份。

直至到現在，鐵馬山莊一點動靜也沒有。

難道對方不再動手殺人？認為兩天來，造成的兩宗命案，已經將萬夫敵等人弄到崩潰的邊緣，明天穩奪鐵馬山莊，萬夫敵必死不成？

一天的大半時光已溜走，只剩下三四個時辰，若再不動手，就不能應驗帖上最後所寫的一句話了：每日殺一人，三天三人！

暮色越來越濃，大廳上越加昏黑。

萬夫敵七人，自從轉入廳後，一直再沒有露臉，沒有再回到大廳上，彷彿一下子消失了。

沉寂加上夜色，鐵馬山莊顯得陰森森的，今夜不知怎的，月亮遲遲沒有露臉，許是被天上厚雲遮埋了，衝不出雲陣！

黑沉沉的鐵馬山莊，不見一點燈火，這和平時大不相同，平時，莊內總是燈光明亮，喧嘈熱鬧的，今夜怎麼了，莫非萬夫敵等人怕了，偷偷溜出了鐵馬山莊？

突然，山莊內一點燈火閃亮，莊內原來還有人。

燈火明滅閃動，原來有人持着燈火在莊內行走。

不止一個，是兩個人。

這樣看來，萬夫敵七人大概還在莊內，只是，為何半天不見露臉？令人費解！

這兩個持燈而行的又是什麼人？

是莊丁，還是萬夫敵七人中的其中兩人？

終於看到了，持燈而行的是兩名莊漢，身上被刺傷的地方，還包扎着白布！

兩個人大概是上茅厠，向着茅厠的方向急步走去！

上茅厠也要兩個人，大概是遵照萬夫敵的吩咐，不得單獨行動，以免有危險。

兩名莊漢顯然對昨晚被刺傷，迫着發出慘叫以引出萬夫敵等人的事還有餘悸，一路行，一面回頭張望，那動靜，顯是有所懼怕，懼怕又會像昨夜一樣，突然有人出現在他們面前。

還有幾步就到茅厠，兩人回望了幾眼，加緊脚步，一步跨進茅厠。

進入茅厠，兩名莊漢以為很安全，長吐了口氣，空手的一個剛想向持燈的開口想說什麼，口一開，却闔不上。一句話硬生生梗在喉間，吐不出！

另一個持燈的莊漢，恐怖地望着同伴身後，臉色煞白，雙目驚睜，手一軟，「噗」的火滅燈跌，落在地上，一個身子抖索着，驚怖之色滿臉，彷彿看到了妖魔鬼怪！

他確是看到了妖魔鬼怪，不，一個比妖魔鬼怪還要恐怖的人影，那黑影在燈火未墮地的刹那，他看得很清楚，那人就像一個人身鳥首的怪物，臉上長滿鳥毛，一雙鳥目中閃射出如夜鳥般的森森寒光，鼻子的地方扁平，只有兩個像鳥一樣用來呼吸的小孔，一張咀，形如鷹咀，尖長勾曲

，正用一把閃着寒光的尺長七首，按在同伴的後頸上。只要他的手一運勁，同伴的頭就會被切下。

怪不得空手的莊客張口欲言，忽然像木彫泥塑般張着口，僵住了。原來有一把寒氣迫人的七首，按在他後頸上。

恐怖地呻吟一聲，持燈的莊漢終於抵受不住，身軀一軟，當場被嚇昏，倒在地上。

眼見同伴昏倒在地，被刀按在後頸的莊漢由於看不到背後脅持住他的人的形相，見同伴昏倒，不知他發生了什麼意外，看到什麼，口一動，欲叫。

但背後那人身鳥首的人，站在他背後，像看到他欲叫一樣，手中七首一緊，莊漢身子一震，「喔」一聲，吞回叫聲。

他的雙腿一軟，差點跪倒在地。

鳥首人身怪物左手一抓，執住他的衣領，一把將他提起，笑聲如鴉聒般，嘎聲道：「乖乖的站着，嘎嘎，我不會殺你兩人的，殺你兩個也沒用，估不到吧，我會藏在茅厠中等你們送上門來，今天一定吃了很多，任萬夫敵等人如何狡猾，也估不到我會藏身在茅厠中，可惜來的不是他們其中兩人，不然，免我多費手腳！」

也不理那嚇得半昏的莊漢聽得到聽不到，嘎嘎兩聲，聒噪着道：「拿住你兩個也好，哼，好好聽着，老實答我問話，否則，將你開腸破肚！聽到嗎？」

那名嚇到脚軟的莊漢艱澀地道：「聽……聽到。」

「聽到就好，嘎，現在問你，萬夫敵等人藏在哪裏？」人身鳥首怪物聒噪着。

「在……在……」下面在什麼，那莊漢就是說不出。

怪物不耐煩地移開在莊漢頸後的森寒七首，疾一伸，在莊客面前一幌，沉聲道：「快說，否則，一刀宰了你，還有地上哪個！」

莊漢渾身一抖，雙目望着貼鼻的鋒刀，奇怪，怎麼目中全無驚懼之色，反有笑意。

「在……在大……廳……廳後……的……的……的……」的什麼，就是說不出口。

那怪物被莊客「的的的」的，的得心頭火起，目中兇光一閃，眞想一刀將莊漢宰了，反正還有一個，但回心一想，地上昏了的那個，比這個還要胆小，到時，還不是又要花一番工夫逼問，未必問出。心念一轉，暫收兇心，語氣放緩了，將貼在莊客鼻尖上的森冷七首移開少少，「在大廳後的什麼地……」

倏的渾身一震，「方」字卡在喉嚨中，硬是說不出口，僵立當地，森寒的七首離那莊客只有一寸多些，硬是刺不近——他心裏多想一七首將這可惡的莊漢刺死！可惜力不從心，受制於人。

人身怪物僵立着，一雙鳥目般的目中，露出猙獰之色，可惜他的臉上滿是鳥毛，看不到他臉上的表情。

地上昏倒的莊客，不知什麼時候，已然站在那怪物身後，開聲道：「燕兄弟，得手了。」

莊漢慢慢轉身，和僵立在他身後的怪物剛好臉照臉輕笑道：「陳兄弟，這怪物剛才還眞的以爲你被他的獰容嚇昏了！」

原來這兩個莊客是燕直與陳方所假扮的！

「大概這人就是殺死楊大哥，被萬大哥眼看追及，終被其逃脫的鳥首怪人。」陳方伸手，拔下怪物臉上一根鳥毛，「戴着這鬼面具，也不怕難受，以爲可以嚇人，哈，你錯了，却好助了咱們一臂之力，我若不是假裝看見你的怪相而昏倒在地，還眞不容易制服你！」

那怪人在聽着兩人的嘲說，氣得夜梟般的雙目中，兇光連閃。

「果然聰明，料到咱們必有人要上茅厠，預早伏在茅厠中，虧他不怕臭，可惜，你精，咱們也不笨，終於捉到你！」陳方伸手又拔下他臉上一根鳥毛，「這面具製得眞不賴，足可嚇到很多胆小的人！」

「陳兄，虧你想到這個移花接木之計，小弟佩服得緊。」燕直伸手從怪物手上奪下七首，「咱們將他帶回大哥處，慢慢問他，不怕他不說！這裏好臭，難爲他想到這種地方！」

陳方笑着點點頭，伸手一把將人身鳥首怪物的僵直身軀挾起：「咱們快去見大哥！」

燕直當先躍出茅厠，四下一打量，打了個招呼，待陳方挾着怪物走出，兩人展開身形，撲向前面大廳。

×　　×　　×

這是一間密室。

說是密室，有點誇大，因爲這只不過是全莊中比較堅牢隱密的一間小室。

七個人環坐在室內椅上，人身鳥首人僵立在室中，仍然不能動，不能言，七個人目光如刀一齊盯注在鳥首人身上，如果說目光能殺人，鳥首人不知死了多少次。

鳥首人在七人能殺人的目光下。兇焰全歛，目光閃縮地望着室內各人。

有好一會時間，各人才將自己激忿衝動的情緒平服下來。

鳥首人在七人無言如刀的壓迫下，意志有點動搖了，開始崩潰，一雙眼在惶亂地轉來轉去，察看着各人的神色。他感受到各人蘊含在目光中，散發在室內空中的刻骨仇恨！

他領略到仇恨之可怕。

陳方一直注視着他眼中的表情，見鳥首人目中惶亂，知道是時候了，開聲道：「大哥，可以問他了！」

萬夫敵最爲冷厲，鳥首人盡量不和他的目光接觸。萬夫敵沒有開聲點了點頭。

陳方站起身，走到鳥首人身側，伸出右手，在他脖頸後微一摸索，手一扯一拉，手中拿着一張面具，而鳥首人亦露出了眞面目。

七人都不認識此人，而此人在露出眞面目後，他心中的懼怕，不用說，全在他臉上看出。

此人年約四十多歲，臉色蒼白如紙，眞的長了雙夜梟眼，鼻子扁平，一張咀微微突出，尖咀削腮，樣子難看極了。一頭枯黃的頭髮，看他的頭髮不似中土人氏。

陳方右手食中二指在他背上，腰疾點。這人身軀連震了兩震，身子仍不能動，不過可以開口。

萬夫敵望着這人，眼前就不由又想起楊斯被其殺死，全身發黑的慘狀，一股怒氣冒上心頭，眞想一拳將他砸扁，深深吸了口氣，壓下衝動，目光如刀，緊盯在這人臉上，沉聲道：「你是誰？」

「鳥怪摩尼。」這人被萬夫敵如刀的目光盯視得透不過氣來，萬夫敵那種氣勢，壓逼得他不由自主，應聲回答。

從他的名字看來，此人果然不是中土人氏。

「水龍王是誰？」萬夫敵緊緊地追問着。

「水龍王就是主人！」這個叫摩尼的域外人答。

「主人是誰？」萬夫敵不相信水龍王是眞姓名。

「主人就是水龍王。」摩尼所答，與上一句不過將主人與水龍王掉轉了。

「水龍王還有別的名字嗎？」萬夫敵轉了半個彎問。

「沒有，我只知主人叫水龍王，沒有聽說還有別的名字，水怪在背地裏，也是這樣叫主人的！」摩尼這種域外之人，是沒有忠義之心的。忠信禮義，大概他只懂得一個禮字，那還是他處於下風，不得不這樣做，要是讓他處于優勢，他是不會連禮也忘了的，就像剛才在茅厠中，用七首按在燕直頸脖上那樣，兇厲萬分。

「水怪？」萬夫敵一頓，再問：「他是誰？」

「水怪叫水蛟，是主人的親信，門人！」摩尼嘎聲說，原來他的聲音眞的有點像鴉叫。

「你們有多少人？從那裏來？」萬夫敵不放鬆。

「連主人，水怪，我，一共只有三人。咱們是從東海一個小島上來的！」摩尼如數家珍一口氣說了出來。

「那個島叫什麼名？」萬夫敵問到現在，也不明白三人何巳會無端端的找上他。三個人的名字，也從未聽過，他感到有點困惑。

「那個島原先沒有名字的，是主人起了個名字叫龍王島。」摩尼很快回答。

「龍王島？」七個人同時念出聲，你望我我望你，搖搖頭，竟然沒有一個人聽說過東海有個島叫龍王島。

「島上還有什麼人？」萬夫敵希望能找到水龍王這個人的一點底細。

「島上除了還有兩個煮飯打掃的老婦外，別無他人。」摩尼吞了口口水，沒有剛才那樣驚懼。

「你可知道水龍王爲何要佔奪鐵馬山莊，迫我自殺！」萬夫敵心中最想知道清楚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主人沒有對我說，動身時，只對我說出辦一件事，殺幾個人，若成功了，就不用再呆在荒島。」摩尼現在的說話順暢了很多。「水怪可能知道，主人有什麼，也只對他說。」

語氣中流露出一絲不滿。

「眞的不知？」萬夫敵加重語氣。

「事實不知。」摩尼很快回答：「我巳將所知的全告訴你，你們不信，我無話可說，要知道，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主人巳不會放過我！」

「你是哪裏人？」馬逮忽然問：「你不是中原人氏？」

「我確實不是中土人氏，是西域人。」摩尼回答。

「那你怎會跟隨水龍王，一在東海，一在西域。」馬逮再問。

「主人於兩年前，到西域一行，出錢將我買下，然後將我帶回東海龍王島。」摩尼目光深遠而迷惘，大概是想起了故鄉，心情有點迷惘。

「水龍王的武功如何？」陳方提出的這個問題，對於明天的決戰有很大關係。所謂知彼知己，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我的武功大部份是主人所教，比我高多了，至於高到什麼程度，因爲沒有見他和別人交過手，所以不大清楚，但他比水怪高，而水怪的武功又比我高。」摩尼說來說去也說不清水龍王的武功有多高。

「以水怪的身手，可入武林一流身手，而水龍王是他的師父，當然比水怪高，但不知高多少，總的說來，水龍王的身手一定屬於尖頂之流，明天一戰，兇險得很！」萬夫敵說，掃了各人一眼，意思要各人不要心存輕視，因爲輕易捉到摩尼。

「原來他們是住在東海一個海島上，」燕直恍然道：「怪不得水怪水性這樣高，而咱們一無所聞。」

「昨天殺了咱們一位弟兄，是否水怪所爲？」萬夫敵盯着摩尼，目光如刀。

「是！是水蛟殺的！」摩尼慌忙回答，「他從外面那道河中，循通入後院荷池的水道潛入荷池。」

趙漢低吼！

「那麼，第一天下手殺人的是你？」

摩尼慌亂地望了趙漢一眼，目光驚懼閃縮，惶聲道：「我該死，該萬死！但，是主人要我來殺人的，我，我是身不由主，請各位放過我。」

「你用的是何種暗器？」狄山君逼視着摩尼，「因何人中了以後，全身發黑而死？」

「是主人的獨門暗器『飛鯊刺』。」摩尼急忙回答道：「那是從東海一種獨有的黑鯊身上取下的鯊鰭經過特別泡製，淬上一種稱作毒海鼈的毒液，製成之後，大小只有繡花針般，射入人體，卽化，順着人體血液流通全身，所以中者全身發黑而死。」

「還有別種歹毒暗器嗎？」萬夫敵問道。

「據我所知，就這一種，」摩尼說，「由於製煉很難，所以所製不多，輕易不會用，那天，爲了我能順利得手，特別交給我一枚使用！」

「水龍王爲何不立卽找咱們一拚，而要約定在明天才奪莊，迫令萬大哥自殺，並且要每天殺一人。」陳方想明暸水龍王因何要這樣做。

「我不大清楚。」摩尼答：「我想，主人可能因你們人多，他想削弱你們的力量，及嚇得你們怕了他，挫你們的銳氣，亦可能他想試探一下你們。」

摩尼說的也有道理，和他們想的大部份脗合。

萬夫敵拿眼逐一順序看了六人一眼，眼色中露出還有什麼要問的意思。

六人當然明白他的意思，搖下頭，表

示沒有什麼可問。

「陳兄弟，燕兄弟，煩你倆將他帶到後面室中。」萬夫敵站起身。

摩尼一聽兩人將他帶到後面室中，以為要將他殺了，哀告道：「各位大俠，千萬不要殺我，那不是我願意做的，求求你們！」

他的身軀若能活動自如，他早已跪下來磕頭求饒了。

陳方與燕直站起身，上前將摩尼左右挾起，轉入室傍一道門中。

× × ×

雖然略知水龍王的來歷，但對於他這個人，還是陌生得很，因為，到現在，七人中，無一個人識認水龍王這個人。

對於他因何要奪鐵馬山莊，逼萬夫敵自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莫明所以。

但，對敵人有一份認識，就對自己一份利，總好過對敵人全無所知。

「大哥，為何不殺了他？」毛子氣憤憤地問：「留下作什麼？」

「毛兄弟，你忍心殺一個全無抵抗的人嗎，你作得到嗎？」萬夫敵低聲問。

毛子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不能，也出不了手！」

「咱們都不能，是不是？」萬夫敵掃了各人一眼，見各人默然點頭，握拳道：「咱們之所以下不了手，不是狠不下心，亦不是不敢殺人，咱們之所以下不了手，是因為咱們不是他們那樣的人，不會欺侮弱小，不會乘人之危，因為咱們還是有血有感情的人，不是冷血禽獸！所以，咱們下不了手！」

「大哥，說得好，說到了咱們的心裏！」狄山君激聲道。

這時，陳方，燕直從裏面走出來，萬夫敵問：「將他收押好了？」

「點了他的昏穴，他不會作怪的，大哥，放心吧！」燕直說。

「大哥，剛才我在裏面問了摩尼一個問題。」陳方說，「可惜，他亦不能準確說出。」

「什麼問題？」萬夫敵問。

「我問他水龍王與水怪現在什麼地方！」陳方答，「可惜，他說水龍王一天之中，經常換五六個地方，他也不知水龍王現在身在何處，他每次外出，水龍王都會在一定的時間，約定在一個地方相會，然後才決定棲身的地方。」

「那好，咱們可以立刻要摩尼帶咱們到約定的地方去！」趙漢興奮地說道：「咱們一舉將他擊殺，為楊大哥，魯兄弟報仇！」

「可惜由於咱們問了他不少時間，早已過了約定的時間。」陳方聳肩。

「橫豎咱們明天終會見到水龍王其人，急也不在一時，」萬夫敵說，「到時，一切皆可弄個明白，作個了斷！」

「對，咱們明天將水龍王變成死龍王！」六人齊聲道。

× × ×

今日是水龍王帖上所寫的最後限期。

不但要將鐵馬山莊交出，並且要萬夫敵自刎莊前。

萬夫敵會將鐵馬山莊交出，自刎莊前嗎？

答案肯定是不會！

若肯，他也不會等到今日，兩個好朋友，好弟兄被殺死之後！

血債必須要用血來償還，絕無他途。

但，萬夫敵七人能將水龍王擊敗嗎？

這就很難說了。

對於打敗水龍王，他們雖然沒有絕對的把握，但他們却有一股勇氣，一股不怕死的勇氣！

人，若有了股不怕死的勇氣，那麼，那怕是最強大的敵人，也會無所懼！

× × ×

一大早，萬夫敵與六位生死之交的朋友，齊集在大廳上。

今天這一戰，將決定他們的生死。

是生是死，就看今日這一戰了！

七個人都精神抖擻，同仇敵愾，戰意旺盛。

今日看來又是個艷陽天。

日頭掛在樹梢上，明朗的陽光照遍大地，莊外林前，雀鳥爭鳴，好一個清寧鮮艷的早晨。

萬夫敵招來三名莊漢，着他們暫時離開，因為這一戰，不知凶吉如何，他不想三名莊漢白白送掉了性命——若他們戰敗，水龍王必會將三名莊漢殺死！

斬草除根，這是一般江湖人的做法，他相信這個水龍王不會例外。

但三名莊漢怎也不願走，願同莊主和他的朋友共生死！

忠義每多屠狗輩，三人雖然武功不高，身為僕役，但有顆忠義之心。

任怎樣說，三人也不願離開，並說，若莊主逼他們離開，就一頭撞死在階前！

萬夫敵拿他們沒有辦法，也感於他們的忠義，最後同意三人留下，但要他們三人留莊中，若勢色不對，火速從莊後遁走，免遭毒手。

三名莊漢只要萬夫敵同意他們留下，對萬夫敵所說，滿口答應。

其實，他們早已商量好，死也死在莊中，若莊主及他的朋友不幸戰敗身亡，就放火將鐵馬山莊燒毀，然後自殺！

安排了三名莊漢後，七人坐在廳上，靜候水龍王，水怪兩人出現，決一死戰。

七人端坐廳上，靜候水龍王的來臨！

三名莊漢知道他們將有一場兇險的大戰，忙忙在廚下整備了酒食，供七人飽餐一頓！

萬夫敵叫三名壯漢也坐下來和他們一同進食。

三名莊漢也沒有推辭，坐下來一同吃喝。

由於是大戰的前夕，所以他們每人只喝了三杯酒。

吃喝過後，七人坐在廳上，盡量放寬心境，閑談着。

「大哥，咱們一會如何對付水龍王，水怪兩人？」燕直問。

「我也說不出個具體辦法，到時，看情況，隨機應變吧！」萬夫敵語氣中充滿了信心，「咱們哥兒同心一意，就是最好的辦法，最佳的武器！」

「大哥說得好！」毛子咧咀笑道：「大哥，到時，咱們將那王八打扒在地！」

「不知摩尼說的有無假話，若他們不止兩人，那就糟了。」狄山君有點担憂，「咱們到時，也將摩尼帶出去，大哥，你說好嗎？」

「好！」萬夫敵同意，「到時可以增加水龍王的心理壓力！」

他們就這樣談談說說，心情一點也不緊張。

「大哥，太陽已爬上老高，水龍王這個王八攪的什麼鬼，還不來，莫不是見咱們將摩尼拿下，嚇破了胆，逃回東海那個老窩了！」趙漢拍掌笑着。「那王八有沒有在帖上寫明什麼時候到？」

「那倒沒有，管他的，咱們弟兄樂得聚談一番！」萬夫敵爽朗地說。

他原就是個爽朗的人。

「那王八與他的龜兒子，一定還在猶豫着，好不好來送死呢？」毛子扮着鬼臉說。

逗得衆人一陣哄笑。

「依小弟之見，水龍王之所以不寫明時候，又遲遲不到，是想讓咱們坐等得心焦神煩氣燥，挫咱們的銳氣，他們才挾銳而來，讓咱們在氣勢上先輸給他！」陳方微笑道：「好在各位弟兄都沒有上了那王八的當，咱們是越等越精神，越坐越勢盛呀！」

「那個老王八，從他命水怪從荷池中冒躍出，送帖給大哥起，就存了想嚇窒咱們的歪心思，可惜，他白費了心思，咱們是什麼也不怕的人！」馬逮大笑着。「看來，那老王八九成是不敢來了！」

他們在盡情嘲笑水龍王三日來的所作所為，對於這個神秘的水龍王，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他們是口上輕視，心裏重視。

日頭已差一點點掛在中天。

差不多是正午時候了。

你來不來是你的事，咱們說咱們的。

七人都在談說着江湖上悲壯可歌可泣的江湖上軼事。

太陽終於高高掛在中天。

陽光燦爛，時光美好。

倏的，從莊外傳來一聲蒼勁的宏叫：「萬夫敵！」

萬夫敵霍的站起身，目視廳外。

馬逮六人跟着站起。

莊外跟着又傳來一聲宏叫：「萬夫敵，為何你不答老夫，你害怕了？哈哈哈哈哈……」

從笑聲、語聲，可知來人功力深厚。

陳方以目示意，叫萬夫敵暫時不要出聲回答，由他出聲應付：「來者是水龍王嗎？」

「正是老夫！」蒼宏的語聲轟轟傳進莊來，「為何還不出來，要是怕，趕快自行了斷了吧，免老夫費神！」

「水龍王，別吹大氣，咱們已恭候多時，咱們出來了！」陳方放聲叫，「請少候！」

「嚕嗦什麼，出來就快點滾出來吧！」蒼宏的語聲有點不耐煩了。

陳方沒有答他，對萬夫敵說：「大哥，那老王八讓咱們等了一早上，咱們也讓他嚐嚐等的滋味，讓他在大日頭下晒個頭昏眼花，挫挫他的銳氣，來，咱們在楊大哥，魯兄弟的靈棺前拜祭一下，以表心意，希望他倆在天之靈，默佑咱們。」

衆人乍一聽到水龍王來了，興奮得磨拳擦掌，欲出莊一較高下，聞陳方如此一說，個個叫好。

事實上，雖然每個人都豪勇十足，但都沒有必勝的把握，到楊斯，魯豹的棺木前拜祭一番，既可說是預告將會為兩人報却血仇，又可說是表一番情義。

由萬夫敵帶頭，七個人，順序在楊斯，魯豹兩人棺木前，拜了三拜，默禱一番，點了炷香，插在香爐上。

這一祭拜，有好一會耽擱。

外面的水龍王，可能在大熱日頭下等得心浮神燥，吼聲如雷，大叫着要打進莊來！

莊內大廳上，衆人充耳不聞，站在楊斯、魯豹棺前，神情嚴肅，衆人心裏幾乎都在叫出同一聲音：「楊大哥，魯兄弟，咱們一定會為你倆手刃元兇！」

莊外的吼聲更響，却如旱天雷一樣，只聽雷聲，不見雨點。

拜祭完畢，陳方與燕直轉入後廳，將摩尼押出來。

摩尼一聽見水龍王的吼聲就怕得渾身打顫，抖着聲道：「各位大俠，千萬不要將我交回給水龍王！」

從他的表情，語聲，可知他是如何懼怕水龍王這個人！

萬夫敵衝着他一笑：「摩尼，咱們絕對不會將你交給水龍王，咱們只想你去見一見他！」

聽說不將他交回給水龍王，摩尼安心了不少，但仍怯怯地說：「萬莊主，水龍王會殺了我！」

「放心，水龍王想殺你，除非將咱們先殺死！」萬夫敵豪氣說。

摩尼不敢再說，事實上萬夫敵說出了那句話，他還有何好說，只好苦笑了笑。

「萬夫敵，你究竟出不出來？」吼聲再次傳進來。

「水龍王，你窮吼個什麼！」萬夫敵豪聲呼道：「咱們出來了！」

七人帶着摩尼，踏着堅定豪邁的步子，向莊外走去。

× × ×

陽光耀眼。

萬夫敵當先步出莊門，手裏執着那根成名兵器：「金戈」，雄糾糾，一步踏出莊門。

金戈在日光照射下，閃燦出令人目眩的金芒。

這柄金戈，是他三年來第一次重執。

自從三年前憑着手中一柄金戈，擊殺天、地、人三煞，建立鐵馬山莊，一直沒有用金戈來和別人交過手！

如今，金戈又重新緊握在他手中。

七人連同摩尼，一出莊門，一見就見到十多丈外，站立着一個鬚髮皆白的精壯老頭子，旁邊還站着一個三十八九的中年青袍漢子。那個老頭子一見衆人出莊，停止了吼叫。

一丈，兩丈，距離在縮短，終於，萬夫敵一行人在老頭子與那中年人面前五丈外停下。

雙方在互相打量着。

雙方都是第一次見面，除了萬夫敵和對方的中年人外——如無猜錯，那中年人就是水怪——水蛟。三天前的月夜下，見過一面。雖然萬夫敵當時看不清水怪的面目——水怪當時着了一件全身由頭到脚套罩起來的緊身水靠。

萬夫敵一行人站定後，目光全集中在對方兩人身上。

老頭子也不知他有多大年紀，總之，鬚髮皆白，滿臉皺紋，相貌一點也不因其年紀關係顯得慈祥。反顯其獰惡萬分，因爲他有個朝天鼻，老鼠嘴，一雙兇光閃爍的狼眼，禿眉毛，相貌顯得兇惡醜陋！身穿一件水青錦袍！

手中一根龍頭拐杖，却見份量，杖身有杯口粗細，烏黑溜亮，是一件重兵器。

摩尼小聲在萬夫敵身邊說：「那個青袍人就是水怪！」

萬夫敵也估到那青袍人是水怪！

水怪面目還算端正，可惜，一雙目光却溜閃不定，時有兇厲之光閃射出，顯見這人是個心術不正，生性兇殘的人。

水龍王與水怪也在眼珠亂轉，不停從這個身上溜到那個身上，逐一打量萬夫敵等人。

萬夫敵一行人，個個年紀都在二十到三十之間，但個個神清氣朗，軒昂豪邁，英氣逼人，不禁令兩人看得暗暗心驚，特別是萬夫敵，那種洒脫豪放，挺拔不羈的神態，令到兩人特別留意他。

而細看之下，他們更被萬夫敵的身上散發出的那種與生俱來的恢宏超邁氣勢所懾。

大概是在大熱日頭底下暴晒了不少時候，又吼叫了好一會，水龍王頭上，額上有汗珠滴掛。

「你就是萬夫敵？」水龍王在太陽底下眯着狠眼問。

原來他也不認識萬夫敵！

那眞是奇異了，水龍王既不認識萬夫敵，而萬夫敵也不認識他，因何會無端端的向一個陌生人奪產，並逼其自殺，這簡直是强盜行徑。

萬夫敵岳峙淵停地站在當地，朗聲道：「正是我！」

接問：「你就是水龍王？」

水龍王傲然道：「正是老夫！」

萬夫敵目光落在水怪身上：「你是水怪？」

水怪裂齒一笑：「水怪就是我！」

聲音有點像青蛙叫。

「他們是誰？」水龍王左手指着萬夫敵身畔左右的羣豪！

「他們是我的好朋友，好弟兄！」萬夫敵自豪地說。「可要我將他們介紹介紹嗎？」

「最好！」水龍王傲然點頭。

萬夫敵用充滿情義的語氣，指着身邊的燕直，一路數下去：「燕直，馬逮，陳方，趙漢，狄山君，毛子！」

「他們來陪你受死？」水龍王聽完萬夫敵介紹後，目中兇殘之光更盛。

「不！」萬夫敵豪邁地說，「送你去極樂島！」

「好狂妄的娃子！」水龍王不怒反笑，笑聲震空。

萬夫敵不理會水龍王的笑聲，目光如針尖般盯在水怪臉上：「我的一個弟兄是你殺的。」

「前天死在水池邊的那個？」水怪得意地問。

「不錯！」萬夫敵那握戈的手一緊即鬆。

「不是我？還有誰有這樣好的水性，」水怪驕傲地昂起了頭。

萬夫敵眞恨不得衝前，一戈將水怪搠扒在地！

燕直六人瞧見水怪那自鳴得意的樣子，不由怒氣塡胸瞪目怒視。

「水龍王，你我素不相識，更未謀面，因何找上在下？」萬夫敵一直想弄清楚這個問題。

「不錯，你我確是素不相識，更未謀面，老夫之所以找上你，要你死，是有原因的！」水龍王怒聲說。

「是何原因？」萬夫敵心平氣和地問道。

「原因就是，你我不相識，但有三人你相識！」水龍王咬牙切齒，「並且死在你手上！」

「如此說來，你是來代那三人報仇的了！」萬夫敵怎也想不起他殺的人中，會和這個水龍王扯上關係的，「請問那三人是誰？我實在記不起了，因爲我殺的惡人太多了！」

「可還記得你這鐵馬山莊的前身如何稱呼嗎？」水龍王目中兇光閃動，忽然不對題地問出這個出人意外的問題。

鐵馬山莊的前身就是三煞莊，一個殺人組織的所在地，他怎會不認識，到現在，他還能清晰地記起當日拚殺天，地，人三煞的兇險一戰。

忽然，他心裏一動，他明白了，水龍王一定是和三煞有關係，當下，他朗聲答道：「當然記得，鐵馬山莊的前身就是三煞莊！」

「可還記得被你殺死的三個人？」水龍王一字字問。

問題越來越明朗了。

「天，地，人三煞，三個以殺人爲業的人！」萬夫敵沉聲說：「難道你和他三人有關係？」

「關係可大了，」水龍王獰聲答，「老夫是他三人的師父！」

「哦！原來你是他們的師父，怪不得找上了我，既迫我交出山莊，復逼我自殺，」萬夫敵恍然道：「那麼，你是代徒報仇了。」

「說得對！」水龍王厲聲道：「不但代徒報仇，還代徒取回山莊。」

燕直六人一聽說他原來是三煞的師父，個個恍然明白，但都氣往上衝，三煞死有餘辜，而這水龍王教出這樣的徒弟，顯也不是好東西，因爲他不但不爲三個徒弟的所作所爲感到羞恥，反而像理所當然那樣的，趙漢忍不住道：「老王八，原來你是這樣一個人，怪不得教出如此徒弟！」

水龍王目中兇光大盛，盯注着趙漢，獰聲道：「小子，等會等我殺了萬夫敵，再好好收拾你！」

「吹什麼大氣，老王八！」趙漢粗聲道：「有種的，立刻分個强存弱亡。」

水龍王被趙漢幾句話，氣惱得幾根山羊鬍根根翹起，龍頭拐杖朝地上一頓，入地一尺：「小子，老夫暫不與你計較，等會，若不將你扒下一層皮來，就不是水龍王。」

「水龍王，你說你是三煞的師父，怎麼武林中沒有一個人知道？」萬夫敵雖知水龍王必定和三煞有關係，但聽說是三煞師父，頗有點意外，因爲他在拚殺三煞之前，曾下過一番功夫，四下打探調查三煞的底細來歷，但查來查去，武林中沒有一個人知道三煞來自哪裏，及師承門派。

「武林中當然無人知老夫是三煞的師父，」水龍王得意地說：「因爲老夫四十年來隱居在東海一個荒島上，改名換姓，收了四個徒弟，一個是水怪，另三個就是三煞，十年前我命三煞秘密潛回中原，命三人創立三煞莊，並命他們拚命賺錢，打下基礎，好等老夫從那個荒涼的小島上來後，擴充勢力，好讓老夫一報四十年前被逐之恨，故此，我嚴囑三人，不得將身份洩漏，更不得將老夫抖出！想不到却被你將老夫的美夢打破，不但殺了老夫三個徒弟，並將三煞莊據爲己有。」

萬夫敵七人聽水龍王如此說，俱不由對眼前這個老人不敢掉於輕心，若照他所說，此人必是個大有來頭的傢伙。

「你到底是誰？」萬夫敵不由問。「想必不是無名之輩吧！」

「老夫就是四十年前，被七大門派聯手合擊，僥倖不死，被迫逃亡到東海一個荒島渡過了四十年淒凉歲月的『水魔君』海其寬！」

萬夫敵七人一聽水龍王報出昔年爲惡中原的名號姓名，俱不由大吃一驚，想不到這個四十年前鬧得中原武林風風雨的「水魔君」海其寬，就是眼前的水龍王。

萬夫敵七人年紀都在二十到三十之間，七人中萬夫敵年紀最大，當年海其寬大鬧中原武林，他們還不知在哪裏，根本就未出世，但對當年哄動一時的武林軼事，却知道得很清楚。

因爲這事哄動了整個江湖，雖然到萬夫敵等七八懂事後，隔了十多二十幾年，人們還是津津樂道……

四十年前，武林中忽然出了名大煞星，年紀在二十多三十不到，其人自稱「水魔君」海其寬，一身武功已入化境，揚言要殺盡天下十六門派的掌門，斬下六十四帮會的龍頭大哥的人頭，要天下武林共尊他爲盟主，初時不但十六門派，六十四帮會，連一般的武林人都只當他是瘋子，一個狂人，一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傢伙，都沒有理會他，連正眼也不看他一眼。

那知，却大錯特錯了，不到三個月時間，十六大門派中的華山，峨嵋，崑崙，崆峒，點蒼，太極等六派掌門人，及六十四帮會中的排教，三義帮，永樂會等三十多個帮會的龍頭大哥，被他一一殺死，順帶還殺了很多人。弄到武林中一片腥風血雨，人人驚惶。

這下可激起了少林與武當兩派人及武林中的公憤，由少林及武當兩大派出面，招集了十六門派中的七大門派掌門人，聯同不少武林中正義之士，不惜千里追踪，終於在東海之濱，將海其寬追截到，於是展開了一塲慘烈之戰，七大門派中的四位掌門人，及十多名白道正義之士，死在那一戰中，其中有武當掌門一羽道長，而少林掌門也受了重傷。

至於海其寬被聯手合擊之下，亦身受重傷，最後，被少林掌門淸空大師運集一身功力，一掌將他擊飛五六丈，掉在海中，一沉不見！

當時羣豪只道海其寬在身受重傷之下，復捱淸空大師一掌，又掉在海裏，必死無疑，却想不到這個魔頭，本就出生在南海一個偏遠的小島上，幼得異人傳授武功，復精通水性，掉在海裏，當時還有一口氣，被他借水遁逃了。

事隔四十年，想不到這個當年滿手血腥的煞星，活生生站在七人面前。

萬夫敵七人眞的不敢相信眼前這個老頭兒就是四十年前鬧得武林大亂的魔頭，萬夫敵不由半信半疑地問：「你眞是『水魔君』海其寬？」

「水魔君」海其寬淒厲地仰天大笑了好一會，才厲聲地說道：「老夫一生不打誑語！水龍王就是海其寬，海其寬就是老夫！」

萬夫敵七人知道眼前的老魔頭，確是當年的煞星，不由心中一震，但他們都沒有表露在臉上。

萬夫敵還暗暗下了决心，就算下油鍋，上刀山，永淪地獄，也要將這個老魔頭拚殺，免他再爲害武林。

「海其寬，你這次重回中原，想必有所爲吧？」陳方試探地問。

「當然有！」海其寬怨毒地說，「第一先將你們殺死，爲三個徒弟報仇，奪回鐵馬山莊，然後再殺盡少林，武當等七大門派的人，一個不留，以報當年之恨。」

語聲一頓又起：「小子們，老夫當年的手段你們也聽說過，現在，是自裁，還是要老夫動手！」

「慢着，海其寬，我還有個問題想問你！」陳方急聲道。

「快問！」海其寬不耐煩地揮揮手。

「海其寬，四十年前你既不死，爲何要等到現在才回來報仇。」陳方問。

「老夫由於當年受的內傷太重，雖然幸得不死，但功力已大不如前，只剩下二三成，爲了報仇，老夫在那荒島上咬牙苦捱，由於體弱及飲食不好，加上受了風寒，所以老夫得了個喘症，苦修之下，功力恢復得很慢，二十年前，只恢復了五成，直到今年，功力恢了九成，老夫認爲足够殺死他們，於是就回來了，」海其寬大笑道：「從此，老夫再不用在那荒島上過那苦雨淒風的日子了，從今以後，我要將天下武林人的財富據爲己有，好好的享受一下！」

那種狂態，看了令人作嘔。

笑聲一停，海其寬像想起了什麼似的，目光盯在萬夫敵身上：「萬夫敵，你殺了老夫的摩尼奴？」

摩尼自出莊後，一直躲藏在萬夫敵等人身後，一張臉蒼白有如死人，似乎對海其寬害怕極了。

萬夫敵一笑道：「殺了又如何？」

「殺了最好，免得老夫動手，」海其寬殘酷地說：「他不能完成任務，又落入

人手，不死，留之何用？」

「海其寬，你想他死，我却沒有殺死他！」萬夫敵從身後拉出身材瘦小，被點了穴道的摩尼出來。順手將摩尼的穴道拍活，「摩尼，有咱們在，不用怕他。」

摩尼穴道被拍活，能够自由行動，目光與海其寬的冷厲目光相觸，恍如觸電一般，一個身子抖個不停。

海其寬目光如刀般盯着摩尼，獰聲喝道：「摩尼奴！還不過來受死！」

「主人饒命！」摩尼「撲」的雙膝一軟，跪在地上，哀求起來。

原來是個沒骨頭的傢伙。

萬夫敵七人見摩尼那副軟骨頭相，不覺卑夷地皺起眉頭，萬夫敵更是氣惱得大喝一聲：「摩尼，起來！」

摩尼恍如不聞，跪在地上，不住向海其寬叩首。

萬夫敵七人都爲摩尼的乞憐相感到羞恥，退後了一步不欲和這樣的人太接近。

「摩尼奴，快過來，免你一死！」海其寬詭笑着。

摩尼一聽如逢大赦，連叩了幾個响頭：「多謝主人不殺之恩！」

狗一樣爬起身，也不理會萬夫敵等人的喝止，像只哈巴狗一樣，搖頭擺尾，走向海其寬。

摩尼越行近，海其寬的笑容越詭異，終於，摩尼站在他身前三尺不到之處，彎腰垂手恭立着，那樣子，令萬夫敵七人看了，覺得可憎可鄙！

「摩尼奴，你去死吧，」海其寬臉上詭異的笑容一變，換上了獰笑，倏的一掌拍出，拍在摩尼胸前，摩尼想不到他會驟下毒手，胸前捱了一掌，瘦小的身軀「呼」一聲應聲平飛而起，哇一聲，口中鮮血狂噴，洒落一地，「蓬」然一聲，整個摔跌在四丈過外，像死狗一樣，趴在地上，動也不動，顯然死了。

萬夫敵七人又可悲又可憐地望了摩尼趴伏在地上的屍體一眼，目中都有怒火噴出：「海其寬，你不覺得這樣殺了他，可鄙下流嗎？」

「他罪有應得，」海其寬哈哈大笑道：「殺他，不過像殺只狗，你們應該感謝老夫，莫忘記了，他曾經殺了你一位弟兄！我可說間接爲你們那位死去的弟兄報了仇！」

難爲他竟說得出這種話。

「老王八，你簡直不是人！」燕直戟指怒罵。

「你們才不是人！」海其寬惡毒地大笑，「在老夫眼中，你們是鬼，老夫手下的喪命鬼。」

一直站在海其寬旁邊，默不出聲的水怪恭敬地對海其寬道：「師父，不要和他們多費口舌了，動手殺了他們吧！」

海其寬滿意地看了水怪一眼：「好，你先動手，給他們點顏色瞧瞧，師父爲你掠陣！」

水怪雙手一揚，手中多了兩枝分水刺，在陽光下，閃射出耀目的白芒，「是，弟子不會丟你老人家的臉。」

身形一動，躍前一丈有多，一揚手中分水刺，陰沉地說：「你們有哪個願意先死。」

萬夫敵七人被他的話氣炸了肺，齊皆嗔怒視着水怪。

陳方知道對方是個扎手人物，有其師必有其徒，身手必然了得，輕聲提醒各人，千萬不要衝動。

萬夫敵挺戈欲戰水怪，被趙漢搶先而出，「大哥，殺鷄焉用牛刀，待小弟先宰了這個狂妄的匹夫！」

萬夫敵只好低聲叮嚀：「兄弟，一切小心！」

趙漢口裏雖說得輕鬆，其實心裏不敢輕視對方，聞言點點頭，一躍而出，站在水怪面前，雙方相隔一丈六七。

「亮出你的兵器！」水怪見趙漢兩手空空，喝叫。

「瞎了眼的匹夫，快滾回去吧，這是什麼？」趙漢手一動，不知怎的，手裏多了把軟劍。

水怪被趙漢這一作弄，有點惱羞成怒，殺性大起，暴喝一聲：「找死！」身形一幌而前，分水刺「撥草尋蛇」，抖起一溜耀目白芒，分水刺向趙漢刺去。

趙漢冷笑一聲，偏身急閃，分水刺從他胸前一閃擦過。

趙漢身形一偏的同時，軟劍嗡一聲鳴响，顫起白光千條，也分不清是劍是光，罩刺向趙漢右脅！

趙漢怪叫一聲，身形如魚如鰻般怪異扭動了幾下，不知怎的，不但閃開了趙漢的一劍，且已到了趙漢身後！

萬夫敵等人，屏息平氣，全神觀看兩人的搏鬥，兼窺測水怪的身法招數。

趙漢一劍刺空，眼前失去水怪身形，巳知他閃到背後，身形疾向前撲伏，嗤一下急响，水怪自背後刺到的分水刺，貼着他的背脊，疾刺而過，趙漢感到背上一陣透脊寒涼！

一個怪蟒翻身，趙漢乘勢一揮手，軟劍如電光乍閃，攔腰揮斬水怪腰身。

水怪怪叫一聲，身形迅速彈射而起，「颯」的趙漢軟劍從他足下閃過，揮斬個空！

水怪身形如鱓般在空中扭動躍滾，向地上的趙漢急撲而落，身形躍滾間，一道白芒飛墮，刺向趙漢！

趙漢仰面朝天，手中軟劍向上環舞，「叮叮叮」一連串急响，連接水怪臨空急刺而下的十八刺！

十八刺過後，水怪的身形不落反升，借着劍刺互擊的震力，身形反而升高了七八尺，「刷」的身形再次急墜，分水刺如流星般垂直墜刺趙漢心胸！

分水刺在陽光下，閃爍如電光！

萬夫敵眼見水怪這一招來得兇厲，心頭一震，巳知趙漢可能擋不了，身形一起，撲向水怪，欲替趙漢擋煞這一刺！

趙漢仰面迎擊水怪十六刺的刹那，雙目巳被劍刺爆出的眩目閃芒花了眼，十六刺一過，正欲斜竄而起，那知水怪緊接的一刺巳「嗤」然急刺而至，「噗」一下輕响，刺入趙漢心胸！

趙漢猛覺心胸刺痛，目昏腦迷，暴吼一聲，張口朝天噴出一蓬鮮血，右手猛往上一揮，血光暴現，一聲慘哼即時响起，水怪負創身形急向一旁斜落。

萬夫敵躍到，趙漢巳躺身在地，嗔目

張口，胸前一個血洞在汩汩冒出鮮血，巳然氣絕而死！萬夫敵張口發出一聲斷裂心肺的長叫：「趙兄弟——！」猛一下撲跪在地，雙手向下一抄，從地上托起趙漢的身軀，一個身子顫個不停！

燕直等亦跟在萬夫敵身後撲到，一見趙漢被殺，個個悲憤塡膺，目眦欲裂，燕直第一個如瘋虎般，狂吼一聲，三截棍一抖，鐵棍般硬直，撲向落在一旁，臂上滴血，猶自在喘氣的水怪！

水怪本巳一擊得手，分水刺在趙漢心胸一刺即出，那想到趙漢如此悍勇，竟然在臨死前，不但噴了自己一身血，還拚出全力，在他臂上斬了一劍！所幸趙漢那一劍力道將盡，斬得不深，入肉只一分！

要不是爲了閃避趙漢迎面噴到的一口血，他也不會中了一劍！

落在地上，回想剛才那刹那，他也有點心驚，被趙漢那股悍勇之氣嚇得心跳！

一口氣還未喘過，見燕直經巳撲到，不由兇性大發，獰笑一聲舉刺迎向燕直！

萬夫敵目中盡是怒火，輕輕放下趙漢的屍體，執起金戈，轉身望着在一邊惡毒地笑着的海其寬，一字字道：「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金戈耀日，疾衝向海其寬！

海其寬見萬夫敵瞪眉怒目，恍如天神般執戈衝上，被他的神威所懾，窒了窒，手中龍頭拐一橫，厲聲道：「小子找死！老夫成全了你！」

龍頭拐直砸橫掃，搶攻萬夫敵。

萬夫敵表現狂怒，心裏保持冷靜，金戈豎斜刺，展開「金戈耀日十九式」，與海其寬大戰起來。

但見兩人縱橫飛躍，金光飛閃，烏光如山，鬥得激烈無比！

這邊燕直和水怪一交上手，情勢更見兇險。

燕直懷着豁出去的決心，一上來就用上了拚命招法，令到水怪不得不全力招架，仗着身形詭異，招式陰狠，戰了個半斤八兩！

陳方，馬逮，毛子，狄山君四人，雖然憤怒悲痛，都沒有加入圍攻，只在一旁監視着。

每個人都抱了一死之心，誓要拚殺海其寬，水怪兩人！

萬夫敵勇戰海其寬，激鬥之下，漸落下風。

他之所以漸落下風，不是招式上不敵，而是功力相差了一截。

海其寬根本不用什麼招式，只是大開大闔，以渾厚的內力，運聚在拐上，震得萬夫敵兩臂發痲，不敢硬接他的龍頭拐，這一來，就被海其寬一輪狂攻，迫得只有招架之力。

海其寬咀角上露出殘忍的笑意，拐影更密，迫得萬夫敵透不過氣來。

「小子，你是老夫出道以來，接得下老夫五十招的第一人！」海其寬說着，倏的拐法一變，不再大開大闔，變得綿密如雨，快疾如風。

他想將萬夫敵一舉擊殺，除去他生平認爲最强的敵手！

陳方，馬逮，狄山君等人見萬夫敵陷入險境，心裏焦急萬分。

毛子不顧一切地衝上。

海其寬見有人撲上，心裏一急，手中拐一緊，倏的一拐打在萬夫敵背肩上，打得萬夫敵噴血前，身形打着旋，摔跌在丈外！

萬夫敵眼見海其寬一拐擊到，竟然閃避不開！硬是被海其寬擊了一拐，肩骨碎裂，受傷不輕。

海其寬正想躍身追擊倒地的萬夫敵，但毛子巳衝上，手中一對銅鎚，閃溜着一道金光，左上右下，力擊海其寬頸腰！

海其寬獰笑一聲：「找死！」龍頭拐拐頭向上一點，拐尾向下一撞，「嗆嗆」兩聲大响，點撞開毛子擊來的銅鎚，順勢飛起一腿，踹在毛子胸膛上。

毛子被海其寬龍頭拐一點一撞，銅鎚同時被震蕩開，手臂發痲，差點握拳不住，中門大開。

海其寬那一腳，快如閃電，令毛子來不及有所反應，胸前「喀勒勒」一陣碎响，胸骨巳被踹碎，胸膛塌凹，狂吼一聲，整個人被踹得離地飛起，噴着一溜血雨，飛摔在二丈過外，撲跌在地，寂然不動！

陳方在萬夫敵飛旋撲跌出的同時，心頭大震，身形像箭一樣衝前，撲到萬夫敵身邊，扶起萬夫敵，見萬夫敵胸前滿是血，胸膛在急劇起伏，知他未死，才放了心，手掌按在萬夫敵背心，慢慢將內力輸入萬夫敵體內。

狄山君一看毛子慘死，悲憤莫名，手中開山斧呼呼地連劈兩斧，撲身衝向海其寬！

燕直越戰越勇，水怪的身法則越來越怪異，時而像游魚，時而像蛇竄，手中分水刺招招向燕直身上各處要害招呼，燕直不論身上哪一處中其一刺，必死無疑！

燕直仍是奮不顧身的，狂攻水怪。

水怪仗着怪異的身形，一直有驚無險，突的，水怪在游竄中，覷到了燕直一個破綻，怪笑聲起，左手分水刺疾刺燕直頭面，右手分水刺乘燕直擰頭閃避，三節棍鎖纏的刹那，右手閃電般一刺逼入燕直腰脅。「噗」一聲，刺入燕直左腰脅！

刺尖從燕直右腰脅透突而出！

水怪手法不可謂不快，分水刺一入即抽，但仍慢了一步，燕直猛然一聲厲吼，目裂出血，三節棍拋手擲向水怪頭頸，乘水怪閃避的刹那間，兩手一張，竟然將水怪的右臂緊緊抓握住，一口咬在水怪手臂上。

水怪發夢也想不到燕直如此悍厲，身中刺後，仍能來上這一手，手臂被抓被咬，痛得他殺豬般叫起來，左手分水刺在燕直身上，頭上亂刺一通，右手拚命掙脫，竟然無法抽脫出右臂。

燕直渾身上下，被刺得有如蜂巢般，全身滿是血洞，就是緊緊地咬抓着水怪右臂不放。

水怪何曾見過如此悍厲的人，他自己雖然亦兇悍非常，仍被燕直的悍厲驚嚇得失了神。

馬逮一聽見燕直狂吼，身形巳如箭矢般撲向前，人未到，巳聽見水怪殺豬般的痛呼聲，隨見兩人糾纏在一起，燕直被水怪一輪狂刺，像個血人一樣，形狀慘厲到極，心裏一陣抽痛，咬牙悶聲不响，手中

長劍悄無聲的，一下刺入水怪後心。

水怪已被燕直弄得驚痛攻心，心神已亂，掙又掙不脫，如何躲得了馬逵一劍，撕心裂肺一聲狂吼，人隨着馬逵抽出的長劍，氣絕身亡，與燕直滾跌在地。

馬逵長劍剛從水怪身上抽出，背後傳來一聲慘叫，猛回頭，瞥見狄山君破山斧直飛上天，一條身形被擊得衝向天空，大驚之下，不顧一切，足下一蹬，躍騰而起，撲向狄山君墜跌的身形。

一手接住狄山君的身形，不由悲痛欲裂，狄山君一張臉已不成臉，五官模糊，血肉一片，死狀可怖！

放下了狄山君，馬逵一步步邁向海其寬。

海其寬手臂上鮮血冒湧，顯是被狄山君拚死砍了一斧，正無力垂下。

馬逵踏前三步，身形平飛而起，劍在身先，如激矢般射刺向海其寬！

海其寬見馬逵一劍射刺而來，不禁被馬逵不顧生死的一擊驚得臉色也變了，他第一次見過如此悍不畏死的人！

完全無封無擋，就那樣身形平射向海其寬。

馬逵是拚了必死之心，就算死，也要將海其寬刺傷。

海其寬神情呆了一呆間，馬逵已飛撲而到，海其寬右手龍頭拐猛揮，擊向馬逵頭頸。

馬逵竟然不閃不避，仍然一劍射刺向他左胸。

海其寬臉色刷的一下子蒼白如水，他從未見過這樣的打法，這樣悍不畏死的人，欲避已不及，只好咬着牙，龍頭拐速度更快，「噗」，「噗」兩聲响，龍頭拐一拐打碎了馬逵的頭顱，腦漿四濺，同時，馬逵的長劍亦刺入了海其寬左胸，劍入二寸，可惜劍勢偏了少許，不能刺個正着，否則，海其寬現在必死！

蓬一聲，馬逵屍身摔跌在地。

長劍仍插在海其寬胸肩上，痛得他渾身哆嗦。

猛的，一條身形又撲到，海其寬胆也寒了，估不到還有一個不怕死的人。

此人是陳方，剛為萬夫敵輸入內力，將萬夫敵救醒，就見馬逵頭顱破碎的屍體撲跌在地，心裏悲怒交加，身形如箭般射起，撲向海其寬！

海其寬整個人被陳方飛來的身形嚇得呆住了，這是什麼打法，簡直是不要命！

但不容他多想，陳方的身形已如激矢般刺到，手中一柄金刀，全力劈向海其寬頸背。

其勢急疾，海其寬身受兩傷，轉動不靈，急揮拐，閃身，「砰」一聲大响，一拐砸在陳方背心上，同時血光一現，海其寬由於身形不大靈活，閃得慢了點，被陳方一刀砍在肩上，一條手臂差點被齊肩砍斷！

陳方一個轉身，被砸得像隕星一樣墜跌在地，身形墜地，口裏才淌流出大量鮮血，一動不動，死了。

海其寬負創極重，踏退了幾步，以為人全死了，不由仰天哈哈狂笑，倏的，一條身形，挾着一道耀目金虹，衝撲向他！

海其寬不由止住了笑，一雙眼睜得大大的，驚惶地望着疾衝而至的身形，張大了口。疾衝而至的身形是萬夫敵，正鼓起體內最後一點眞氣，持着金戈，挾萬夫之勇，作全力一擊！

海其寬已被連串不怕死的衝殺弄得神潰志崩，竟呆站着，眼看着萬夫敵持戈衝刺到，不閃不避！

「啊——！」一聲厲吼，萬夫敵一戈刺入了海其寬的小腹！

猛一抽，金戈從海其寬小腹上抽出，連腸也抽出不少，海其寬滿臉悽怖之色，隨着抽出的金戈，撲伏在地，死了。

萬夫敵粗重地喘了口氣，眼神散渙地掃視了地上的屍體一眼，手一抬，金戈入地二尺，就那樣持着金戈，口裏喃喃道：

「各位好弟兄，大哥隨你們一起去！」

語聲戛然而止，就那樣站着，手執金戈，氣絕而亡。

入地的金戈，在陽光下，閃燦起萬道金芒……。

陽光與金戈的光芒互照，燦爛輝煌！

（全文完）

三劍客的絕招

麥海雲

一般而論，所有拳師都是想奪取勝利的，因此之故，如果他們能够盡量搶攻，當然是落塲就以絕招出擊，向前急攻急打，不過，這一類攻勢雖然凌厲，但却有些問題，如果急攻搶打一輪，搥搥落空，便給對方有機會出擊，到時可能屈居下風，因此之故，廣東十虎這些大師傅，多數花很長的時間紮馬，可以說他們的馬步穩如鐵塔，且又轉動的時候非常靈活，能够憑着馬步變化多端這種優點配合硬拳出擊，且又橋手够硬，搏鬥之際，當然是佔了上風，鐵橋三是有名的鐵橋，一雙手的前臂，堅如鐵石，憑着他的一雙手，只是施展上下旋轉飛劈急攻的招式，已經打贏，故此很少出腳，且又絕不理會別人是否出腳，如果有人向他的身上踢出一條穿心腿來，他只是略為閃側，一腳掃去，那一腳剛剛踢中對方的後腳，此人便即倒下來，就算這傢伙發覺踢出去的穿心腿落空，把那一腳化為虎尾腳出擊，他也絕無所懼，原因是一腳兩變，攻勢已慢，到時他憑着一雙鐵臂，就用大劈掌一掌削下，此人的小腿骨可能給這一掌劈斷，故此，跟鐵橋三交手的人，不敢用腳，根本上他本人已經有鐵橋之稱了，對方既然不肯用腳出擊，他就必操勝劵，故此，鐵橋三跟一般拳師打鬥，總是贏的，至於廣東十虎其他各人是否有資格跟他分出高下來，那就難以判斷，因為廣東十虎不過是拉攏而成的，其實應該叫做前五虎以及後五虎，後五虎是黃麒英，黎仁超，蘇黑虎，鐵指陳以及蘇乞兒，他們五人的年歲跟前五虎相差二十年過外，不能够相提並論，至於前五虎，輩份最老的是鐵橋三，跟着王隱林，周

泰，黃濟筠，黃澄可五人，這是武林說的前五虎，他們五人武功都很出色，但以橋手和馬步來說，那就鐵橋三佔第一位！鐵橋三雖然比較一般人略高，而且有點瘦，不過他手脚堅實如鐵，跟敵人搏鬥之際，倘若對方是名門正派的高手，他不敢輕敵，傾全力搏鬥，那時他就除了橋手還以馬步取勝，當時他不但有鐵橋之稱，還有鐵馬的聲譽，他習慣用低莊馬應戰，雖然他身型高大，却坐低馬步，第一招就向敵人用弓式發招，同時右拳打出之際全身氣力坐在右脚，即是右拳右脚在前，左拳左脚在後。

這一招叫做弓箭拳，即是擺出弓式的姿態，右手發出，又快又急，有如射箭，故此叫做弓箭拳，那雙眼就向對方正面凝視，如果對方想用手挑格他的一拳，難似登天，因他的手特別堅實，打出去無人能够抵擋，因此敵人想打贏他，只好另想辦法，向斜裏發招出擊，殊不料鐵橋三的馬步極為靈活，加上他手長脚長，他把前鋒馬退後一步，形勢立變，那時他的左脚在前，右脚在後，右拳反而收回，變成左拳在前，但却沒有伸到盡，只是擺出化攻為守的姿勢應戰而已，那種馬步忽然退後，就使對方的攻勢落空，如果對方仍是急攻，他可以把左脚又再退後，變成右脚在前，反過來說，對方並不急於進攻，他就把左脚站穩，右脚忽上忽下，忽前忽後，那就使對方的視綫迷亂，稍為有機可乘，他就施展最出色的大劈手，一雙手好像斬柴似的，右手由右邊握拳斬下來，左手跟住由左邊握拳斬下，至於右手，並非收回就算，仍是由下邊打上去，右手剛剛打上，輪到左手跟住打上，由上邊斬下來的一招，叫做斬柴手，由下邊打上去的一招，有如雄鷄撲翼，做稱撲翼手，這兩招都是鐵橋三苦練出來的招式，對方難以抵擋，他接連幾招把對方迫到步步退後，跟着發拳出擊，一拳就使敵人倒下來，鐵橋三就憑着硬橋硬馬取勝，絕不向側面發招，這些打法充份表現出他的武功登峯造極！

有廣東十虎之首這個綽號的一名高手叫做王隱林，他因為在河南海幢寺擺擂台，三個月內擊敗一百零八名好漢，故此，廣東十虎的輩份雖然是以鐵橋三的資格最老，至於王隱林，却名氣比他更响，他能够擺擂台打贏百多名好漢，顯然是他本人的拳脚極為靈活了，因為對方究竟是那一種門派，他在事前毫無所知，故此，他的功夫一定極有斤兩，即是說，馬步穩固，轉身靈活，出拳踢脚，極有分寸。

王隱林所學的就是關外功夫，由星龍長老帶到南方來，這位長老在西江肇慶的鼎湖山慶雲寺留步，做了方丈，王隱林從小就給父親送到山中侍候這位高僧，因此學到了許多不傳之秘，包括易筋經以及八仙拳，連環奪命手等絕招，後來他落山，跟各派拳師作戰，俱是使用星龍長老傳授招式應戰，這一類招式就是喇嘛拳跟白鶴拳結合而成的，不但出手快速，變化神奇，而且發招之後跟住填補空門，使對方無法乘虛而入，憑着這種獨特的招式應戰，他不單是當時穩坐第一把交椅，而且能够在晚年雙目失明之後，仍可跟高手過招，有把握取勝！

他的拳脚最大的特徵就是忽左忽右出擊，使敵人難以捉摸，他最擅長使用的一招就是飛鳥投林，第一招向敵人打出，右脚在前，標馬急攻，右拳由下邊以傾斜姿勢打到上邊去，向敵人的下頷和左邊臉孔出擊，由於這一招由下邊打上，故此，對方的視綫稍為迷亂，甚至可以說，不知如何招架，他的右拳剛剛發出，便即移步換形，左拳也是由下邊打到上邊去，同樣的是向對方下頷和臉孔進攻，不過他握的是左拳，故此向對方右邊臉孔發招而已，單是飛鳥投林，忽左忽右撲攻這兩招，就已經使敵人覺得不易對付，因為那種拳脚是由斜裏發招的，既然不能把這一拳壓倒，又難把它托住，故此，十居其九，一招就會打輸，假如有人冒險伸拳把他的斜飛式那一拳托住，他的另外一手就由下邊突然打上，同時上邊的手壓下來，就把對方那一隻手壓在當中，稍為使勁，立刻折斷，

這是喇嘛拳最擅長的絕招，叫做鐵門閂，如果王隱林覺得無法用飛鳥投林以及鐵門閂這兩招取勝，便即使用他祖傳下來的低撑脚，連環撑出六七脚，每一脚俱是向對方小腿出擊的，即撑即勾，跟着掃脚，務使對方站不穩，一旦倒下來，便即打輸。

王隱林的父親是西江名拳師「銅脚道人」，叫做王平，那雙脚的小腿骨，能够隨意掃斷直徑四寸的一株小樹，假如用這樣凌厲的脚法向一個普通拳師發招，對方很難捱得起一脚，王隱林除了苦學星龍長老帶來的關外拳，還對祖傳的鐵腿有十多年功夫，而且從小練起，故此他威震海幢寺，三個月後無人應戰。

廣東十虎排名第三位的周泰，他的名氣雖然比不上鐵橋三以及王隱林，不過他所學的功夫，比較這兩位高手更多，再又因為周泰的輕功神妙，剛剛交手，跳躍如飛，加上了他身高手長，十隻手指堅實如鐵，搭手就給他的標指插傷，故此，他在廣州設館授徒，無人斗胆登門挑戰。周家的標指，至今仍然留下來，有許多拳師擅長使用，但却比不上周泰那麼老練，周泰右手一拳當胸打出的時候，看來好像那一拳已經打到盡，但因他的肩膊放平，故此那一拳並非拉成直綫的，如果對方用手招架，他就身形一閃，從正面變成側面，那一隻手也伸到盡，由於正面變側面多了一尺，那隻手伸到盡又多一尺，等於前後多了兩尺，故此，這一手是很難抵禦的，跟着他還把鐵拳化為鋼指，本來是拳頭的攻勢，變成鐵指，又再增加四寸，因此，他可以打得更遠，又再因為他苦練鐵指功，的確十指如鐵，憑着手指向對方要害使勁一插，此人便即受傷倒地，如此凌厲的功夫，無怪他僅憑一招標指，已經威震羊城，另一方面，他的脚法係由麥神腿學到的，可以在任何一個角度出擊，一脚就把敵人打傷，踢出的脚，變化莫測快如閃電。

上述三名高手威震一方，當時並無廣東十虎之稱，且亦湊不出十隻猛虎，只是三人而已，武林中人認為他們三人俱是仗義鋤强扶弱的，把他們稱做「三劍客」。

廣東十虎的武功，前五虎勝過後五虎，而前五虎又以名列頭三名的鐵橋三王隱林以及周泰最好功夫，他們各有獨到之處，練武之人不妨把那些絕招參考！（完）

兩月完俠情小說

雲飛・文
盧令・圖

雪中行（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關外熊家大院的熊幗君在雪地中獨行時遇上了另一個青年的獨行人，一見鍾情，因此尾隨其後，一直跟踪到駐馬鎮，而青年獨行者正是「孤劍獨行」獨孤行，他一人默默在雪地中行走，却料不到雪地中隱藏着一個陷阱，幾乎使他丢了性命，幸而他武功高强，才逃過危險……來到一間客棧，獨孤行接到一封書信，內容是相約在大雪山會面，獨孤行對此深感奇怪，因此他一路上掩藏行踪，自信沒人認出自己，但意外的，他遭到一次莫名其妙的兇險襲殺，獨孤行上大雪山赴約，但却不見人影，正想離開之際，只見山上發生雪崩。

愛女突失踪　慈父費思量

最難消受美人恩

這時熊大小姐發現山下有兩行脚印，一直延伸上山，兩行脚印有大有小，有新有舊，明顯有兩人上山去了。熊大小姐看到這兩行脚印，斷定必是獨孤行及約他到山上一會的人所留下，兩人巳必在山上，毫不遲疑，踏着留下的脚印，跟踪上山。

轉過一面山坡，來到一道凹崖下，脚印繼續斜伸延展而上，她也跟着走前，才轉出凹崖下，但見幾拾丈高處，山腰上空積雪崩落，揚起漫天雪花，依稀見到一個熟悉的人影站在雪花飛揚的山腰處，正是那一見難忘的獨孤行。

心裏又驚又喜，但驚比喜大，可說是驚得心胆俱碎，臉無血色，因爲她知道大雪崩即將來臨，獨孤行已身在險境而不自知，急得她張口大叫，聲還未出口，倏的又伸手掩着張開的口，不敢叫出聲。

如果她叫出聲，不但救不了獨孤行，反而加速了獨孤行的死亡。

因爲山腰上積雪巳因陽光熱力照射而鬆動，再加上聲音的震動，浮鬆的積雪崩落，那就會造成一塲威勢極可怕的大雪崩，積雪有如天崩地塌般將人掩埋，無人逃得了。

距離又遠，趕去巳是來不及，揚聲示警，只有加速雪崩，令到她芳心大亂，六神無主，心胆俱裂，一時間目瞪口呆，不知怎樣辦才好。

難道就這樣眼睁睁看着他被崩雪掩埋而死去，答案當然是不！

忽然一股衝動油然而生，她要衝上去，衝上去救他下來，救不了，就算死也死在一起！

少女的感情眞是豐富，也令人莫名其妙。但是她衝出不到三步，驚人的變化巳發生了，她巳欲救無從，一下子昏倒在雪上。

×　　×　　×

就在熊大小姐想衝上山腰，而獨孤行正想飛馳下山時，驀的山腰上空响起一陣

如雷的大笑聲：「哈哈哈……獨孤行！看你今次還逃得了，就死在這大雪山上吧！哈哈哈……！」

笑聲語聲如雷，震得山迴谷應，山腰上陡挺峻峭的山峯上，崩雪如狂風暴雨般崩瀉滾下，激揚起漫天雪花，崩塌滾瀉下的雪花沿途帶動浮鬆的山崖壁間積雪，如波翻浪捲般狂瀉而下，那威勢駭人至極。

獨孤行已馳出二丈左右，突聞那笑聲人語，倏又停身，他雖知危險迫在眉睫，但他不甘心被人戲弄，一定要看清楚，弄明白這人究竟是誰？這一停，差點令他後悔終身，葬身雪中。

他一停步回望，簡直令他傻呆了，崩雪挾千軍萬馬之勢，如奔雷駭浪般崩瀉滾捲，疾風狂飈般兜頭蓋落，百丈高處的突岩積雪也大塊大塊地崩落，有一塊就落在他身旁，這時他想走也不能了，已被那旋風狂飈，翻天覆地萬馬奔騰，威不可擋的崩雪所掩捲，人就那樣，身不由主，隨着那一瀉千里，一發不可收拾的崩雪翻滾瀉落，直往山下翻捲下去。

獨孤行被那崩瀉滾捲的積雪掩捲着翻滾下，人巳被翻滾掩捲得幾次昏迷窒息過去，但他努力着，努力保持清醒，他知道如自己一昏迷，那就會被崩雪所掩埋，葬身雪中，死得不明不白。所以他盡管頭昏腦脹，不能自巳地隨着崩雪翻捲滾落，仍然想在崩雪中找到可供抓牢的石塊樹根，好教他失望，任他在崩雪掩捲翻瀉下亂抓，就是找不到足以讓他抓牢，不再隨着崩雪滾瀉的山岩或突出的樹根。

身形隨着崩雪越滾越快，人如風車般任那勢不可擋的崩雪掩捲滾瀉下巳有百多丈，好在積雪厚，還不致於被山石弄傷了身體，但却被崩雪幾次掩塞了口鼻，差點窒息。人也翻滾得快昏暈過去，就在他快要暈過去時，翻滾的身軀突的一震，腰間被硬物猛撞了一下，終於暈了過去，鋪天蓋地，勢如萬馬奔騰，山洪爆發勢不可擋的崩雪，刹那如旋風狂飈般在他身上掩捲滾瀉過，將他掩埋了，崩雪呼嘯着直朝山下滾捲而下。

×　　×　　×

雪崩來得快去得也快，就像那晴天陣雨一樣，雪崩過後天地又回復和平寧靜，大地山林仍掩蓋在銀白色的積雪下，一切顯得寧靜肅穆，粉裝玉琢，有誰知道前一刻發生那樣驚心動魄，如疾雷駭浪，旋風狂飈般勢不可擋，可怕兇猛到極的雪崩。

斜陽耀目，雪泛銀光，山腰百丈高處突岩上，站着一白衣人，望着崩雪過後，獨孤行影踪不見，滿山皆雪的情景，獰笑着一閃而沒。

×　　×　　×

熊大小姐終於悠悠醒轉，發現自己巳躺身在凹崖內，坐起來，搖搖頭，她實在弄不明白可以如何會置身在這崩雪掩捲瀉落不到的凹崖內，她記得清清楚楚，自己是昏倒在凹崖外幾丈遠處的，那怎會躺在這裏？不被崩雪所掩埋？霍然站起身，她也不去細想，她現在急於想知道獨孤行在雪崩後是死是活？是死，要找到屍，是活，需要立即救援，她一步躍出了崖外，朝山腰處打量搜索。

雪崩過後，一切皆巳改觀，不像先前

的形狀，凹下的地形被崩雪填平，突起的巉岩積雪剝落，只留下薄薄的一層雪花，簡直有點認不出來，浮雪已被捲刮去，她踏着積雪，躍上了山腰，那有人在，急驚得她差點又昏倒，幾次想張口，大聲叫，又恐引發另一次雪崩，眼中含着淚，在山腰處四圍察看走動，看是否發現獨孤行被埋在雪下，却一無發現，急驚得她眞想放聲大哭，爲一個只見過一面，今天才知道姓名的陌生人放聲大哭。

不過她還存着一絲希望，希望能找到生還的他，但她又知道這種希望很微，就她所知，很少有人能在大雪崩瀉下生還，特別是首當其衝！

順着崩雪滾捲翻瀉而下的雪路，她小心地一步步仔細探察搜索着，越往下越失望，山下滿是白雪，連一點雜色也看不到，又怎能找到人呢？

臉上淌着淚，她也不知，踏着齊膝的積雪朝山下走，雙手不時插進雪中抓摸一會，希望能抓摸到一塊布，一點人身的東西，但她失望了。

人在齊膝的雪中行走，雖是下山，但也會很疲累吃力的。

她望見十多丈遠有塊突起的岩石，岩上積雪很薄，她感到很疲累，想到那突出的岩上坐下來歇一歇，一步一跌地，她來到了岩石前，抬起一腳，踩落岩石前的雪中，正想轉身一屁股坐下，驀的感覺踩落在一軟實的東西上，同時微覺腳下一動，似是那軟實的東西動了一下，她心頭一動，連忙提起腳，踏落一旁，彎下腰，就在那腳印處探下手，忽的她狂喜地雙手齊下，一陣扒撥，雪花翻揚，不一會積雪盡去，露出一截灰黑色的皮袍，低聲歡叫一聲，雙手扒撥得更快，不一會露出了一個臉朝下蜷伏着的人來。她心頭狂跳着，臉上是淚是笑，輕輕將那人扳轉，正是令她一見難忘的獨孤行。

原來獨孤行驟覺被一硬物一撞，腰上一痛，就是被這突出的岩石擋住了隨崩雪滾翻而下的身軀，昏了過去。

熊大小姐心頭狂喜，見獨孤行雙目緊閉，臉色蒼白如雪，一摸他的手，冰涼的，心內一急，差點又掉下淚來。忙伸手一探他鼻息，還好，尚有一絲微弱的氣息，破涕而笑，將他一把抱起，凍昏了的人，千萬不能再讓他躺在冰寒的雪地上，否則寒氣攻心，大羅神仙也救不了。

目前他最需要的是溫暖，將他身上冰寒之氣驅除，否則時間一久，也會全身僵硬，血脈滯塞而死。

好在發現及時，不然，他在雪下埋久一點，就算不僵凍而死，也會窒息而亡。

獨孤行肢體已有點僵硬，如不盡快將他的身體內的寒氣驅去，那就只有凍僵而死。

這可作難了，雪山皚皚，雪原莽莽，那裏找一間屋，火熱的炕，軟厚的棉被爲他驅去身上寒氣呢？她眞是又急又愁，忽的她臉上一紅，低頭看了一張狀如死人的獨孤行一眼，一咬牙，她決定用她的體溫來爲他驅去身上的寒氣。

但她終歸是個黃花大閨女，自古男女授受不親，現在這樣抱着他已是不當，何況還要身體互貼，任她生性爽朗開放，也覺得難爲情，臉如火熱般紅。

但除此一法外，別無它法，爲了救人，那管得了這樣多，雖是毫不相識的陌生人，但對他已動了情！

臉上火辣辣般熱，心在蹦蹦跳，玉手微抖，爲他解開了穿在外面的皮袍，自個兒也解開皮裘，雖然內裏還穿有衣服，到底還是有點遲疑，猛一咬牙，眼一閉，將他冰凍的軀體一摟，緊貼在她火熱的胸前，皮裘將他全身包裹着，一只手貼在他背心，一股溫熱的內力，綿綿注入獨孤行體內。

熊大小姐雖然雙目緊閉，不敢看，但隔着衣服，仍能聽到和感覺到彼此的心跳聲，只不過她的心在蹦蹦亂跳，而獨孤行的心跳得很微弱，幾乎被她如鹿撞般的心跳聲所掩，如不是胸緊貼着胸，眞難感覺到。

初時她還有很濃的羞意，這畢竟是第一次，一個陌生的大男人，緊摟貼在她胸懷中，氣息可聞，這是前所未有的一種異樣感覺，漸漸羞意消退，代之的是一種從未感受過的，使人迷醉的感受。

獨孤行在她懷中，有如個在母親懷中熟睡的嬰兒，動也不動，初時入懷冰凍的軀體漸漸有了暖意，四肢也不似初時般僵硬，身上散發出一種男人醉人的氣息，熊大小姐被這股從未觸嗅過的醉人男人氣息所薰，閉着眼，有點迷醉了，心內只覺無比暢適，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充溢着她全身，她的身軀越發熱起來。

連她自己也不知過了多久，胸懷中的他一動，將她從沉醉中驚動，回過神來，張開眼，已聽到他粗重的氣息聲，連忙將裹緊的皮裘掀開小小，偷看胸懷中的他，但見他臉上紅紅的，感受到心跳已很正常，鼻息粗勻，四肢溫軟，知他已沒事了，已從鬼門關前打了個轉，回到陽間。不禁喜從心生，痴痴地望着他充滿成熟男性魅力的臉龐，瞬也不瞬。

他的身子再動一動，才將她驚動了，吃了一驚，因爲她看到他眼皮動了動，似是想張開眼，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連忙將貼在他背心的手掌移開，順勢點了他睡穴，免他醒來後看到眼前尷尬的情景！

一個大姑娘，懷裏摟貼着一個大男人，雖說是爲了救人，但讓這個大男人醒來後看到，那情景也是怪難爲情的。不知怎樣說才好。

少女情懷，總是比較含蓄和矜持的。

× × ×

獨孤行現在已脫離了危險，不礙事了。只要讓他在暖熱的炕床睡上一睡。

熊大小姐將獨孤行從胸懷中抱開。爲她扣上皮袍扣，自己也一手拉好了皮裘。雙手托抱着獨孤行，從岩石上站起，展開身形，直往山下奔馳，她要盡快將他帶回駐馬鎭客棧。

太陽已落山，暮色已輕輕降下。雪峯紅日。份外觸目壯觀，熊大小姐也沒有心情欣賞這落日黃昏蒼茫雪原的另一番景色，盡展身形，托抱着獨孤行，在蒼茫的雪原上，留下一長串淺淺的足印，朝駐馬鎭飛馳而去。

× × ×

獨孤行一忽兒在呼嘯崩落，勢如狂飈

巨風，萬馬奔騰。山洪驟發，一發不可擋，捲捲翻瀉的崩雪中翻滾跌爬，不能自已，感到頭暈目眩，被崩雪所窒息；一忽兒又恍惚處身於一溫軟芬芳的處所，感到舒適無比，一切的痛苦盡去，只覺甜蜜蜜，溫軟軟，令人無限留戀，就像處身於慈母懷中般；忽的他又恍惚依偎在母親懷中，母親正溫柔慈愛地輕撫他的頭，在哄他入睡。忽的那驚心動魄的雪崩將他推跌翻捲，腰間似被硬物所撞，劇痛難忍！

痛令他張開了眼睛。惘然打量着四周一切，那有什麼雪崩，母親，自己正安然躺在熱炕上，身上蓋了兩床棉被，剛才所感受和見的，只不過是在夢中，由於在夢中翻動身體，牽動了腰上的傷勢，所以令他痛醒了！

回想起夢中見到的母親。那溫軟舒適的感覺，令他回味留戀不已。但那驚心動魄的雪崩。却讓他省起了何以自己會躺在這房中炕上。這是什麼地方，看清了，是自己昨天在駐馬鎭客棧租的客房。自己明明已被崩雪所埋，昏了過去，是什麼人救了他？一定是有人救了自己，才會如今躺在熱炕上，否則自己已變成了雪人——一個僵凍而死的人！早已到森羅殿去報到的枉死鬼了！

他腦中思潮起伏，很多急欲想知道眞相的問題在他心頭閃現。目前首先要知道的是：誰人在崩雪掩埋下救了他，又知道他住在這客棧第五間客房，將他送回來。

他身體已沒有大礙。只是不知腰上傷勢如何——熊大小姐救他時，由於不便替他全身察看，所以不知他腰上受了撞傷，沒有替他敷治。

他想起身，一挺腰想坐起來。一陣劇痛却令到他頹然動不了，起不了身。總可以叫小二來，他張口剛想叫，房門已呀一聲被人推開。房內光綫更强，側轉頭，是店小二，一手捧着碗，碗中熱氣騰冒，一步跨進房中。

小二一眼見到獨孤行躺在床上張眼看着他。連忙緊行兩步，來到床前，一臉是笑地道：「客官，您可醒了，估着你也該醒了。來，快喝了這碗剛煎的薑湯，趁熱喝了它，好將寒氣驅去。」

獨孤行見小二如此殷勤體貼。心內感動。抬起頭道：「小二哥，麻煩你了，多謝！」

小二連忙道：「客官不要客氣，這是小的該做的，要謝就謝那位將你救回來的人客吧，昨晚是他將您救回來的。今天一早，他就吩咐小的如你醒來，煎碗薑湯給您喝，將體內的寒氣驅去。」

獨孤行急忙問：「那位人客是誰？」

小二看一眼手中的那碗薑湯，不答他所問，道：「客官，快起身趁熱喝了它吧，那位客官說趁熱喝效力才大，喝了再慢慢說。」

獨孤行內心眞是感激無限，感激那人救了他一命。又如此細心關懷，恐防他體內寒氣未盡除，囑咐小二煎了碗薑湯來給自己喝，此恩此德，不知如何報答。

他無可奈何地苦笑道：「小二哥，我腰上受了傷，起不了身，煩勞你扶我起來吧。」

小二連忙將薑湯放在床前桌上，伸手進被窩中，將他輕輕扶坐起，在他腰後墊了兩個枕頭，拿來皮袍爲他披在身上。然後將薑湯遞給他，看着薑湯喝完了，接過空碗放在桌上，關心地道：「客官，您腰上的傷不重吧？可要小的叫個郎中來？」

伸手摸摸發痛的腰間，獨孤行道：「我也不知傷成怎樣，暫不忙叫大夫來，你告訴我，救我回來的那位人家是誰？」

小二道：「就是那位住在第二間廂房的客人。」

「可知道這位人客的姓名？」

「客簿上登記是姓熊，名字就不清楚了。」

「人還在？」獨孤行心急地問。

「在，小的拿薑湯進來，也是他叫的。」小二想起了這位樣貌美得像女子的客人，不覺抿唇微笑。

獨孤行沒有留意小二的表情，他現在只急於想見到這位救了他一命的人，弄明白心中的一些疑問。「小二哥，煩你去請這位熊兄過來一坐。」

「小的這就立即去，客官，還有什麼吩咐嗎？」小二拿起了桌上的空碗準備出房。

「沒有了。務必要請那位熊兄過來一說！」

小二還想說什麼，嘴皮動了動，看到獨孤行急切的眼光，忍住了，拿着空碗出房，帶上房門走了。

獨孤行眼光光，焦急地望着房門，恨不得立時見到這個救他一命的人！

× × ×

熊大小姐在聽說獨孤行請她到房中一談後，心裏又喜又驚，喜的是又可和他面面相對，接近他。驚的是萬一他認出了自己，那情形尷尬，多難爲情，她在房中踱着步，躑躅着，不知去還是不去好，最後像是下了決心，開門出房而去。

這正是接近他，了解他的大好機會，不論怎樣，經過了昨天在雪山上的親密接觸，此身已非他莫屬，何況自己又爲他動了情，只爲了那一面的相見，喜歡了他，這個陌生人——獨孤行！

僞裝遲早是要拆穿的，除非今後不再見他，否則，越早以眞面目見他越好。

熊大小姐就是想到了這些，才下了決心，去見獨孤行。

× × ×

房外響起了敲門聲，倚坐床上的獨孤行正心焦地等着，聽見敲門聲，目光一亮，開聲道：「可是熊兄？請進。」

聲落門開，跨進一人，獨孤行雙目注視着進來的人——救命恩人，來人轉身關上了門，行近床前。一抱拳道：「獨孤兄沒事了吧？」

這時獨孤行看清了救他一命的人的樣貌，不由目中一亮，此人好美的樣貌，簡直比宋玉潘安還要美上幾分，美中帶艷，膚色白裏泛紅，像塗了層淡淡的胭脂，有股嫵媚，嫵媚中帶有英氣，身材修長適中，要不是穿了男裝，身材也比普通婦女高了些少，眞以爲是個女子，獨孤行浪跡天涯，見識的人也多，從未見過一個如此美的男人，美得像女子的男人。

再看其一下，有點眼熟，彷彿在那裏見過，又想不起，一時間呆住了，怔怔地

看着熊大小姐，忘了答話。

熊幗君熊大小姐自推門進房起，就有點心兒蹦蹦跳了，臂上也覺微熱，是她不由又想起了在雪山上那羞人甜蜜的情景，如今見獨孤行不答她問候，反而怔怔地，目不轉睛看着她，令她心兒跳得更快，有如鹿撞，臉色更紅了。

於是低着頭，低聲道：「獨孤兄，身體不礙事了吧？」

獨孤行聞言驚轉過來，也發覺了自己的失態，連忙抱拳道：「熊兄請坐，在下身體已沒事，請熊兄原諒，由於腰傷不能下床迎接，多有簡慢。」

「獨孤兄沒事就好了，」熊大小姐壓下心跳，坐在床前一椅上，「怎麼？獨孤兄原來腰上也受了傷，嚴重嗎？」

獨孤行故作輕鬆，淡淡一笑道：「有勞熊兄關注，只是一點小傷，是了，在下還未多謝熊兄救命大恩，大德不敢言謝，在下當永銘心中。」

望着獨孤行那有點蒼白，充滿男性魅力的臉龐，心不由又加快了跳動：「獨孤兄，快不要這樣說，在下也是湊巧經過，發現了雪崩，見有人被崩雪所埋，故此待雪崩過後，於雪中救了你，此乃小事一件，望獨孤兄不要掛懷。」她將一些實情隱瞞了。

「熊兄眞是俠骨仁心，在下好生感佩！」獨孤行眞摯地說：「不知熊兄何以會知道在下住在這鎭上客棧中，剛才在下醒來，身在房中，幾疑身在夢中。」

「那是無意中的巧合，在下救了閣下後，恰巧也要到駐馬鎭，而駐馬鎭只得這間客棧，在下很自然就投宿這裏，剛巧被店小二見到，認出你昨天已投宿在棧中，所以由小二送你返回這房中。」熊大小姐早已想到獨孤行有此一問，預早想下了說詞。

「熊兄大德，在下沒齒難忘，既救回在下一命，復奔波幾拾里，將在下送回客棧，辛苦熊兄您了。」獨孤行由衷道。

「人在江湖，理應互助互愛，獨孤兄千萬不要如此說。」熊大小姐忽然問道：「獨孤兄，有一事在下想請教一下，未知兄台介意否？」

「熊兄只管直說，在下知無不言。」

「在下不明白，兄台何以會在那大雪山上，見了雪崩也不走避？」熊大小姐現在已表現得比較自然了。

「熊兄有所不知，在下是初到關外，不知雪崩原來是這樣可怕，加上要看清誘在下上山的人，所以走避不及。」

「獨孤兄為了何事被人誘上山，下此毒手，可否告訴在下？」熊大小姐對這件事感到興趣。

「在下也不清楚，這是第二次了，在下初到塞外，可說人地兩生，在下實在不明白何以有人要殺在下，且一次比一次毒辣，這次要不是熊兄救了在下，在下可說死得不明不白。」獨孤行也是百思不解。

「獨孤兄，可否告訴在下，那人怎樣誘您上大雪山？」

「在下是昨天早上接到一信，信中說在下如想知道被襲殺的原因，及主使之人，就到大雪山山腰上見面，在下為了弄清楚眞相，得到一點綫索，所以就趕到大雪山，想不到原來是個陷阱，利用雪崩來殺在下，此人好惡毒的用心。」獨孤行想起兩次不明不白遭到襲殺，不由雙拳緊握。

「獨孤兄說這是第二次，那第一次遭到襲殺，可否告訴在下？」熊大小姐已感到此事之嚴重。

「第一次是在前天，距駐馬鎭二百多里外，遭到『雪原五狼』的襲殺。在下僥倖逃過了襲殺，並將『雪原五狼』制住，可惜問不到眞相，五人自殺死了。」他將在茫茫雪原上遭到「雪原五狼」襲殺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熊大小姐聽得動容不已，只因「雪原五狼」在塞外黑道上很有名氣，是五個出名心狠手辣的黑道高手，死在其手下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五人結伙聯手，從不受人指使，為何五人竟會對他下手？實是令人不解，當下她道：「獨孤兄，您認識『雪原五狼』？和他們有仇嗎？」

獨孤行苦笑道：「在下不是說過了嗎，在下是初到塞外，『雪原五狼』的惡名是聽說過，却從未見過，何仇之有，在下從五狼老大『白臉狼』的幾句話中，猜想是有人主使他們的。」

熊大小姐不解地道：「照兄台所說，初到塞外，人地兩生，照計是無可能有人會殺您的，第一次還可說『雪原五狼』為了封財而攔路殺您，但第二次就擺明了有人要置您於死地而後快了，在下實在想不通。」

獨孤行一臉惘然地道：「熊兄，就是在下也想不出何以有人要殺在下，實在令人莫明其妙。」

看了獨孤行一眼，熊大小姐遲疑道：「兄台能將那封信給在下看看嗎？」

獨孤行毫不考慮地將那封信從懷中拿出，遞給熊大小姐：「熊兄是否想在信中看出一些端倪？」

熊大小姐伸手接過獨孤行遞過來的信，當接信時，不經意的兩手相觸了一下，熊大小姐心頭一跳，臉又紅了。

獨孤行見她無端臉紅，不覺奇怪，暗道此人怎樣像女子一樣臉嫩，動不動就臉紅。

為了掩飾，熊大小姐點點頭，急忙低下頭仔細察看那封信。

反覆看了幾遍，也看不出一點可做綫索的地方，熊大小姐將信遞回給獨孤行。

獨孤行接過信，放入懷中，問：「熊兄可看出點什麼，在下也看了幾次，都看不出什麼來。」

熊大小姐鎭定心神，道：「在下也看不出有什麼可供追查的綫索，信封是隨處可買到的普通信封，信紙也一樣，至於字，也無出奇特別之處，很多人也寫得出，此人眞是心思愼密，絕不留一點綫索。」

接又道：「獨孤兄，在下看來，此人很可能認識您，您却不認識他，從他的行事手法看來，此人是個心計深沉，行事手段毒辣的人，如今您在明處，他在暗處，他知您，您不知他，實在危險得很，兄台還是小心點的好，以防他再下毒手。」

獨孤行神色凝重，點頭道：「熊兄所說在下也有同感，在下浪跡江湖，四海為家，一身無牽掛，怎樣來就只好怎樣接着了，熊兄，在下很感激您的熱心幫助。」

「獨孤兄又說客氣話了。」熊大小姐忽然問：「獨孤兄，在下不揣冒昧，請問兄台何以到塞外來？」

獨孤行面有難色，因為這觸到了他此行的目的，他又不願洩漏了行踪，確實難於作答，遲疑着。

熊大小姐冰雪聰明，當然一眼就看出來，微一笑道：「獨孤兄不便說，就當在下沒有問吧。」

獨孤行抱歉地一笑：「熊兄，在下眞不知怎樣說才好，在下不是信不過兄台您，在下是怕走漏了風聲，在適當的時候，一定告訴兄台，萬請熊兄原諒。」

熊大小姐一笑道：「獨孤兄不便說，就不要說，在下絕不會介懷。」

獨孤行鬆了口氣，道：「熊兄眞是明白人。」

想欠身拱手為禮，怎知却牽動了腰上傷處，痛得他一皺眉，咬牙忍着沒有哼出聲。

熊大小姐早看到了，不由站起身來心急關懷地問：「獨孤兄，可是腰上的傷作痛？」

他忍着痛，一笑道：「沒事的，一會就沒事了，多謝關心。」

那一笑又令熊大小姐心頭一跳。

熊大小姐看着就如身受一樣。衝口道：「讓我看看。」

行近床前就想帮獨孤行脫衣察看腰上傷勢，忽的省起自己是女兒身，怎可為個大男人脫衣察看傷勢，剎時間臊得滿臉通紅，站在床前，為他脫衣不是，退回去坐下也不是，低着頭不出聲也不動。

這可弄得獨孤行丈二和尙摸不着頭，奇怪他為何會如此，臉也紅得像個熟透了的蘋菓，好嬌美，像個女子。「熊兄，不用麻煩您了，小小傷，在下等會敷點藥就沒事了。」

熊大小姐眞是進退兩難，聞言連忙退坐在椅上，低聲道：「既如此，獨孤兄，在下隨身帶有療傷聖藥，您拿去用吧。」

說着從袖中拿出一只翠綠瓷罐，遞給獨孤行。

獨孤行也不客氣，伸手接過了，放在身邊：「熊兄，你我萍水相逢，難得熊兄對在下如此關心。在下眞不知怎樣說，表我心意。」

熊大小姐心裏甜甜的，淺笑道：「兄台和在下雖是萍水相逢，却是一見如故，有緣得很，兄台不用客氣。」

熊大小姐聽到自己說出了有緣兩字，臉色不由又一紅，她自己也不明白何以會說出有緣兩字來。

幸虧獨孤行沒有留神注意她的臉色，不然，他又會奇怪她怎會為了一句話而臉紅。

像想起了什麼，獨孤行忽然注視着熊大小姐，道：「熊兄，可是你用本身的體溫來驅走在下的體內寒氣？在下被救後，有點甦醒時，感覺到好像被人緊抱貼在胸懷中。有股熱氣從背心傳入，四肢也不覺僵硬，渾身暖暖熱熱的，後來不知怎的一下就昏睡過去，以後的事就不知了，直到醒來。」

這時天已不覺入黑，房內暗暗的，兩人也不覺，熊大小姐聽獨孤行突然問起這件事，回想到當初的情景，心內又甜又驚，臉更紅了，不知如何答才好，這是她不願提起，提起就臉紅心跳的事，初時她聽獨孤行說，以為他早已在她懷中醒來，臊得她眞想轉身就走，及後聽到他說是依稀感到，才放下了心，知道獨孤行當時還未完全清醒，不能肯定感受到的一切，火辣辣般紅的臉也不再那麼紅了，但却不知如何答才好，最後只好硬着頭皮點點頭，道：「是的。」

語聲輕細。

獨孤行感激萬分地道：「熊兄，在下沒齒難忘！」

熊大小姐連忙搖首道：「獨孤兄快不要這樣說！」

隨望一眼窗外，失聲道：「差點忘了，獨孤兄，你也是一日一夜未吃東西，現在天已入黑，想必餓了，待在下去叫小二弄些吃的來，在下失陪了。」

站起身一抱拳，就朝房門口走去。

獨孤行被她一說，立時感到肚子餓得很，當下也不客氣，在床上一抱拳道：「如此有勞熊兄了。」

熊大小姐回頭一笑，轉身便將房門帶上。房中雖是昏暗，但熊大小姐那一笑，獨孤行還是看得很清楚，只覺那一笑很嫵媚動人，有如美人一笑。這種感覺一閃即沒，他沒有將這種在男人身上沒有的現像放在心上。

慈父心

熊大小姐——熊大爺的心肝寶貝一夜沒有回家，熊大爺也一直沒有睡，在書房中團團轉，急得他一拳擊碎了一張紫檀木茶几。

怎能令他不急呢，自從妻子死去後，熊大小姐就是他唯一的親人，掌上獨珠，萬一有什麼意外，叫他如何對得起死去的妻子——熊大小姐的母親。

自從在吃飯時分，久等熊大小姐不歸，熊家大院就立時派了人到鎭上鎭外去找，初時還以為熊大小姐貪玩，一時忘了回家吃飯——只要熊大爺在家，無論怎樣忙，必是陪他的獨生女兒熊大小姐一起吃飯，後來去找的人紛紛回報說鎭上鎭外熊大小姐常到的地方均找不到，這下才眞的急了，熊家大院上下人等，全都知道熊大小姐不見了，沒有依時回來吃飯，熊大爺心內急得不得了，但表面如常，不露一絲痕跡，分派手下七十二騎，立時在鎭外二百里範圍內搜查，務必要將熊大小姐找到。

熊大爺和兩位盟弟坐在大廳上，心焦地等着消息。

熊大爺實在坐不住了，站起來在廳上來回踱步，不時望向廳外，希望有好消息回報，他的寶貝女兒平安回來了。

坐在左邊的一位環眼虬髯大漢眼看着熊大爺不安地在大廳上走動着，他也是心焦得很，忍不住也站起身道：「大哥，待小弟也去找君丫頭回來！」

身形一動就往廳外大步行出。

熊大爺雖然心急，但內心仍是很冷靜的，聞言連忙將大漢攔住，道：「三弟，急什麼，坐下來，相信君兒會沒事的，一定會回來！」

他這是在安慰自己，也在安慰虬髯大

漢。

這虬髯大漢就是熊大爺的盟弟：人稱「雪豹」的雷莽。

雷莽猛力跺了一脚，不情願地坐下。

坐在右手邊的另一位中年人，神態沉穩，雙目炯炯有光，白臉無鬚的，是結盟老二：人稱「開碑手」的古誠。

古誠雖然心內焦急，但却極力抑壓着，對仍在走動的熊大爺道：「大哥，坐下吧，相信不久就有消息回報君兒會平安回來的。」

嘆了口氣，熊大爺坐下來。

雷莽忽然道：「大哥，二哥，有人回來了，許是君丫頭回來了吧。」

熊大爺和古誠也早聽到了有馬蹄聲遠遠傳來，俱不由翹首望向廳外。

急驟的蹄聲密如鼓點，驟然停下，一人從廳外奔進，正是七十二騎之首李鍔，快步跨進廳，躬進抱拳，正要開口說話，性急的雷莽已急不及待地問：「李鍔，可是找到了君兒？」

李鍔急忙回道：「稟大爺，二爺三爺，屬下在北面搜查，一直搜出二百多里，全無大小姐的踪跡，東南西三面也全無踪跡，屬下恐三位爺心急，故先行回報，七十一騎還在鎮上鎮外搜尋，請大爺示下，該如何辦？」

其實熊大爺及二爺古誠一見李鍔那不安的神色，已知道絕無好消息，心裏有了準備，也不怎樣緊張失望，倒是雷莽，急得不得了，粗聲道：「搜，務要將君兒找尋回來。」

李鍔沒有動，眼望着熊大爺，等他發話。

熊大爺心內如焚，表面却力持鎮定，平靜地道：「三弟，盲目尋找不是辦法，現在天已大黑，找人很困難，李鍔，七十二騎可分作兩批，一批先回來休息，另一批分作四組，分四個方向再仔細尋找，叫他們帶上燈龍火把，一有消息立刻回報，二個時辰後另一批接替前一批，快去！」

李鍔一抱拳道：「屬下立刻照辦！」

轉身快步出廳，不一會，大門外響起了急驟的馬蹄聲漸漸微弱，終於聽不到。

剎時間大廳內三人沉默着，誰也不出聲，沉重的氣氛籠罩着大廳，空氣彷彿凝結了，良久，還是熊大爺首先嘆了口氣，開聲道：「二弟三弟，君兒要有什麼不測，叫我如何對得起她死去的娘！」

「大哥，可能是君兒一時貪玩，走遠了，迷了路，一時間弄不清方向，才遲遲未歸也不一定，小弟相信君兒會沒事平安回來的！」古誠安慰說。

雷莽以拳拍掌道：「大哥，小弟可坐不住了，二哥陪大哥坐等消息吧，小弟還是出去走走，看能否找到君丫頭。」

熊大爺正想開聲勸阻，雷莽已跳起身，一股風般捲了出大廳，霎眼間已消失在大門外。

望着雷莽在大門外消失的身形，熊大爺不由道：「三弟就是改不了這性子！」

古誠道：「就讓他去找一趟也是好的，他是有名的雪豹，或許可以找到君兒也不定，最少也可找到點蛛絲馬跡。」

熊大爺不由道：「以三弟在雪原上的本領，但願能找到君兒回來。」

古誠關懷地道：「大哥，時候已不早了，還是先吃飯吧，小弟去叫他們準備，如何？」

熊大爺搖頭道：「君兒不回來，我絕不吃飯！」

語氣斬釘截鐵。

古誠知道這位盟兒的性情，也了解他現在的心情，換了是他，也是食不下咽，於是就不再出聲勸了。

倒是熊大爺省起了，關切地道：「二弟，我一時忘了你也未吃晚飯，你不用陪我了，先去吃飯吧，天寒地凍，餓着肚子可不好受。」

古誠耳在聽，心內感動得很，他本意也不是要吃飯，其實那有心情吃飯，他是見盟兄一副愁急的樣子，想用吃飯喝酒來暫時消解他的愁急，想不到熊大爺真的叫他去吃飯，當下道：「大哥不吃，小弟那有心情吃！」

熊大爺道：「二弟何苦如此！」

古誠忽然問道：「大哥，君兒今天忽然無緣無故失蹤，事有可疑，依小弟之見，咱們要好好思考一下才是。」

熊大爺點頭道：「二弟說得不錯，初時我也以為君兒一時貪玩，忘了回家，但自聽李鍔回報，二百里內不見人踪，我就有此想，平時君兒是絕少到鎮外一百里外去的！」

遲疑了一下，古誠終於道：「大哥，你看是否是仇家所為，將君兒綁架去？」

熊大爺霍的站起身，旋又坐下，沉重地道：「有此可能，那就麻煩了，君兒也危險得很！」

古誠道：「大哥不要憂急，這只是猜測，不知近日鎮上有可疑的人出現否？」

熊大爺聽說，即時高聲喝叫道：「萬總管！」

立時有一老者，身穿長皮袍，疾步由右邊廳外轉出，快步行入大廳，垂手道：「見過大爺，二爺，大爺有何吩咐？」

熊大爺道：「這兩天鎮上可有可疑的人出現？」

總管萬昌道：「回大爺，據他們回報，這兩天鎮上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原來熊家大院在鎮上佈有眼綫，有什麼武林人或陌生人在鎮上出現，全皆瞭然，躲不過那些佈下的眼綫！

「可有些不尋常的事發生？」古誠插口問。

「沒有。」萬昌答：「鎮上和平時一樣，絲毫看不出和平日有何不同。」

「君兒是不是今天早上出鎮的？」熊大爺問。

「是！」萬昌不加思索地答：「大小姐平時總喜歡一個人在鎮外雪原上蹓躂，不喜有人跟隨，今天早上也跟以往一樣，所以各人皆不以為意，想不到就發生了這事。」

「你退下吧，吩咐各人小心，說不定有事發生！」熊大爺作了最壞的打算——熊大小姐被人綁架或殺死了！

「屬下知道！」萬昌退出大廳。

「假定君兒被綁架，誰人有這樣大的胆量？」古誠沉思着問。

熊大爺沉思不答。

良久，熊大爺才無比沉重地道：「二

弟，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到誰有這樣的膽量和能耐將君兒綁架去。」

「大哥，這只是假定，不如這樣吧，動員所有人手，在鎮上鎮下來個澈底搜查，就算找不到君兒，總可找到點綫索，總好過坐在這裏乾着急！」一頓又道：「小弟親自帶領人去搜，大哥就在家裏主持一切吧！」

「好！二弟，就這樣辦吧！」熊大爺實在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 × ×

熊家大院為了失踪的熊大小姐，來了個總動員，除了老弱婦孺外，全部被派出去找尋熊大小姐！

剎時間，鎮上鎮外火把燈籠點點，鎮上凡客棧皆被搜查，可疑的外來人均被盤問，凡是被認為可疑的地方，可供躲藏的處所，來了個徹底搜查，弄得平靜的鎮上人嘈犬吠，不一會鎮上的人都知道熊大小姐——熊鎮女神失了踪，至今不見影踪。

二爺古誠也帶着一部份熊家大院的人，在雪原舉着燈籠火把，不論樹林荒廟，山洞岩縫，兔窩獸窟，搜遍了，不要說人，連一絲綫索也找不到，最令人可惜的是，黃昏時份雪花飄飛，將雪原上留下的一切足跡蹄印及綫索都掩沒了，無法找到綫索！

擾攘了一夜，七十二騎甚至搜尋至三百里外，也是一無所獲，熊大爺一夜在書房中沒睡，又怎能睡呢？接到的都是令他失望不安的消息，到黎明時份，二爺古誠無精打彩而回，心情沉重地向他一攤手，不語坐下，他不用問也知道又是找不到，一顆心不由直往下沉。

熊大小姐不但是他的獨生女，也是他的命根，他的希望，雖則熊大小姐是女不是男，熊大爺也不計較，在熊大爺來說，這個女兒甚至比兒子還要好。

古誠坐在椅上，見熊大爺一晚未睡，雙目紅絲滿佈，容顏一夜之間彷佛蒼老了不少，臉上失去了平日那種神彩威儀，像個八十歲老翁般，不禁為他難過，站起身子，行到熊大爺身前，關心地說道：「大哥，你累了，去睡一會兒吧，有小弟在就成了，一有君兒的消息，小弟會立刻通知你。」

抬起失神的雙眼看了古誠一眼，感激地道：「二弟，你去睡吧，你比我更累，奔波了一夜，唉！君兒影踪消息全無，叫我怎能入睡？」

兩人在書房中相對默然，愁臉對苦臉，突然，書房外响起了一陣急疾的脚聲，兩人看了一眼，不由緊張得站了起來，雙目急切地瞧着書房門口，都希望一步跨進來的是君兒，或是來報吉好消息的，熊大爺此刻心情，可說緊張到了極點，就算面臨死亡關頭，也沒有如此緊張過！

「大哥！」人未見，已聞聲，熊大爺和古誠從其聲已知是雷莽，並且從其聲音中充滿興奮猜想，必是有好消息回報，兩人不覺同時精神一振。

一陣風般，老三雷莽進入了書房，兩人見他臉上有興奮之色，更加確定了雷莽有好消息來報，同時上前一步，迫不及待地迎着雷莽問道：「三弟，可是找到了君兒？」

「二哥，你也在此！」雷莽看見古誠也在書房中，「小弟來不是告訴找到了君兒——」

兩人一聽，同時失望地「噢」了一聲，熊大爺更像洩了氣的皮球般，退後一步，跌坐在椅上，垂首不語！

「不過小弟却找到了綫索！」雷莽接上被打斷的語道。

熊大爺和古誠聽得心頭一振，熊大爺更像服了劑興奮劑，一下子從椅上彈起，一伸手執着雷莽手臂急道：「三弟，快說，發現了什麼綫索？」

古誠也目光急切地望着雷莽。

「小弟幾經辛苦，找到了一行脚印及一行馬蹄印。」雷莽說。

「這和君兒的失踪有關？」古誠問。

「大有關係。」雷莽看一眼兩人道：「君兒昨天出門，不是騎着匹白馬嗎？」

兩人點頭，等雷莽說下去。

「小弟從雪地上浮鬆的落雪掩蓋下找到脚印和馬蹄印，此外再找不到別的綫索，而君兒早上是騎馬出去的，因此這些馬蹄印有可能是君兒騎馬留下的。」

兩人不由同時點頭。

熊大爺急問：「馬蹄印和足印在那裏發現？」

「在君兒平時最愛去的鎮外那小林子一帶發現的，那地方除了她之外，很少有人去的。」

「正是！」熊大爺有了精神，「君兒平時最喜歡到那裏一個人騎馬蹓躂，雪地上留下的馬蹄印肯定是她留下的。」

「那麼脚印又是誰留下的？」古誠提出疑問。

「這就很難猜想了。」雷莽道：「不過可以肯定是男人的脚印，脚印和跨度都很大，女人是沒有那樣大的足印和跨度的，同時從脚印和蹄印去推測，蹄印是跟踪脚印一路去的。」

「可以見得呢？」熊大爺追問。

「很簡單，掩沒脚印的落雪比較厚些，而掩沒蹄印的落雪剛好將蹄印掩沒，有些還露出了很淺微的印痕，所以才被小弟發現了，連帶發現了脚印，由此推想，脚印比蹄印早一些留在雪原上。」雷莽外表粗魯，其實是個極細心的人，特別擅長雪地追踪，所以才給人起了個「雪豹」的外號。

「知道脚印和蹄印向那個方向走嗎？」熊大爺急不及待了。

「小弟一路跟踪下去，發現那是通向駐馬鎮的方向，可惜在半路上，由於曾經下過大風雪的關係，所有的綫索和痕跡皆被雪掩和風所吹掃，就在那裏斷了，小弟在那裏打轉了很久，也發現不到些微脚印和蹄印，又恐防你們掛念，於是趕回來報告一切。」雷莽一口氣說完。

「三弟，辛苦你了，快坐下來歇一歇，二弟和你也在雪地上找了一夜，想必餓了，咱們吃點東西吧！」熊大爺拉雷莽坐下。

古誠見熊大爺願意自動吃東西了，忙開聲叫道：「來人！」

應聲從書房門外閃出一人，垂手道：「二爺有何吩咐？」

「吩咐厨房做些大爺喜歡吃的菜餚來

，燙兩壺酒，快些！」

那人恭應一聲，轉身快步而去！

酒菜很快就由下人送到，三人圍坐桌旁，古誠首先爲熊大爺斟滿了酒杯，再斟滿了雷莽和自己面前的酒杯，拿起酒杯道：「來，大哥，三弟，喝一杯提提神。」

雷莽是一仰而盡，熊大爹却杯不沾唇，放下酒杯道：「君兒不在，我實在無心喝酒，你和三弟喝吧。」

古誠放下酒杯正想勸他，雷莽已然道：「大哥，你不喝酒，小弟也不喝了。」

古誠跟道：「是啊！大哥不喝，小弟們又那有心情喝。」

熊大爺看了兩位拜弟一眼，不覺心頭一熱，點頭道：「既如此，大哥就陪你們喝吧！」拿起酒杯，一口喝乾。

古誠也跟着喝乾了杯中酒。

雷莽見熊大爺肯喝吃東西，不覺大爲高興，拿起酒壺，斟滿三杯，道：「大哥，再喝一杯，君兒一定會平安回來的。」

三人一仰脖子，乾了，大口吃菜，他們實在是餓了，擾攘了一夜，未有東西落肚，在這大雪寒天，人特別易感到肚餓。

放下筷子，熊大爺道：「三弟，你說蹄印和脚印是朝駐馬鎭方向走，君兒會不會在駐馬鎭上？」

「九成九是在駐馬鎭。」雷莽大口咽下一口菜後，「方圓千里內，朝那個方向的，只有一個駐馬鎭，小弟敢肯定君兒是朝駐馬鎭走的。」

「不知君兒可有危險？」熊大爺担心地問。

「相信不會有，以君兒的身手，及三弟剛才所說，發現不到一點打鬥的痕跡，據此推想，君兒或是爲了不可知的原因而去了駐馬鎭。」古誠安慰熊大爺。

「小弟也同意二哥的說法，方圓千里價，有誰不知大哥的盛名，敢捋虎鬚！」雷莽大聲說。

「那君兒究竟爲何會一反常態，連家裏也不告知一聲，就去了駐馬鎭？」熊大爺想不通他女兒爲何會一聲不响，遠去幾百里外的駐馬鎭，因爲熊大小姐平時不會無緣無故，不告而遠去幾百里外地方的。

「關鍵就在那留下脚印在雪地上的人。」古誠絕對有把握地說。

「對，只要找到那人，就可找到君兒。」雷莽也有同感。

「咱們立即去駐馬鎭將君兒找回！」熊大爺急不及待地推桌而起。

兩人見他如此心急，也了解他此刻的心情，兩人心內也很掛念君兒的安危，於是同時站起道：「事不宜遲，咱們立即就去駐馬鎭。」

三人正想叫人來吩咐，書房門外却傳來了總管萬昌的聲音：「稟大爺，原少堡主求見！」

熊大爺一聞原家堡少堡主此時來到，雖是心急想趕到駐馬鎭，但爲了禮貌，及兩家的交情，只好按下焦急的心情，對門外的萬總管道：「萬昌，大廳待茶，好好招呼原少堡主，我立即就出來。」

萬昌在門外應了聲，快步而去。

原家少堡主

熊大爺和二爺古誠，三爺雷莽，出到大廳，一眼就看到原家堡少堡主原白海正和總管萬昌在客套着。

熊大爺裝出自然無事的表情，打了個哈哈道：「白海，今天什麼風將你吹到這裏來？」

原白海一見三人出廳，已極恭敬地站起身，垂手道：「白海是特來向熊叔，古叔及雷叔請安問候，並有一事奉告。」說完分別向三人拱手一禮。

一擺手，熊大爺笑道：「快坐下，自家人，不用多禮，老夫是說笑的，未知世侄有何事相告？」

四人分別落坐，原白海迅快地掃了三人一眼，低頭道：「熊大叔，聽說君妹昨天失踪了，是嗎？」

熊大爺和二位盟弟相視了一眼，心內奇怪原白海怎會知得如此快，消息傳播得出乎意外的快，於是道：「白海，你是怎樣知道君兒失踪的？你來可是爲了這件事？」熊大爺望着原白海那比潘安宋玉還要美的相貌，心裏就喜歡。

原白海恭謹地道：「君妹失踪的事，白海也是在鎭上剛聽說，此來確是和君妹的失踪有關！」

雷莽性急地插口問：「白海，你可是知道君兒的下落？」

這句話也是熊大爺和古誠急於要問，想知道的。

連忙點點頭，原白海道：「雷叔，姪兒可說知道君兒的下落，但現在還不敢肯定。」

熊大爺脫口急道：「白海快說，君兒她現在哪裏？」目光中流露出焦急關切之色，緊張地盯視着原白海，古、雷二人也是如此。

原白海見三人那種焦切的神色，臉上也滿是同情與關切之色，「姪兒是聽一個家人說，他昨天有來到駐馬鎭在十里香酒舖見到一個人，很像君妹，只是改了男裝，他不敢確定，同時也很奇怪，君妹怎會改了男裝，在大雪天遠到幾百里外的駐馬鎭去，同時他還發現了一點，那很像君妹的人，似在跟踪一個關內來的人，那人年紀在三十左右，臉生得很，從未見過，他回來覺得奇怪告訴了姪兒，姪兒也覺着奇怪，所以大清早趕來，想問清楚君妹是否到了駐馬鎭，及一到鎭口，就聽到鎭上人紛紛在說，君妹失踪了。姪兒心裏更加確定那在駐馬鎭上出現的，像極了君妹的男人，就是君妹。」

「錯不了，那人準是君兒改扮的，世上那有如此相像的人，如此湊巧的事！」熊大爺已在心裏確定了在駐馬鎭出現的人是君兒，吐了口氣，道：「而且三弟昨晚在雪原上發現的足印和蹄印也是朝駐馬鎭方向走去的，白海，眞多謝你，你不知道，自君兒昨晚失踪後，我心裏有多慌急，簡直是寢食難安，現在可好了，君兒無事，我就放心了。」

古誠不解地問：「究竟君兒爲何要女扮男裝？」

「這些問題留待找到君兒後一問自知，既然知道了君兒現在在駐馬鎭，咱們現在立刻趕去找她，如何？」

「立即去駐馬鎭，白海，你也去走一趟嗎？」熊大爺恨不得立時見到心愛的寶貝女兒。

「姪兒理當陪三位叔父走一趟！」原白海極是願意，樂得藉機接近熊大小姐，和博取熊大爺的好感。

「既如此，事不宜遲，咱們立刻去，人來！」熊大爺大叫。

「大爺有何吩咐！」總管萬昌在廳外問。

「立即備四匹快馬，快！」熊大爺已當先舉步出廳。

「是！屬下立即吩咐他們。」轉身奔行而去！

四人步出大廳，朝大門外走去。

一個從人也不帶，四騎馬，馬蹄翻揚起地上積雪，如飛般奔出鎭，鎭上人還未見過熊大爺如此緊張過，心裏猜想，可能是爲了熊大小姐失踪的事，才會如此急如星火，緊張匆忙。

四騎馬出到鎭外，雷莽一馬當先，帶頭朝駐馬鎭的方向奔馳去，熊大爺緊跟，古誠和原白海兩騎一左一右傍着，不一會，四騎馬消失在茫茫原雪中。

今天天氣陰霾，風息雪止，一場暴雪只怕不久又會來臨了。

× × ×

「獨孤兄，腰上的傷不碍了吧？」熊大小姐一步跨進獨孤行住的房內，見獨孤行已衣着整齊地站在地上，神色很好，看起來很精神，不由也心內歡喜。

一見是熊大小姐進來，獨孤行展露出富有魅力的笑容，道：「熊兄，請坐，多謝關心，在下敷了你的藥後，腰上的傷已好了，哦，瓶內還有藥，還給你吧！」獨孤行從懷中掏出那小藥瓶，遞回給熊大小姐。

熊大小姐一看到獨孤行臉上那富有男性魅力的笑容，不由臉紅心跳，爲了掩飾，忙彎腰坐下，笑道：「獨孤兄，小弟身上還有這種藥，你收着它留來自用吧！」

獨孤行小心地將瓷瓶放回懷中：「如此，在下不客氣了，就留着它。」

「獨孤兄吃了午餐吧？」熊大小姐一雙明媚的大眼注視着獨孤行。

「正想去吃，熊兄你呢？」獨孤行避開了她的目光！

「小弟也未吃，正好，咱們到十里香去喝它兩杯如何？」熊大小姐滿心歡喜，又有機會接近他了。

「好，就由在下作東！」獨孤行爽快地道。

「立即去！獨孤兄，請！」熊大小姐站起身。

「不要客氣，咱們一齊走。」獨孤行不肯行先，一手執住了熊大小姐的玉手，一齊舉步向外走去。

熊大小姐欲躲不及，被獨孤行一把執着玉手，不覺玉臉飛紅，心如鹿撞，甜甜的。獨孤行可沒有注意到這些，執着熊大小姐的玉手，並肩出了房門，順手將房門帶上。

這時兩人很接近，獨孤行鼻子嗅到一陣淡淡的幽香，注意下，發現是從熊大小姐身上發出的，心裏閃過一絲好奇：「這位熊兄眞怪，不但樣貌有點像女人，擧止也有點像，連身上飄出的香味也像，眞怪。」不過這念頭一閃而沒。（未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三河少年

混沌書生



清江張豐，家小康，性慷慨，見遠近有貧乏者，常資給之，雖傾家不靳也，一日，因省親北上，日暮宿逆旅，左廂先有某少年在，張以客舍寂寞，見其倜儻可愛，相與問答，言頗莫逆，張欲與之留數日，不忍遽別，少年勸其速行，張不聽，少年曰，此間暴客甚衆，君囊充盈，必有他患，張聞其言，心大動，曰明晨即行可也，遂寢，詎逆旅主人，固非善流，見張携重資，潛約儕輩，後乘夜刧之，張初聞少年言，輾轉床席，始疑而後懼，夜半燈火大明，羣盜各執鋒刃，破室擁入，張懼願盡獻黃白以自贖，盜不許，捆以繩，欲害之，忽見少年自外入，覩張被執，大怒曰，若輩有目無珠，竟敢不利於吾友，豈不聞三河少年乎，羣盜大驚，爭解張縛，環跪乞命，少年怒猶未釋，張代爲懇情者再，少年曰，三五小醜，殺之適足汚吾刃，遂赦之，復言張曰，弟適他出，致君受驚，吾之過也，張感其恩，贈以金，少年笑曰，我烏用此阿堵物爲，苟有缺乏，當向貪墨者假貸之，言畢，出匣劍與張曰，倉卒無所贈，即將此物相假，北上當無憂也。張受其劍，請約後會，少年曰，居無定所，有緣自當復聚，奚效小兒女態度哉，張遂行，途間數經盜巢，視其佩劍，多不敢稍加侮慢，究不知少年姓氏爲誰也。

× × ×

俠義中篇連載故事

玉笛雙英

（二）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上官子彤救出石中英後，一路急馳上終南山的玉柱峯頭，稍作歇息，峯頭已竄來羅浮第三煞吳濤，烈火神魔褚大通，以及百毒蜈蚣馬一飛，他們是要追殺石中英，上官子彤力敵三個惡人，除吳濤受傷之外，另兩人已被上官子彤殺死，但上官子彤本身也重傷倒地，吳濤正想下殺手之際，山峯上出現清虛道長，使上官子彤避過一難……清虛道長和上官子彤，石中英進入一石洞中，在洞中石中英獲得一株兜率仙草之果，另有劍譜，寄宗雙劍，石中英服食兜率仙果之後，遂照清虛道長的吩咐，開始打坐用功。

大錯已成　良朋千古別
深仇難釋　羣寇一宵來

上官子彤自清虛道長與中英相偕入洞，一人獨坐石上，眼望那隻金眼黑鵰，心想適才此鵰凌空下擊，陰陽判吳濤那高功力，竟未能避開，一爪便自抓起，可見威猛難敵，清虛道長不知他們如何將他收服，竟如此馴善，甘爲驅使，尤其頃間清虛道長用兩儀眞氣擊壁之時，金光一閃，山岳移形，仙家奧妙，委實不可推測，瀟湘三俠鋤强助弱，名滿江湖，晚年歸隱六盤，到頭來仍然免不了全家遭禍，黃土埋身，看來這莽莽紅塵，實無絲毫可戀，自己出身原是膏粱子弟，因生性好武，遠從明師，研求絕藝，十載歸來，家中已遭回祿，產業蕩盡，父母雙亡，青梅愛侶，亦復移情別嫁，從此遠離鄉土，仗劍行俠江湖，管盡人間不平之事，對世情原本看的極淡，此番巧得三才劍訣，並蒙清虛道長加以傳授，略窺入道門徑，這玉柱峯，遠隔塵囂，清幽絕俗，何不就在此間修煉，他日相助中英報仇之後，或有機緣，進參上道，自己亦不冀天仙位業，但能駐顏不老，踏千山明月，賞萬古梅花，於願已足，不然亦決定埋骨此山，不再作出岫之雲，浮沉于江湖恩怨之中了。想到此處，抬頭仰望，皓月正朗中天，碧空無垠，天風冷冷，二三雲帶，舒卷自如，胸襟一寬，暢然興發，撮唇長嘯。那隻金眼黑鵰，見上官子彤對月長嘯，偏會湊趣，竟跳將過來，作勢欲躍上官子彤上背。上官子彤笑道：「你要帶我往空中賞月麼？我今日奇遇已多，索性再嚐嚐這憑虛御風滋味也好。」說罷便自跨上鵰背，那鵰兩翼微張，冲天便起，載着上官子彤，在這終南山遠近峯巒之間，上下飛翔，有時故意掠那雲帶衝越，兩翼風力再一鼓盪，直弄得上官子彤滿襟滿袖，都是白雲，栩栩欲仙，益增向道之念。良久之後，上官子彤手拍鵰項，示意飛回，只見清虛道長與石中英已然出洞相待。

清虛道長微笑道：「玄靈淘氣，上官老弟亦復雅興不淺，這終南月色雖佳，畢竟稍遜峨嵋，他日有暇，定當邀老弟一遊呢！」

上官子彤下得鵰背道：「振羽臨空，衝雲賞月，其趣何異登仙，小弟今日種種奇遇，眼界大開，頓覺疇昔蠡測管窺，可憐亦復可笑，只是此鵰如此靈異，方兄如何收服，委實令人羨佩不止。」

清虛道長將那兜率仙草，遞與上官子彤道：「此鵰乃係仙種，爲我恩師所賜，這兜率仙草，果實已爲中英服用，花葉均贈賢弟，花即自服療傷，那葉不可經過鐵器，須用玉杵搗碎，配製靈丹，亦有起死回生之效，我觀賢弟面相，晦紋盡退，道氣盎然，此洞用物齊全，風景又佳，適才發現洞壁間尚有靈泉，賢弟只須下山略備食物，似可即在此間修煉所得三才劍訣，此刻先將仙花服下，略爲用功，聽我說罷取寶經過，便須暫作小別，俟他年中英賢甥恩仇了斷之時，再圖相見了。」

石中英連日與上官子彤相依爲命，情感已深，知道少時便當遠離，不覺依依於上官子彤身畔，戀戀不捨。

上官子彤知道，對於這等高人，再若謙遜，便成虛假，即將仙花服下，一面用功，一面聽清虛道長敍述入洞取花得劍經過。俟清虛道長講完，上官子彤索過雙劍，摩挲把玩，亦不禁讚歎不止，回頭突見石中英偎在自己身畔滿面的依依之色，不由失笑道：「賢姪如何這等癡迷，你福緣深厚，連得異寶，此去峨眉，又從明師精研絕藝，將來成就，安可限量，便愚叔亦不自甘暴棄，欲以餘年，試圖上進，須知塵世間爭名奪利，弔夢歌離，彈指百年，任憑你帝王將相，紅粉英雄，無不盡歸黃土，這五年小別，何須如此着相，你慧根夙具，仙福方長，好自爲之，隨你舅父去吧！」

清虛道長聽得不住點頭，隨命中英騎上鵰背，將手一揮，那鵰凌空便起，自己懷抱雙劍，向上官子彤笑道：「賢弟道心已生，塵關漸破，蒼昊子劍訣中『火水相濟』一語最當緊記，好自修爲，行再相見。」說罷，微一頓足，飛身直上十七八丈，落向鵰背，與石中英二人，朝上官子彤微微一揮手，剎那間，便沒入西南遙空之中。

上官子彤空以輕功提縱術，名馳武林，這時見清虛道長行時身法，也爲之舌撟不下，自己行功已畢，試提眞氣，竟比未傷之前，更加靈妙，從此就在這玉柱峯頭靜參聽得三才劍訣，且按下不表。

在甘肅中部，固原與隆德之間，有一座大山，是陝西往甘肅的官塘大道，所必經之處，山名六盤，密佈森林，巉崖怪石，景色甚是雄偉，離開驛道約四五里遠近，有一山環中有一片莊院，房舍不多，僅有十來戶人家，奇的是沿莊遍栽柳樹，莊門四個擘窠大字：「萬柳山莊」，字學鄭文公碑，極爲蒼勁，原來甘肅楊柳甚少，直到後來，左宗棠平定新疆之亂，留下那首：「上相籌邊未肯還，湘江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的名句之後，這滿目風砂的隴上之地，才平添了不少江南景色，所以，萬柳山莊這些沿莊楊柳，在當時來說要算極爲稀罕之物了。

那莊院之中，有一座比較高大的瓦房，整理得極爲清雅，明窻淨几，纖塵不染，室內寶劍瑤琴，縹緗滿架，我國西北諸省，民風淳厚，居家均極儉樸，這山野之中，竟有如此精舍，屋主定必非常人，可以想見。這時，正值黃昏，夕陽已墜，暮色四起，室內燈光明亮，一個赤紅臉龐的虬髯老者，正與一個五十上下，儒生裝束之人，當枰對弈，旁邊還有一個中年美婦，靜坐觀戰。

那虬髯老者，持的白棋，形勢本來甚好，因中盤貪勝，要想盡殲黑棋，遂反復扭殺，到將近結局之時，發生刦爭，虬髯老者卒因刦材不够，一條大龍反被黑棋吃掉，不由投子枰中，對那中年美婦撚鬚大笑道：「世事如棋，不著才是高手，回想我等當年，爲些虛名閑氣，奔走江湖，劍影刀光，恩怨糾纏，何等辛苦？自歸隱這萬柳山莊以來，與人無忤，與世無爭，頤養天年，逍遙自在，兩者相較，苦樂何啻天壤？可見急流勇退之言，確係名言，一旦刦數臨頭，吉凶禍福，即難自主了。」

那中年美婦亦含笑答道：「大哥此言極是，曾記得袁子才一詩云：「肯捨原非弱，多爭易受傷，中間有餘地，何必戀邊旁。」名雖詠弈，其中實寓禪機，發人猛省，我自當年南天門後，被家兄諄諄勸導，深覺以前行事，確實太過任性，才肯韜光養晦，遁跡這萬柳山莊，相夫教子，不過是爲了免得再多事殺孽，卻並非懼怕那些江湖鬼蜮之徒呢！」那儒生裝束之人，聞言不禁拊掌大笑道：「一局閑棋，不想引出二位這番高論，大哥昔年掌中一枝嘯龍槍，羣邪喪胆，辣手仙人更是縱橫江湖，怕過誰來，你二人居然都能如此泯除名氣之念，那我兄弟夫妻，能在此六盤山萬柳山莊之中，靜享餘年，我石鈺自然是心滿意足的了。」美婦眼角微睨石鈺，方待說話，一個十四五歲極爲英俊的少年，搴簾走近，向三人各自施禮後，侍立在中年美婦身側。石鈺問道：「英兒，我早晨替你點的那段漢書，讀了未曾？」

少年垂手答道：「孩兒業已背熟。」說罷轉身對那美婦道：「娘啊，我上官叔

父，怎麼這久不來我家，孩兒還等他傳我那套奪命連環三劍呢！」

美婦笑道：「那是你上官叔父生平絕學，豈能輕易傳人，你怎麼也向他胡纏起來了。」

虬髯老者道：「子彤與他，也實投緣，每來萬柳山莊，中英均獲益不淺，我看再來上幾次，談笑書生的那點壓箱底的玩意，說不定都要被他磨了去呢！」

石鈺也笑道：「子彤真的久未來此，我弟兄夫婦生平知交之中，無論人品武功，此人均屬上選，我等已立願不再涉及江湖，祇是中英此子，穎悟異常，大哥與索二哥及雲妹，又對他十分鍾愛，自幼即各以絕技相傳，他年必為武林放一異彩，我意欲中英如肯刻苦用功，再過兩年，便請子彤帶他出山，稍為歷練了。」

中英聞言，自是喜極，兄弟、夫妻、父子，樂敍天倫，一室之中，談笑晏晏，端的祥和已極，又那裏會想到，風雲不測，禍福無常，這萬柳山莊，目前雖然不殊世外桃源，人間樂土，但數日之後，却將變作衆刼屠場，江湖之中，從此攪起一片血雨腥風，無邊殺刼！

原來瀟湘三俠，均係已故大俠瀟湘劍客東方無忌門下弟子，論年敍齒，石堅最長，索玉峯次之，石鈺最小，其中石堅石鈺乃同胞兄弟，東方無忌逝世以後，師兄弟三人，秉承師門遺志，造福江湖，頗獲美名，石堅外號虬髯俠，索玉峯人稱鐵掌金梭，但武功却以石鈺最高，人亦足智多謀，江湖共送美號聖手崑崙小諸葛。

石堅終身未娶，索玉峯之妻乃東方無忌之女，賽紅綫東方瑛，生有一女，名喚英珠，在七歲時，即被青城心如神尼收歸門下，石鈺之妻即前文所提中年美婦，辣手仙人方素雲，結褵以來，伉儷之情極篤，只生一子中英，自幼即聰穎不凡，父母伯叔等均極鍾愛，各以絕技相授，根基打得極好。

石鈺方素雲夫婦二人，行道江湖，向來未遇敵手，直到十年以前，在泰山南天門中伏，若非清虛道長及時趕到，幾遭不測，又經清虛道長一再相勸，師兄弟三人商議結果，決定乘好收帆，遂由三湘移家甘肅，在這六盤山，開闢了一片萬柳山莊，十年山居歲月，到也悠然自得。

那索玉峯之妻東方瑛，自移居六盤的第四年上，突然得了風癱之症，下半身不能轉動，並且心極煩躁，惡聞人聲，石堅石鈺因此為他夫婦，在離萬柳山莊的里許之處，一片山泉所積的小湖沼旁，建立了一座極為幽靜的竹樓，以供東方瑛靜心養病，第六年上，心如神尼帶索英珠回家探親之時，贈以靈藥，本將痊癒，後因食物不慎，竟致重發，心如神尼亦未再來了，東方瑛病榻無聊，輒以推研易數解悶，行之既久，頗有心得。

一日清晨，石堅石鈺兄弟及方素雲，正在宅後練武場中，督促中英用功，索玉峯突自所居竹樓來此，笑對石堅石鈺道：「愚兄昨夜得一怪夢，見一虎爪牙自脫，及這萬柳山莊，沿莊所栽楊柳，除一弱柳尚榮之外，其他盡成枯樹，醒來正值三更，你嫂子用易數參詳，說是恐有奇災，命我一早趕來，通知大哥三弟及弟妹，這幾日間，須凡事謹慎，我雖覺無稽，但亦不忍拂他一番好意，只得來此傳話，實在有點令人好笑呢！」

石鈺還未答話，方素雲已接口笑道：「久作山居，我正有點靜極思動，但望二嫂占卜有靈，也好讓我試試十年來，這點功夫，擱下了沒有。」

說罷，向三四步外，一根練腿力的木樁，單掌一揚，克察一聲，應手而折。

石鈺眉頭微皺道：「雲妹如何依舊當年火氣，二哥請回覆嫂子，小弟近日來，亦頗覺心神不寧，這萬柳山莊恐怕真將有些事故發生，不過我等弟兄全家，尚非弱者，平生行事，無愧於心，果真禍變欲來，不知所自，亦無法先加防範，祇好遵命凡事小心，隨機應變罷了，祇是二哥所居竹樓，孤隔里外，有點放心不下呢！」

索玉峯笑道：「我本來不信你嫂子鬼話，既你小諸葛也出此言，倒是還有幾分道理，我那居處，毋庸担心，慢說索玉峯鐵掌金梭，依然未老，就是你嫂子雖然臥病不能下床，也豈是俗手庸流，所能近身，何況屈指當今江湖道上，敢來捋你我弟兄虎鬚的，能有幾人，倒是中英賢姪，這幾日間，勿令遠離為要。」

一連三日，這萬柳山莊，安謐如恒，瀟湘三俠均以為妖夢無憑，防範之心亦隨之漸減。

這天，因為再過五日，便是中秋，家人僕役等，均忙于準備節菜月餅，及香斗等物，中英則因連日一到黃昏，父母便不准外出，甚感氣悶，早早便自睡覺。

石堅石鈺依然臨枰對弈，中盤時節，石堅因大軍被圍，出路及眼位，均有問題，苦思不解，突然煩躁起來，不耐再下，見當窗秋月，雖祇半規，清光十分澄澈，便對石鈺道：「我此刻不知怎的，心頭頗覺怔忡不寧，棋不必下了，看這月色甚佳，你我莊前閑步一番如何？」

石鈺點頭笑諾，兄弟二人，遂相偕出莊賞月。

方素雲在家將一切瑣事理畢，家人都已入睡，自己久候石鈺弟兄不歸，頗覺無聊，順手取過一本唐詩，隨意翻閱。

突然院中颼的一聲，有人隔牆縱落，方素雲拋書側耳，多年夫妻業已聽出是石鈺足音，但步履極為匆忙，心知必有急事，方待起身，房門已被石鈺一掌震開，方素雲抬頭一看，不由驚得連連倒退。

只見石鈺神色俱變，雙目噴火，淚痕滿面，兩頰鐵青，那裏還像平素輕裘緩帶，沉穩從容的聖手崑崙小諸葛。

未等方素雲開言，石鈺已先顫聲喝問：「中英現在何處？」

方素雲被他弄得簡直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詫道：「他好好在內屋睡覺，你怎麼這般神色，出了什麼事了？大哥呢？」

石鈺一聽愛子無恙，心才稍放，右足一頓，地上石磚裂成數塊，一雙虎目，慘然落淚，全身一軟，幾乎栽倒。方素雲連忙扶他坐下，倒杯熱茶遞與石鈺。

石鈺喝了一口熱茶，微微定神，把茶杯交還妻子，雙目之中，淚如泉湧，一聲長歎，斷斷續續的說出一番話來。

方素雲一面傾聽，一面身軀也微微打顫，聽到後來，銀牙亂挫，珠淚雙拋，手

中不覺使勁，茶杯竟被握碎，洒得一身是水。

原來，石堅石鈺相偕出莊，漫步月光之下，隨興所之，漸行漸遠，不覺已將走近索玉峯所居玉樓，石堅見一危石，突出半崖，離地約有三四丈高，遂笑向石鈺道：「鈺弟，你我登高一眺這萬柳山莊，月光夜景。」說罷，竟施展八步趕蟬的絕頂輕功，一躍而起。

石鈺跟蹤躍上，兄弟二人，縱目四眺，涼秋八月，塞上風高，木葉多已搖落，景色自呈一片肅殺之氣。

石堅突然回顧石鈺道：「鈺弟，你看此山，峻拔雄奇，氣勢極好，我弟兄將來埋骨得此佳城，倒也不惡呢！」

石鈺聽石堅出語不祥，心方一愕，石堅忽然見索玉峯所居竹樓附近叢樹之間，似有人影一閃，忙道：「二弟居處，似有警兆，你我急速趕往。」語音未落，已自飛身撲下，這時陡然一陣山風，那半輪皓月，也被浮雲遮去半邊，頓覺黑暗。

石鈺此時亦有所見，但因二人立處方向互異，與石堅所見不同，他恍惚似見索家竹樓後側，山泉所積湖沼之旁，若有人影追逐，方待細察，石堅已自發話縱出，忙亦相繼趕往，但兄弟二人，已相差數步，又誰知，就這數步之差，即令瀟湘三俠，埋恨六盤，身遭慘禍。

石堅當先趕到離索家竹樓約八九丈遠，猛見一條黑影，自樓中縱出，電閃而逝，後面竟然無人追踪，知道樓中定已有變，良友關心，猛加功勁，「燕子三抄水」，一連兩個起落，再一個起落，再一個「龍行一式」，飛身直上竹樓。

就在石堅身形起在半空，將到未到之際，樓中又是一條黑影穿出，其疾如箭，此時月光已盡被流雲所掩，無從辨認，石堅起勢未盡，又出不意，眼看二人即將相撞，那樓中竄出的黑影右手一揚，只聽格丁一聲，六點寒星，向石堅迎面打到。

石堅自寒星一發，便已認出是江湖霸道無比的暗器，五雲捧日攝魂釘，身在半空，相隔又近，無法躲避，自知此命已休，一聲斷喝，「金龍探爪」向來人當胸便是一掌。

來人剛剛聽出石堅口音，但這些「發釘」、「斷喝」、「遞掌」等動作，原是一刹那間之事，但見二人身形在空間一合，便自雙雙墜地，這時石鈺也剛好趕到。

石鈺原較石堅落後數步，在石堅身形撲上竹樓之時，他剛好在石堅起足之處落地，距離稍遠，看的反清，樓上隨後追出的第二條黑影身法，分明是自己二哥鐵掌金梭索玉峯。

但再也想不到索玉峯掌中竟有五雲捧日攝魂釘，那種江湖中，連綠林道都不敢輕易使用的極為惡毒暗器，崩簧一響，寒星出手，石鈺心胆皆裂，等他趕到，石堅面門、山根、及前胸，俱被打中，當場氣絕，索玉峯則口鼻溢血，手撫左胸，氣若游絲，面帶慘厲之色。

這滔天飛來巨禍，把個聖手崑崙小諸葛，急得渾身打顫，淚珠急流，却無從開口，作聲不得。

索玉峯雙眼微睜，用極微弱的聲音，叫聲「三弟。」

石鈺眼含痛淚，屈身聆聽，但聞索玉峯勉強提氣言道：「我弟兄三人，平生行事，無疚于心，今日遭此慘禍，蒼天實太憒憒，愚兄大錯已鑄，大哥竟傷我手，委實萬死不蔽其辜，但此事詳情，索玉峯忍死須臾，亦須與賢弟一道。」

原來當夜索氏夫妻，就寢甚早，索玉峯在朦朧之中，似聞竹樓四外，微有胡哨異聲，遂告東方瑛小心準備，自己略事找紮，便一掌護住面門，由後窗翻上樓頂，擡目四望，只見那湖沼旁一排大樹之間，似有人影一幌，起自樓頂，一個「乳燕辭巢」，頭下脚上，向大樹撲去。

索玉峯身還未到，一條黑影，已自枝葉之間，冲天而起，輕功竟是俊極，一拔就是三四丈遠，索玉峯望影急追，一連幾個起落，已離竹樓二十餘丈，前逃黑影，已自沒入一片密林不見。

索玉峯猛地心頭一慄，暗道不好，心想東方瑛武功雖好，身縈帶病，又加兩腿風癱，不能轉動，獨處樓中，不要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却大為可慮，遂急忙趕回，越窗而進，一看室中情形，不禁驚魂俱顫，心胆欲碎。

只看室中地上，躺着一具賊屍，身旁有一黃銅所鑄圓筒，拾起一看，竟是江湖中最霸道的暗器，與石家獨門七星神弩，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五雲捧日攝魂釘，再看東方瑛時，身倚床欄，左胸露出半截甩手箭桿，面色慘白，向索玉峯微一招手，悽聲說道：「適才你被敵人調走，此賊竄進竹樓，手中暗器，還未及發，便吃我劈空一掌打死，那知窗外還有一賊，乘我發掌之際，突施暗算，我被傷要害，箭上又已淬毒，生望已絕，久困病榻，一旦歸眞，亦無所憾，但望你善視珠兒，並即遷居萬柳山莊與大哥三弟探明仇家，為我復仇便了！」說話方畢，伸手拔箭，鮮血一噴，便告氣絕。

索玉峯攔阻不及，眼看愛妻慘死，悲憤填膺，神智全昏，只道來賊尚未逃遠，猛一跺脚，穿窗而出，只見一條黑影，迎頭撞到，那裏還容轉念，崩簧一按，五雲捧日攝魂釘應聲出手，等到聽出石堅口音，大錯已成，竟把個縱橫江湖一世的虬髯俠石堅，活生生的斷送在攝魂釘下，自己前胸也中了他垂死反擊的金剛掌力。

敍明前情，索玉峯喟然長歎道：「愚兄枉負大俠之名，竟如此輕率魯莽，中賊巧計，以致愛妻死不能救，仇不能復，更誤傷大哥，其罪眞萬死莫贖，有何面目，苟且偷生，只是仇人踪跡，猶在霧中，未免有點死不瞑目了！」說罷便自強提眞氣，回手一掌，自行震碎天靈而死。

石鈺此時已自欲哭無淚，心情紊亂已極，平素聰明機智，蕩然無存，呆呆地木立當地作聲不得。

這時索氏家下僕役，亦自驚醒，聞聲麕集，一看這等慘劇，全不禁傷心淚落，撟舌不下。

石鈺這才驚覺，忙手捧石堅屍身，再命索家下人，將索玉峯遺體，一同抬向樓上，果見一賊身穿夜行衣靠，橫死在地，東方瑛仍然斜倚床欄，在掌中緊握一枝甩手箭，胸前被上，滿是鮮血。

石鈺不忍再看，先檢查死賊身上，並

無任何物件，遂命人拖往山後埋掉，關於石堅、索玉峯及東方瑛後事，因當夜不及辦理，且知來賊係有計劃的大舉進犯，又復心懸方素雲及中英母子安危，即命索家下人好好看守遺體，自己急急趕回萬柳山莊。

方素雲方聽石鈺說至此處，院中突然又有夜行人衣角帶風，落地之聲，石鈺勃然變色，伸手牆頭，便待拔劍。

來人已自開言道：「小弟上官子彤，有急事相報，不及敲門，時已這晚，三哥三嫂，還未睡麼？」

石鈺、方素雲，此時方寸已亂，突然上官子彤來到，知他智足多謀，是個大好臂助，且深夜趕到，說不定還與此事有關，遂揚聲答道：「上官老弟快快請進。」

上官子彤一身塵土，可見趕路之急，進門一見石鈺夫婦這等神色，不覺詫異，但亦無暇問訊，便向石鈺道：「昨日小弟在平凉道上，偶然獲得密訊，羅浮三煞竟邀同四神魔及降龍賊禿爲助，要來六盤生事，以報當年瀟湘殺妻廢子之恨，這一僧七俗，俱是當今綠林中絕頂人物，實屬不能小視，因此連夜趕來，三哥應速轉告大哥及索二哥，妥爲商議應敵之道才對！」

石鈺及方素雲胸中的悶葫蘆，至此才告打破，夫妻對望一眼，不由雙雙淚落。

上官子彤睹狀問道：「三哥三嫂怎的如此，莫非此間已有事故發生了麼？」

石鈺慘然長歎道：「多承賢弟，遠來告訊，可惜你來遲一步，大哥及二哥夫婦，已不及與你相見了。」

上官子彤聞言大驚，急忙問故，石鈺又將適才情景，對他敍述一遍，只聽得上官子彤，淚下如珠，扼腕不止。

就在此時，牆頭又有人聲：「瀟湘三俠，請出答話。」

石鈺此刻心神已稍鎮定，聞言緩步當門，亮聲問道：「來者通名。」

牆頭之人答道：「晚輩姜通，奉家師吳立之命，請瀟湘三俠及辣手仙人方女俠明夜子時，在六盤南麓，黑森林外一會，了結當年瀟湘舊債。」

石鈺聞言，仰天長笑道：「羅浮三煞，何足爲奇，煩你傳言相告，就說我兄弟全家，準時赴約便了。」

上官子彤待石鈺進屋問道：「三煞此番糾衆尋仇，係謀定而動，我等人手已嫌不够，何況大哥二哥又自折股肱，正應與其訂約稍寬時日，以便設法邀人相助，三哥怎麼竟爽然應允明夜子時赴會，不太倉促了麼？」

石鈺軒眉狂笑道：「大丈夫結知己之交，生不同辰，死當共命，大哥二哥既遭慘禍，石鈺方素雲已義不獨生，明夜之會，慢說愚兄嫂這點功力，還不至於讓賊子們輕易稱心，縱然肉成血水，骨化飛灰，又復何憾，至於邀人助拳，放眼江湖，如賢弟這般肝胆，能有幾人，患難自承，這種尋仇凶殺，何必拖人下水，祇是大哥未娶，我夫婦又僅中英一子，石門不得不設法保留這個後代，我剛才對來人訂約，故意賣狂，即係使其認爲我等尚不知賊子實力，故而驕狂自恃，絕對不會避而出走，對這萬柳山莊自不必再事騷擾監視之故，賢弟此來極爲湊巧，愚夫婦獨子中英性命，及石門中後代香烟接續之千鈞重担，意欲交付賢弟，賢弟義薄雲天，肝胆照人，諒不我却。」說罷起身向上官子彤深施一禮，方素雲一旁亦連連檢衽。

慌得上官子彤，急忙還禮，心中暗忖，自己本意明夜助拳，爲友賣命，但石鈺所說，亦有實情，中英安危，關係他石氏香烟接續，目前情勢，已難兩全，自己唯有捨輕就重，受命托孤的了，當下便卽慨然應允。

石鈺見他一再沉吟，方始答應，已猜出上官子彤心中所想，對方素雲道：「中英此子，天性至厚，若知究竟，必不肯行，即大哥二哥之事，亦不可令其知曉，你即修書一對，請上官老弟轉致中英舅父，請他念在至親，收留此子，並傳絕藝，明晨中英起床之時，可告知他上官叔父，昨夜來此，惟有急事，今早便赴皋蘭，我已許他隨上官叔父同去歷練，但不許超過二月便須回山，如此必可瞞過此子，等到遠離此間，再由子彤以實情相告，只是你在臨別之前，必須矜持，勿露破綻才好。」

方素雲凄然笑道：「你怎麼把辣手仙人，看成世俗女性，這些心腸，我還能硬，我兄長處，亦無須作書，自然應允，只是累他上官叔父遠赴峨眉，這萬里迢遙，出生入死，將護之情，我夫婦今生恐難報答的了。」

次日早晨，中英醒來即見方素雲坐在床邊，對他道：「你上官叔父昨夜來此，因事今早即往皋蘭，你父親已答允讓你隨他歷練，但初次出門，不許超過二月，便須回家，行囊馬匹，已命家人備好，你起身漱洗，吃過早點後，便隨上官叔父去吧，這是我昔年威震江湖暗器，奪魄冷光珠，賜你三粒，帶在身畔，非遇生死關頭，絕對不准妄用，一路之上，飲食起居，須事事小心，對你上官叔父，要均應通達，萬一有何拂逆之事，亦應善自譬解，我不再叮嚀囑咐了。」

中英終是少年情性，聞言高興已極，母親言外之意，並未聽出，起身漱洗之後，隨父母及上官子彤共用早點，總覺得今日父母神情，有點異樣，却又說不出所以然來，勝遊在即，略一思索，也便放過。

席間不見石堅，中英問起大伯，方素雲告以往索家竹樓，過午方回，不必面辭，少頃食罷，上官子彤起身告辭，石鈺倒還神色自若，方素雲手牽嬌兒，畢竟難分難捨，中英亦是依依，最後還是石鈺咳嗽示意，方素雲才放中英隨上官子彤縱馬而去，眼望二人轉過山彎，雖是生離，何殊死別，那裏還能矜持，淚珠兒忍不住地，撲簌簌的落下。

上官子彤與中英策馬行至驛道，若照原計，本應西行往靜寧方面，直奔皋蘭，上官子彤勒住絲韁，回顧中英道：「賢侄初次出山遊歷，西土甘新，氣候嚴寒，風砂又大，頗不相宜，我皋蘭之行，原無要事，不去也罷，反正你父母二月回山，時間儘有餘裕，不如愚叔陪你東下，逛趟長安，一覽關中名勝如何？」

中英自然笑諾，叔侄二人，遂勒轉馬頭，揚轡東行。中英自移家萬柳山莊以來，年雖漸長，終未出過六盤一步，此刻眼見天地頓寬，高興已極，不住揚鞭，上官

子彤見他這等興高采烈，不由暗自心酸，細細琢磨如何將實況相告，才能使他所受打擊，不致過重。

原來上官子彤雖然當面答應石鈺夫婦，護送中英，遠投峨眉，但總不信瀟湘三俠會齊遭刦數，心中另有打算，想在離六盤山百里左近，找一店房，暫住兩日，打探黑森林之戰消息，如吉人天相，石鈺夫婦無恙，自是大佳，即或不測，羅浮三煞定然百計搜尋中英下落，以求斬草除根。自六盤出奔，不外三條道路，一條西上甘新，一條東下陝豫，另一條則係由天水入川，三煞必然循此苦追。萬料不到，自己竟携中英，匿居近處，一家「迎賓」客店，甚是開敞，前面還兼做酒樓生意，叔侄二人，遂下馬投店。

進得店來，要了一間上房，用畢酒飯，略作閒談，便自安寢。說也奇怪，想是骨肉連心，這一夜之間，中英兀自心驚肉跳，輾轉反側，直到天明，猶未入夢。

他這裏翻騰轉折，上官子彤也是心繫老友安危，何曾睡着，刹那間鷄唱，中英對上官子彤道：「侄兒想是初次離家，心中總是想念父母，這一夜之間，竟無法闔眼呢！」

上官子彤見他滿目紅絲，心想六盤之、戰，無論勝負，此時當已結束，瞞他到何時？不如早點告知，所受打擊，或可稍輕，便對中英道：「賢侄穎悟異常，文武兩途，均已深具根基，一切事理，諒能通達，愚叔今日有一言相告，還望你善體親心，節哀順變才好！」

中英原本絕頂聰明，一聽上官子彤出言閃鑠，回想行前父母神情，頓覺有異，立時追問，上官子彤遂將三煞尋仇經過，對他詳述一遍。

中英聽得大伯等遭遇慘禍，已自熱淚如珠，衣襟盡濕，等到話完，便即要求上官子彤帶自己立返六盤，與父母同生共死，任憑上官子彤萬般譬解，只是不從，最後還是上官子彤疾言厲色，叱責他不知輕重，慢說他父母現尚生死未卜，縱遭大變，也更應節哀順變，善保此身，習藝復仇，傳宗接代，以目前這點能耐，便想以卵擊石，去與仇人拚命，豈非枉逞匹夫之勇，有去無回，徒自斷絕石門香烟，永爲不孝罪人，中英無奈，方才打消磨着上官子彤，花錢僱人快馬前往六盤打探。

時過申牌，差人猶未回轉，叔侄二人，滿腹心事，吞吃不下，均未用飯，方往店前街上眺望，突然西面傳來急遽馬蹄之聲，中英以爲差人回轉，正待前迎，上官子彤已聽出馬有兩匹，忙拉中英走向內臨街雅座之內，要了一點酒菜，從窗內向外張望。

蹄聲一入街頭，便自轉慢，少頃兩個精壯大漢，各跨一匹駿馬，鞍上插有兵刄，神情獰惡驕滿，一望便知絕非善類，來到店門，竟也翻身下馬，先前一人面帶刀瘢，回頭言道：「二弟，今日天已不早，再趕恐怕錯過宿頭，好在瓢把子命我們分撥分途密搜，得訊即報，並未限時，看這店兼賣酒食，倒還寬敞，你我一夜辛勞，不如吃他一頓，睡上一個好覺，明日再趕路吧。」

另一人答道：「大哥此言極是，我想瓢把子太已多慮，那窮酸既然把小鬼帶走，此刻諒早鴻飛冥冥，那裏還敢在這附近逗留，我們兄弟這趟長安之行，算是寃枉路跑定的了。」

上官子彤聞言，心頭暗自叫苦，分明仇家追兵已到，石鈺、方素雲夫婦命運，不問可知，恐怕中英沉不住氣，一把他按住，果然中英已然目眦皆裂，作勢欲起，上官子彤慌忙以手示意，叫他禁聲，細聽動靜。

二大漢進入外間，要了不少酒菜，一面吃喝，一面閒談，漸漸說到六盤之事，但聽那面帶刀瘢大漢道：「人家瀟湘三俠，可眞有兩手，就憑夫婦兩人，對敵三煞四神魔及降龍羅漢等江湖八怪等十餘名綠林一流高手，居然小諸葛還掌震飛天鷂子，劍劈伏虎神魔，二當家的，也被辣手仙人削去一隻左耳，最後若不是發動埋伏，用毒藥暗器圍攻，依然無法把人家置於死地呢！」

中英驟聞父母噩耗，急痛攻心，兩眼一翻，竟自暈倒在上官子彤懷中，上官子彤亦悲怒已極，但終較深沉，怕中英醒來哭喊，先伸手點了他的啞穴，然後輕輕爲他推拿。

中英悠悠醒轉，果然張口欲號，却已出聲不得，上官子彤附耳低聲，勸他忍耐，等聽完二人答話再說，中英鋼牙猛挫，點頭首肯，上官子彤替他解了穴道，重又細心聆聲。

原來石鈺、方素雲，早蓄必死之念，自中英與上官子彤走後，便將石堅、索玉峯、東方瑛及自己夫婦後事，妥爲安排，並對家人等說明情形，告以來敵雖强，但均係江湖一流人物，祇是仇讎相報，絕不會傷害無辜，隨將金銀細軟，房屋田地，一一分贈，囑待此間事完，便可各自安身立業，衆人感激涕零，却又無從相助，均相對欷歔不止。

諸事安排既畢，萬慮皆空，夫婦二人，用畢酒飯，便自靜坐行功，準備夜來拚死一戰。

金烏匿彩，皓月已升，石鈺夫妻，找紮停當，待到亥初，雙雙前往六盤南麓，黑森林羅浮三煞兄弟，仙人掌吳立，生死筆吳昭及陰陽判吳濤，已然先到，在林外空地相待，吳立見石鈺夫妻一到，縱聲大笑，聲震林樾，宿鳥驚飛。石鈺眉頭微皺，暗想十餘年不見，不想此賊氣勁已經練到這般地步，此時雙方，業已對面，吳立拱手笑道：「瀟湘三俠，眞個信人，一別十年，聖手崑崙小諸葛，辣手仙人賢伉儷，丰姿依舊，可見功行精進，但怎的不見虬髯大俠及鐵掌金梭，莫非對吳某兄弟這江湖末流，不屑一教嗎？」

石鈺冷笑一聲，接口答道：「我大哥二哥，看不慣這莽莽紅塵，奪利爭名，臟髒齷齪，已然與我二嫂同歸極樂，賢昆仲多年不見，適才笑震飛禽，內家氣勁，實是高明，今夜我夫婦拚此一身骨肉，了却當年舊債，是非二字，已不必再提，聞得尚有貴友助陣，何不請出爲我夫妻引見，也就好早作了斷。」

吳立聞言，先頗一愕，隨即笑道：「想不到石索二俠，竟然先作古人，這些頗爲令人惋惜，石二俠快人快語，我倒眞有

幾位賓朋，因久仰瀟湘三俠，歸隱之後丰采，待我請出，與二位引見，便可互相印證印證了。」

說罷，向後微一招手，林內便又走出一羣人來。

石鈺夫妻逐一打量，見當先一個身材胖大，手提佛門方便鏟的兇僧，正是降龍羅漢法塵，背後三人，其中大力神魔焦振遠，伏虎神魔尤剛，昔年均已舊識，還有一個細腰高身，滿臉精悍之人，却是面生，從未見過，當下由羅浮大煞仙人掌吳立，一一引見，才知那人是綠林中後起有名人物，鄂中巨盜飛天鷂子高成，賸下諸人，則盡是羅浮三煞手下徒黨。

石鈺見四神魔中烈火神魔褚大通及千臂神魔柳靑二人，均未出場，心知有異，方在尋思，眼光忽然瞥見那飛天鷂子高成，腰間露出一排甩手箭桿，知是昨夜暗算二嫂東方瑛之人，大哥二哥之死，也是間接由他而起，反正這種情勢，自己夫妻二人，雙拳難敵四手，不如先殺此賊，一解心頭之恨，主意打定，殺心頓起，反而含笑向吳立道：「江湖高手，齊聚六盤，賢昆仲對愚夫婦，瞧得實在過重，我等作事，不必拖泥帶水，趁這月色大佳，正好彼此印證武學，只是各位昔年均曾相識，而這位高寨主却尚初會，石鈺不才，想先討教數合如何？」

吳立尚未答言，那高成昨夜雖然偷襲得手，因此事太不光明，歸來並未告衆，以爲瀟湘三俠不過如此，竟欲人前顯耀，他外號飛天鷂子，輕功自是擅長，身形微動，已自躍立場中，抱拳待敵。

石鈺面含冷笑，胸蘊殺機，緩步當場，二人互相抱拳道請，立式開招，戰在一起，方素雲及羅浮三煞等，則各爲己方壓陣。

那高成功力，竟自不凡，他施展的是七十二式短打，招術迅捷沉實，身形穩重輕靈，摟打騰封，踢彈掃掛，居然在石鈺所施展的內家上乘拳法「嵩陽大九手」、「羅公八一式」之下，進退周旋了三十幾個回合之後，還無敗意，看得羣賊不住點頭。

石鈺不料此賊竟具有如此身手，久戰不下，不由打出眞火，陡然一聲長嘯，兩臂一抖，「長箭穿雲」，縱起五六丈高下，人在空中微一轉側，雙手平分，頭下脚上，以「飢鷹擒兎」之勢，撲向高成。

羅浮三煞，畢竟識貨，一看石鈺竟自施展武功中最難練的五禽身法，便知要糟，但還想不出石鈺何以初見高成，便下辣手。

果然只見石鈺雙掌漸向胸前攏抱，屈指成鈎，知道只要掌力一發，高成便難倖兎。

但此時便想救已自無及，高成亦知厲害，那敢硬接，身形一塌，一個「懶驢打滾」，倒也被他滾出丈許。

高成只道已脫險境，自知不敵，正待回身交待兩句，就此下場，身方起立，石鈺如影隨形，一陣疾風，右手指尖，已貼高成背後，一聲冷笑：「昨宵血債，還不清還？」掌心微微向外一登，小天星掌力已自發出，高成只覺後心如受千鈞重擊，鮮血噴口而出，倒地便自不起。

羣寇不由嘩然，那伏虎神魔尤剛，與高成最爲莫逆，縱過一看，高成心脈震斷，已自氣絕。

尤剛不由大怒，探手腰間，撤下自己伏以成名的一對伏虎金環，戟指石鈺罵道：「姓石的，你枉具俠義之稱，高寨主與你何仇，竟然如此心辣手狠，尤剛掌中這對伏虎金環，倒要領教領教，你們這些沽名釣譽的俠義道，究竟有何驚人絕學？」

石鈺那有心情和他鬥口，即伸手肩頭，拔出長劍，滿面不屑之色，傲然横劍而立。

伏虎神魔這對金環，係傳自藏邊，僅比海碗略大，製作得極爲精巧，通體金光燦爛，當中雕者兩隻虎頭，獠牙外突，約長寸許，實在是極爲罕見的外門兵刃。

伏虎神魔尤剛，在這對伏虎金環之上，已有三十餘年功力，此時把雙環在胸前一錯，左環在前，右環在後，含怒向石鈺說了聲「請賜招」。

石鈺雖貌爲傲岸，其實，也眞未小瞧他這對金環，左手劍訣一領，右手挽劍當胸，劍尖上指，目注尤剛，道：「尤寨主請。」

尤剛微一換步，硬踏中宮，左手金環向石鈺面門虛晃，右手金環却同時向外一展，打向石鈺左肋，石鈺冷笑一聲，身軀微轉，掌中長劍，「鐵鎖横舟」，往伏虎神魔右腕便截。

伏虎神魔雙臂從左後一帶，猛然向左一轉，已然旋身翻轉，掌中雙環，帶着風聲，往石鈺劍上，猛力横砸，石鈺容他雙環砸到，右腕微沉，身形下塌，劍走輕靈，「秋風掃落葉」，劍鋒竟自回斬伏虎神魔雙腿。

這種招術，變得太快，而且神妙莫測，伏虎神魔幾爲所乘，但他畢竟功力深厚，一招走空，便知不妙，猛然吐氣開聲，嘿的一聲，硬收雙環下砸之勢，再用「大鵬展翅」，左右一分，只聽嗆啷一聲，金鐵交鳴，左環右劍，互相一震而開，二人重又看關定式，凝神對敵。

石鈺一面動手，一面留心，覺得伏虎神魔這對伏虎金環，施展開來，崩砸鎖掛，剪捋耘拿，霍霍生風，威力甚大，自己不施絕學，恐難取勝，念頭打定，劍招立變，竟施展自己獨創精研的二十四招三環套月劍法。

石鈺這一變招，只見他身隨劍走，心與神凝，翩若驚鴻，捷如閃電，身形劍式，宛如流水行雲，伏虎神魔一對雙環，立時相形見拙，剎那之間，便被圈入一片寒光冷霧之中。

旁觀羣賊，一見情勢不妙，大力神魔焦振遠，盟兄弟關心，忙催羅浮三煞，快照預計行事，自己也正要下場應援，但聽場中一聲厲號，勝負立分，生死已判。

原來伏虎神魔，自石鈺劍招突變，便知不敵，暗圖乘隙脫逃，但始終找不出絲毫機會，又勉强應付了幾個回合，實在難再支持，遂一聲厲嘯，將伏虎雙環竟當作暗器出手，呼的一聲，飛砸石鈺面門，石鈺眞未料到此着，忙一偏頭，雙環竟自擦耳飛過，伏虎神魔也是該死，適才明見石鈺掌震高成五禽身法，輕功何等神妙？雙環出手，竟自一個「細胸巧翻雲」，竄起

兩丈多高，方欲歸回本陣，石鈺那肯容忍他走開，一個「三環套月」劍法中絕招，「穿雲捉月」，人隨劍起，竄過尤剛，再化成「反臂倒劈絲」，劍光一閃，把個伏虎神魔就在半空活生生的斜肩帶背，劈成兩段。

石鈺劍劈尤剛，身剛落地，耳邊已響起一聲暴吼，和一聲清叱，和兵刃接觸之聲。

原來那羅浮三煞中，大煞吳立，武功最高，三煞吳濤，人最陰險，二煞生死筆吳昭，則暴躁異常，性如烈火，一見自己這面連折兩人，憤怒已極，撤下判官雙筆，一聲暴吼，縱身便撲石鈺。

方素雲在旁掠陣，見丈夫掌震高成，劍劈尤剛，怕他連戰乏力，方待相換，突見吳昭，竟欲暗算，一聲清叱，靑鋼長劍出手，縱身接住，二人竟在空中就換了一招。

吳昭自空中劍筆微一接觸，兩手虎口，便被震得發熱，落地之後，不由多朝方素雲打量幾眼。

辣手仙人，生平交手，向來不懂什麼虛文過節，劍訣一領，「金針度綫」，便向吳昭當胸點到。

吳昭見她比自己還不講理，不由氣得亂跳，雙筆一擺，便自互相接戰。

十招過後，辣手仙人方素雲，玉面含霜，柳眉帶煞，往外一縱，揉身再進，足踩八卦，劍化奇門，一柄靑鋼劍，立刻化成萬片寒光，如山劍影。

吳昭人雖粗暴，武功却高，這一交上手，方知辣手仙人，眞個名不虛傳，絕非易與，剎那之間，自己就覺得四面八方，都是對手人影，招式快得幾乎無法辨認，那裏還敢待慢，一對判官雙筆，用盡平生絕學，同時施展「燕靑十八閃翻」，在方素雲劍光之內，起落進退，竄跳閃避，暫時也自打了個難解難分。

陰陽判吳濤冷眼旁觀，已看出石氏夫妻，雖然歸隱十年，功力反而精進不少，自己這面，除大哥吳立外，幾乎全非敵手，方打算發動埋伏，戰場形勢已自急變，吳立、吳濤，同聲斷喝，劈空掌力，雙雙出手，號令一聲，埋伏也自發動。

方素雲劍術原比石鈺稍勝，久戰吳昭不下，她不知吳昭功力本較先前二賊，高出很多，只覺與丈夫連斃二賊相形之下，

下期預告：

精選武俠奇情小說

「藏珠樓」

醉仙樓主著

自己太已遜色，銀牙暗咬，劍演連環三絕「夜叉探海」，「風擺楊枝」，「盤根錯節」，迴環出手，全部攻的下盤。劍發如風，逼得吳昭無法招架，祇好拔起半空，暫避來勢，就在他身形將落未落之際，辣手仙人方素雲一聲清叱，單臂運足內家功力，長劍一震，「金鷄啄粟」，吳昭只覺得千萬個劍尖，當頭點到，那裏還能躲開，方素雲眼看得手，陡覺兩股掌力，劈空擊到，只得左掌一翻，暫敵來勢，右手寶劍微挑，生死筆吳昭一隻左耳，隨劍而落。但方素雲以一對二，又係反臂發掌，也被吳立吳濤所發掌力，震出三四步遠，左臂疼痛欲折。

就在吳氏兄弟發掌同時，林內樹間埋伏之十臂神魔柳靑，烈火神魔褚大通及百毒蜈蚣馬一飛三人，亦隨號令發動，暗器紛紛出手，這三人暗器均獨步江湖，一時火雨星飛，寒光電射，因方素雲與吳昭交手，投鼠忌器，數十般暗器，齊奔石鈺。

石鈺那裏想到，這般綠林魁首，竟出此卑鄙下流手段，欲避無從，但見寒星蝟集，可憐一代大俠，聖手崑崙小諸葛，就此撒手塵寰。

方素雲見夫慘死，怒極心傷，再環顧衆賊，虎視眈眈，那肯再受凌辱，突然仰天悲號，聲如巫峽啼猿，淒厲不堪入耳，翠袖一揚，六點銀星，打向林內暗器所發之處，然後回手横劍就頸，仆倒石鈺屍體之上。

衆賊對她奪魂冷光珠，早具戒心，銀光一出，四散躲避，林深樹密，毒汁無功，除兩徒黨躲避不及外，爲首諸賊，竟一人也未傷着。

石氏夫妻旣死，羅浮三煞率衆搜查萬柳山莊，問出中英在當日清晨，隨上官子彤遠赴臯蘭遊歷，老賊並即分別派人，向西、東、及西南三路追截，爲首諸人，亦分成三撥，隨後接應。

聽至此處，兩大漢已酒足飯飽，微帶醉意，招呼店小二要一間上房，恰巧就與上官子彤等所居隔室。

中英此刻，反而稍歛愁眉，索取飲食，上官子彤知他心意，一面進食，一面勸他須知小不忍則亂大謀，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中英滿口唯唯，飯罷回室便說頭痛，和衣臥倒，上官子彤搖頭微嘆，雙雙早寢。中英心中有事，躺到半夜，側耳隔室，鼾聲如雷，偷看上官子彤側身向裏，也似睡着，遂下床摸起長劍，輕輕開門，走到隔室，那兩大漢也眞該死，連門都未曾上門，只是虛掩，中英長劍微擊，一聲未出，便全做了無頭之鬼。

中英剛回室內，上官子彤連行囊都已整好，一見中英，正色說道：「人子之情，我亦不忍過拂你意，但行踪已洩，强敵聞風即至，此地不能再留了，官塘大道，多有不便，馬匹也不必再要，你我立刻走吧！」

叔侄二人從此翻山越嶺，連夜急奔，但終因賊死，洩漏行藏，陰陽判吳濤、百毒蜈蚣馬一飛及烈火神魔褚大通三人追踪而至，才引起前文書中，終南玉桂峯頭一場血戰，六盤之事，至此處交代淸楚，下期再說中英隨淸虛道長，乘鵰離飛終南經過。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留香帖（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荊一非被陸長山打至重傷，幾乎斃命，幸被人救走，帶到蘇州河北岸距蘇州城約莫十五六里的一幢古屋內，悉心治療，經過八天八夜，荊一非始自昏迷中蘇醒過來，當他醒轉時，向在待候他的小蕙問明原委，才知自己受傷昏迷之後被一灰衣老者所救，此時，灰衣老者正與琴韻一同進來，荊一非是江湖人物，當然重視恩怨分明，他感念老人救活自己，恩同再造，此後難以報答，遂索性請老者「要了他的命」，老者對他好言相慰，然後與琴韻離開，豈料兩人走後，小蕙對荊一非稍露不屑之色，使荊一非大為反感，於是彼此便發生口角……

七巧火蓮燈　見者必亡魂

一個月過去了，荊一非的傷勢已大有起色，他已經能夠起床，有時會在庭院中漫步走走。

在一個浮雲掩月，寒風颼颼的夜晚，他一覺醒來之後，就再也睡不着了。

睡不着出去蹓蹓，總比躺在床上翻滾好得多，於是他披上長衫，着上布鞋，拉開房門逕向庭院中走去。

也許是病後體弱吧，一陣寒風吹來，他竟然連打兩個冷顫。

其實他打冷顫的原因，並不全是那陣寒風，因為除了風露凌厲，他還瞧到一種驚心動魄的事物。

那是一盞怪燈。

不，應該說是七盞，因為它有七個燈頭。

週圍六盞，中間一個，全是竹筒做成，其中灌着油脂。

這種油脂十分古怪，任是夜風如何凌厲，偏是吹它不熄。

荊一非經過不少大風大浪，見過不少恐怖驚人的陣仗，能夠使他如此驚嚇的，這還是破天荒的第一遭。

其實他見到的只是七竹燈，何需如此驚嚇。

不過，它決不是普通的燈。

江湖道上的一種傳說，「七巧火蓮燈，見者必亡魂。」

荊一非雖是走過不少時日的江湖，他却無緣一睹七巧火蓮燈，但根據傳說，他也知道它的模樣。

現在他重傷未癒，功力盡失，忽然瞧到這見者亡魂，人人畏懼的七巧火蓮燈，他焉能不連打冷顫？

燈是挑在院門的左角之上，炎炎燈光之中泛起一片血紅。

他只瞧了一眼，腳下就陡的停下來，同時耳目並用，想瞧瞧七巧蓮燈的主人。

按說他應該立即趨避的，馬上進入屋裏，可能逃出一刦。

但他是荊一非，荊一非決不是一個貪生怕死之人。

再說七巧火蓮燈雖是可怕，但天下武林能夠見到它的畢竟不多，荊一非竟於無意中見到了，為了好奇，他也不能就這麼放棄此一巧遇。

天下人都知道七巧火蓮燈，却沒有人知道誰是它的主人。

如果他能見到七巧火蓮燈的主人，揭開人人想知道的謎底，對武林未嘗不是一種貢獻。

於是他定下心來，再度移動脚步，向一側的暗影中走去。

那兒巨槐參天，濃蔭瀉地，是一個十分陰暗的所在，但他剛剛走近暗影，心頭竟然一陣狂震。

那是一條人影，莫非他就是七巧火蓮燈的主人？

長髮披肩，白衣及地，由於視綫十分昏暗，無法分辨他是男是女。

自然更瞧不出他的年齡及長相了。

現在瞧了等於沒瞧，這是荊一非不能甘心的，因而再拉開脚步，直向白衣人的身邊迫去。

「站着——」

這是一聲陰森冷峻的叱喝，那兩個簡短的音符，似乎具有無比的威力。

荊一非站住了，他的面頰之上，却顯出一片訝異之色。

因為白衣人那聲簡短的叱喝，竟是嬌音琅琅，像珠走玉盤一般，那麼她是一個女人了。

七巧火蓮燈的主人竟然是一個女人，這豈不是一樁駭人聽聞的怪事！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姑娘，請恕在下冒昧。」

白衣姑娘道：「你是要問我是不是七巧火蓮燈的主人？」

荊一非說道：「在下的確是想冒昧一問。」

白衣姑娘道：「你認為呢？」

荊一非道：「這就難說了，七巧火蓮燈，見者必亡魂，姑娘如若是它的主人，怎能容許在下在這兒說話？不過——」

白衣姑娘道：「不過怎樣？」

荊一非道：「姑娘如若不是它的主人，妳又怎敢站在這兒？」

白衣姑娘道：「你沒有猜錯，不過我只是它的半個主人。」

荊一非道：「哦，那是說——」

白衣姑娘道：「你不要瞎猜，它的主人是我爹，我自然算是半個主人。」

荊一非道：「原來如此，在下總算明白了。」

白衣姑娘道：「你明白就好，說，你想如何死法？」

荊一非微微一笑道：「我不想說。」

白衣姑娘道：「不想說，哼！那可由你不得！」

荊一非道：「我不想死自然不必說，其實在下縱然想死也不行，妳說對嗎？」

白衣姑娘哦了一聲道：「想死也不行？為甚麼？」

荊一非道：「因為令尊不讓在下死，姑娘也希望在下活下去。」

白衣姑娘忽然纖足一跺道：「原來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你看似忠厚，敢情並不老實。」

荊一非哈哈一笑道：「姑娘冤枉人了，如果這一點都猜忖不出，在下在江湖豈不是白混了。」

白衣姑娘不再說甚麼，只是移動蓮步向他緩緩走來。

原來她就是灰衫老者的女兒琴韻，時常擺出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姑娘。

現在夜深寒重，她的臉色却是紅紅的嬌柔無比，還顯出一絲耐人尋味的羞意。

荊一非向她呆呆的瞧了一陣，忍不住嘆了一口氣道：「如果我不認識你，必然以為妳又逃了回來。」

琴韻一怔道：「逃了回來，由那兒逃回來？」

荊一非道：「月宮，只有嫦娥才有妳這麼美。」

琴韻低環一笑，然後又白他一眼道：「油嘴滑舌，敢情你也不是好人。」

荊一非道：「如果我不是好人，天下就再也找不出好人了。」

琴韻撇撇嘴道：「這話對我說可以，別人麼……」

荊一非神色一黯道：「不錯，一個監守自盜，吃過官司的人，是會被人排斥的，不過我捫心自問，無愧鬼神，相信有一天會還我清白的。」

琴韻帶着歉意道：「別多心，少俠，我只是提起你的警惕心罷了，哦，你的身體仍然虛弱，夜深寒重，咱們回去吧！」

荊一非道：「慢點，姑娘，在下還要請教。」

琴韻嫣然道：「你想知道甚麼？」

荊一非道：「令尊是在下的救命恩人，在下却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琴韻道：「小蕙沒有告訴妳？」

荊一非道：「我問過，她不肯說。」

琴韻柳眉一揚，向七巧火蓮燈瞥了一眼道：「現在你應該知道了？」

荊一非道：「七巧火蓮燈威懾江湖，人人畏懼，但走遍天下，却找不出識得燈主之人。」

琴韻微微一笑道：「我爹以草藥濟世活人，草藥郎中齊煉也是一個名滿江湖的大聞人。」

荊一非道：「齊前輩行誼高潔，令人敬佩，只是在下有點不解。」

齊琴韻道：「哦，說說看。」

荊一非道：「在下與令尊素昧生平，令尊為甚麼救助在下？再說，江湖傳言七巧火蓮燈的燈主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令尊為甚麼偏偏對在下垂愛？」

齊琴韻面色一沉道：「你是說家父救你是別有用心，請問，你有甚麼值得咱們覬覦的？」

荊一非搓搓手，尷尬的一笑道：「姑娘誤會了，在下決無此意。」

齊琴韻一嘆道：「七巧火蓮燈所以要保持一份神秘，只不過為了造成一股震撼之力而已，我爹行道迄今，從未殺過一個好人，江湖傳言豈可輕信。」

荊一非道：「姑娘說的是。」

齊琴韻道：「我爹以草藥郎中之名行道江湖，當得是活人無數，再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常事，咱們既然遇到了你，豈能袖手不管？」

荊一非道：「姑娘這麼一說，在下已

經完全明白了，只是這燈……」

齊琴韻道：「自然也跟你有關了，咱們不怕有人找碴，但不想寃魂不散的被他們纏上。」

荊一非道：「姑娘是說有人會找上門來，誰？」

齊琴韻道：「陸長山是鐵盾門掌門黃天爵的師弟，如今被你毀了一條右臂，他們怎肯就此罷休。」

荊一非一嘆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如非陸長山向我偷襲，我怎會揑碎他的肘骨。」

齊琴韻道：「知名度較高的人都是這樣，因爲他們輸不起，其實除了鐵盾門，還有一些財迷心竅的，五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也頗有誘惑之力。」

荊一非道：「這又是一件不白之寃，我如果當眞有五十萬兩銀子，何至於活得如此窩囊。」

齊琴韻偏着頭想了一下道：「不管怎樣，你已是衆矢之的，有不少人在打你的主意，今後只要你在江湖上一現身，痲煩的事就會接踵而來。」

荊一非嘆道：「是禍躲不過，躲脫不是禍，今後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齊琴韻道：「如此寢食難安有多蹩扭，我倒是想到了一個法子。」

荊一非道：「甚麼法子了？」

齊琴韻說道：「今後要一勞永逸，使人不敢再找你的痲煩，只有拜在我爹的名下。」

荊一非一怔道：「使不得。」

齊琴韻道：「爲甚麼使不得？」

荊一非道：「有兩點原因，第一，我旣是衆矢之的，如拜在令尊名下，無異爲貴門種下一個禍根，這是恩將仇報，在下不能這樣做，第二，背師別投會爲人不齒，在下不願留下一個忘恩負義的臭名。」

齊琴韻道：「咱們如果害怕就不會救你，旣敢救你就不會害怕，再說世間沒有不透風的牆，此事遲早會傳於江湖的，也就是說你縱然不拜在我爹的名下，咱們還是跟你脫不了關係，所以第一點不必顧慮，至於第二點麼——這樣吧，你做我爹的記名弟子，你看如何？」

荊一非道：「不。」

齊琴韻面色一變道：「爲甚麼？說說你的理由？」

荊一非回答道：「在下已經告訴姑娘了。」

齊琴韻道：「可是我已給你答覆。」

荊一非道：「不，那是姑娘的想法，別人不見得同意。」

齊琴韻道：「不同意又怎樣，誰敢動七巧火蓮燈一根汗毛。」

荊一非道：「姑娘這是强辭奪理了，在下不敢苟同。」

齊琴韻面色一沉道：「荊一非，別給臉不要臉，當今武林，多少人想獲得我爹一招半式都不可得，他老人家想收你爲徒，是你前輩子修來的福份，你居然如此不知好歹。」

荊一非淡淡一笑道：「多謝令尊的好意，只是在下不能忘本，姑娘該歇息了，在下就此告辭。」

他回到自己的房中，但沒有再度入睡，剛才拒絕了齊琴韻的要求，此地他就待不下去了。

於是他將自己的衣物收拾起來，揹着包裹，跨出房門，再度向庭院中奔去。

「啊，少俠，你要走？」

是小蕙，語音未落，小丫頭已經堵着荊一非的去路。

荊一非雙拳一抱，荊一非苦笑一聲道：「是的，小蕙，我要走，不告而別失禮，但在下情非得已……」

小蕙櫻唇一撇，冷哼一聲道：「怎麼個情非得已？說說看。」

荊一非道：「在下拒絕了琴韻姑娘的要求，只好離開此地了。」

小蕙道：「咱們姑娘求你甚麼？」

荊一非道：「要在下拜在齊前輩的名下，在下不能忘恩背本，背師別投。」

小蕙道：「好理由，不過師恩只是傳藝，救命却是再生，你連這一點都不懂如何能够處世做人？」

荊一非一呆道：「這個……」

小蕙道：「怎麼，難道我這話說錯了麼？」

荊一非道：「不，是我錯了，只是家師爲了在下，唉……」

小蕙道：「那你更應該接受咱們姑娘的要求了，想想看，你現在四面楚歌，遍地强敵，除咱們帮助你，你只怕會寸步難行，請問，你如何能够拯救你的師門？」

小蕙只是一個丫頭，但她却生就一副蓮花妙舌，說得情理兼備。

荊一非是一個飽讀詩書的武人，因而最重視一個理字，小蕙旣是情理兼備，他自然無話可說了。

「進去吧，少俠，夜寒露重，待久了你會受不住的。」

在一聲嘆息之後，他跟着小蕙回去了，現在他下定了決心，一切聽從別人的擺佈。

× × ×

齊湖是山東沂水縣西南的一個山鎭，此地窮鄉僻壤，地廣人稀，居民的生活頗爲清苦，却是一個隱居避世的好地方。

在離鎭五里之處，有一條蜿蜒而下的溪流，流水潺潺，松風虎虎，聲調之優美，不亞於天籟之音。

溪旁時花遍地，一屋巍然，想那屋主人必然不是平凡之人了。

不錯，七巧火蓮燈名震江湖，他自然不是常人。

這天薄暮時分，七巧火蓮燈齊煉召集了一次家庭會議，參加的有王大娘，齊琴韻，小蕙，還有他的記名弟子荊一非。

敢情荊一非已經拜在七巧火蓮燈的名下，作了他的記名弟子。

齊河是齊煉的老家，他將荊一非帶來此地已經三個多月了。

今天午間齊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齊煉在接待之後，神色立即沉重起來，看情形好像發生了甚麼大事。

也許當眞發生了大事，因爲齊煉的宣佈極不尋常。

「一非……」

「弟子在。」

「爲師明日將帶着王大娘有事遠行，待爲師離家之後，你也帶着你師妹跟小蕙

下山去吧。」

「啊，師父，你老人家……」

「不必多問，你入門的時間雖然不多，學的東西却也不少，如若遇到困難，韻兒會帮助你的。」

「是，師父。」

「好，你們早點歇息吧。」

「是，弟子告退。」

回到住處，荊一非興奮不已，他無法忘掉原來的師門，幾乎日日都在懷念，現在能够重出江湖，自然再好不過。

他回憶着往昔，計劃着未來，但腦中一片紊亂，任甚麼都想不出來。

此時一聲輕笑忽然自身後响起，道：

「怎麼，又在想舊情人了？」

聽語聲，荊一非知道說話的是小蕙，及扭頭一瞥，敢情齊琴韻也來了。

這位艷若桃李，而又冷如冰霜的師妹，荊一非一向不敢招惹，他們雖是日日見面，但一天之中，很難有三句話以上的交談。

荊一非的住處她從未來過，今天她居然來了。

佳人寵臨，蓬壁生輝，荊一非自然作出歡迎的表示。

「師妹是稀客，請坐。」

齊琴韻向他瞥了一眼，一語未發逕自坐了下來。

小蕙微微一笑道：「公子，咱們何日起程？」

荊一非道：「這個麼，待送走師父之後再說吧。」

小蕙道：「老主人已經帶着王大娘走了，現在咱們齊家你就是主人，所以咱們要向你請示。」

荊一非道：「不敢，師父走了還有師妹，我怎敢如此僭越！」

小蕙道：「那你就錯了，公子，咱們齊家講的是長幼有序，師妹自然要聽師哥的。」

荊一非道：「別這麼說，小蕙，咱們一切商量着辦，無所謂誰聽誰的。」

小蕙道：「這話也對，那麼你說，咱們何時去闖江湖？」

荊一非道：「師妹之意呢？」

齊琴韻道：「就是明早吧，爹已離開，咱們就不必待下去了。」

這位姑娘不愛說話，但說出來的話必是斬釘截鐵，決不拖泥帶水。

荊一非也同意她的決定，只是對此行又作了一番研討。

「好，就照師妹的意見明晨啓程，不過河山萬里，咱們總得定下一個目標。」

「先去蘇州，你不是要找姓盧的師父麼？」

「可是……」

「不必顧慮，師哥，鐵盾門也並不可怕。」

「好吧。」

× × ×

沂州是魯南的重鎭，商業及交通全都十分發達。

這天晌午時分，三騎駿馬正向着沂州狂馳，距城約莫十里，前行的藍衫少年忽然猛的一勒繮繩，硬生生的將馬匹勒得停了下來。

藍衫少年的身後，是一白一青兩名少女，所幸她們騎術極精，才不致撞上前騎弄出亂子。

雖然如此，青衣少女依然櫻唇一噘道：「你是怎麼啦？公子，幹嘛忽然來這麼一手？」

藍衫少年道：「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別人要找痲煩嘛。」

的確有人要找痲煩，前面的陽關大道竟然此路不通。

堵着大道的共有一十二人，一律勁裝疾服，身帶兵刄，一字排在官道之上，目光灼灼的瞧着藍衫少年。

他不願招惹是非，但也不願畏事逃避，因而輕輕一帶轡頭，緩緩向前走去。

「朋友，你們這是做甚麼？」

他以和平的語氣詢問，希望這只是一個誤會。

但不幸得很……

「做甚麼？你閣下是飽人不知餓人飢，說起話來倒是輕鬆得很！」

說話的是一名年約五旬的黑衣大漢，瞧他那副顧盼自雄的神態，八成是一個領袖人物。

藍衫少年不明白黑衣大漢說話的用意，因而啊了一聲道：「這話怎麼說？」

黑衣大漢哼了一聲道：「別裝糊塗，你是不是姓荊？」

藍衫少年道：「不錯，在下荊一非，但咱們素昧平生，決不會有什麼江湖過節，朋友率衆阻路，究竟爲了甚麼？」

黑衣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這就要問你了，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五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誰見了也會眼紅。」

荊一非淡淡道：「朋友誤會了，在下如是當眞吞了五十萬兩銀子，官家怎能讓我逍遙法外！」

黑衣大漢冷冷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對咱們兄弟耍嘴皮子，你是打錯了主意。」

荊一非道：「這麼說咱們就不必浪費唇舌了，劃下道來吧，朋友。」

黑衣大漢道：「閣下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不過在下還有一點聲明，咱們十二生肖對敵從不打單，不管對方是千軍萬馬或是一個，咱們兄弟同樣要聯手進擊。」

荊一非道：「很好，朋友請。」

他說話之間，已經與齊琴韻主婢躍下坐騎，三人圍成了一個小圓週，刹那之間就已完成了作戰準備。

十二生肖是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鷄狗豬，他們的兵刄也是按生肖形狀而鑄製，形象各異，簡直怪異已極！

齊門子弟全都用刀，一十三招「天雷劈」是當代武林最爲威猛的刀法，荊一非等三人擺出一個同樣的招式，立即霸氣橫溢，形成一股威猛凌人的氣勢。

十二生肖原已圍着荊一非等遊走，此時竟然神色遽變，遊走之勢也爲之一窒。

這是兩軍對陣，生死一搏之際的一大敗筆，齊門子弟怎肯放過。

齊琴韻首先一聲嬌叱，刀芒急轉，立即揚起幾聲慘嚎。

小蕙與荊一非也同時發動攻勢，向當面的敵人展開兇狠的搏殺！

這只是一個十分暫短的接觸，但這暫

短的接觸卻寫下一幅慘不忍睹的畫面。

十二生肖躺下了八個，一輪攻勢之下，他們就幾乎全軍盡墨。

剩下的四人自然不敢再留下來，口中一聲呼嘯，就落荒鼠竄而去。

小蕙收起長刀，道：「聽說十二生肖是江湖上名人，結果卻如此令人失望。」

荊一非長長一吁道：「十二生肖的確名震江湖，據我所知，他們十二人聯手無往不利，當今任何一個門派，也不敢輕易招惹他們。」

小蕙道：「那就怪了，莫非他們今天是自己想死？」

荊一非道：「不，天下的刀法很多，但像本門天雷劈這麼凌厲的卻少見得很，十二生肖必然聽過本門刀法的傳說，所以一見咱們所擺出的刀式，使他們的心神受到極大的震撼。」

小蕙道：「我明白了，這就是咱們及時揮刀，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的原因。」

荊一非道：「不錯，如若他們的心神不先受到震撼，這場搏殺決不會這麼快的結束。」

他雖是在與小蕙交談，目光卻時常溜向齊琴韻，對這位艷麗若仙，而又冷若冰霜的師妹，他是頗爲關懷的。

此時見她一言不發，只是低頭沉思，不由詢問道：「師妹，妳在想些甚麼？」

齊琴韻道：「此地不宜久留，有話到城裏再說。」

的確，此處屍橫遍地，血跡斑斑，要聊天也該換一個地方。

於是他們直奔縣城，找到一個飯莊共進午餐，然後馳騎南下，待趕到李家莊已是夜色蒼茫了。

原先荊一非曾經詢問齊琴韻在想些甚麼，這位姑娘一直蹩到現在才說它出來。

「師哥，我想到爹爲甚麼匆匆離家的原因了。」

「哦，是甚麼原因？」

「本門天雷劈是一項冠蓋武林的刀法，但本門的刀法卻有一種剋星。」

「當眞麼，師妹，那是什麼武功？」

「乾坤一擲。」

「什麼，乾坤一擲？」

「你必然知道博浪沙的故事了，當年張良刺秦王，使的就是乾坤一擲。」

「那是大鐵錐？」

「不錯，正是大鐵錐。」

「可是，據我所知當代武林之中，並沒有使用大鐵錐的高人。」

「當代的確沒有，但在百年以前卻有一個范鐵錐，他打遍黑白兩道，從無三合之敵，武林各派臣服在他大鐵錐之下達七十年之久。」

「莫非江湖之上出現了他的傳人？」

「不是傳人，是武功秘笈。」

「啊，那獲得乾坤一擲秘笈之人，豈不就是未來的武林盟主？」

「沒有那麼簡單。」

「此話怎講？」

「聽說乾坤一擲武功是用一種特殊的方法隱藏在一塊鷄心玉牌之上。」

「有人獲得那塊玉牌？」

「有。」

「是誰？」

「你原來的師父盧駿。」

荊一非呼的一聲跳起來，雙目圓睁，緊盯着齊琴韻道：「師妹，這是眞的？」

齊琴韻道：「我爲什麼要騙你？」

荊一非說道：「妳當然不會騙我，不過……」

齊琴韻道：「不過你認爲太過意外，是麼？」

荊一非道：「我的確是這般想法。」

齊琴韻道：「還有一件事如果我說出來，你必然感到意外。」

荊一非道：「什麼事？妳快說。」

齊琴韻道：「你押運的五十萬兩鏢銀，並不是白花花的銀子，所有木箱之內裝的全是石頭。」

荊一非果然不信，但卻目瞪口呆，心頭感到一片混亂。

齊琴韻嘆息一聲道：「佛家出世，道家無爲，儒家清廉，但古往今來，當眞能夠視富貴如浮雲，視金錢如草芥的又有幾個！」

荊一非說道：「妳是說盧師父故意害我？」

齊琴韻道：「我沒有這麼說，只是說明事實。」

荊一非道：「事實怎樣？」

齊琴韻道：「兩點，第一、有一個身染重病的老人到麒麟鏢局託鏢，由盧總鏢頭親自接待……」

荊一非道：「那老人我見過，的確是由盧師父親自接待，那是他要求的，莫非他託的鏢貨就是那塊白玉鷄心？」

齊琴韻道：「不錯。」

荊一非道：「第二點呢？」

齊琴韻道：「第二點是你不明白的三年牢獄之災，你想想那鏢銀失落的不是太過離奇？」

荊一非沉吟半晌道：「這當眞是人心難測，不過我還要求得證實才能相信。」

齊琴韻道：「將來你會獲得證實的，那就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荊一非道：「爲什麼要等那麼久？如果盧師父當眞得到那塊白玉鷄心，只要他練成乾坤一擲，他還會不重出江湖麼？」

齊琴韻道：「他如果練會了乾坤一擲，自然會重出江湖，如若他十年八年，甚至一生一世都練不會，那白玉鷄心只怕就成爲一樁武林懸案了。」

荊一非道：「妳不要太瞧不起人，盧師父也是一位武林高人，難道連武學秘笈都看不懂？」

齊琴韻道：「不是他看不懂，是他看不見白玉鷄心上面的字跡。」

荊一非道：「這話怎麼說？」

齊琴韻道：「因白玉鷄心上面的字跡，必須以地獄花加天門水煮才能現出。」

荊一非道：「地獄花天門水是什麼東西？」

齊琴韻道：「要是知道它們是什麼東西，乾坤一擲豈不早已出現江湖了。」

荊一非道：「說的也是，這些妳是怎樣知道的？」

齊琴韻道：「是爹告訴我的，江湖上沒有事瞞得過他老人家。」

荊一非道：「如此說來，我與鐵盾門結下這個樑子是多此一舉了。」

齊琴韻道：「是的，不過只要他們知道你是荊一非，鐵盾門甚至天下武林都會放你不過。」

荊一非道：「就爲了那塊白玉鷄心？他們爲什麼不找盧師父？」

齊琴韻道：「自你起鏢上道之後，盧氏父女及你兩位師兄還有那位託鏢的老人一起失踪，你叫他們如何找法？」

荊一非道：「鐵盾鏢局說是賬房出面賣房子給他們，那賬房也許知道盧師父的去處，否則他怎敢作主？」

齊琴韻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也許是盧總鏢頭臨走時交待，用賣房子的銀子遣散鏢伙。」

荊一非道：「這話有點道理，今後咱們怎麼辦？」

齊琴韻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能够遍遊天下名山大川，豈不是人生一樂？」

荊一非道：「既是天下武林都放我不過，咱們可能整天都在驚濤駭浪之中，那有心情去遊歷？」

齊琴韻道：「放心吧，人沒有不怕死的，天下武林能够接下天雷劈的，爲數不多。」

荊一非道：「看來咱們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不過我還是想不明白，盧師父爲什麼要害我？」

齊琴韻道：「也許他要轉移江湖上的注意，以便易於脫身吧。」

這一席長談，使荊一非明白了他是盧氏的代罪羔羊，雖然他不敢怨恨盧駿，但對盧師父的尊敬之心難免要打一點折扣。

翌晨他們由李家莊出發，直奔江蘇省境，不過在到達新安之後就西趨徐州，他不想再管麒麟鏢局的事，自然沒有再去蘇州的必要。

黃河兩岸是中國文化的發祥地，名勝古蹟之多也冠於全國，要遊覽就應該先去河南陝西。

也許是由於他們毀了十二生肖吧，一直到達河南省境，並沒有人敢找他們的麻煩。

這天他們歇在蘭封縣城，晚餐之後三個人聚在客房中閒聊。

荊一非忽然眉峯一皺道：「師妹，妳有沒有注意？」

齊琴韻道：「注意甚麼？」

荊一非道：「打從徐州開始，我就發覺有人跟踪，雖然沒有人向咱們找碴，但此等山雨欲來的情形，使我十分不安！」

齊琴韻微微一笑道：「不必杞人憂天，敢向本門找碴的，放眼天下，很難找出一個。」

荊一非道：「話是不錯，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齊琴韻未置可否，小惠就將話題拉到沿途的見聞上去了！

× × ×

這是一個陰沉沉的天色，蘭封街頭正飄着沾衣欲濕的毛毛細雨，雖然才是初更，路上的行人已經稀少了。

荊一非還沒有睡，因爲齊琴韻主婢正在他的客房中閒聊。

小蕙是健談的，她的話很多，像一隻百靈鳥似的，一直吱吱喳喳的講個不停。

沒有人阻止她說話，此時她卻自動的停了下來。

因爲窗外忽然射入一隻竹管，管中還在冒着濃烟，變生意外，她如何能够不停呢？

不過她並未當眞停止，只是將笑談換作驚呼而已。

「姑娘！快逃，烟中只怕有毒！」

這話不錯，如果烟中無毒，別人將它投進來作甚麼？

因此，齊琴韻主婢及荊一非無暇思考，先後穿窗而出。

躍出客房之後，自然要搜尋投擲毒烟之人，他們分開來搜查，齊琴韻主婢向左，荊一非向右，以客棧爲中心，向兩端作包抄搜查。

荊一非追出約莫十丈，終於發現了一條人影。

「打……」

隨着這聲叱喝，二點晶芒成品字形向荊一非當胸奔來，勢道之急宛如雷電交馳一般。

荊一非哼了一聲，足尖一點地面，身形提空而起，他不只是避過了敵人的暗器，並以蒼鷹搏兔之勢，向黑影全力撲擊。

那黑影在暗器出手之後就反身狂馳，荊一非雖是全力撲擊，雙方的距離仍在兩丈以外。

他不甘心讓敵人逃出手去，就這麼一逃一追，片刻之後，已然遠離城垣，到達一片地勢起伏的丘陵之區了。

黑影忽然一窒，在一顆大樹之下停了下來，他緩緩擰轉身形，向追來的荊一非微微一笑，說道：「喂，朋友，你追我做甚麼？」

荊一非見此人身材消瘦，約莫四旬上下，身上穿着一件黑衫，大袖飄飄，神態頗爲儒雅。

這是一個文士，絕對不像壞人。

自然，以貌取人難免失之子羽，賊人的頭上絕不會寫一個賊字。

不過此人滿臉正氣，一派斯文，如果說他是壞人，只怕沒有人再敢相天下之士了。

因此，荊一非的神色不由爲之一呆。

在一呆之後，荊一非也報以一笑道：「這你不能怪我，是你用暗器將我引過來的。」

黑衫文士點點頭道：「不錯，是我引你來的。」

荊一非道：「爲什麼？」

黑衫文士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在下不能見死不救！」

荊一非一怔道：「這話怎麼說？」

黑衫文士長長一嘆道：「勿怪陰司有個杜死城，原來果眞有些人至死不悟！」

荊一非面色一整道：「咱們素昧平生，希望閣下不要過份戲謔！」

黑衫文士笑笑道：「別生氣，荊大俠，在下說的是實話。」

荊一非道：「原來閣下已經摸清荊某的底細了，你是誰？」

黑衫文士道：「在下名不見經傳，荊大俠叫我無事忙就是。」

荊一非啊了一聲道：「關洛大俠吳司芒？請恕在下不知之罪，不過……」

吳司芒道：「此地不是說話之處，荊大俠如果相信在下，咱們就換個地方再作長談？」

荊一非道：「吳大俠言重了，請。」

吳司芒微微一笑，反身一躍，逕向一片湖水急馳而去。

在一面隱秘的崖岸之下繫着一葉孤舟，吳司芒先請荊一非上船，然後解開纜繩，躍立船頭，待撐船離岸，再運槳如飛，向下流逐浪而去。

舟行約莫半個時辰，進入一條河汊，再前進頓飯時間，河汊已被蘆葦塞滿，小舟似乎無法前進了。

吳司芒用竹篙將的小舟撐進蘆葦，待轉過幾處水道，才能到達岸邊。

荊一非吁了一口長氣道：「好一個隱秘的所在，當眞像世外桃園一般。」

吳司芒嘆了口氣道：「如果不是這片乾淨之地，武林精英只怕蕩然無存了！」

荊一非道：「吳大俠，在下有些不太明白。」

吳司芒道：「別急，待會你就會明白的。」

別人不說，荊一非只得抱着一個悶葫蘆跟着他走，其實此地根本就沒有道路，如非熟知之人，必然不知道怎樣走法。

野草白樹，與四週那片廣袤無比，放眼難盡的蘆葦，構成一幅荒烟蔓草，與世隔絕的凄凉景象。

荊一非幾乎不相信此地會住有人家，但吳司芒却在放步急馳，行動上沒有絲毫遲疑，在此等情形之下，荊一非也不能不信了。

他的確不能不信，因爲他已經瞧到一片房屋。

這些房屋是用巨樹及石塊所造，形式既簡陋又不美觀，但却不畏風雨，堅固適用。

荊一非剛剛踏上一片廣袤，忽然面色一變，脚下也不由停了下來。

吳司芒擰轉身形，微微一笑道：「怎麼啦？荊大俠，難道有甚麼不對？」

荊一非冷冷道：「咱們素昧平生，你爲何將我誆來此地？」

吳司芒道：「荊大俠說笑話了，你又不是三歲的孩子，我如何能够誆你？」

荊一非撤出肩頭的長刀，面色一沉道：「划下道來吧，吳大俠。」

吳司芒淡淡一笑道：「怎麼，又想動武？其實你應該明白，也應該仔細的想想，天雷劈威震武林，你却殺他不死。」

吳司芒所指的他，是一位馬面青衫，背負馬形兵刃的中年大漢，荊一非適才就是因爲瞧到此人才面色大變的。

此人是十二生肖之一，當目在沂州城外，曾經跟荊一非交過手。

馬面大漢無力接下天雷劈，被荊一非劈掉半個腦袋，當場濺血橫屍。

人死不能復生，千百年來，沒有人能够打破這個極限，挽救這個悲劇，馬面大漢被劈掉半個腦袋，按說是神仙也救他不活。

然而這位十二生肖中的馬七爺，却活生生的站在這兒。

莫非他是一個面貌相同之人？

莫非江湖之上，另外還有一個十二生肖？

荊一非不相信怪力亂神，在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之下，也不會有鬼魂出現。

因此他收回目光，投向吳司芒道：「他是誰？」

吳司芒道：「馬七俠，在十二生肖之中排名第七。」

荊一非道：「江湖之上莫非有兩個十二生肖？」

吳司芒搖搖頭道：「不，十二生肖只此一家，江湖之上別無分號。」

荊一非道：「我不相信掉了半個腦袋的還能復活。」

吳司芒道：「不錯，掉了半個腦袋的確不能復活，不過你却沒有能力使他失去半個腦袋。」

荊一非哼了一聲道：「那我就讓他再死一次吧，馬朋友請。」

馬七面色木訥，表情嚴肅，他站在廣場的一角，自始至終就沒有吭出一聲。

現在有人要他的命，要他再死一次，他還是像木雕泥塑一般，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

不管他怎樣表現，荊一非是下定決心了，他認爲這是一個陰謀，除了武力解決，別無選擇餘地！

荊一非並非嗜殺之人，他雖是迫近了馬七，擺出一個氣吞河嶽的刀式，他並沒有揮刀出去。

「馬朋友，請出招。」

他不願佔人的便宜，因而按刀不發，再說「天雷劈」刀不虛發，只要一刀揮出，必然會血流五步，明知勝劵在握，何不大方一點。

馬七取下了他的馬形兵刃，但沒有搶先出招，只是以冷酷的語聲道：「要殺人就動手，你還等甚麼？」

荊一非道：「好吧，你既然想死，在下成全你就是。」

刀芒急閃，勁風攝衣，他果然一刀揮了出去。

「天雷劈」刀刀見血。

它威懾武林也許不假，但刀刀見血却有了問題。

荊一非適才揮出了一刀，這一刀正是「七巧火蓮燈」親授的「天雷劈」。

只是這一刀沒有見血，幾乎連馬七的衣角都沒有沾上。

荊一非呆了，他不相信會失手，威震江湖的天雷劈絕不會如此無用。

莫非馬七當眞是鬼？要不怎能避過如此威猛的一刀？

他不信鬼魂之說，再度一刀揮出。

這一刀還是跟前一刀相同，連馬七的衣角也沒有沾上。

第三刀，第四刀……一連劈了十七八刀，依樣畫葫蘆，情形沒有什麼兩樣。

以荊一非的一身功力，單憑盧氏師門中所學，巳經算得是一位高手，近日又習得七巧火蓮燈的獨門刀法「天雷劈」，功力之高，在當代年輕一輩之中應該不易多見。

然而，他那强悍的攻勢，威猛的刀法，竟連馬七的邊也摸不到，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他不相信馬七是鬼，却想不透是什麼原因，只有一點他是明白的，縱使再劈十八刀還是枉費氣力。

因此他停止了進攻，連防守也放棄了，別人的玩藝太高，又何必自取其辱。

他收起了長刀，是放棄搏殺的表示，誰知馬七也收起他的兵刃，使得荊一非大爲錯愕。

一旁觀戰的吳司芒微微一笑道：「荊大俠，我說你殺不了他，現在你該相信了吧？」

荊一非道：「在下相信，但却想不明白。」

吳司芒道：「我明白，不過這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交待的，再說咱們也應該吃點東西了，吃飽了再作長談，你看可好？」

吳司芒語氣和平，那十二生肖中的馬七雖是面色冷肅，對他也瞧不出半分敵意，既來之則安之，他只好聽別人的安排。

這些並不美觀的房屋佔地頗廣，雖然不能稱爲大厦，房間却十分之多。

進門是一個大廳，裏面有十多人在那兒休息，他們有些在讀書，有些在下棋，有的負手閒眺，有的閉目沉思，形態雖是不同，但却靜悄悄的顯得寧靜無比。

這般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惟一相同之處，是他們都是一般的冷漠神色。

荊一非隨着吳司芒走進大廳，他沒有理會別人，也沒有人瞧他一眼，他好像大地中的一粒細沙，絲毫沒引起別人注意。

吳司芒帶着他經過大廳，再走過幾重屋宇，最後才在一間小巧的起居室中停了下來。

在這兒他們瞧到一個年約五旬的短衣老者，也是荊一非踏上這一神秘地區見到第一個面帶笑容的人，他迎着吳司芒雙拳一抱道：「你來了。」

這是一句不太禮貌，而且又十分簡短的招呼，但總比那些冷漠的面孔好看得多了。

吳司芒也抱拳一拱道：「咱們餓了，勞駕替咱們弄點吃的。」

短衣老者沒有再說甚麼，點點頭轉身自去。

吳司芒微微一笑道：「坐下吧，荊大俠，你好像有滿腹疑問，先坐下來再慢慢聊。」

荊一非的確疑雲滿腹，急於問個明白，不過他知道急也沒有用，只好在一個石櫈之上坐了下來。

此時短衣老者携來一盤菜飯，兩副碗筷，一壺老酒，他將菜飯擺在桌上，一言未發，逕自退了出去。

吳司芒道：「來，荊大俠，咱們邊吃邊聊。」

荊一非也不客氣，坐近食桌，端起酒杯，脖子一仰，一口氣就灌了下去。

吳司芒替他斟上了酒，說道：「說吧，荊大俠，不必作半點保留。」

荊一非道：「這個……」

吳司芒道：「怎麼，是不知從何說起？還是不想說？」

荊一非道：「的確有點不知從何說起，好像，咳……」

吳司芒道：「不要着急，你就隨便說吧。」

荊一非道：「在下不是小孩，人生經歷不能算少，但自三年前失鏢之日開始，就像跌進一個十分可怕的惡夢之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似是而非，每一件事都是別人做好了的圈套，你叫我說我却不知道說些甚麼。」

吳司芒道：「這麼說荊大俠是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對任何事都不敢相信了，失去信心將是一個可怕的悲劇，在下實在替荊大俠惋惜。」

荊一非沒有說甚麼，直灌了一杯老酒，就待起身告辭。

吳司芒道：「慢點，荊大俠，在下還有幾句不堪入耳之言，希望不要見怪。」

荊一非道：「請說。」

吳司芒道：「人立於天地之間，所以能够成爲萬物之靈，是因他明是非，知善惡，有排除萬難，創造光明前途的智慧，如若受到一點挫折，就疑神疑鬼，失去信心，豈不寸步難行，變作一個畏首畏尾的廢物了，你說是麼？荊大俠。」

荊一非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罵得好，這三年之中荊某的確成了一個廢物。」

語音一頓，面色一肅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荊某一再跌入陷阱，不得不小心一些，如果咱們易地而處，難道你吳大俠就不會多加一點戒心？」

吳司芒道：「說的是，走吧，荊大俠，在下送你回去。」

荊一非一怔道：「你引我前來，就是爲了跟我辯論幾句？」

吳司芒道：「當然不是。」

荊一非道：「你們的目的能够告訴我麼？」

吳司芒道：「咱們是想利用你。」

荊一非道：「爲甚麼你們又改變了心意？」

吳司芒道：「事關武林安危，咱們不能冒險。」

荊一非道：「我不懂。」

吳司芒道：「你該懂的，一個失掉信心意志不够堅定的人，除了與世浮沉，浪費他寶貴的生命之外，他還能做甚麼？」

荊一非淡淡一笑道：「不錯，哀莫大於心死，這樣的人的確任甚麼都不能做，哦，吳大俠，是你送在下出去還是另派別人？」

吳司芒愕然道：「姓荊的，你當眞要走？」

荊一非道：「怎麼，不是你要送我走麼？」

吳司芒道：「可是，這個……」

荊一非微微一笑道：「別可是這個了，吳大俠，我應該給你一點忠告，你的激將法並不高明。」

吳司芒神色一呆，雙眼一瞬不瞬的向荊一非瞧着，荊一非也用同樣的眼神瞧着他，兩人一言不發，就這麼楞眉豎眼的凝視着。

不知是誰打了一個哈哈，他們忽然四臂交纏，緊緊的互相把握着，像一對生死之交的老友，忽然在異地重逢一般。

「我知道你不會走的。」

「這就難說了，如果你再罵我……」

「不，那不是罵，是激將法而已。」

「哈哈……」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在田與神龍張在黑龍谷爲了七郎去留的問題而與黑龍姥姥發生爭執，結果神龍張與黑龍姥姥打起上來，在酣鬥中，風苑莊突然來至鬥塲，揚言七郎已自盡了，黑龍姥姥與神龍張一聽此言，即停止打鬥，接着，七郎竟施然而來，衆人一見，不禁愕然，原來是風苑莊故意惡作劇，藉以寢息這塲打鬥，於是黑龍姥姥斥退風苑莊，而神龍張則徵詢七郎去留之意，七郎不置可否，神龍張正要强行帶走七郎，又遭黑龍姥姥阻攔，於是爭端再起，終於在龍在田的忠告下，協議三人共收七郎爲徒，從此，七郎便在三位師父教導之下，勤力練功……

兄弟遇魚帝

苦戰難脫身

魚帝毒君子

（一）

「勤力練功！」

這四個字有多重要？眞正能够「勤力練功」的，世間上又有幾人？

七郎資質極佳，那是無可懷疑的事，但他是否能「勤力練功」呢？

× × ×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匆匆又已渡過五年。

× × ×

大年初一，爆竹喧天。

洛陽城石獅橋上，出現了一個落拓的江湖人。

沒有人認識他，也沒有人去注意他。

他很瘦，年紀也已很老，看來已年逾六旬。他穿着一件很殘舊的棉襖，鞋子也已穿了好幾洞。

忽然間，有一個眼睛很銳利，記性也特別强的賣魚小販，認出了他。

「是你？」

「這位小哥，你認識我？」

「不！只不過我還記得，你曾經在這橋上賣過一匹馬。」

「嗯……你是……」

「周表哥，」賣魚小販咳嗽兩聲，笑道：「我本來叫周表，別人都喜歡在我的名字上加一個哥字。」

「這名字不壞，你的記性也不壞。」

周表哥輕輕嘆了口氣，道：「這又有甚麼用處？在洛陽混了許多年，還不是那副老樣子。」

江湖人微笑道：「你還年輕，將來必定有出頭之日，就像丁公子一樣！」

「丁公子？你說的是不是丁獵？」

「不錯，我這一次是爲了找尋丁公子而來的。」

「你找他有甚麼事？」

「求借。」

「借甚麼？」

「借馬。」江湖人嘆息一聲，道：「自從我把小黑賣掉之後，一直都很想念牠，牠現在已年紀不輕，我想見牠，相信丁公子一定肯把小黑借給我的。」

周表哥嘆了口氣：「實不相瞞，丁公子已不在洛陽城，你那匹馬也不見了。」

江湖人吃了一驚。

「丁公子搬了家？」

「不是搬家，而是……」

「而是甚麼？說下去！」

周表哥躊躇半响，才吶吶道：「聽說他已給强盜殺死了！」

江湖人眉頭一皺。

「他武功不弱，怎會給强盜殺死？」

「這可難說了，强盜也不乏武功高强之輩，丁公子雖然很有本領，但常言有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又或者由於寡不敵衆，以致喪命，也不是甚麼奇事。」

江湖人點點頭。

「這的確很難說……」

周表哥忽然道：「我肚子有點疼，要到茅厠，再見……」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已拔足狂奔。

他跑得很快，就像是鴨子看見了一條闖進鴨窩裏的惡犬。

江湖人轉過身，就已看見了一張比惡犬還更兇惡的臉孔。

江湖人問他：「你是——」

他只問了兩個字，胸膛上就已結結實實的挨了一拳。

這一拳力道並不太大，但却已「蓬然有聲」。

江湖人年紀已有一大把，怎能禁受得起？

他幾乎是立刻倒下去的。

惡漢冷笑，還要再加一脚。

誰知他的右脚剛提起，左脚的足踝便已忽然傳來一陣裂骨之聲。

惡漢還沒有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左腿膝蓋也同時爆裂。

他痛的臉色慘白，跪了下來。

他跪下，那年老的江湖人却站了起來了。

江湖人沒事，一點事都沒有。

他只是淡淡的對惡漢說：「你的拳頭還不够硬，力度也不够重，所以才吃了這個虧。」

惡漢怒瞪着江湖人。

「你……你竟敢打人！」

江湖人也瞪着他：「是誰先動手？是你？還是我？」

惡漢狠狠的說道：「你敢打我，將來一定噬臍莫及！」

江湖人冷笑：「既然如此，何不再打一次？」

「你敢……」惡漢連眼珠子都凸了出來。

但他只是說了兩個字，整個人又已被踢起，像球兒般滾到兩丈開外。

但踢走他的並不是江湖人，而是一個肩上有隻白鸚鵡的黑衫人。

（二）

當惡漢看見黑衫人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就像是一隻給主人踢了一脚的惡狗。

他是不是一隻「惡狗」，那是見仁見智的事。

但他給黑衫人狠狠踢了一脚，却是不

假。

惡漢連看都不敢看黑衫人。

黑衫人冷冷一笑：「快滾，別在這裏丟人現眼！」

他的話剛說完，肩上的白鸚鵡却尖叫起來。

「好極！好極！」

黑衫人又叱道：「閉嘴！」

白鸚鵡居然很聽話，立刻閉嘴。

惡漢跑了。

他是連跑帶跌，一跛一拐的離開石獅橋。

就在這時候，石獅橋又出現了兩個白袍人。

他們的手裏都有一根青竹竿，竹竿尖端，都懸着一串很長的爆竹。

當這兩個白袍人走近黑衫人的時候，白鸚鵡忽然飛走了。

黑衫人毫不在乎。

他突然上前，把這兩串爆竹燃着。

× × ×

爆竹聲持續了片刻。

就在這片刻間，黑衫人最少已發出了三十六劍。

他的劍不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在那兩個白袍人的身上。

他們每人的腰間，都懸着一把劍。

但這時候，他們的劍都已被黑衫人拔出。

兩人無動於中，對於黑衫人的舉動，都似已見怪不怪。

——那白鸚鵡似乎早已知道黑衫人要燃點爆竹，所以早就飛走。

——牠是怕爆竹之聲？還是怕了這兩把鋒利無比，充滿殺氣的劍？

（三）

劍鋒如雪。

黑衫人左手十八劍，右手也十八劍。

三十六劍刺出後，江湖人的身子已在一幢高樓的飛簷上。

黑衫人也在屋背上。

他突然把手中兩劍擲下。

爆竹聲已停頓，兩白袍人也在樓下。

他們把劍接回，瞬即又已消失了影踪了。

江湖人目光寒如冰雪。「他們就是長白雙英？」

黑衫人點頭。

江湖人道：「十年前他們已投在你門下，你教了他們些甚麼武功？」

黑衫人搖頭，道：「沒有。」

「一點都沒有？」

「他們還是和十年前一樣，沒有半點分別。」

「既然如此，他們何以還要跟隨着你呢？」

黑衫人淡淡道：「雖然我沒有教他們武功，却教他們怎樣下毒。」

江湖人冷冷道：「如此說來，長白雙英現在已有很高明的下毒本領了。」

黑衫人道：「但在你面前，他們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江湖人冷冷一笑：「那些爆竹燃點起來，就會發出毒烟，這種伎倆不能算很高明。」

黑衫人淡然道：「但江湖上能避得過這種毒爆竹的人並不多，尤其是在我劍尖威脅下，仍然能那麼從容不逼。」

江湖人冷哼一聲。

黑衫人直視着他，忽然又道：「倘若我沒有看走了眼，閣下該是『魚猴雙帝』之一。」

江湖人似是微感意外。

但他臉上的神態很快就恢復了平靜。

「不錯，我就是魚帝之。」

黑衫人緩緩道：「江湖上，有誰沒聽過『浪裏飛魔』的大名，今日有緣識荊，當浮一大白。」

魚帝之冷冷道：「你剛才豈不是欲殺我而甘心嗎？」

黑衫人搖頭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因爲在此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閣下就是魚帝之。」

魚帝之道：「然則，你又是從那一點認出魚某的來歷？」

黑衫人微微一笑：「魚兄身法妙絕，尤其是那一套飛瀑魚騰十八躍，更是令小弟大開眼界，不愧是獨步武林的絕藝。」

魚帝之毫不動容，臉色依舊冰冷如霜的。

黑衫人又道：「魚兄既已認出長白雙英，也知道他們已投在我門下凡十年之久，想必已知道小弟是誰。」

魚帝之冷冷道：「南海毒君子申九旋之名，魚某早已聽聞，想不到你下毒本事高明，左右連環雙劍的造詣也是不弱。」

申九旋道：「雕虫小技，何足掛齒？魚兄遠道而來，且讓小弟做個東道，在鴻珍樓上痛飲幾杯如何？」

魚帝之的臉色還是那麼冷淡，但却點頭說道：「恭敬不如從命！」

「請！」

「不必客氣，魚某跟隨在後便是。」

（四）

鴻珍樓在洛陽城內，並不是規模最大的一間酒家。

但若論地方雅潔，酒餚之佳，却是首屈一指。

雖然是大年初一，雖然時候還很早，鴻珍樓已開始營業，而且生意還很不錯。

當申九旋和魚帝之來到這裏的時候，早已高朋滿座。

鴻珍樓的老闆，是個滿臉金錢痲子的胖子，他身材五短，唯一最長的就是兩條眉毛。

他姓潘，人人都稱呼他潘八。

申九旋和魚帝之還沒有踏進鴻珍樓，潘八就已急急的迎了出來。

申九旋瞧了潘八一眼，淡淡的說道：「今天的生意不壞，看來咱們是白跑一趟了。」

潘八忙陪笑道：「申堂主駕臨，豈會沒有座位．且等片刻，俺立刻爲兩位找副座頭……」

說着，就要回身入內。

「且慢！」申九旋把他叫住。

潘八立刻回頭，稽首道：「申堂主還有甚麼囑咐？」

申九旋道：「大鴻廳裏有人？」

潘八勉强一笑，點頭道：「申堂主來的不巧，這廳子早就有人包下了。」

申九旋臉色一寒。

「是甚麼人？」

「回申堂主，他們是華山派的俗家弟子，聽說其中兩人，他們都姓傅，似乎是兩兄弟。」

申九旋冷冷道：「原來是蓮萍雙劍到了洛陽，怪不得居然敢包下了大鴻廳。」

魚帝之忍不住道：「大鴻廳又不是你的地方！別人爲甚麼不能包下？」

申九旋冷笑着，道：「我現在就要華山派所有的人，都給我滾出鴻珍樓。」

魚帝之道：「不能。」

申九旋道：「爲甚麼不能？姓傅的兩兄弟佔據着大鴻廳，叫咱們到甚麼地方去喝酒？」

魚帝之道：「洛陽城內，可以喝酒的地方多的是，何必偏揀大鴻廳，這豈不是存心跟華山派的人過不去？」

申九旋冷然道：「魚兄是有所不知了，華山派目無餘子，不教訓他們一下，姓傅的兩兄弟還不知天高地厚。」

魚帝之道：「他們可沒得罪你！」

申九旋忽然嘆了口氣，道：「魚兄，你可知道，本帮已有多少人無辜死在華山派弟子的劍下？」

「不知道，」魚帝之搖搖頭道：「我甚至連你是甚麼帮會的堂主都不知道。」

申九旋一怔，繼而說道：「小弟現隸屬於金虹帮。」

「金虹帮？」

申九旋點頭道：「不錯，小弟是金虹帮第二堂堂主。」

「金虹帮共有幾堂？」

「五堂。」

「是否五堂堂主地位相同？」

「不，第一堂地位最高，權力也最大，依次順序，最末者是第五堂堂主。」

魚帝之淡淡說道：「如此說來，你倒是春風得意。」

「金虹帮絕非邪惡帮會，魚兄切莫對敝帮存有任何偏見。」

「我沒有偏見，也沒有甚麼意見，再說，華山派雖然是名門正派，也未必就是那麼值得別人尊敬。」

申九旋擊掌道：「魚兄所見正與小弟相同，小弟雖然從未見過傅家兄弟，但江湖上的朋友，都說此兩子氣燄逼人，簡直是目空一切。」

魚帝之目光一閃，忽然道：「說來說去，你還是希望借我之手，爲你除去華山派的蓮萍雙劍。」

申九旋臉色一變。

魚帝之乾咳兩聲，接着說道：「其實，魚某也很想見識見識一下華山派的劍法，就算是由我來對付他們，亦無不可，只是……」

「魚兄有甚麼條件，不妨直說，只要小弟能力所及，萬死不辭。」

魚帝之沉吟半晌，才道：「我想找一個人。」

「丁公子？」

「不錯，你都已知道了？」

申九旋道：「你是想找丁公子，還是想找回那匹黑馬？」

魚帝之道：「人也想找，馬也想見牠一面。」

申九旋拍了拍胸膛，道：「行！這兩件事都包在小弟的身上。」

魚帝之瞇着眼睛，道：「現在看你這個人，似乎很不壞。」

申九旋嘆了口氣，道：「金虹帮雖然不是甚麼名門正派，小弟雖然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但決不會是大奸大惡之徒，魚兄你儘管放心好了。」

魚帝之淡淡道：「我相信你。」

申九旋皺眉道：「魚兄是不是在敷衍小弟？」

魚帝之瞪着眼，道：「我若不高興的時候，就算是面對皇帝老子，也絕不會去敷衍他，何必對你敷衍。」

申九旋連連點頭。「魚兄說的是！魚兄說的是，請恕小弟適才失言。」

魚帝之揮了揮手。「不必說了，魚某倒想去會一會蓮萍雙劍，且看江湖後輩，又出了些怎樣的高手！」

語畢，大步向鴻珍樓內直入。

潘八搔了搔頦子，暗暗叫苦。

申九旋却安慰他，說道：「別緊張，有甚麼損失，包在本堂主身上便是！」

蓮萍雙劍客

（一）

大鴻廳這個名字雖然俗氣一點，但這裏的佈置，的確是金碧輝煌，豪華富麗之極。

這廳院雖然不算細小，但却只擺放一張可以坐十二個人的桌子。

桌子上除了擺放着精美的銀器瓷碗象牙筷子外，還有四罎二十斤裝的美酒。

其中一罎的泥封已打開，香醇的酒味，可說是中人欲醉。

在廳南一幅山水畫下，坐着兩個衣着整齊，唇上都蓄着兩撇翳子的男人。

他們雖然蓄着翳子，但年紀却不算很大，最多還不超過三十歲。

坐在左邊一人，看來年紀較大一點，坐的姿勢也穩重一點。

他就是華山派後起之秀，人稱「蓮萍雙劍」的老大傅秋蓮。

傅秋蓮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在江湖上有不大不小的名氣。

那一次，華山派的掌門下山，和他前往潼關擒拿刦鏢大盜朱梧起，結果掌門還沒有出手，傅秋蓮就已把朱梧起收拾下來了。

朱梧起犯案纍纍，六扇門不少名捕都無法把他擒獲，結果却栽在一個少年人的手裏，直到現在還在牢獄之中。

那時候，傅秋蓮才不過十七歲。

× × ×

坐在傅秋蓮旁邊的，就是傅秋萍。

傅秋萍在二十五歲那年才出道江湖，但在一年之內，就已連挫十餘武林高手，其中還包括武當派的花道人和青城派的玉虛子。

這十餘年來，武當、青城和華山三派的關係可說是非常惡劣，三派的弟子經常發生衝突。

這三派都是以劍術爲主要武功的門派，爲了爭强好勝，彼此弄出不愉快的事，可說是司空見慣。

武當門規森嚴，還好一點，青城、華山兩派的弟子，却經常拚個你死我活，而

且情況越來越嚴重。

兩派掌門並非毫不知情，而是彼此都是護短之人，非但沒有嚴懲本門滋事者，還暗中加以鼓勵，希望給予對方一個沉重的打擊。

自從蓮萍雙劍，傅家兄弟出道以來，青城派可說是節節失利，而且損失了不少高手。

他們自然絕不甘心。

江湖仇殺，往往只爲意氣之事，青城、華山兩派之不和，就是一例。

（二）

傅家昆仲，本乃富豪子弟，一揮千金，絕不吝嗇。

近年來華山派勢力日益龐大，與這一對富家兄弟不無關係。

花花世界，十丈紅塵，誰不愛錢？

華山派掌門可不是聖人，也不是個淡薄名利的君子。

傅家昆仲本與華山派毫無關係，這一對兄弟能投身華山，最少有八分關係，脫離不了一個「錢」字。

傅家昆仲的師父，正是華山派的掌門蒼雲一劍成不敗！

× × ×

掌門不在，蓮萍雙劍儼然就是華山派的主宰。

在大鴻廳裏，除了傅家昆仲之外，還有八個華山派的弟子。

顯然，他們都以跟隨着傅家昆仲爲榮。事實上，傅家昆仲也沒有令他們失望過，這個把月以來，他們又打了幾場勝仗。

他們不但擊敗了青城派的高手，更在洛陽城外，收拾了一夥打家刦舍的强盜。

蓮萍雙劍的威名，自然又更响亮了。

現在，正是他們的慶功宴。

雖然今天大年初一，他們沒有在家中和親人團聚在一起，但他們的心情還是很愉快，很興奮。

傅秋蓮還派人到春花閣，請了四個絕色美人兒來陪酒。

但美人兒還沒有到，一隻白鸚鵡却突然飛了進來。

（三）

這一隻白鸚鵡雖然也很漂亮，但顯然不及春花閣的美人兒討人歡喜。

牠飛進大鴻廳裏，就趾高氣揚的蹲在橫樑上，叫道：「堂主來了！堂主來了！好極！好極！」

牠把這兩句說話，翻來覆去不停的叫，雖然聲音不算很刺耳，却也不見得怎樣動聽。

絮絮不休的說話，不但不討人歡喜，而且還會令人覺得煩惱。

倘若牠是個活色生香的美人兒，別人也許會加以原諒。

可惜牠不是。

傅秋萍忽然對身邊的一個弟子冷冷道：「盧安，把這扁毛畜牲弄下來。」

盧安點頭，他已經明白了傅秋萍的意思。

只要把白鸚鵡弄下來，是死是活都沒關係。

在華山芸芸衆弟子之中，盧安的輕功是其中表表者。

他的劍也不慢。

雖然，在劍法上來說，他是萬萬比不上蓮萍雙劍，但用來對付一隻白鸚鵡，却已綽有餘裕。

他突然身子拔高盈丈，頭頂幾乎觸及橫樑。

白鸚鵡受驚，拍翅飛翔。

在此同時，盧安的劍已出鞘，一劍就向牠的胸膛刺去。

白鸚鵡雖然能飛翔，但速度却遠不如盧安發出的這一劍。

眼看白鸚鵡立刻就要變成紅鸚鵡，盧安的劍却忽然斜斜的跌了下來。

盧安的人也跌下，他的右腕已腫起了一大塊！

（四）

白鸚鵡雖然受了驚嚇，但現在已神氣活現的蹲在一個黑衫人的肩膊上。

牠又叫着那氣死人的字句：「好極！好極！」

牠的確好極。

但盧安却不妙之極。

他的右腕中了一枚鋼針，傷口立刻腫起了一大塊，還不到片刻，就變成紫藍之色。

這枚鋼針顯然有毒，而且是劇毒。

傅秋蓮仍然坐着。

但傅秋萍已站了起來，喝道：「快拿解藥來！」

黑衫人乾笑着：「你吃錯了甚麼藥？要的又是甚麼解藥？」

傅秋萍臉色刷的發白：「閣下是那一道上的朋友？怎樣稱呼？」

黑衫人淡淡說道：「在下金虹帮第二堂堂主申九旋。」

傅秋萍目光一寒，道：「你是金虹帮的人？」

申九旋笑了笑，道：「傅大俠，你以爲在下是在哄騙你？」

傅秋萍冷冷道：「不管你是否金虹帮的人，先把解藥交出來再說。」

申九旋還沒有說話，他的背後已有人說道：「把解藥給他，別讓人說你暗箭傷人。」

申九旋居然很聽話，立刻就交出了一瓶解藥。

「外敷內服，三天之內戒酒戒色。」

盧安接下解藥，臉上神色充滿疑惑。

傅秋蓮坐在椅上淡淡說道：「申堂主是有身份的人，不必多疑，還不謝過？」

盧安一怔，隨即强顏一笑，很勉强的說了一個「謝」字。

申九旋冷冷道：「你不必謝我，給你解藥的人，是魚老前輩。」

這時候，魚帝之已現身，和申九旋並肩站在一起。

傅秋蓮終於站了起來，打量了魚帝之一眼，道：「這位莫非就是江湖中人稱『魚猴雙帝』之一的魚帝之前輩？」

魚帝之道：「正是魚某。」

傅秋運向前踏出兩步，抱拳道：「魚前輩未知有何賜教？」

魚帝之淡淡道：「聽說華山派傅家兄弟，雙劍合璧罕逢敵手。」

傅秋蓮眼色一變，嘴裏却笑道：「江湖後輩區區幾招不成材的劍法，又豈值方家一哂？」

魚帝之道：「話可不是這麼說，常言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兩位師自名門，想必已練成了八八六十四式雷霆劍法。」

傅秋蓮沉吟着。傅秋萍却已冷笑道：「魚前輩到此，似乎來意不善。」

魚帝之哈哈一笑：「魚某老矣，又怎會和你們爭鋒頭？只不過想兩位知道一件事而已。」

傅秋萍冷冷道：「請說。」

魚帝之摸了摸鼻子，默然半晌才道：「自從爾等祖師天梅叟歸登極樂之後，華山派就越來越不像話。」

傅家昆仲，華山派弟子聞言，臉色俱是一變，魚帝之又道：「蒼雲一劍固然不像話，他是個見錢開眼，毫無道義的老混蛋，而兩位嘛？嘿嘿，更不像話，倘若天下間的俠士都像你們這副樣子，魚某寧願挖掉自己的眼睛，不看也罷！」

傅秋蓮、傅秋萍氣得連臉都白了。

他們實在不知道，自己有甚麼地方得罪了這位「浪裏飛魔」。

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得罪魚帝之，只不過這兩人心胸狹窄，而且恃着一身武功和華山派的勢力，到處揚威耀武，魚帝之是存心整弄他們而已。

傅秋蓮、傅秋萍可說是從來都沒有受過這種烏氣，再也無法忍耐得住。

「匹夫！我就成全你的心願，把你的眼睛挖了出來！」傅秋萍一聲冷喝，青萍劍已從鞘中拔出，疾點魚帝之左右雙目。

魚帝之側身閃開，悠然道：「劍尖偏鋒，勁力不弱，却嫌欠快欠準。」

傅秋萍一擊不中，傅秋蓮的劍却已攔腰向魚帝之削去。

魚帝之身如泥鰍，左騰右閃，傅秋蓮十一劍削出，却連衣角都沾不着。

魚帝之冷冷一笑，終於作出了反擊。

他也是個用劍的高手，只不過他的劍長僅尺許，那是鋒利無匹的銀劍。

銀魚劍出手，傅家昆仲登時落了下風。傅秋萍左肩給削中，血流如注。

傅秋蓮臉色一變，叫道：「二弟退下，讓我來收拾他！」傅秋萍哪裏肯退，而且更瘋狂，不要命的向魚帝之猛攻。

魚帝之冷冷一笑：「雷霆劍法本以剛猛狠辣爲主，想不到在你們手上，却弄出娘娘腔一般的滋味！」

傅家昆仲汗出如漿，雙劍合擊，兩人都在拚命，但却無法傷得了魚帝之分毫。

申九旋嘆了口氣，道：「兩位還是認輸罷，他畢竟是魚猴雙帝之一，敗在前輩手下，並不能算是很丟臉。」

他這番說話，本來不無道理。但此時此刻的傅家兄弟，那裏甘心就此認輸？他們更拚命，甚至不惜拚個同歸於盡。

就在他們最拚命的時候，突然有一團黑影，挾着雷霆萬鈞的衝力，向他們三人撞了過來。傅秋蓮，傅秋萍急閃。

魚帝之也閃開一旁，目光同時盯在一個綠袍老人的臉上。

那一團黑影，原來是一罈二十斤裝的酒。雖然酒罈疾衝過來，但却沒有被撞得爆裂，原來是給申九旋伸手接住。

綠袍老人冷笑了一聲，忽然對傅秋蓮說：「華山派的人，全都給我滾出去！」

（未完）

飛行功

練功秘訣之八

飛行功

靈空子

飛行功亦稱夜行術，本爲輕身功夫中之一種，蓋練習行走之外，又須練習眼力之法也，其練習行走之法，則縛鉛若干於兩腿，按日在廣地疾馳，非至筋疲力盡時不止，先時鉛不宜過重，自後每隔若干日增加一兩，更練更加，以至四五斤爲度，初頗覺苦，習之既久，漸覺與平時無異，如是每腿累四五斤之鉛條。日疾行百里之路，數年之後，自非常人所能及，然在白晝廣場中行之，尤未足稱完全也，必也在懸崖削壁，陂陡不平之處，亦能飛行自若，如猿猴之靈捷，則功成矣，然後去其所縛之鉛，則身輕如燕，重担可越，險坡可登矣。至其練目力之法，於靜室中行之，用淡綠色薄紙，糊成一風燈，置於暗處，人則在離燈約十來丈處屏息靜坐，雙眼直注於燈，每視半炊許，即瞑目觀心，以資休息，隔半炊許更注視，更休息。如是每夜見若干次，先時燈近而甚明，日久漸移燈而遠之，又使其光焰逐漸淡，以至於光焰全熄，不能於黑暗中見物，則其功成矣，練此者宜漸不宜速，宜持之以恒。而不宜操切從事。否則非但功不能成，身體上亦受其害也。



新派中篇武俠小說

文·秦紅　圖·盧令

武林大奇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翟慧龍和月展翼在一片廢墟等待翟家人出現，却遇上五名蒙面人，雙方出手打鬥，此刻翟慧龍聽見翟鳳翔的叫喚聲，立刻前去，却原來是白雲天的圈套，白雲天點了翟慧龍穴道，使他昏迷過去……月展翼力戰五名蒙面人，白雲天暗中正待吹箭，幸得公孫奇適時相助，把白雲天抓住，原來白雲天是公孫奇下堂妻之弟，月展翼帶白雲天回鎭江，逼問白雲天主謀者是誰，但白雲天誓不肯透露……翟慧龍在地窖中找到翟家婦孺，驚喜交集，原來這些人是在出事那晚，翟鳳翔怕他們受傷害而將他們鎖進地窖中……

仙女廟命案

月玉虎得了月輝的指示，應了聲「是。」後，便施禮而去。

月展翼接着道：「二叔三叔，翟慧龍仍在江都等待和他家人見面，侄兒答應他今夜趕回江都與他會合。」

月輝道：「那你就去吧。」

於是月展翼也走了。

月展翼剛剛離家不久，家僕入內稟報二老：萬柳居士公孫奇到訪！

月家二老連忙出門迎接，只見公孫奇神情沮喪已極，似是碰上很不如意的事，二老接他入宅坐下後，月輝才開口道：「公孫先生，展翼說你昨夜帮了一個大忙，擊退了幾個來歷不明的人物……」

他沒有說出「葛世俊」三個字，等着對方親自說出來。

公孫奇輕哼一聲道：「那是小事一件，不提也罷，倒是我那個下堂妻的弟弟葛世俊，掌門人是不是把他帶回來了？」

月輝道：「是的。」

公孫奇道：「現在何處？」

眞人問根由

月輝道：「在敝宅一間地下室中。」

公孫奇道：「他招供了沒有？」

月輝道：「沒有。」

公孫奇道：「不招供，就給他一些苦頭吃呀！」

月輝微笑道：「有，我們給他吃的苦頭不只一些，但他死都不肯吐露隻字。」

公孫奇又哼了一聲道：「那小子品行一向不好，我與他已毫無親戚關係可言，你們要怎麼處置他，我都不過問。」

月輝道：「他是目前唯一的人證，我們非逼他供出一切不可。」

公孫奇嘆了口氣道：「月老二，你說我這個人怎麼樣？」

月輝一怔，問道：「公孫先生指的是甚麼？」

公孫奇嗒然道：「有人說我公孫奇沒有一點人味，你們覺得是麼？」

月輝微微一笑，答道：「這要問你自己啊。」

公孫奇聳聳肩道：「旁人罵我沒有人

性倒也罷了，連我女兒也這樣罵我……」

月煜問道：「令嫒呢？」

公孫奇雙手一攤道：「跑掉了！」

月煜驚訝道：「怎麼跑掉了？」

公孫奇悻悻地道：「昨夜她頂撞我，我一氣之下摑了她一記耳光，拉着她回家，不料渡江之後，一個疏忽，竟被她溜掉了。」

月輝道：「這怎麼辦？」

公孫奇道：「是呀！她從不曾單獨在外頭跑，我眞担心她會受騙上當……唉！這小蹄子也越來越不聽話了，就跟她娘一樣！」

月輝說道：「你對她是否太過嚴厲了些？」

公孫奇道：「當然要嚴厲管教，女孩子若不嚴厲管教，將來嫁了人，若是撒潑使性子，她丈夫如何受得了？」

月輝道：「我瞧令嫒性情溫柔，不像會撒潑使性子的女子。」

公孫奇搖頭道：「不，月老二你有所不知，我這個女兒外表溫順，骨子裏可倔强得很，常常把我氣得半死，就……就跟她娘一樣！」

月輝安慰道：「你放心，令嫒只是一時性起，過幾天就會回家去的。」

公孫奇又搖頭道：「我怕不這麼簡單，她一直想尋找她母親，她可能找她母親去了。」

月煜問道：「她知道她母親住在哪裏麼？」

公孫奇道：「若是知道，那還好，就因她不知道，所以我才担心呀！」

月輝問道：「公孫先生要不要見見你那小舅子葛世俊？」

公孫奇道：「見他幹麼？」

月輝道：「他比較怕你，由你來問他，也許他會供出一切內情。」

公孫奇道：「我心情不好，只想來找你們二老喝酒下棋……」

月煜道：「我們月家遭逢巨變，哪裏還有心情跟你下棋！」

公孫奇一笑道：「我丟了個女兒，情緒比你們更壞，因此想下棋解悶，要知下棋乃消遣忘憂之事，咱們楸枰對峙，把一切煩惱忘得乾乾淨淨，這不是很好麼？」

月煜道：「你帮我們向葛世俊問口供，然後我們才陪你下棋喝酒。」

公孫奇說道：「他不一定就肯告訴我的。」

月輝道：「試試看吧？」

公孫奇起身道：「好，請帶路！」

於是，二老領着他來到內院，進入囚禁葛世俊的地下室裏。

葛世俊被一條鐵鍊繫着，鐵鍊的末端是一個鐵圈，它圈住他的頸部，情形就如被繫住的一頭野獸。

他聽見門响，睁眼一看是月家二老和公孫奇進來，立刻叫道：「姊夫救我！」

公孫奇大怒道：「我不是你姊夫！」

葛世俊道：「不是我的姊夫，那你來幹甚麼？」

公孫奇道：「你老老實實說出主使人是誰，我請二老對你從輕發落。」

葛世俊搖搖頭道：「我沒有甚麼好說的。」

公孫奇道：「寧死不說？」

葛世俊道：「不錯！」

公孫奇冷笑道：「是不是吃的苦頭還不够？」

葛世俊道：「我和我妻兒被迫服了毒藥，我要是說出一個字，我妻兒必死無生，你要我害死我的妻兒麼？」

公孫奇罵道：「扯你娘的蛋，你那裏來的妻兒？你是一人吃飯全家不餓的混賬小子，打量我不知道？」

葛世俊道：「我後來娶妻生子了。」

公孫奇道：「娶了誰家女兒？」

葛世俊不說。

公孫奇上前踢了他一脚，喝道：「你說話呀！」

葛世俊冷冷一笑道：「姊夫，我葛世俊好歹是你的小舅子，而你是武林中威名赫赫的人物，現在你帮着外人來欺負自己人，不怕被人笑話？」

公孫奇又踢了他一脚，大罵道：「呸！你這個卑鄙下流再加不顧羞恥的東西！我與你姊姊早已情斷義絕，你再叫我一聲姊夫，我立刻劈了你！」

葛世俊詭笑一聲道：「好，姊夫，你下手打死我好了！」

公孫奇氣得七竅生烟，駢伸雙指便向他胸口中庭穴點去。

「且慢！」

月輝急忙出手架住他的手，道：「不能就這樣把他殺了，他是個重要人證。」

公孫奇悻悻的收回手，道：「這小子脾氣倔强得很，就跟他的姊姊一樣，氣死我了……」

葛世俊忽然哈哈大笑道：「姊夫，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姊姊已經改嫁，現在的丈夫對她很好，我那個新姊夫比你要好上一萬倍，我姊姊常常感嘆她以前瞎了眼，嫁了個沒有人情味的丈夫——」

「砰！」

公孫奇一拳擊上他的嘴巴，打得他牙齒脫落，嘴唇破裂，鮮血直流。

月輝怕他續下殺手，連忙把他拉開，道：「好了，好了，咱們出去吧。」

公孫奇道：「對，咱們出去下棋喝酒，這會該我拿黑棋了，我拿黑棋必勝！」

月煜直皺眉頭，忍不住道：「公孫先生，我們月、翟二家鬧出這麼大的事情，那裏還有心情跟你下棋？」

公孫奇嚷了起來道：「豈有此理！你剛剛在廳上怎麼說的？你說出只要我帮你們問口供，你們便陪我下棋喝酒，怎麼一轉眼就反悔了？」

月輝竭力維持禮貌，笑笑道：「好，老夫陪你下一局，走啊！」

× × ×

公孫奇的棋力與月家二老在伯仲之間，這天月輝陪他下了一局，一直殺到入夜才結束，由于月輝心不在棋，結果一條大龍被宰，公孫奇高興極了，全不理會二老心情惡劣，喋喋不休的誇耀自己那一子下得妙，那一子是神來之着……

月煜淡淡道：「公孫先生，你不想去尋找令嬡了？」

公孫奇道：「我不管她，咱們再來一局。」

月輝搖搖手道：「不來了，過些日子

，等我們與翚家的誤會冰釋之後，老夫再去萬柳村請教便是了。」

這等於是在下逐客令，可是公孫奇全然不覺，連聲道：「再來一局！再來一局！你要是怕輸，我讓你二子，我讓你二子，照樣有能力……不不，讓二子大概差不多，來啊！來啊！」

月輝推椅而起道：「不來了。」

公孫奇呆了呆道：「爲甚麼？」

月輝苦笑道：「你去尋找令媛，老夫兄弟來解決與翚家的糾葛。」

公孫奇道：「唉，你怎麼老担心這件事？翚鳳翔那老小子敢上門尋釁！我助你一臂之力——咱們再下一局！」

月輝搖搖頭。

公孫奇嘆道：「掃興！掃興！你們二老早已不食人間烟火，怎的這回如此看不開？罷了，既然你今天心情不佳，咱們明天再來。」

這表示他要在月家住下，月輝雖然心中不太樂意，由于雙方是多年的交情，一時不便推拒，只得頷首道：「好，歡迎你在舍下住下來。」

公孫奇不但喜歡圍棋，而且嗜酒如命，這天晚上，他一人喝了五斤茅台，才醉醺醺的讓月家的僕人扶去房間歇息。

爲了怕翚家人前來報復，入夜之後，江南第一家即進入戒備森嚴的狀態中，除了二老之外，玉豹、玉獅、玉象及井公亮、尹健英、柳季倫輪流率領門下巡邏全宅，並在全宅各處佈下守望。

防患最嚴的是內院，因爲內院是月家婦孺居停之處，而且囚禁葛世俊的地下室出入口就在內院花廳後邊，二老爲恐發生意外，指定由井公亮在地下室內看守，出入口上也派兩個武功高强的門下寸步不離的看守着。

這樣的防守應該百無一失了，不料到了這夜三更時分，竟然發生了巨變。

三更時分，月玉豹領着兩個門下巡視到內院花廳後邊，一眼瞥見守在地下室出入口處的兩個門下竟倚壁而坐，腦袋向前垂着，乍看起來像在偸懶打瞌睡，月玉豹大怒，上前踢了一脚，喝道：「你們在幹甚麼？」

被踢者身子一歪，斜躺下去。

這時，月玉豹才發現他已死了，再看另外一人，也早已斷氣，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向隨從道：「快去禀報我爹和我三叔！」

不久，二老匆匆趕到，他們已從門下口中得知兩個看守者死亡，急問道：「怎麼死的？」

月玉豹說道：「被點中幽門穴而死去的。」

月輝一看二死者刀未出鞘，顯然是在猝不及防之下遇害的，再看周圍的情況，不禁面色一變，道：「三弟，這事透着蹊蹺！」

月煜點點頭，神情嚴肅地道：「不錯，這兩個門下身手如何？」

月豹答道：「很不錯，是我們眉月門相當傑出的門下。」

月輝道：「那麼，來人進入這房間時，他們一眼可見，爲何竟來不及拔刀應戰呢？」

眉月刀法之能稱霸武林，拔刀之快亦是因素之一，月家門下在未練刀法之前都要先練拔刀，其方法是托一個梨子在掌心，在距離地面四尺高的地方讓梨子落下，練刀者必須在梨子落地之前拔刀出鞘將梨子劈成兩片，能够做到這一地步可獲得傳授眉月刀法，而眼前遇害的兩個門下，他們的刀法已有相當的造詣，他們把守的地方距門口邊有兩丈，敵人進門的時候，他們絕無看不見之理，何以竟然來不及拔刀應戰，一個照面就雙雙被點中幽門穴而死了？

這只有兩種解釋，一是來人身手奇高，能够隔空點穴；一是來人是他們認識的熟人，他們未料到來人會對自己猝下殺手，因此猝然被殺。

月玉豹經父親一提醒，也立刻想到二門下死得離奇，臉色一陣蒼白道：「爹，井師兄在地下室看守，不知……」

月輝未等他說完，已一個低竄奔入地道裏去了。

月煜令月玉豹等人在地面上看守，自己隨後衝入地道，兩人趕到囚禁葛世俊的地下室外面，只見井公亮身子倚着地道站立着，右手握着懸腰的刀柄，做拔刀的姿態。

月輝看出有異，喝問道：「公亮，你怎麼了？」

井公亮不言不動。

月輝趕上前一看，面色又是一變，失聲道：「天啊！」

原來，井公亮也死了！

二老經驗豐富，一看即知他也是被人點中幽門穴而死的，而他之所以沒有倒下去，可能是在來人出手之前的一剎那已有了警覺，全身在那一剎那間眞氣突發，以致全身氣力猶在，因此死後仍硬朗的挺立不倒。

他死了，那麼囚禁在地下室內的葛世俊又是如何呢？

月煜急忙推開地下室的鐵門（門鎖已被破壞）一看，只見葛世俊直挺挺的仰臥地上，天靈蓋腫脹起一個大包瘤，一看即知他被人一掌拍碎天靈蓋，由于皮肉未破，故爾起一大塊血瘤！

月輝看到這情形，已知來人的目的是要殺葛世俊滅口，但使他震驚欲絕的是井公亮和兩個門下的死亡分明是死於熟人之手，這個「熟人」能够使得井公亮和兩個門下來不及反手，必然是他們月家非常熟悉友善的人物，他究竟是誰呢？

二老面面相覷，半晌做聲不得，相對呆立良久，月輝才長嘆一聲道：「三弟，這井公亮和那兩個門下是被……是被本門的『三指挖穴法』殺死的！」

月家除了以「眉月刀法」馳名天下之外，還有一門獨特的點穴功夫名叫「三指挖穴法」，這是以食指，中指和無名指合成「三指」練成的，實與一般點穴手法完全不一樣，一般點穴是擒拿拍打，較爲通俗易解，而月家的「三指挖穴法」極之奇特狠辣，一經被「挖」中者，重者立斃自不用說，輕者也須月家人才能解開，故武林人一聽「三指挖穴法」莫不爲之色變。

現在，井公亮和兩個月家門下弟子死在「三指挖穴法」之手，難道說殺人者竟

是月家自己人？

月煜聽了二哥月輝之言，神色大變，連忙轉趨房外，仔細察看井公亮死亡的情形，發現井公亮的胸前中庭穴果有三點指痕，正是中了「三指挖穴法」的現象，不禁駭然失聲道：「這……這怎麼可能？」

月輝走去地道口，把月玉豹叫了下來，讓他看過井公亮和葛世俊死亡的情形，然後沉聲道：「玉豹，爲父離家已久，對我們月家的情況不大清楚，現在你告訴爲父，本門共有幾人練成『三指挖穴法』這門功夫。」

月玉豹臉上佈滿震驚之色，顫聲道：「練成『三指挖穴法』的共有十三人，除展仁大哥已不幸過世外，餘者是展翼哥，玉虎哥，玉獅，玉象，井公亮，常嘉慶，尹健英，竇南堂，柳季倫，栗家成，管家月家臣和孩兒。」

月輝道：「再無他人？」

月玉豹道：「本門三代弟子有十幾個正在練習這門功夫，但都還不到傷人致死的地步。」

月輝表情森然地道：「展仁，嘉慶，南堂，家成巳亡，展翼，玉虎巳於日間出門……」

月玉豹色變道：「剩下的人是孩兒，玉獅，玉象，尹師兄，柳師兄和月家臣六人——爹，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自家人會殺害自家人麼？」

月輝冷冷道：「井公亮三人死於『三指挖穴法』是鐵的事實。」

月玉豹驚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如果井公亮三人當眞是被自家人殺害的，那麼君疇，君瑞兩個孩子自然也是自家人殺害的了，月家人有誰會幹出這種喪心病狂的事？

又如殺人者確是月家人，一旦查出之後，前次夜襲江北第一家，傷害了翚家十多條人命，這筆血債該如何來償還？

月玉豹不禁面色蒼白，全身發抖起來了。

月輝目中迸出銳利的寒芒，緊緊逼視着他說道：「玉豹，你老老實實的說給爲父知道，這些年來，你們五兄弟相處得怎樣？」

月玉豹顫聲道：「很好呀！」

月輝問道：「沒有發生任何不愉快的事？」

月玉豹道：「沒有！」

月輝道：「眉月門雄踞江南武林，江南黑白兩道盡皆臣服，據說自從展翼接上掌門人以來，經常收受各方餽贈，有這回事麼？」

月玉豹點頭道：「有，展翼哥經常爲人排解糾紛，當事人爲表謝意，常有禮物送到，但展翼哥總是推拒，推拒不掉時，便取一小部份，這並非表示展翼哥愛財，而是情面難却。」

月輝道：「收下的餽贈怎樣處理？」

月玉豹道：「均交管家保管，去年東街大火，燒毀了幾十戶人家，展翼哥便動用其中一部份財物賑災。」

月輝表示嘉許的點點頭道：「展翼幹的不錯，不過我們月家有大筆田地，日子很過得去，實不該接受人家的禮物。」

月玉豹道：「這一點展翼哥也明白，只是有時實在不好拒絕，送禮的人是有誠意的，若是拒收，便是看不起人家。」

月煜重重的吐了口氣，說道：「二哥，我不信我們月家人會幹出這種事，你別鑽牛角尖了。」

月輝道：「可是這井公亮和那兩個門下分明是死於『三指挖穴法』的手下，而來人如非自家人，井公亮怎會如此輕易被殺？」

月煜回答不上了。

月輝道：「玉豹，此事暫時要嚴守秘密，千萬不可洩漏出去，你去通知玉獅，玉象，健英，季倫和老管家齊到書房來見我。」

「是！」

「還有，查一查公孫奇是否曾經離開過房間。」

「是！」

× × ×

拂曉時分，月展翼趕回到江北翚家，他在火場找不到翚慧龍，便去看那堵約定留言的牆壁，只見牆壁上寫着如下數字：

『月掌門人，請來仙女廟相見。』

左下是『翚慧龍留字』五個字，這些字是在刮下一層土屑後才寫上去的。

月展翼不知翚慧龍去仙女廟何爲，但知必有緣故，當即離開火場，直奔仙女廟而來。

他功力深厚無比，從昨天午後到現在，除去渡江在船上略歇了半個時辰之外，一直在趕路，可說是馬不停蹄，但現在仍無一些疲態，脚下施開陸地飛行術，快如獵豹，辰牌時分就巳趕到仙女廟。

一踏入仙女廟，他就開聲叫道：「翚慧龍，翚慧龍！你在麼？」

廟內，却靜悄悄的不聞人聲！

月展翼立刻心生警告，在殿上站立不動，又開聲道：「翚慧龍，我是月展翼，請出相見。」

這句話，他是運行內力說出的，聲音可以傳遍整個仙女廟，但仍不聞回答，也不見有人出來。

月展翼又靜立片刻，才提輕脚步，由殿右偏門走出，一眼望去，只見殿外廂房一片靜謐，看不見一個人，而四下却打掃得很乾淨，可以看出此廟一定有人居住，就只不知去了何處。

月展翼轉到殿後，忽見一道姑坐在廳上的一張椅子裏，頭歪向一旁，似是睡着了，當即趨過去道：「這位道姑請了。」

這位道姑即是翚慧龍「闖禍」逃來仙女廟那天所見之人，她好像睡得正酣，竟未被月展翼的話聲吵醒。

月展翼定睛細視，立刻看出她巳死了，不禁心頭大震，迅捷的拔刀出鞘，掃目四望，準備應付變局。

便在此時，忽聞身後有人說道：「無量壽佛，這位施主仗刀進入仙女廟，所爲何來？」

月展翼吃了一驚，轉身注目一望，見是一位老道士，連忙收刀一揖道：「這位道長是……」

老道士面貌瘦削，蓄着山羊鬚，身穿八卦道服，手執一柄拂塵，倒有一些仙風道骨之相，他還了一禮道：「原來是江南第一家的月掌門人，貧道失敬了。」

月展翼暗暗吃驚，道：「道長法號如何稱呼？怎識得我月某人？」

老道士微微一笑道：「貧道法號青鶴，江湖朋友稱貧道爲『九仙眞人』，不知月掌門人有沒有聽說過？」

月展翼又吃一驚，再拜道：「原來是『九仙眞人』，幸會幸會。」

原來，這位「九仙眞人」在武林中的名氣非常响亮，有人說他是道教第一高手，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精於易卜風水痲衣相術等等，可謂「博學」之者，因此有人稱他爲「九仙」，取其「八仙」之後再加「一仙」之意也。

這樣一位武林知名人物突然來到仙女廟，而且偏巧是在那道姑被殺的時候，月展翼立刻感到不妙了。

九仙眞人雖然早巳看到道姑，却似未發現她巳死亡，當下哈哈一笑道：「月掌門人乃是舉世知名的大人物，貧道自然識得……」

他一擺手中拂塵，大聲說道：「我說師妹，江南第一家的月掌門人大駕光臨仙女廟，妳怎的如此怠慢，還在那裏打瞌睡呀！」

月展翼一呆道：「這位道姑是你的師妹？」

九仙眞人點頭道：「正是，貧道這個師妹雖然不識武事，於道學一門却有相當深厚的根基，貧道今日路過此地，特來瞧瞧她。」

說到這裏，舉步上前道：「師妹，妳醒醒，怎麼這個時候還在睡覺呀！」

月展翼道：「道長，你這位師妹已經死了。」

九仙眞人大驚道：「甚麼？」

他伸手一托那道姑的下巴，一看師妹果然巳斷了氣，不禁面色大變，同時對月展翼大怒道：「是你殺了她的？」

月展翼搖頭道：「道長切莫誤會，月某人應邀到此，剛進入此廟，就見到道姑坐甃於椅上，正驚疑間，道長就到了。」

九仙眞人即將道姑的遺體扶下，讓她在廊上躺着，然後察看她的死因，突然「哼」了一聲，挺身起立，神情激憤地道：「姓月的，我師妹與你有何仇恨，你竟對她下此毒手？」

月展翼倒懷疑這是一種「栽贓」的手段，就以冷靜的態度道：「道長憑甚麼認定她是月某人所殺的？」

九仙眞人怒吼道：「你過來看看。」

月展翼上前一看，才看出道姑的喉下天突穴有三點瘀黑的指痕，那分明是中了他們月家「三指挖穴法」而死的，不覺驚得呆了。

九仙眞人冷笑道：「請教，當今武林，除了你們江南第一家之外，還有誰懂得『三指挖穴法』這門獨特的點穴功夫？」

月展翼再仔細察看道姑死亡的情形，確定她確是死於『三指挖穴法』之手，表情爲之凝重起來，沉聲道：「不錯，這位道姑確是被『三指挖穴法』殺害的……」

九仙眞人雙眉一揚，滿面盛怒道：「除了你們月家的人之外，還有誰練成這門點穴功夫？」

月展翼緊抿嘴唇沉吟了片刻，搖搖頭道：「月某人不知道除去我們月家人之外，還有誰練成這門功夫，這門『三指挖穴法』我們從不外傳，我們月家人練成這門功夫的人也不多。」

九仙眞人一哼道：「這麼說，你還拿甚麼來狡辯？」

月展翼道：「道長認爲這位道姑是月某人下手殺害的麼？」

九仙眞人道：「既然你們月家的『三指挖穴法』從未外傳，而今天又只有你月掌門人一人在此，我師妹當然是你殺害的了！」

月展翼道：「道長剛才看見月某人拔刀在手，是不是？」

九仙眞人冷笑道：「不錯！」

月展翼道：「假如令師妹是死於月某人的『三指挖穴法』，那麼她既巳死亡，月某人還拔刀幹麼？」

九仙眞人怔了半晌，才又冷冷笑一聲道：「這一點就能證明你不是殺死她的兇手？」

月展翼道：「是的，我們月家的『三指挖穴法』乃是獨門之技，月某人如有殺她的理由，大可用刀，何必留下殺人的證據？」

九仙眞人道：「就算不是你殺的，也必是你們月家的人下手的？」

月展翼點點頭道：「這一點月某人不敢一口否定，待月某人返回鎭江時，當召集門下查問明白，如是我們月家人幹的，月某人當給道長一個公道，這個措施可以接受吧！」

九仙眞人道：「貧道先請教一事，你月掌門人今天到仙女廟何爲？」

月展翼說道：「有人約月某人到此相見。」

九仙眞人問道：「誰？」

月展翼一時沉吟不語，不知道該不該說出翟慧龍來，他對翟慧龍本巳沒有懷疑，可是現在又滿腹疑惑，心想那天晚上自己與翟慧龍相約「有事可在牆壁上留字」的事，並無旁人知道，因此可斷定那留在牆壁上的「請來仙女廟相見」一語確是翟慧龍留下的不錯，但他既然邀約自己到此相見，怎的却不見他的人？而却只見一個被殺死的道姑？難道說他恨自已殺了他們翟家十多條人命，因此設下這惡毒的圈套來陷害自己？

但是，翟慧龍怎麼會使三指挖穴法？

月展翼如墮五里霧中，理不出一個頭緒，是以一時答不上話來。

九仙眞人咄咄相逼道：「誰？是誰約你月掌門人到此相見？」

月展翼嘆了口氣，緩緩道：「此事說來話長，道長可知最近我們月家與江都翟家發生衝突的事情？」

九仙眞人道：「略有所聞。」

月展翼又嘆道：「唉，如果這是他設下的圈套，這當然有他的理由，問題在於他怎麼懂得我們月家的獨門點穴手法？」

語聲微頓，抬目釘住九仙眞人，繼道：「而道長偏又趕得這麼巧，在這位道姑被殺害的時候來到了這仙女廟？」

九仙眞人似乎聽不出他話中含意，道：「你說甚麼？」

月展翼怎麼想都覺得翟慧龍不可能練成「三指挖穴法」，因此不顧說出是翟慧

龍約自己到此的，當下搖搖頭道：「道長若是聽不懂，那就算了。」

九仙眞人追問道：「你說，是誰約你來此的？」

月展翼道：「內情可能十分複雜，月某人現在不能說。」

九仙眞人突然哈哈大笑道：「姓月的，貧道早就知道你這是搪塞之詞，如果眞有人約你來此相見，那麼那人必是陷害你的，你說了出來，豈不是正好洗清你的罪嫌？你爲何不說呀？」

月展翼道：「月某人不願說出，是怕雙方誤會更深……」

九仙眞人道：「雙方？這麼說，那約你來此的人是翟家人了？」

月展翼默然不語。

九仙眞人嘿嘿冷笑道：「你是說：江北第一家的人練成了你們江南第一家的不傳秘技『三指挖穴法』？」

月展翼苦笑一下道：「月某人說內情十分複雜，指的正是這一點，邀約月某人到此的當然不是我們月家人，但他却用『三指挖穴法』殺害了這位道姑，所以月某人實在想不明白。」

九仙眞人臉色一沉道：「月展翼，你可是名滿天下的大人物，言行可得像個樣子，你說有人約你來此，那人究竟是誰？他是怎麼邀約你的？你要不說清楚，貧道便要得罪了。」

月展翼望着他不言不動，暗忖道：「這老道如是設下這個圈套的同謀者，只他一人就能够把我殺了麼？」

他自認應付這位九仙眞人絕不致於敗，因此想到對方如是陷害自己的同謀者，他們必不打算在此動手，而只想把殺害道姑的罪名加到自己頭上，然後將此事宣揚出去，使之引起公憤，再率衆對江南第一家與師問罪……但是，這一切當眞都是翟慧龍設下的詭計？翟慧龍怎麼習得「三指挖穴法」？

他越想越糊塗，不過他倒巳籌得解決目前這個「僵局」的辦法，當下說道：「月某人先請教道長一個問題，道長現在最想要辦的是替令師妹報仇？還是希望查明眞相？」

九仙眞人冷冷道：「兩則都要！」

月展翼道：「那麼，請隨月某人走一趟江都如何？」

九仙眞人道：「去江都幹什麼？」

月展翼道：「邀約月某人到此相見之人，是把他的邀約寫在翟家的一面斷牆上，道長隨月某人前去一看便知道。」

九仙眞人道：「那能證明貧道這個師妹不是你殺的麼？」

月展翼道：「由於令師妹是死於『三指挖穴法』之技，所以那壁上的留字只能證明月某人確是應約而來的，不能洗清月某人的嫌疑。」

九仙眞人道：「既是如此，貧道與你去江都又能解决甚麼問題？」

月展翼道：「先去看過那牆上的留字，然後隨月某人返回鎭江舍下，月某人當召集門下問個明白，令師妹如是我們月家人所殺的，他們會直認無隱。」

九仙眞人看着師妹的遺體，長嘆一聲道：「貧道得先料理一下她的後事才能跟你走。」

月展翼道：「好的，道長去掩埋令師妹的遺體，月某人則四下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於是，九仙眞人抱着道姑的遺體出廟而去，月展翼便在廟中搜索尋覓，但尋遍仙女廟的每個房間，却無任何發現，不久九仙眞人回來了，說巳將其師妹簡單掩埋於廟外的野地上。

月展翼便與他離開仙女廟，動身向江都趕去。在過去的一天一夜中，月展翼由江都趕回鎭江，再由鎭江趕回江都，然後由江都趕到仙女廟，現在又要從仙女廟趕去江都，算一算路程，少說也跑了三百餘里路，中間不歇不飲，縱是鐵打的人也有些受不了了。

這天中午，兩人經過一間野店時，月展翼提議入店歇歇，九仙眞人點頭應允。

月展翼一脚跨入野店，發現店內的一個座頭上有一丐一僧一媼在圍桌而飲，他閱歷極豐，一看就知他們必是武林人物，覺得在這時候碰上武林人物甚爲不妙，但既巳入店，只好硬着頭皮在一個座頭上坐了下來。

九仙眞人在他對面入座時，那一丐一僧一媼三人便一眼不瞬的盯着他看，好像似曾相識一般。

月展翼叫道：「老丈，有酒有菜快送上來。」

開野店的是個老頭子，他連聲應允，先拿來一壺酒和兩只酒盅，見九仙眞人一身道家裝束，便問道：「這位道爺想吃葷麼？」

九仙眞人道：「吃，你看人家那位大和尚魚肉不禁，貧道當然也吃啊！」

那大和尚聽了這話，忽然站起大笑道：「我想起來了，你是九仙眞人。」

他是個胖嘟嘟的和尚，身高體大，生得一張大嘴巴，此刻他那張嘴巴油膩膩的，叫人看了就覺得他是個很好吃的和尚。

九仙眞人早巳發現他們三人在打量自己，這時聽和尚叫出自己的綽號，雙目一側，微笑道：「這位大師，咱們以前見過面麼？」

那胖和尚哈哈笑道：「豈只見過面，還一起喝過酒呢！」

九仙眞人道：「抱歉，貧道老了，腦子巳不大靈光，記不起來啦！」

那胖和尚道：「七年前，在大別山天虎山寨的壽宴上——想起來了沒有？」

九仙眞人神色一振，喜道：「饕餮和尚！」

胖和尚笑道：「正是！」

九仙眞人連忙起身施禮道：「恕罪恕罪，貧道老眼昏花，竟不記得老朋友——無量壽佛！」

胖和尚合十還了一禮，含笑道：「你九仙眞人乃是武林道上頂尖人物，當然不記得我們這些小人物了——阿彌陀佛！」

九仙眞人忙道：「好說，好說，這兩位是……」

饕餮和尚一指老丐道：「這位是丐帮的高長老，有個綽號叫——」

九仙眞人道：「玩蛇老人！」

那老丐起身拱手，笑嘻嘻道：「老叫化得識高人，榮幸之至。」（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楚輕侯和楊天陪同大法師趕回火龍寨，此時楚輕侯已知東海留侯對大法師心存畏懼，但大法師不相信留侯，看來留侯和大法師之間會有一場爭鬥，楚輕侯一面正為火龍寨的安全慶幸，但因大法師離開白雲館，使白雲館遭到一場魔刦，就在大法師離開白雲館不久，玉硯就發現有黑貓叫聲，他循聲找去便遇上一隻大黑貓，也就是這大黑貓使玉硯變得麻木不靈，玉硯木頭人似的走向蝙蝠的石牢前，並將石牢門打開……

請來大法師　對付鬼王侯

玉硯應聲渾身一震，目光似一閃，但立即又回復呆木。

蝙蝠沒有理會，「霍霍」的繞着橫樑翻了幾個觔斗，再一翻，落在鐵柵前。

他雙手抓着鐵柵，脚一縮，立時猴子一樣掛着鐵柵上，「格吱吱」的笑問：「玉硯，師父叫你來放我出去？」

玉硯一些反應也沒有。

蝙蝠隨即搖頭。「不可能，師父若是要放我應該自己來，而且你不是說，師父已經離開白雲館了。」

玉硯還是不作聲，蹲在他肩頭上的那隻大黑貓即時叫了一聲。

蝙蝠好像這才留意到那隻大黑貓，奇怪的接問：「這隻貓是誰養的？」

玉硯只顧將鑰匙放着匙洞裏。

那隻黑貓同時抬起頭，望着蝙蝠，慘綠如燐火的雙瞳就像是尖針一樣刺入蝙蝠的靈魂深處。

蝙蝠那刹那突然怪叫一聲，雙手一鬆，直挺挺的摔倒地上，但「骨碌」一個翻身又爬起來，以極其驚恐的聲調問：「玉硯，你到底那裏弄來這隻大黑貓？」

玉硯面無表情，手一扭，再扭，「咯刷」「咯唰」的將鎖打開。

蝙蝠反而往後退，就像受驚的老鼠也似，東藏西躲，看見鐵柵拉開，更就急不及待的一縱身跳上橫樑上。

他到底恐懼什麼？

× × ×

玉硯將鐵柵拉開，突然一笑，舉步走進去。

他還是一個小孩子，自小在白雲館長大，莫說做壞事，就連什麼是壞事也還未知道。

他的笑容也一向給人純眞的感覺，但現在，連蝙蝠見了也感到毛骨悚然。

玉硯的笑容也實在太邪惡，他面上露出的表情，完全像是一個壞事做盡的大壞蛋。

蝙蝠甚至驚問：「你要怎樣？」

他平日既要揑人頸子，又要吸人的血，給人的一向是一種非常邪惡的感覺，有誰想到他竟然會變得這樣驚惶。

這種驚惶絕無疑問，是發自他的靈魂深處，他的目光事實並不是落在玉硯的面上，是盯着那隻大黑貓。

那隻大黑貓「咪嗚」一聲，無聲的自玉硯的肩頭上落下，走向蝙蝠。

蝙蝠高踞橫樑上，一個身子不停在顫抖，目光盯着那隻大黑貓，彷彿已凝結。

大黑貓來到橫樑下，打了一個轉，「咪嗚」的又叫了一聲，躬起身子。

蝙蝠那刹那也好像亦是一隻貓，雙手抓着橫樑，「噗噗噗」的倒退了幾尺。

又一聲「咪嗚」，那隻黑貓長身一彈，竟然就躍到了橫樑上。

蝙蝠即時發出了一聲怪叫。

那隻大黑貓只是盯着蝙蝠，沒有進一步行動。

「噓噓──」蝙蝠突然揮手，趕那隻大黑貓，那聲音却低沉得很，與平日他的聲震屋宇完全不同。

大黑貓給他這一趕，非獨沒有退後，反而爬前去，走一步，叫一聲，一聲比一聲淒厲。

蝙蝠接連「噓噓」的揮手，眼看那隻大黑貓快要迫近，額上冷汗不由的冒了出來。

那隻大黑貓突然一躬身。

蝙蝠怪叫，雙手一鬆，離開橫樑向鐵柵那邊飛撲過去，平日他也習慣這樣飛來飛去，靈巧非常，這一次，却顯得有些笨拙。

那隻大黑貓同時撲出。

蝙蝠一撲下，雙手一抓住鐵柵，一翻，便待竄出門去，玉硯却就在這刹那橫身擋住了他的去路。

蝙蝠大叫滾開，一把抓住玉硯便待擲出，那知玉硯竟然貓一樣靈活，貼着他的手一翻，竟然翻身上了他的背，雙手抱住了他的脖子。

蝙蝠怪叫，一甩不開，一手抓住鐵柵的門，便待竄出去，

那隻大黑貓也就在這時候落在他的手臂上，蝙蝠更驚惶，一面叫，一面揮手，大黑貓却如蛆附骨，黏穩在那裏。

「咪嗚」聲中，大黑貓順着蝙蝠的手爬上去。

蝙蝠的另一隻手握拳，已準備擊下，却不知怎的，那隻手如墮千斤重鉛，竟怎也舉不起來。

「師父──」蝙蝠脫口大叫，團團亂轉，越轉越慢，最後終於停下。

那隻大黑貓也就在這時候一口咬在他的咽喉上。

蝙蝠看着那隻大黑貓迫近，一雙眼睛亦貓眼一樣瞪大，充滿了恐懼。

可是他竟然不知道閃避。

黑貓的牙齒白森森的發出令人心寒的光芒，若是給她咬在咽喉上，實在不難致命。

蝙蝠却完全不在乎，事實他巳經迷失，就像是玉硯一樣。

那一口咬牙，白森森的貓齒迅速被鮮血染紅，觸目驚心。

蝙蝠那剎那一呆，也不知是感到了痛苦還是什麼？

那一排牙齒繼續陷下。

蝙蝠突然發出了一聲慘叫，那與其說是慘叫，毋寧說是怪叫。

這一聲却與他平日的怪叫聲顯然的不同，也不難聽出，叫聲中帶着的那一份强烈的恐懼。

× × ×

芭蕉聽到了那一下恐懼的怪叫聲，却沒有發覺其中不同，停下筆，呆了呆，搖頭。「夜深人靜，又不知在叫什麼了。」

他似要起立，但想想，還是坐在那裏，一聲歎息，拿起筆，繼續抄他的經。

他的定力顯然比以前好得多，最底限度巳多少能够做到不動心。

世間的事有時就是這樣矛盾，不需要他動心的時候，他偏偏動心，需要他動心的時候，反而又不動心了。

× × ×

芍藥也聽到了那一聲怪叫，她本就還未就寢，正在房間裏做着女紅。

怪叫聲入耳，他冷不防嚇了一驚，手一震，一針就刺在自己的指尖上。

那一下刺痛，令得芍藥脫口驚呼了一聲，也立即將針抽出。

一點鮮血從針刺的地方冒出來，燈光下渾圓晶瑩，就像是一顆名貴的寶珠。

芍藥隨手取過一方布碎，輕按在指尖上，將血珠印去，想了想，站起身來。

她踏着輕快的脚步往外走去。

推開門，一抹淒冷的月色落在她身上，她彷彿也感覺到了那種寒意，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從就未聽過蝙蝠叫得那麼恐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果然是一個很細心的女孩子，立即就發現了那叫聲的確與平日迥異。

而天性善良的她，當然不會忘記走去一看究竟，大法師臨走之前的吩咐，她反而忘記了。

穿過迴廊，她一直往囚禁蝙蝠的地方走去。

一路上沒有聽到蝙蝠再叫，却因此，她反而更担心，脚步也就更快了。

轉了幾個彎，那座石牢巳在望，周圍一片寂靜，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芍藥這才省起大法師的話來，頓起躊躇，考慮了一會，她還是決定走過去看一看。

× × ×

石牢中亦是一片靜寂。

一個人倒吊在橫樑下，一動也都不一動，黑暗中雖然不清楚，一入眼，芍藥仍然不由得一怔。

——這不是蝙蝠。

她立即生出這個念頭，却沒有陌生的感覺，一怔慌忙走前去，雙手抓住鐵柵，凝神再望。

這一次她總算看清楚。

「玉硯——」她脫口一聲驚呼，雙手不由自主的抓住柵門用力的一拉。

柵門給她拉開來，她反而給嚇了一跳。

「怎會這樣的？是誰將鐵柵打開？」

「蝙蝠呢，那兒去了？」她接而發覺，蝙蝠並不在石牢之內。

「玉硯——」她叫着衝了進去，衝到橫樑下。

玉硯被一條腰帶綑着雙脚足踝，倒吊在那裏，兩隻眼睜大面上彷彿仍然殘留着那種恐怖的笑容，眼瞳中却充滿了恐懼。

他的面色蒼白得怕人，脖子上穿了兩個洞，一滴血却也沒有。

芍藥又叫了一聲：「玉硯——」手伸向玉硯的鼻端。

她感覺不到玉硯的呼吸，再按在玉硯的額上，觸手冰冷。

「玉……」芍藥再也叫不了出聲，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也就在這時候，她隱約聽到了背後有些聲響，好像是衣袂被風吹動，又好像鞋子擦在地上。

她一驚回頭，什麼也看不見，正當此際，玉硯的一雙小手突然一動，一抱抱住了芍藥的脖子！

芍藥幾乎魂飛魄散，尖呼一聲，拚命的將那雙手扳開，再看玉硯，嘴唇竟然咧開來。

他好像在笑，却聽不到有笑聲。

芍藥倒退了兩步，再也受不住，轉身急奔了出去。

「芭蕉，芭蕉——」她一面跑，一面叫，脚步踉蹌，幾次要摔倒在地上……

× × ×

「芭蕉，芭蕉——」

芍藥的叫聲在黑暗中聽來很清楚，芭蕉一聽，手一震，一筆重重的落在紙上。

「是芍藥，出了什麼事？」芭蕉不暇細想，擲筆而起，衝了出去。

一面走，他一面聽到芍藥在叫：「芭蕉——」接連幾聲，突然斷絕！

「芍藥——」芭蕉脫口高呼，脚步更快。

× × ×

芍藥奔過石徑，來到月洞門前冷不防一頭幾乎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芭蕉——」她抬起頭來，就看到一張充滿了邪惡的臉龐。

不是芭蕉，是蝙——蝠！

蝙蝠咧開大嘴巴，露出白森森的兩排牙齒，他的嘴唇染滿了鮮血，齒縫間亦有血絲垂下來。

芍藥不由倒退，却巳給蝙蝠抓住了雙肩，她尖聲叫道：「蝙蝠，放手——」

蝙蝠置若罔聞，只是笑，那種笑容却簡直就像是一個白痴。

芍藥看到這笑容，也接觸到了蝙蝠的目光，這分明是蝙蝠，可是目光相觸的剎那，芍藥却有一種陌生的感覺。

她從就未見過蝙蝠的目光如此詫異，那就像兩團火，慘綠色的燐火，不住在燃燒。

然後她就看到蝙蝠脖子上的兩個洞，兩個與玉硯頸子上一樣的洞。

那兩個洞却仍然懸着兩滴血。

蝙蝠的面龐隨即向芍藥湊近，目光更詭異，突然狂吸了一口氣，兩排牙齒似要向芍藥的脖子咬去。

芍藥尖叫起來。

一聲恐怖巳極的貓叫聲即時劃空傳至，蝙蝠應聲一呆，牙齒在芍藥脖子之前一寸停下，沒有咬下去。

芍藥也聽到了那一聲貓叫，不由自主側首望去，只見那邊矮牆前面芭蕉叢中，幽然站着三個人。

她雖然沒有見過，但亦知道這就是楚輕侯說的那三個人。

留侯與香奴月奴的裝束神態也沒有改變。三個人的身子也彷彿通透，雖然站在芭蕉叢中，芍藥隱約彷彿看見他們身後的芭蕉樹。

那隻大黑貓巳抱在留侯的懷中，瞪着一雙眼望着芍藥。

芍藥忽然有一種感覺，這貓眼與蝙蝠的眼竟好像完全一樣。

她再看蝙蝠的眼，蝙蝠的眼巳沒那麼亮，瞳孔中竟沒有她存在，只有一隻貓。

黑貓——

那隻黑貓在蝙蝠的瞳孔中迅速增大，竟好像要撲出來。

芍藥只看得一呆，也就在那剎那，蝙蝠的眼瞳又起了變化，竟像是變成了兩隻貓眼。

蝙蝠的口中隨即發出了一聲貓叫，芍藥聽得很清楚，那的確是貓在叫，那比一般的貓叫聲恐怖得多了。

她聽着一連打了幾個寒噤，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然後她突然發覺，整個身子給蝙蝠抱了起來。

「芭蕉師兄——」芍藥再叫，這聲音巳完全不像是她的聲音。

× × ×

芭蕉終於衝進來了。

他仍然聽得出那是芍藥的叫聲，應一聲：「芍藥，你在那兒？」

語聲未巳，巳從芭蕉葉下奔過，巳看到芍藥被蝙蝠抱在懷中。

芭蕉大驚，喝問：「蝙蝠，你在幹什麼，還不將芍藥放下。」

蝙蝠應聲回頭，目光落在芭蕉的面，一笑，叫了一聲。

那笑容令人毛骨悚然，叫聲更恐怖。是貓叫！

芭蕉怔住在當場，蝙蝠沒有理會他，別過面，脚步不停，繼續向留侯走去。

芭蕉這才看見留侯主僕三人，面色一變，手一沉，握在劍柄上。

他本來很少將劍留在身旁，大法師去後，才想到有這種需要，這才聽到芍藥的叫聲，立即將劍抓在手中。

他學劍比楚輕侯更早，資質雖然比不上楚輕侯，但是在江湖上，巳足稱高手有餘。

「站着——」他接喝一聲。

蝙蝠完全不理會，再上前兩步，將芍藥奉上給留侯。

芭蕉不敢再遲疑，大喝聲中，劍出鞘，縱向身那邊撲出。

兩條淡碧色的影子同時飛舞在空中，月奴與香奴左右從留侯身旁飛起來，迎向芭蕉！

芭蕉身形半空中一個翻滾，一劍疾弧形削了出去，「颼」一响，先斬香奴，再斬月奴！

香奴月奴竟視若無睹，完全不閃避！

兩人窈窕的嬌軀在劍光中一分爲二！

沒有血，斷口整齊而光潔，就像是一方白玉，突然被一枝鋒利巳極的寶劍砍爲兩邊。

這却比玉柔軟得多了，兩人那四邊分開的身子繼續在半空中伸屈轉動。

那姿態美妙之極，只是這種美妙未免太妖異，太恐怖。

芭蕉身形落地，却看在眼內，那剎那最少打了十多個寒噤，可是劍仍然握得很穩。

分成四邊的香奴月奴繼續向他飄過來，衣袂飄飛，却一些聲响也沒有發出來。

芭蕉揮劍狂斬，亂劍之下，香奴月奴也被斬成千百片，七色繽紛，漫天飛舞。

——妖法！

芭蕉由心底發出一聲呻吟，劍再也砍不了出去，一翻將劍脊壓在眉心之上。

他是希望自己能够冷靜下來。

冰冷的劍脊雖然未能够使他的心神立即鎮定，最低限度巳沒有方才那麼混亂。

那碎成千百片的月奴香奴繼續在他的周圍漫空飛舞，目眩七色，突然聚會在一起。

香奴月奴重又出現，一從上一從後，抱住了芭蕉，張口往芭蕉的脖子咬去。

也就在那剎那，懸掛在芭蕉脖子上的那串佛珠彷彿亮起來，香奴月奴同時像被尖針猛扎了一下似的，驚呼着倒飛回去！

芭蕉心神亦自一清，放目望去，只見香奴月奴向留侯那邊飄回，留侯亦抬首向這邊望過來。

芍藥被抱在留侯懷中，在留侯抬首的那剎那，一個頭頹然垂下。

她的眼睛緊閉上，面上的表情既似痛苦，又似快樂，長長的睫毛上，彷彿有兩點淚珠，晶瑩閃亮。

「芍藥——」芭蕉目光及處，一聲驚呼。

芍藥一些反應也沒有，站在留侯旁邊的蝙蝠反而混身一震，但立即又變回白痴一樣。

留侯的目光落在芭蕉頸上的那串佛珠上，一皺眉，並沒有作聲。

芭蕉這時候亦巳明白月奴香奴恐懼的是什麼，左手緩緩解下了懸在頸上的那串佛珠，大喝聲中，衝了過去。

留侯盯着芭蕉衝來，雙手突然一抖，芍藥無聲的從他的懷中飛起，飛向芭蕉。

他的身手同時亦飛起來，倒飛上後面的高牆上，月奴香奴左右相隨。

蝙蝠目光一閃，雙袖急拍，「拍拍拍」的一連串異响中，竟然像蝙蝠一樣飛撲到牆頭上，翻過牆頭，跳了下去。

芭蕉一把將芍藥接住，幾乎摔了一交，不忘叫道：「蝙蝠，你要到那兒去？」

蝙蝠沒有應，黑暗的夜空中，那會子多了三點碧綠色的螢火，悠悠飛逝，而「拍拍」聲响中，一隻奇大的蝙蝠緊追在那三點螢火之後，眨眼間消失不見。

芭蕉都看在眼內，心頭的驚恐實在難

以言喻，再看懷中的芍藥，雙目仍緊閉。

「芍藥——」芭蕉急伸手探去，發覺芍藥仍然有呼吸，才鬆過一口氣。

他忙將佛珠掛回，將劍入鞘，抱着芍藥急奔向內堂。

芍藥一直昏迷未醒。

芭蕉將芍藥在榻上放下後，轉奔向旁邊的藥架，那裏放着好些大法師所製的丹藥。

對於那些丹藥的作用，芭蕉很清楚，可是在架前立定，不由得怔在那裏。

芍藥到底是什麼原因昏迷，他並不知道，當然就不知道該用什麼丹藥的了。

風從堂外吹進，芭蕉的頭腦並沒有給吹醒，看看藥架，看看芍藥，只急得團團亂轉。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芍藥倏的發出了一聲呻吟，芭蕉一聽，幾乎跳起來，霍地轉過去，三步併作兩步走到榻前。

芍藥的眼睛仍沒有張開，只是頭部移向另外一個位置，芭蕉這才發現她的脖子上多了兩個洞。

那兩個洞仍然有鮮血外滲。

芭蕉伸手摸下去，才伸到一半，那隻手便呆在半空。

楚輕侯的說話又在他腦海中浮現出來了。

他呆了一呆，急撲向藥架那邊，左一把，右一把抓來了兩瓶金創止血生肌藥，再奔向榻旁，將藥粉洒在芍藥的脖子上，接又找來一方白布將芍藥的脖子裹起來。

他不知道這樣做是否有用，可是他仍然做了，之後就守在芍藥身旁，一動也不敢稍動。

芍藥再沒有發出任何聲响，躺在那裏，完全一個死人也似，不由芭蕉越看越心寒。

× × ×

一個時辰過去。

芭蕉仍然守候在芍藥身旁，既不敢移動，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他的心亦彷佛已凝成寒冰。

——芍藥到底怎樣了？

芭蕉看不透，想不透。

又過了一會，芍藥的睫毛終於顫動了幾下，半開的櫻唇中吐出了一聲呻吟。

芭蕉看在眼內，呻吟聲入耳，更就像被刺了一劍也似，混身一震，脫口道：「芍藥，你醒醒——」

芍藥徐徐張開了眼睛，目光呆滯，左右看了看，停留在芭蕉面上。

「你……」她好像要說什麼，又好像已認不出芭蕉，眼神迷惘，只說了一個「你」字。

「我是芭蕉。」

「芭蕉？」芍藥好像在竭力使自己恢復記憶。

「是你的師兄。」

「師兄？」芍藥茫然點頭。「芭蕉是我的師兄……」

「不錯。」芭蕉担心的望着芍藥。

芍藥又左右望了一眼。「我怎會在這裏的？」

「你給留侯嚇昏了，是我將你抱進來的。」

「留侯，那個留侯？」

「就是那個王侯裝束的妖怪。」

芍藥沒有作聲，眼瞳中突然露出了一種強烈已極的恐懼，身子亦瑟縮起來。

芭蕉安慰道：「不用怕，他已經給趕走了。」

「走了？」芍藥恐懼的眼神倏的一轉，變得有點茫然若有所失。

芭蕉手撫着那串佛珠。「就是他再來，我們也不用害怕了，他不敢碰我這串佛珠。」

芍藥好像並沒有聽到芭蕉在說什麼，緩緩坐起了身子。

「師妹，你還是多躺一會。」芭蕉伸手按住。

芍藥沒有理會，一縮身子，卸開芭蕉的手，還是站起身來，移步往外走去。

芭蕉看見奇怪，沒有再阻止，跟在芍藥的身後亦走了出去。

那剎那，他忽然覺得芍藥與此前有些不同，却又看不出不同在那裏。

走下了石階，來到院子，芍藥仰首望着天上的月亮，眼神更迷濛，有如籠上了一層烟霧。

她凝望着天上的月亮，好一會，喃喃地道：「走了……走了……」

那語聲就像是歎息，帶着一些兒難言的悲哀，失望。

芭蕉傾耳細聽，越聽越覺得毛骨悚然，旋身一轉，繞到芍藥面前。

芍藥彷彿根本就沒有芭蕉的存在，繼續仰望着夜空喃喃自語。

芭蕉伸手在芍藥眼前搖了搖，芍藥一些反應也沒有，眼珠子甚至一轉也都不一轉。

「芍藥，你到底怎樣了？」芭蕉雙手抓着芍藥的臂膀，一下搖撼。

芍藥雙脚即時一軟，身子一栽，倒在芭蕉懷中。

芭蕉急忙扶住，再看，只見芍藥又閉上眼睛，昏迷過去。

「芍藥！」芭蕉慌忙將芍藥抱回去。

燈光下，芍藥的面色仍然是那麼蒼白，嘴角却多了一絲微笑。

這看在芭蕉眼內，反而更心寒。

芍藥的神態舉動與此前完全兩個人，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是不是給那個東海留侯迷住了？

芭蕉終於想到這個可能性，機伶伶一連打了幾個寒噤。

——那若是事實，怎麼是好？

芭蕉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風雨前夕

夜已深。

火龍寨到處仍然燈火輝煌，照耀得光如白晝。

風寒凜冽，雖然還是秋深，給人的却是隆冬的感覺，那些在逡巡的值夜武士，一個個披着風氅，亦無一不挺着胸膛。他們到底久經訓練，雖然已平靜了多時，一旦重掌兵器，與過去並無太大的分別。

蕭十三到現在仍然沒有對他們說出要應付的是什麼人，他們也並不在乎。

他們本就隨時都準備為蕭十三獻出生命。

蕭十三看得出，可是他始終沒有說出來。

這種事，實在太無稽，在未能夠完全確定之前，他實在不願多說，引起不必的驚恐。

在楊天離開之後，也一直再沒有任何的事情發生。

× × ×

楚輕侯大法師楊天三人這時候終於趕到來了。

坐騎可以換，他們的四肢軀體都不能換，所以到三騎馳到寨門之前，三匹馬仍然神采飛揚，人却似要散掉了。

寨門已打開，兩行數十個武士迎出寨外，火龍帮飛鴿傳書，當然比馬行更快。

沈宇一騎率先立在武士之前，遙見三騎奔至，方待迎上，後面馬蹄聲响，蕭十三一騎已飛奔出來。

不過幾天，蕭十三彷彿已老了幾年，濃眉深鎖，頭髮亦有些兒散亂。

可是飛馬迎上大法師三騎，他仍然打了一個哈哈。「你們怎麼現在才到來，可知道快要急死我了。」

目光落在楚輕侯面上，他顯得更興奮。「輕侯，你來得正是時候。」

楚輕侯苦笑一下，忙問：「紅葉怎樣了？」

「這幾天雖然再沒有事發生，但是她看來還是令人担心。」蕭十三一聲歎息。

楚輕侯這才鬆過口氣，蕭十三也這才留意到楚輕侯的狼狽樣子，只道是楚輕侯牽掛着自己的女兒，一接消息，立即上路，狂奔前來。反而安慰他。「你放心，紅葉沒事的。」

楚輕侯無言頷首。

蕭十三催騎上前一步，上下打量了大法師一眼，搖搖頭。「琵琶，這一次要看你的了。」

琵琶合掌。「十三，你現在到底相信我的話。」

蕭十三嘿嘿冷笑一聲。「到底是不是那種東西，現在仍然未明白，我請你到來，也只是為防萬一。」

琵琶淡然一笑。「若非紅葉，你眞的不會動這個念頭。」

蕭十三嘴巴實在硬不了下去，仍又一聲冷笑。「動是動，不過不相信。」

琵琶歎了一口氣。「這一次，我看你不相信也不成的了。」

蕭十三「哦」的一聲，目光一閃。「莫不是你們在路上遇到了什麼意外？」

琵琶點頭，楊天不由脫口道：「大哥，他們眞的是那種東西。」

蕭十三濃眉又一皺，還未開口，楊天說話接上道：「這件事，楚公子最清楚的了。」

蕭十三目光又轉向楚輕侯。「你不會就是為了那三個人才上白雲館找琵琶去的吧。」

「正是——」

「他們其實……」

「是東海留侯與他的兩個侍婢月奴香奴。」

「好怪的名字，那留侯到底又是什麼來歷。」

「洪武二年間被放逐到海外的一個王侯。」

「洪武二年？」蕭十三一面的疑惑之色。「現在可是憲宗成化五年。」

「相距剛好一百年。」

「你是說他們已全都百多歲的了。」

蕭十三放聲笑了起來。

那三個人無論怎樣看，也絕不超過三十歲，若說已經百多歲，的確是笑話。

楚輕侯沒有笑，楊天大法師也沒有，蕭十三笑了幾聲，看見三人這樣子，如何笑得下去。

「你是認眞的？」他問楚輕侯。

楚輕侯點頭無語，大法師一旁一聲長歎。「留侯含恨離開了中土，客死海外，寃魂不散，百年後的今日終於又復活。」

蕭十三聽得怔在那裏。

楊天接道：「前夜我們在一間古刹投宿，他們到來，殺了古刹的兩個老和尚，我與楚公子也險遭毒手。」

蕭十三有些詫異的問：「他們這樣做，目的又何在？」

楊天道：「與之同時，留侯與大法師談條件，要大法師退出，退返白雲館。」

蕭十三笑道：「當然談不攏的了。」

「大哥却是知道。」

「我雖然與琵琶一樣談不來，但琵琶是怎樣一個人，還是知道的。」

琵琶大法師淡淡一笑。

蕭十三轉問：「我就是不明白留侯為什麼找上我的女兒，總不成紅葉前生與他結下仇怨。」

「也許。」大法師微喟着道：「但即使沒有，留侯還是要找你。」

蕭十三脫口道：「為什麼？」

「你的勢力實在太大了。」

蕭十三聽不明白，大法師接道：「這一路走來，我才知道你的勢力這麼大。」

「這與留侯又有什麼關係？」

「他要傾覆天下以報當年被逐抄家之仇，能夠與當今天子一戰的，除了你，還有誰？」

蕭十三聳然動容。「我可是從來都沒有這意思，一統黑白兩道，只是不想武林同道再那樣的不停相互殘殺。」

「明白你的人相信沒有不明白的多，你的勢力事實也到了可以為所欲為的地步了。」

蕭十三沉默下去。

大法師接道：「留侯若是不清楚你的確有這種能力，也不會斷然採取行動。」

蕭十三濃眉一剔。「這與紅葉又有什麼關係？」

「他若是能夠控制紅葉，要你幹什麼，你難道還會拒絕？」

蕭十三「嗯」的一聲。

「蕭兄——」大法師語重心長的。「留侯看得出，其他的人相信也一樣看得出，這件事之後，你應該考慮一下如何處置這一股勢力了。」

蕭十三又是「嗯」的一聲。

楚輕侯插口道：「師父，我們還是先去看着紅葉？」

大法師微一點頭，蕭十三隨即一勒韁繩，突又轉過頭來。「琵琶，告訴我，你有多少分把握？」

大法師一正色。「四分！」

「四分？」蕭十三嚇了一跳。「你說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俞大猷

外攘海盜，內平流寇。

俞大猷，字志輔，原來的籍貫是安徽霍邱，他的父親名叫原瓚，遷家到泉州百丘，因此落籍在福建晉江。他年少的時候，很愛唸書，尤其喜歡讀易理兵法，在學問上的成就很大，他是個軍人兼詩人，在明朝消滅倭寇史上，有他偉大的功勞，所以他是個平定倭寇的英雄。

他的父親死後，依照當時的規定，他就承襲泉州百戶的職位，嘉靖十四年，往北京考試，被錄取以後，升為千戶職，奉命駐守福建金門，這時金門的人民大多不講理，是福建省最難治理的一個地方，俞大猷到任的時候，就巡視各地，考察風俗，用來治定整理方針，他對於這些不講理的老百姓，不主張用重刑，而用感化的方法，來培養他們廉恥的想法，於是教導他們忠義，用仁愛來領導他們，雖然很辛苦，但俞大猷並不灰心，幾年之後，大有效果，使那些不講理的人民，個個都友愛善良。

後來經毛伯溫的推薦下，俞大猷出任福建城守衛的領導，任務很重要，他到任後，積極的培植訓練人員，嚴加教導士兵，要他們團結，對國效忠，使他們都成為精兵，並且俞大猷可以和士兵們同甘苦，深深得到部下的尊敬信任，而每次出海殺倭寇，他總是爭在士兵之前，用這樣來鼓勵將士，因此部下的人個個英勇不怕死，人人爭先恐後，當他第一次率先殺敵時，就大敗賊寇康老於玄鐘所，斬了三百多海賊，並且俘獲賊船六十艘，造成最大的海上勝利，從此後海賊消失，地方安寧，人民們都很感謝佩服他，當時，晉江最有名的文學家王愼中，作了一篇「海上平寇記」來紀念俞大猷掃蕩平定海賊的功勞。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偷襲浙江省沿海的地方，以汪直作前鋒，作有計劃的侵犯，朝廷任命山東巡撫王忬管理閩浙的軍務，並且調俞大猷為寧台許多郡的參將，王忬到浙江的時候，立刻催促俞大猷上任，俞大猷乃陳述用兵的方法，說「倭寇侵略，如果從海岸登陸，災難較小，如果從海港登陸，那麼災難較大，現在防倭寇的方法，最重要的乃是在精神上制勝敵人，並且還要多準備船隻武器，訓練士兵，提高士兵對倭寇的深仇大恨，有敵人就沒有我的氣慨，在還沒有打仗之前，已經有勝利的把握，那麼賊兵聽到我們來，必定會嚇跑，不敢再來擾亂，若是賊人敢再來，我立刻率領福建的水兵入海，給他們一頓痛擊，這樣沒有不勝的道理。」王忬非常贊成他的說法，立刻調舟師分別布防於各島嶼，照俞大猷的計劃，果然破倭寇於溫州、昌國衛等地方，戰爭的結果，俘虜了賊寇五千多人，燒燬了賊船五十多艘，倭寇遭到這打擊，以後就不敢隨便侵犯了。

當汪直引導倭寇作亂在海上時，浙江巡撫胡宗憲主張和倭寇互相通商，以便可以殺汪直，但是俞大猷主張對倭寇打擊，不贊成苟且的作法，因此對於通商的辦法，非常反對，他說：「從前太祖太宗皇帝，已知道倭寇必會是中國的大患，所以倭寇就是想進貢我們，也被拒絕了，現在倭寇漸漸嚴重，原因實在是過去允許他們通商惹出來的。依我的辦法，多準備些戰艦，倭寇來了我們就迎頭痛擊，倭寇逃了我們從後追擊，這樣不出幾年，一定可以掃平倭寇，恢復海上的治安，若是不這麼作，而想互相通商，恐怕海上永無安寧的日子！」但俞大猷的意見，雖然是根本的辦法，但是並沒有被胡宗憲所用，果然實行通商而殺了汪直，汪直雖然死了，但其它的賊兵却增多，不能消滅，終於賊兵佔領舟山，任意作亂搶殺，使各省受害很大。

嘉靖四十一年冬天，倭寇派兵攻陷了興化，這時俞大猷上任福建兵官，就會同戚繼光，譚綸的兵力，一起去消滅他們，俞大猷提出了長久作戰的策略，使敵人支持不住，他說：「速戰是有利倭寇，倭寇攻陷了一城，戰勝了則他們的目的到達了，若他們戰敗，便放棄而跑到另城，那我們對他們是一點沒有辦法，至於說到持久戰，是對我們有利的，我們守的日子越長，則消耗他們的力量越大，成功和失敗，就看如何守一城，牽制他們。」他這種遠大的策略，深得戚繼光，譚綸的贊成，三兵力會合時，決定由譚綸任總指揮，戚繼光任中軍，劉顯担任左邊，俞大猷担任右邊，佈置好了，分別搜索前進，將倭寇圍聚到最小的角落後，然後三兵力一起攻擊，攻擊時戚繼光最前，左右兩軍分別繼續攻上，奮勇打戰，殺敵的結果，倭寇支持不住，被俘虜的有三千多人，斬頭的有二千二百多人，並且擄獲許多財物，武器。

這次消滅侵犯興化等地方的倭寇，實在是俞大猷的功勞，然不但沒有受到獎賞，反而被張徑的案子受到牽連，受到大奸臣嚴嵩的乾兒子趙文華藉口陷害而降官。

後來，有一些倭寇逃出了侵犯華亭陶宅鎮，聲勢力量並不大，而趙文華反而小題大作，調集了浙西的軍隊，和浙江巡撫胡宗憲前往消滅，以圖得功勞，想不到反而遭到倭寇頑力抵抗，趙文華的兵每戰每敗，不可收拾，就把曹邦輔以「放縱倭寇」的罪名定罪，而曹邦輔又一口咬定說俞大猷「不努力攻擊」，嚴嵩正好藉口要把俞大猷處重刑，然而俞大猷因為消滅了倭寇，有功勞於國家，朝廷的忠臣，都援救俞大猷，才把他降官到邊遠的大同。

大同的巡撫李夕進，深知道俞大猷的才幹，他就把責任交給俞大猷，從此以後邊疆便平定無事了。

你只有四分把握？」

大法師道：「初次接觸看來，他的本領比我要大。」

蕭十三一皺眉。「你們打起來了？」

大法師道：「可以這樣說。」

蕭十三沉吟道：「高手第一次過招，誰都會留有餘地，至於留幾分，却是只有自己才知道。你怎能肯定，你比不上那留侯？」

大法師笑笑。「有些事情，是可以意會的，百年修練，也絕不簡單。」

蕭十三無言點頭。

大法師接道：「不過有一句老話，我們還是可以引以為慰的。」

「邪不能勝正？」

大法師點頭，蕭十三苦笑了笑。

楚輕侯即時道：「前輩還可以放心的就是，他們只是三個……」

他想說三個人，可是那個人字到了咽喉，還是嚥了下去。

蕭十十三苦笑道：「三個已太多。」

楚輕侯堅定的道：「在下就是拚了這條命，也要阻止他們傷害紅葉。」

「好孩子！」蕭十三看着楚輕侯。「你以為我看不出你對紅葉的心意？」

楚輕侯臉一紅。

蕭十三笑道：「一夫拚命，萬夫莫敵，我們這許多人為紅葉拚命，那留侯就天大的胆子，也要被我們嚇得落荒而逃。」

這幾句話才有些火龍帮主的威風，他的笑聲中也充滿了自信。

笑着他又向楚輕侯道：「紅葉胆子小，一會你見到她，莫要說嚇人的話。」

楚輕侯道：「在下省得。」

蕭十三一招手。「過來。」

楚輕侯策馬走到蕭十三身旁。「前輩還有什麼吩咐。」

蕭十三瞪了他一眼。「我最討厭就是前輩這兩個字，但既然由你口中說出來，却又不能不受下。」

他帶笑拍着楚輕侯的肩膀。「不知怎的，我就是覺得，輩份實在比你大。」

楊天插口道：「大哥什麼時候學會了轉彎抹角說話。」

蕭十三一瞪楊天。「哦？」

楊天道：「大哥其實可以說，那是因為紅葉的關係。」

蕭十三大笑，沈宇楊天亦笑了起來，大法師亦微笑點頭。

這一頓大笑，倒是令氣氛輕鬆不少。

蕭十三手扳着楚輕侯的肩膀，笑接道：「至於我，却是吃過老虎心，獅子肝，豹子胆，胆包着身，你那些嚇人的話無妨對我直說。」

楚輕侯點頭。

蕭十三接問：「你到底怎麼弄成這樣子，到底遇到了什麼事情？」

楚輕侯道：「這件事雖然聽來不眞實，却是眞的。」

「我們一面走，一面說。」

× × ×

楚輕侯的遭遇的確很嚇人，蕭十三雖然自詡胆包着身，聽着亦不由毛骨悚然。

對於紅葉的安危，他也就更担心了。

蕭十三苦笑。「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話，但你亦不能不承認你的話實在令人很難接受。」

楚輕侯不能不點頭。

蕭十三苦笑接道：「可是我現在還是已接受了。」

楚輕侯歎了一口氣。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句話實在有些兒道理。」蕭十三歎了口氣。

楚輕侯感慨的道：「那東海留侯絕無疑問，已經留意了很久的了！」

蕭十三沉吟着道：「留意着我的又豈止這個鬼王侯，只不過在等機會而已。」

一頓，蕭十三轉向大法師。「我一直都不覺得自己弄這個火龍寨有什麼錯，現在才發覺自己這樣實在錯得很厲害。」

「善哉！」大法師竟然說出這樣的兩個字來。

「我這樣無形中擴充勢力，對某些人說，無疑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當他們發覺到我足以威脅他們的安全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採取兩種行動。」蕭十三語聲沉下。「一是要將我這股勢力消滅，還有就取代我的地位，將我這勢力移為己用。」

衆人聽着不由不點頭。

蕭十三接道：「留侯是後者，好像他在打這種主意的人也很多，要消滅我的，相信就只有一個人。」

「當今天子。」楚輕侯這四個字出口，面色亦有些發青，而事實上亦只有當今天子需要這樣做，才有這種能力。

蕭十三點頭。「至於當今天子有沒有留意到我這個人，有沒有消滅我的意思，却是未知。」

楚輕侯苦笑。「晚輩也沒有聽過這種說話。」

蕭十三淡然一笑。「不管怎樣，這件事之後，我也要收斂一下的了。」

楚輕侯無言頷首。

大法師即時一聲法號。「善哉。」

蕭十三目光一轉。「琵琶，你也莫要太得意。」

大法師一笑，道：「我什麼時候得意過了？」

蕭十三冷冷的道：「你若是不得意，又怎會連聲善哉？」

大法師又是笑笑。

「火龍帮就是不再存在，我也不會跟你學道說法去。」蕭十三搖頭。「總之，你死掉這條心算了。」

大法師笑笑。「若是死心，早就死了，既然還未死，就不會再死的了。」

蕭十三大笑。「幸好我的耐性也不比你差。」

說話間，已到了紅葉小築外圍的楓林前，蕭十三勒住了韁繩，突然伸指按在嘴唇上。「紅葉已入睡，大家脚步放輕一點，不要驚着她。」

就是他不說，衆人已將馬放慢，從他這些說話舉止看來，蕭紅葉也的確是他的的命根子。

——若是紅葉有什麼不測，這個做父親的將會怎樣？

楚輕侯不知怎的，竟然生出這個念頭來，不由發出了一聲微喟。

若是紅葉眞的有什麼不測，他知道，他的難過絕不在蕭十三之下。

十多個火龍寨的武士從楓林暗處走出

，迎了上來，一個個脚步起落極輕，絕無疑問，都是挑選出來的好手，都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

蕭十三目光一轉，問：「有沒有可疑的人出入？」

一個精壯的漢子上前一步，應道：「沒有。」

蕭十三點點頭，滾鞍下來，拋去韁繩，楚輕侯等亦紛紛下馬。

左右武士上前將坐騎拉下。

蕭十三放輕聲音。「大家跟我來。」

楚輕侯緊跟在蕭十三身後，大法師的脚步亦比平日快起來。

楊天沈宇走在最後，亦步步緊隨。

一路上都有火龍幇的武士守衞，一個個精神抖擻，行動輕捷。

蕭十三走着，回頭輕聲道：「我在紅葉小築周圍設下了七十二道暗卡，一共遣派了三百多個武士防守，要從外面攻進來，沒有萬來人，只怕起不了作用。」

楚輕侯苦笑。

蕭十三接亦苦笑道：「可惜我們應付的並不是人，是那種東西。」

這句話出口，誰都聽得出，他已經完全相信楚輕侯他們的說話。

楚輕侯感慨之極。

在這件事之前他又何嘗相信有那種東西？

然後他省起了楚安，急問：「前輩，你見到了楚安沒有？」

蕭十三點頭：「見到了，他是昨天下午到來的。」

「難道他什麼也沒有說。」

「沒有。」

「爲什麼？」楚輕侯急問，他知道，這其中必然有問題，不由担心起來。

「他看來的確好像有很多話要說，只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蕭十三回答更令人担心。

「到底是……」

「他才進火龍寨大門，便已經昏迷了八成，再見到我，也不知是驚還是喜，叫了我一聲，便不醒人事了。」

楚輕侯苦笑，一些也不覺意外，楚安到底不是練家子，孤島上飽受驚嚇，再加上長途跋涉，那能不倒下。

他忙問：「不要緊吧。」

「大夫看過，只是疲勞過度，休息些時候便會恢復正常。」蕭十三接道：「黃昏時我去看過他，仍然未醒轉。」

楚輕侯苦笑道：「我原是着他趕來給前輩先說一聲，好得防範，那知道前輩已着楊兄拜請我師父。」

蕭十三突然問：「你看你師父能否應付得來。」壓低了嗓子，不忘偸看大法師一眼。

大法師一些反應也沒有，只是笑笑，好像並沒有看見蕭十三的偸窺。

楚輕侯亦不由偸看了大法師一眼。「前輩這樣問了……」

蕭十三截口道：「是有些多餘，你若是對師父沒有信心，根本就不會去找，可是……」

「前輩對紅葉的愛護，晚輩是知道的，家師也一樣很清楚。」

「所以他雖然知道我對他有疑問，也應該不會見怪？」蕭十三突然回頭，問：「琵琶，是不是？」

琵琶大法師笑笑。「你已經知道答案，爲什麼還要問？」

蕭十三實在想放聲大笑，但才笑出了一聲，忙又壓下去。

一行人這時候已出了楓林小徑！

小樓在望，燈火輝煌，樓前反而一個武士也沒有，只有兩個女孩子。

那兩個女孩子青巾包頭，倒提長劍，從眼神看來，都不是庸手可比。

蕭十三轉問。「輕侯，你見過她們的了。」

楚輕侯道：「鳳鳳與翩翩，都是火龍寨武功最好的女孩子。」

「你的記性還不壞。」

「她們的武功也實在很好。」

蕭十三目光一轉。「火龍寨中所有會武功的女孩子都在這小樓附近了。」

楚輕侯也已經看見。

那些女孩子一個個從藏身的地方探身出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楚輕侯面上。

蕭十三目光一轉，笑道：「看來你雖然滿嘴鬍子，她們還是一眼認出你來！」

楚輕侯笑了笑，有些無可奈何。

「好像你這樣的男人實在不多，我若是女孩子，說不定不會只看你一眼。」

楚輕侯歎了口氣。

蕭十三緩步來到小樓前面，看了看鳳鳳與翩翩。「樓內怎樣了！」

「很平靜。」

「紅葉是不是也很安寧？」

翩翩笑了笑。「爺離開只不過片刻，却已是這樣不放心了。」

蕭十三啞然失笑，當先走進小樓內。

翩翩與鳳鳳的目光都轉落在楚輕侯的面上，含笑點頭。

楚輕侯點頭回禮。

蕭十三卽時停步回過身來，笑笑道：「你們看好了，這個人我已經據爲已有，準備留給自己的女兒。」

翩翩鳳鳳的俏臉不由齊皆一紅。

蕭十三接道：「但他喜歡的若是你們，我却也無可奈何。」

鳳鳳笑道：「爺放心，我們將楚公子囚起來，他心目中也還是只有紅葉。」

蕭十三轉問：「芸兒有沒有出來？」

「沒有。」

「這孩子倒也聽話。」蕭十三再次擧步走前，走了幾步，輕呼道：「芸兒！」

沒有回答，蕭十三接道：「這孩子方才還跟我說笑，難道這麼快就睡着了？」

楚輕侯脫口道：「會不會出了事？」

蕭十三一怔，道：「他們都沒有看見有可疑的人出入，怎會出事？」

然後他突然脚步一急。

「芸兒——」他隨即振吭高呼。

芸兒始終沒有回答，蕭十三一面奔上樓梯，一面接呼道：「芸兒，紅葉——」

紅葉也一樣沒有回答，蕭十三心頭一急，兩步併作三步，疾奔了上去。

楚輕侯緊跟在後面，一顆心不知何故，亦懸了起來，脫口呼道：「紅葉——」

呼叫聲廻盪，就是一些反應也沒有。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無顏與任三陽兩人，於朔風凜冽的隆冬，來至西藏高原的拉薩河畔，走進一座小寺宇裏，向該寺的一位老喇嘛打聽該處買賣黃金珠寶的情形，豈料有兩名黃衣喇嘛突如其來，一見顏、任俱是漢人，即引起種族仇恨的怒火，便向他們襲擊，但顏、任武功高強，反將兩黃衣喇嘛殺死，老喇嘛一見，驚慌失措，認爲他們已闖下大禍，勸他們即速離開，顏、任兩人於問明該兩名黃衣喇嘛的身份來歷之後，便告辭而去，在冰天雪地的路上，他們走進路旁一間小食肆去進食……

紅羊門餘孽　再竄出江湖

任三陽這一次與海無顏同行，早已把他脾氣摸得十分清楚，知道他生性最是喜潔，像是這種場合，必然爲其見棄，不禁側臉看着他道：「怎麼樣？老弟台——」

「就將就一下吧！」海無顏一面說，就在那個角落裏盤膝坐了下來！

任三陽嘿嘿笑道：「你能將就，鵝還有什麼不能將就的，有什麼辦法！這叫做入鄉隨俗！」

該時，他也學樣兒，盤膝坐了下來！

一個像是罩着整塊桌布的毛頭小夥計走過來，一人發給他們兩大塊「饅頭」——這種「青粿粉」製成的食物，又重又沉，好處是經飽，又能久置不壞，外出之人只要備上兩個這玩藝兒，加上風乾的肉脯，吃一頓準保一天都不餓！只是一經冷凍之後其堅如鐵，牙不好的人休咬得動它！

任三陽最怕吃它，所幸這時的饅頭是新烤出來，吃起來還有鬆軟的感覺！

二人要了大塊烤肉，蘸着鹽水倒是吃得很香！任三陽早年走南闖北，那裏的風俗都懂一點，西藏也不是第一次來，還能應付幾句藏語，自然如朱以此就能冒充西藏人還差得遠！

二人吃飽了飯，海無顏閉目養神，任三陽却閑不住站起來，溜向一邊，用他那半生不熟的藏語，向這裏的夥計打聽一切，包括往拉薩的路程怎麼個走法。

忽然身邊一個蒼老的聲音笑道：「這可遇見了俺老鄉啦——難得，難得！」

任三陽偏頭看時，敢情不知何時身邊站着一個黃不拉咭的糟老頭兒！

看老頭兒這身裝束，可眞是好德性。裏面一身灰布大褂，外面罩着羊皮統子，却是長僅及膝，這老頭兒看來端的歲數不小了，頭髮俱都花白，戴着一頂破毡帽，後面的頭髮却結着像是馬尾巴樣子的一大截，無論漢蒙滿回，可都沒有這樣的裝束，身材高矮倒是與任三陽差不多！

任三陽心裏正自納罕，剛才曾經仔細的把這裏人都看遍了，居然會沒有發現出這個人來，也不知他忽然間從那裏蹦出來的！

對方這麼說，任三陽也就向着他點點頭——老頭兒聳了一下背上揹的一個包袱，瞇着兩隻眼道：「老鄉，你是要去拉薩城裏吧？那敢情好，我也要去，等我吃飽了，我們結個伴兒一塊走吧！」

別看這個黃乾的老頭兒不起眼，在他鳥爪子也似的那隻右手上，却戴着碧綠的一個大馬鐙戒指！

任三陽半生從事黑道上生涯，金銀珠寶司空見慣，算得上相當識貨的行家。眼前這個乾老頭兒的手一入其目，頓時令他心裏怦然一動，立時認出是一塊上好翡翠，其次，在任三陽明銳的眼角瞟視之下，立刻爲他發覺到，這個乾老頭的另一隻手無名指上，還有一枚名貴的戒指——貓眼石的！

光祇是這兩枚戒指，無論到任何一家珠寶店去估價，少說也要上萬的銀子。

戒指本身雖名貴，倒也不足令人吃驚地步，妙在出現在這個黃乾的老頭兒手指上，就不能不令人大吃一驚了。

乾老頭非但手上的兩個戒指身價不凡，拿在手裏的一根細長旱烟袋桿兒，更非

平常之物！

尋常旱烟，只不過在竹子身上打轉，像是湘妃竹就稱得上很名貴的了，而眼前拿在這個乾瘦老頭兒手上的旱烟袋桿兒，竟然是清一色的黃玉桿兒，白銅烟鍋，漢玉的烟嘴，看上去端的十分名貴了。

只是這烟桿兒儘管身價名貴，卻也同那兩枚戒指一樣，錯在選錯了主子，拿在眼前這個瘦黃乾癟的窩囊老頭兒手上，可就不襯其名貴了。

話雖如此，他們卻帶給任三陽無比的震撼的感覺。

「嗯……」他一面打量着乾老頭那張黃焦焦的臉，微微點着頭，嘿嘿笑了兩聲：「倒是巧得很，還沒有請教老人家你的高姓……？」

「胡！」乾老頭噴出了一口烟：「古月胡，兄弟你呢？」

任三陽走到那裏都被人稱兄道長，還是第一次被人稱作兄弟，打量一下對方集眞像是比自己要大上幾歲，也就認了。

「鵝姓……」一面說，任三陽打了個哈哈——

依他道上的規矩，是不輕易把姓氏告訴人的，就這麼乾笑了幾聲，算是把這碼子事給岔過去了！

乾老頭倒也不介意，用手裏的旱烟袋指了一下角落裏的海無顏道：「那邊上的一位，想是跟老鄉你一路的吧，你先過去，我這就過來請教……」

任三陽心裏不禁又是一動，鼻子裏哼了一聲，點點頭道：「好了，候教了。」

乾老頭點點頭往裏面拿吃的去，任三陽不禁又打量了一下他的背影。

對方雖是又瘦又小的身材，卻揹着這麼老大的一個包袱，以致使凡是挨着它的人，卻被撞開來！

乾老頭腳上穿的是一雙「老翻毛」，一條青綢子褲，又肥又大，褲腳却用帶子緊緊紮住，這身裝扮即使在不懂得穿衣服的西藏人看起來也顯得太邋遢了。

返回到原來坐處，海無顏已睜開了眼睛！

任三陽一面盤膝坐下道：「剛才那一位，想必你已經看見了？倒要防一防！」

海無顏點頭道：「我看見了！」

任三陽搖頭一笑道：「鵝是越活越回去了，在江湖上跑了半輩子，才知道見識閱歷都不行……憑良心說，比起兄弟你差遠了！」

海無顏搖搖頭道：「也不能這麼說，江湖上的事原本就變幻無常，今日之是難免為明日之非，就像眼前這一位，我就拿不準他的斤兩！」

「說的也是！」任三陽道：「鵝也正在納悶兒呢！」

說話之間，只見那個乾瘦老頭，手上拿着食物，正自向這邊走來。

見面露牙一笑，露出兩顆金牙道：「二位都飽了？坐在這兒消化食兒呢！」

任三陽似乎已對此人發生了興趣，他是老江湖了，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心裏早已打定主意，要把這個人摸清楚，當下赫赫一笑——

「好說，好說——老兄你請坐，你請坐！」

一面說把身子往裏挪了一些，空出了地方讓對方坐下來，乾瘦老頭連連點頭稱着謝，一面蹲下身子，把背後的那個大包袱卸下來！

大包袱裏面也不知包的是些什麼東西，放在地上「碰！」地一聲，敢情份量相當的沉！

任三陽裝着挪身子，用胳膊肘子在那個大包袱上碰了一下，只覺得裏面硬梆梆的，也不知是什麼玩意兒！

乾老頭兒放下了包袱，乾脆就坐在上面。

這才見他手裏拿的是油餅，捲着大塊的烤羊肉和大葱，別看人瘦，還是眞能吃，風捲殘雲似的，沒幾下子就把像是兒臂般大小的一卷子餅吃下了肚。

任三陽奇怪的道：「咦——老鄉，這油餅你是在那買的？」

乾老人赫赫一連笑了幾聲，把一碗濃茶喝下去，這才清清嗓子道：「我不說你當然不知道了，出去往南走，有家隆記油號，是漢人開的，他們那裏賣餅和槓子頭（一種硬質的鍋餅），每回經過那裏，我都買他一大蒲包，够我十天半個月吃的！……怎麼，來一張吧！」

一面說就要開包袱拿餅！

任三陽按着他道：「不用，不用，鵝只是問問罷了，既然知道了地方，等一會路過那裏去買就是了！」

「晚了！」乾老頭餅下了肚，精神抖擻的道：「老隆記的買賣我最清楚了，一天只開一回，一百張餅，兩百個槓子頭，賣完了就拉倒，這會去八成是沒有了！」

說時他已打開了包袱，由最上層拿出了一個蒲包，裏面杲然裝着滿滿的餅，還有槓子頭。

乾老頭用油紙包了十來張餅交向任三陽道：「喏喏……拿着吃吧，這又不值什麼錢！」

任三陽還要客氣一番，兩個人推讓了起來，這裏面却小有插曲——

任三陽的手表面上托着餅往外推，却把翹起來的兩根手指，向對方乾老頭手上「分水穴」上拿去！

當然，他的手極為巧妙，對方這個乾瘦老頭設非是武術行家，便萬難看出來，當然，杲然他不懂武術，任三陽一測即知，也就不會眞的對他下手！

任三陽雖然論武功不及海無顏與不樂島三位島主甚遠，但却也不可輕視！

——他因為認定了對方這個小老頭兒不是好相與，這才會有此一探！

那裏知道，眼前這個乾瘦老頭竟然會沒有中他的道兒！

任三陽自信極見靈活的手指，竟然連連都接了空兒，簡直不知道對方這隻手是怎麼躲的！

這本是瞬息間事，任三陽心中方自一怔，一包油餅已到了手上！

——突然間，那包餅像似重有千鈞，任三陽猝驚之下，力貫雙臂，用力的向上一扳，才算沒有當場出醜：倒是那股沉重的力道，只是猝然一現之後，立刻隱於無形，十來張餅經任三陽這麼大力往上一抬，俱都破空而出，飛了起來。

這本來是當事者二人都沒想到的事情，任三陽見狀益加的慌了手腳！

說也奇怪，那猝然飛向天上的第一張餅，却是無巧不巧的落在了一旁默坐未語的海無顏攤開的手上！

第二張，第三張……所有的餅層層有序的全數都落在了他手上！就連那張包餅的油紙都不例外！瘦老頭先是愣了一下，立刻呵呵笑道：「這敢情好，全扔不如全接——小兄弟，眞有你的！」

海無顏轉身把餅交向發楞的任三陽道：「却之不恭，我們也只好收下了……」

一面說他遂即站起，向着面前乾瘦的這個小老頭道：「這些餅不便白收，這麼吧，就算我們向你老人家買的吧！」

手腕輕振，一串制錢已自掌上飛起！直向對方老人手上落去！

瘦老頭一聲乾笑道：「好說！」

一伸手，唏哩！一聲，已把空中落下的這串制錢接到了手上！

接是接着了。

却只見瘦老人那張黃焦焦的臉上一陣子泛白，瘦小的身子微微搖了一下，却由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道：「多謝盛情——我只好收下了！」

說着，遂即把手上的一制錢揣進了懷裏！

海無顏微微一笑道：「盛情，盛情！」轉向任三陽道：「天不早了，我們先走一步了！」

任三陽那能看不明白？

海無顏手底下的功夫，他豈能會不知道？仗着那小小一串制錢由空中落下，如無千鈞力道，萬萬是接他不住，對方小老人竟是接住了——只此一點，已足可證明對方是何等樣的角色了。

雙方雖然是在作一番表面上的客套，可是這般出手也透着新鮮，自然驚動了篷內的衆多吃客，一時俱都往這邊擠來！只是海任二人已向外步出！

那個乾瘦的小老頭在一陣微微發楞之後，遂即又回復自然，這時若無其事的呵呵笑着，嘴裏說着道地的藏語，把圍觀的人羣紛紛趕開，他若無其事的又坐到了那個大包袱上，繼續抽他的烟！

他當然不會眞的無動於中，僅僅只保持了一小會兒工夫的鎮定，遂即揹起了他的大包袱，向棚外步出！

× × ×

馬在緩緩的走着。

尤其是馱着像是沉重行李的那隻駱駝，似乎永遠也快不了，每走一步，拴在駱駝頦子上的串鈴，就會發出叮叮的响聲，聽在耳朵裏，有說不出的一種寧靜感覺！

靜靜的拉薩河水，永無休止的向前面流着！

水流永無休止，使得河牀低陷，當此初冬光景，有些地方水淺得都看見了河底，游魚可數，引來了不少人沿着河岸在叉魚！

空氣是那樣的稀薄，但却是最新鮮清潔的！

海無顏跨馬在前，他似乎一切事都胸有成竹，根本就沒有見過他遇事張惶失措過，比較起來，一向老謀深算的任三陽反而顯得有些沉不住氣的樣子，不時的扳着馬鞍，頻頻回頭張望着什麼！

風吹過來，給人的感覺，有似萬針齊發，痛得緊。

空中那隻白頭兀鷹，盤旋着有老半天了，忽然一聲尖鳴，束翅而下——緊接着，黃草叢裏一陣子劈拍振翅撲打聲，大兀鷹再振翅飛起之時，爪子上已多了一隻兔子，眼看着牠疾騰猛昇而逝！

任三陽由不住叫了聲：「好傢伙！」

身後忽然叮叮的响起了一陣子鈴聲，任三陽立刻回過身來，却見兩隻「飛駱駝」，快速的由身後趕過，緊接着掠過二人直馳而前，身後揚起了十丈黃塵，像是一層烟霧般的，瞬息之間，已吞噬了前去的背影！

兩匹馬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

任三陽眨着一對黃眼睛珠子，不禁道：「唷！老弟台，看見了沒有？這是什麼玩藝兒？」

海無顏冷冰冰的道：「難道你第一次見過飛駱駝？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

任三陽乾咳一聲道：「不是的！飛駱駝誰還能沒見過！鵝是說騎在駱駝上的那兩個人可透着有些兒玄！」

海無顏點點頭道：「是布達拉宮的喇嘛？」

「可不是嗎！」任三陽睜圓了一對小眼：「敢情你也注意到了？」

海無顏道：「他走他的，我們走我們的，各不相犯，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

輕輕挾了一下馬腹，兩匹馬又自繼續前行！

「記住！」海無顏關照他的夥伴道：「不要再多事了，我們此行的身份，應該越隱秘越好！」

任三陽一笑道：「這個鵝知道，不過話可得說在頭裏，要是這些兔崽子眞敢撒野欺侮人，那鵝們也不能太客氣了，到時候，你只管在馬背上看熱鬧，一切都有我呢！」

一面說時，他情不自禁的四下又打量了一眼！

「你是在找誰？」海無顏微笑道：「是找那個揹包袱的小老頭兒？」

任三陽笑道：「可不是——剛才情形你也沒說，鵝心裏可一直在嘀咕！那個老小子，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不是好東西，你看……？」

海無顏道：「是不是好東西，用不了多久我們就知道了，走着瞧吧，他放不過我們的！」

任三陽呆了一呆道：「這麼說，這個老傢伙也是為了……那檔子事來的？」

「往後看吧！」

「兄弟……」任三陽道：「剛才你伸量了他一下，這個老小子他到底是什麼路數？」

「還拿不太準，不過相當扎手！」海無顏吶吶的道：「他竟然能接着我的『金風勁』，就證明不是易與之輩，不過，能不能接得下來我們，他心裏應該有數！他要是再來可就有點不知自量了！話雖如此，來則不善，善則不來，我們倒是不能不防着他一點！」

任三陽點點頭道：「不錯，看起來這個老小子還很有兩下耍子……只是憑他這份扮相，鵝還是眞想不起來武林中有他這

麼一號！這倒是怪事……」

海無顏其實心裏想到了一個人，只是還不能確定罷了，當下微笑了一下，繼續策馬前行！

二馬一駝繼續前進着！

黃草地裏散播着淡淡的一層烟霧，牧畜的人正在把牛馬羊羣往回家的路上撵！

前行了約有一箭之程，即見不遠處有一座四角驛亭，西藏的建築多屬佛教性質，這個小小亭子，看來也是如此，亭頂上雕塑着盤膝打坐的四尊佛像，一色的黃琉璃瓦映着彤雲，交織成一片絢麗的顏色。

亭子外拴着兩隻駱駝！

亭子裏坐着兩個人！

——黃衣，尖帽，正是剛才快速飛馳過去的那兩隻飛駱駝，却沒有想到竟然會停在了這裏！

任三陽立時勒住了馬道：「唷！兄弟，看見沒有，這不是剛才過去的那兩塊貨麼？」

海無顏瞅了一眼，忽然「咦！」了一聲，快速的策馬過去，不容坐騎來到亭前先已騰身而起，極其輕快的已飄身入亭！

任三陽見狀料知有故，忙即快馬跟上，縱身入亭！

却見海無顏正注目座上的兩個黃衣喇嘛！

任三陽原以爲海無顏一經入亭，必將會施展迅雷不及掩耳手法，猝然向亭子裏的兩個喇嘛出手，是以他一經入亭，即刻施展「橫身打虎掌」，陡地跨前一步，向着二喇嘛其中之一的背上擊去——

原來那兩個坐着的喇嘛，即使在任三陽動手出招之時，依然紋絲不動！

任三陽招式方自遞出，忽然覺出情形有異，只是招已用老，再想收手已是不及。——這一式「橫身打虎掌」好不厲害，雙掌上力道萬鈞，只聽見「嘭！嘭！」兩聲，先後俱都擊在了那個黃衣喇嘛背上！

中掌的黃衣喇嘛，上半個身子一時劇烈的搖盪了起來，那副樣子看起來就像是個不倒翁，奇怪的是坐着的臀部，就像是被什麼膠之類的東西粘在位子上的，任由他上身搖動的這麼厲害，却不能把他與股下的座位分開來！

任三陽心中一怔，這才發覺到海無顏的一雙眼睛，微似責備的正在盯着自己！

「你又何必多此一舉？他們早已經被制住了！」

——一面說，海無顏已自移步走向另一個黃衣喇嘛前面，任三陽心裏一動，忙自跟上！

却見這個喇嘛，留着滿臉的絡腮鬍子，圓瞪着一雙銅鈴大眼，一張長臉上佈滿了黃豆大小的汗粒，下顎緊咬，滿臉痛苦模樣！

任三陽眉頭一皺，奇道：「這是怎麼回事？」

身子一轉，遂即又來到了另一個喇嘛面前！

這個喇嘛正是爲他方才雙掌所擊，由於任三陽所施展的掌力過於疾猛，到此刻爲止，動盪的身勢兀自未能平息下來！

——這個喇嘛雖然坐勢一如前者，只是表情却更見猙獰，只見他怒目凸睛，面前血漬一片，七孔見血，敢情已經死了。

海無顏看着任三陽嘆道：「我原可救他一命，你何忍加速其死，豈不罪過！」

任三陽眨着一對黃眼珠，只管瞧着眼前的兩個人，忽然身形一閃，來到了那個未死的黃衣喇嘛面前——

「鵝知道了——」他一面打量着這人的臉，緩緩的說道：「八成兒是教人給點了穴了！」

海無顏搖搖頭道：「並不是這麼簡單，你再看看！」

任三陽伸手在這個喇嘛身上輕輕推了一下，後者身子微微搖動了一下，臉上立刻現出了極爲痛苦的表情！嚇得他趕忙把對方身子穩住！

「這……是怎麼回事？」

憑着他數十年的江湖閱歷，竟然會摸不清眼前是怎麼回事！不覺轉臉看向海無顏！

海無顏點點頭道：「這個人是存心在伸量我們的功夫，你把這個喇嘛的帽子摘下來看看，是不是有什麼特別之處就知道了！」

任三陽依言摘下了這個喇嘛的帽子，頓時神色一凝！

敢情就在這個喇嘛的光頭頂上，印着一個清楚的掌印。

掌印是鮮紅色，和一般情形不同的是：這個掌印竟然是凸出來的，鮮紅欲滴，活像是貼在對方頭上的一隻紅手，莫怪乎任三陽會爲之大吃一驚了！

海無顏一聲不吭的注視着！臉上表情沉着。

任三陽身形再轉，來到了巳死的那個黃喇嘛面前，照樣的揭下了他頭上的帽子——情形依然！

這個喇嘛的光頭頂上，同樣的留着一個清晰的掌印，顏色照樣鮮紅，和另一個比較起來，唯一不同之處，只是那個掌印顯然未曾凸出罷了！

任三陽冷笑了一聲，看向海無顏道：「海兄弟，鵝的功力遠不如你，你却是看看這是怎麼回事……噢！慢來……江湖上好像傳說有過一種叫『通天紅掌』的功夫，莫非就是……」

「這一次你猜對了！」海無顏點頭道：「正是『通天紅掌』！」

任三陽倏地睜大了眼睛，吶吶道：「是『紅羊門』的武功……？這一門的功夫，不是早已絕跡江湖了？」

海無顏冷冷一笑道：「據我所知，最起碼還有一條漏網之魚！」

「是誰？」

「婁全眞！」

「婁……全眞……？」任三陽用力的擠着一對小眼睛，良久才似由記憶深處，翻出了一點頭緒：「噢……婁全眞……婁全……眞……鵝記起來了，你是說紅羊門當年四大弟子……之一？」

海無顏點頭道：「不錯，當年紅羊門遭刦之事，我還沒有趕上，我只是由後來的傳說中獲知罷了，據說紅羊門被江南七俠一場大火，焚燒殆盡，其掌門人紅羊老祖在坐關之中應了刦數，全門上下俱都遭了刦——那一次江南七俠固然秉諸正義，唯一見棄於武林的是，他們不該勾結官軍，借助了官家的勢力……」

「對了……」任三陽連連點頭道：「那時候鵝還是小孩子，不過這件事鵝記得很清楚！」

海無顏目光在眼前二喇嘛身上一轉，接下去道：「傳說紅羊門的四大弟子正好因事外出，不在本門，因而免於這場殺刦，可是在七俠發動全力追索之下，四大弟子之中三人俱都未能逃脫，先後都以紅羊教匪送入官門，遭了殺身之難……」

頓了一下，海無顏才看向任三陽道：「這件往事，是否如此？」

任三陽點頭道：「還是你的記性好！經你這麼一說。鵝可是記起來了！不錯，是有這麼一件事……據說那三個人解往襄陽府，都砍了頭，三顆腦袋一直就懸在襄陽府城門樓子上，爲的就是引來那條漏網之魚……那個人叫什麼來着……？」

海無顏道：「他叫婁全眞！」

「對……婁全眞……」任三陽迷糊的搖搖頭道：「後來怎麼樣子，誰也不知道……這個姓婁的要是還活着的話，總也有七八十歲了吧！你以爲他還會活着麼？」

海無顏冷冷一笑，接道：「他當然活着！」

遂即用手一指眼前的兩個黃衣喇嘛：「這兩個就是最好的證據，這個天底下，除了紅羊門的傳人之外，再也沒有第二個人能施展『通天紅掌』的了，不是他又是那個？」

任三陽怔了一下，神色之間一片緊張的道：「你以爲……他是……？」

海無顏冷冷一笑道：「就是剛才在食棚子吃飯時候，碰見的那個小老頭……」

「眞……會是他？」

「往後再看吧！」

海無顏冷笑了一聲道：「他是在伸量我功夫，通天紅掌舉世罕匹，他料定我解不開這個扣子，故意施點顏色給我們瞧瞧，要我知難而退，哼哼！」

任三陽眨了一下他的小眼道：「是這麼一回事麼……？那鵝們豈能就這麼認栽了？」

海無顏冷冷的道：「我担心的倒不是這個，而是這個婁全眞，他來這裏到底是安着什麼心？要是他也志在布達拉宮的那些東西，這件事可就不能就此而了！」

任三陽嘆了一聲道：「老弟！這還用說嗎，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來到這裏的人，又能有幾個例外？」

一面說，他走過去繼續打量着黃衣喇嘛頭上的那個凸出的紅巴掌印子，扭過臉來向海無顏道：「快想個法子吧，晚了連這一個也活不成了！」

海無顏道：「聽你口氣，顯然你還不知道這門功夫，你放心，即使我救不了他，他也死不了的！」

任三陽奇怪的道：「這又爲什麼？」

海無顏道：「通天紅掌乃屬至陽之力，眼前情形，很明顯的那個人並無意取他們性命，只不過是用元陽眞力鎭住了他二人的海底玄關，就勢封住了他們下盤穴道，是以下身才會重有千鈞，雖着重力而不倒了！」

任三陽抱了一下拳道：「聞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老弟台，看來你眞是無所不精，鵝算是眞服了你了！」

海無顏微微一笑道：「你先不要服我，眼下我並沒有把握，是不是一定能解開這種手法，等我救活了他以後，你再佩服不遲！」

說時，他已轉身來到了這個黃衣喇嘛的正面，先伸出二指在對方眉心上輕輕點了一下。

就只這一點之力，眼見着那個黃衣喇嘛全身打了一個抖顫，那雙怒凸而出的眼珠，忽然間爲之收斂了不少——耳聽得對方腹內起了一陣咕咕疾鳴之聲，上身也就越加的動得厲害！

任三陽雖然也算得上是內家高手，但是對於眼前海無顏所施展的手法却是莫測高深！

海無顏收回了手，微微冷笑道：「以此看來，他的通天紅掌不過只有七成火候，這點小門道還難不住我！你站開一點，免得髒了你的衣裳！」

任三陽微微一楞道：「怎麼會髒鵝的衣……裳？」

話雖是這麼說，脚下却也情不自禁的往後退了一步。

是時海無顏已緩緩伸出了一隻手，實地按向對方頂門之上，這個動作極爲突然，速度奇快，當然加諸在這隻手掌上的力道，却是看不出來的——

在這陣子掌上力道灌輸運行之下，眼看着黃喇嘛臉上神色一陣白一陣紅，紅時如血，白時如霜，驀地海無顏身子往上一騰。

——隨着他騰起的身子，就只見這個黃喇嘛大嘴張處，「哇！」地一聲，吐出了大口穢物！整個身子向前栽倒了下去！「通！」倒向地面！

緊接着黃喇嘛嘴裏巳發出了連續的「啊唷」呼叫聲！

任三陽見狀赫赫笑道：「好了！救過來了！」

一面說，躍身而前，一伸手把賴在地上的這個喇嘛給提了起來，就勢反手一摔，「噗通！」跌出丈許以外。

黃喇嘛叫得更大聲了。

任三陽嘴裏連聲罵道：「他娘的，老兔崽子，鵝老子這是救你的命，你知不知道？」

一面說，身形連續起落，單手掄處，繼續又把這個黃喇嘛摔了四五回！

每摔一次，這個喇嘛就叫得更大聲一些，最後乃至號嚎大哭了起來！

海無顏悉知任三陽藉助此一番摔砸，其實不過爲了使對方血液暢通而巳，是以也就沒有加以阻攔！

那個喇嘛老大的歲數，竟然會像孩子也似的哭個不止，一時涕淚滂沱，連連喘哮不巳！

他邊哭邊說，說的都是西藏話，海無顏也聽不懂他是在說些什麼！

任三陽一躍而前，略施力道，一脚踏在了這個喇嘛背上，後者立刻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好漢爺饒命——饒命——」

任三陽哈哈一笑，看着海無顏道：「怎麼樣……這個老小子想跟鵝玩鬼吹燈，他娘地，差得遠呢！」

嘴裏罵着，脚下又加了幾分力。

黃喇嘛叫得更大聲了。

任三陽笑道：「老小子，你死不了，鵝脚下有數的很，原來你也會說漢語——那好得很，鵝問你……你們哥兒倆這是在表演什麼雙簧？」

這個喇嘛雖然會說漢語，但是究屬有限，任三陽那口濃重的陝西鄉音，他實是似懂而非，尤其是什麼「鵝」「雙簧」他是一竅不通！

聆聽之下，一時只管怔怔的抬頭看着任三陽發傻，半天才吶吶的道：「演……什麼黃……？我聽不懂！」

任三陽嘴裏罵了聲「老兔崽子」，再待脚下用力，海無顏却喚住他道：「算了，他也被折騰的够了，你叫他起來，我慢慢問他！」

聽海無顏這麼說，任三陽才放下了脚，一面向那個黃喇嘛道：「站起來好好的說，要是有半句假話，鵝要了你的命！」

黃喇嘛像是喝醉了酒似的晃晃搖搖的站了起來。

海無顏指了一下石櫈道：「你坐下來說話！」

黃喇嘛方才雖然不能行動，可是心裏却十分清楚，知道自己這條命全是對方這個年輕漢人所救，這時見他態度遠較那個老的要和善得多，更是心存感激。

當下向着海無顏合十拜了一拜，遂即在一張石櫈上坐下。

海無顏道：「你不用害怕，我有幾句話問問你，說明白了我就放你離開，只是你要是騙我，却休怪我手下無情，你知不知道？」

黃喇嘛點點頭道：「恩人放心，只要我知道的，一定會實話實說！」

「好！」海無顏道：「首先我要問的是，你是不是布達拉宮扎克汗巴手下『黃衣隊』的喇嘛？」

這個喇嘛聆聽之下，微微沉默了一下，點點頭道：「是……」

「那麼，這一次出來，你們有什麼任務？」

「這……」黃喇嘛話到嘴邊，却又忍住不發：「這……我們是……」

「是奉命搜尋入藏的漢人是不是？」

黃喇嘛登時一呆，過了一會兒，才點點頭道：「你已經知道了！」

海無顏點點頭道：「我需要知道得更清楚一點，你就實話實說吧！」

黃衣喇嘛嘆了一口氣道：「老祖宗命令我們到各處找尋入境的漢人，說是這些漢人，都不是好人，要對我們布達拉宮不利，所以命令我們，只要看見了漢人，就……就……」

「就格殺勿論，」海無顏冷冷一笑道：「是不是？」

黃衣喇嘛也知道事已至此，狡辯無益，當下只得點頭，苦笑道：「誰知道你們漢人，都這麼厲害，看來要殺你們，也只有讓老祖宗自己出手了。」

「老祖宗」指的是扎克汗巴——這個人到目前爲止，對於海無顏，任三陽來說，還都是極陌生的，早就聽說了他是如何厲害，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厲害到如何程度，却是無從得知。

海無顏冷笑道：「聽你的口氣，你好像曾經見到過好幾次漢人，爲什麼你會認爲每一個漢人都是厲害的？」

黃衣喇嘛搖了搖頭道：「老實說，連二位大爺，這是我最近第三次見到的漢人了。」

任三陽道：「說說看。」

「第一次……」黃喇嘛說：「我遇見的是一對年輕漂亮的漢人夫婦，他們兩個人在布達拉宮附近逗留了好幾天，老祖宗派了我們幾個人去察看一下，誰知道這個看起來很文靜的漢人，竟然武功高强，那個女的也十分厲害，我們一共去了四個人，竟然有兩個被他們打傷了，他們輕功也很好，等到我們再出去抓他們的時候，他們兩個竟然逃跑了。」

任三陽聽到這裏，情不自禁的看了海無顏一眼，遂即轉問這個黃喇嘛道：「你說的這個人，是什麼長相？」

黃喇嘛想了想點點頭道：「噢——是兩個很好樣子的人，男的白，女的美！」

任三陽道：「他們兩個人衣服是不是也很漂亮？」

「對了！」黃喇嘛奇怪的道：「咦——你……怎麼知道？」

任三陽一笑，罵道：「他娘的，是鵝問你，還是你問鵝？給你個笑臉，你小子就得意忘形。」

黃喇嘛經此一罵，才又搭下了眉毛，一臉沮喪的道：「我知道了，原來你們是一路的。」

任三陽道：「你別管鵝們是不是一路的，反正問你什麼你就說什麼。」

黃喇嘛楞了一下，連連點頭，嘴裏答應着。

海無顏一直在留神聽，其實黃喇嘛方一道出那對年輕夫婦，他已猜出了是誰，再經他這麼刻意一形容，頓時更加證實無誤，爲恐任三陽把話題扯遠了，當下忙即繼續追問下去。

「第二次呢！」海無顏問道：「你又遇見了什麼人？」

「第二次也就是剛才所遇見的這一次了。」

——說到這裏，他的臉上像是立刻罩下了一層寒霜，似乎猶有餘悸。

「這個人……太厲害了！」黃喇嘛吶吶的道：「想不到他是那樣的老……却是那麼厲害。」

海無顏道：「我知道你說的這個人了——一個又乾又瘦的小老頭，背上還揹着一個大包袱。」

黃喇嘛又是一怔，吶吶道：「難道這個人你也認識？」

任三陽怒道：「少廢話，說下去。」

黃喇嘛這才接下去道：「就是這位大爺說的這個人……也是我們兩個認人不清……只以爲這個老漢人歲數這麼大了，一定沒什麼本事，先把他抓回來再說，却沒有想到這個小老頭兒武功高極了，簡直是個老神仙，我看他的本事，眞跟我們老祖宗差不多！」

任三陽不耐煩的道：「說這麼多廢話幹什麼！說，他爲什麼把你們兩個定在這裏。」

黃喇嘛嘆了一口氣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和我同伴原來想把這個老頭兒抓回去向老祖宗交差，却沒有想到才一出手，就被這個老頭兒給制住了，把我們兩個一手一個給提了起來……哼哼……別看這個人個頭兒又瘦又小，他的力量可是大極了，我們兩個人在他手裏，簡直就像是比球還輕，被他一路上拋來拋去，把我們輪流丟向天上，噯唷……這個罪可是受得不輕。」

任三陽道：「後來呢，怎麼你們兩個又會到了亭子裏？」

黃喇嘛哭喪着臉道：「這個……我也不知道，反正糊裏糊塗的被他一路丟上摔下，不知怎麼回事就到了亭子裏……

「他把我們放下來，在我們每人背上拍了一下，我們兩個便都不會再動了。」黃喇嘛繼續說道：「原來這個老頭兒他會說我們的藏語，當時他告訴我們兩個人說，我們兩個人不該找他的麻煩，本來應該打死我們的，因爲我們大概是認錯了人，他說我們眞正應該抓的漢人就在後面，不久就會來到，所以特別開恩，用一種特殊的手法，把我們兩個定在亭子裏，他說如果後來的兩個漢子看見我們，一定會來救我們。」

頓了一下，他才又苦笑道：「可是這位老人家又說，這完全看我們兩個的命了，他說後來的兩個漢人雖然武功高，可是也不一定能救得了我們，救活了算我們命不該死，救不活算我們命該如此，結果……結果……就碰見了你們，他倒是算的眞準。」

海無顏道：「這個老人你以前可曾見過？」

黃喇嘛連連搖頭道：「沒有，沒有……從來也沒見過啊，他的本事眞大啊！」

海無顏緩緩問道：「當今布達拉宮第十五王扎克錫活佛，他的情形怎麼樣？」

黃喇嘛怔了一下，才道：「他……病了。」

海無顏一驚道：「啊——什麼時候病的？」

「這……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知道這幾個月他一直都不太舒服。」

「那麼，西藏的政務又由誰來負責管理？」

「當然是他的叔父扎克汗巴老祖宗，活佛爺爺了……」

說到「扎克汗巴」其人時，他總是雙手合十，現出一副恭謹的樣子，相反地，在說到當今藏王扎克錫活佛時，却並無些許恭聽神態，由此可知該王在布達拉宮是如何的遭到歧視，而王叔扎克汗巴又是如何的跋扈和囂張了——

海無顏一經證實了第十五王如今處境之後，益加的感覺到事態的嚴重，眞正是事不宜遲了。

一旁的任三陽自從由海無顏嘴裏得悉布達拉宮情形之後，對於當今藏王扎克錫，早具同情，這時聽黃喇嘛這麼一說。證明所聽之一切，俱屬實情，一時實在氣不過，上前用力的向黃喇嘛踹了一脚，後者無防之下，被踹得由位子上跌了下來——

「大爺……饒命！」

按說這些喇嘛，既是扎克汗巴手下「黃衣隊」的人，武功都非比尋常，只是眼前這個喇嘛在連番受挫之下，早已心驚肉跳，如驚弓之鳥，況乎自爲通天紅掌所傷之後，此刻猶是百骸儘痠，是以明見任三陽脚踢過來，却是閃躱不開，被踢得滾落在地。

任三陽再在他前胸上加上一脚，黃喇嘛更是殺豬似的大叫了起來。

海無顏看不過去，皺眉道：「算了，算了，他已受傷不輕了，你還折磨他幹什麼？」

任三陽氣呼呼的道：「兄弟，你難道沒聽見，這小子狗仗人勢，平日仗着他主子扎克汗巴的勢力，不知幹下了多少傷天害理之事，居然連當今藏王也不看在眼裏，這種小人還留着他幹什麼！不如早一點送他上西天的好！」

一面說，一面脚下加勁，只踩得這個喇嘛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任三陽終究還是看在海無顏面上，當下狠狠的又踢了他兩脚，才退開一旁。

這個黃喇嘛眞如任三陽所說，平日作威作福，狗仗人勢慣了，那裏吃過這個苦頭，當下連滾帶爬，撲向亭外！

「站住！」——

這兩個字發自海無顏嘴裏，更似有無窮威力。

黃喇嘛原已爬起，正待狂奔而去，聽見了這兩個字，嚇得忙即回過身子，噗通一聲跪了下來。

海無顏慢慢走過去，在他面前站住，冷冷的道：「站起來，站起來，我會放你回去的！」

黃喇嘛先抬頭看了一下對方的臉，忖度着對方大概不會說謊，這才緩緩站起來。立刻，他吃了一驚。

因爲他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曾領受過的氣壓力量，由對方站立之處，緩緩向自己逼迫過來！

起先黃喇嘛不過是一驚而已，然而當這股力量逐漸加大，直到立足不穩，不得不向後移動時，他才感覺到有些兒害怕。

漸漸的，他又覺得這股迎面而來的壓力，像是來自沙漠裏的焚風，其熱難當，而壓力之大更勝先前，禁不住脚下一連向後退了兩步。驀地，他感覺到這股迎面的壓力，更似一個張開雙臂的巨人，將自己全身緊緊的擁抱住——現在他不但不能後退，簡直連向左右轉動一下也不能了。

「大……爺……你……你……要幹什麼？」

——如非他親眼看見，他簡直難以置信，透過他的視綫，面前的這個年輕漢人那張臉變成了一片鮮紅，紅得透明，由此而發自對方使這裏的那股力道，更見其熱難當，一剎間，黃喇嘛爲之遍體汗下，直似覺得全身的血液都爲之沸騰了。

這種情形，只要繼續一個極短的時間，黃喇嘛便非要躺下不可，所幸，就在他再也支持不下去的一剎那，迎面的這股子力道，忽然間消失無影，黃喇嘛脚下打了一個踉蹌，差一點坐下來。

海無顏冷冷一笑道：「我姓海，回去告訴你們老祖宗一聲，叫他趁早回天竺去，要是再敢住在布達拉宮爲非作歹，我就饒不了他，你走吧！」

黃喇嘛喏喏着答應了一聲，又看了一旁的任三陽一眼，倏地轉過身來，一溜烟也似的跑了。

（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赫連英突然造訪冰魂谷，獲知嚴慕光經已與陰素梅結成夫婦，於是借故支開嚴慕光，乃將令狐楚楚近日大鬧西嶽之事告知陰素梅，而令狐楚楚早已鍾情嚴慕光，因此特別提醒陰素梅防備嚴慕光日後異思遷，兩人來到梅林，正欲與嚴慕光共飲，豈料遍尋不見，却發現雪地上有兩雙脚印，故而疑是令狐楚楚前來將嚴慕光刦走，陰素梅一氣之下，便與赫連英離開冰魂谷，四出找尋令狐楚楚一決勝負，當兩人經過嵩山下一叢林處，却發現聶小青也路經於此，陰素梅即向她追問令狐楚楚的下落，由於聶小青一時不明就裏，雙方言語上即發生衝突……

靈藥祛劇毒　神嫗遇救星

死裏逃生

聶小青搖頭答道：「我與我主人分別頗久，如今也正欲相尋，那裏會知道她踪跡何在？」

陰素梅一陣森森冷笑道：「根據江湖傳言：『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與青紅二婢，向來形影不離，你怎會不知你主人踪跡，縱或分派你甚麼任務，暫時分手，也必會約定相見之處！」

聶小青聽得也自冷冷笑道：「陰姑娘你要明白，我聶小青從來不作虛言！」

話猶未了，陰素梅便即「哼」了一聲說道：「你『聶小青』三字，能值幾文？也敢妄自誇耀！」

聶小青秀眉雙挑，妙目中剛射精光，忽然想起獨臂頭陀勸自己多多息事寧人之語，遂勉强忍耐地，淡然答道：「聶小青雖然人微言輕，但我主人令狐楚楚的『蛇蠍美人』名頭，却未見弱於陰姑娘的『幽靈鬼女』，她既不會怕你，我却替她隱瞞行踪則甚？」

這一番話兒，說得雖甚有理，但陰素梅却仍然問道：「你怎麼知道令狐楚楚不怕我呢？」

聶小青應聲答道：「我主人若是怕你，她怎會以重病之身，去赴『哈拉湖森林之約』？」

陰素梅冷笑說道：「那時她不怕我，如今却怕我了！」

聶小青揚眉問道：「爲甚麼呢？」

「鳩盤宮主」赫連英一旁接口說道：「因爲令狐楚楚作了虧心事，對我陰八妹問心有咎，所以故藏行踪，不敢相見。」

聶小青憤然叫道：「赫連宮主，你在當今武林之中，也算得頗有身份，請自尊重，莫要無端放矢，含血噴人！」

赫連英冷冷笑道：「此事千眞萬確，那裏是我含血噴人，只是令狐楚楚行爲無恥——。」

「無恥」二字方出，聶小青已無法忍耐，柳腰急閃，玉掌飛掄，照準赫連英頰上，狠狠摑去！

聶小青功力極高，赫連英又未防到她會猝然向自己出手，故而根本不及閃避，非要重重挨上一下不可！

但眼見聶小青的急揮右掌，即將擊中赫連英之際，陰素梅却冷笑一聲，玄衣大袖微拂，拂出一片勁疾罡風，向聶小青門戶洞開的右脅撞到！

聶小青警覺有異，只得不顧攻人，先求衞己，一式「飛絮迎風」向左側方飄縱出兩丈三四！

赫連英又驚又氣地，自雙目中電射兇光，凝注聶小青，厲聲問道：「聶小青你敢對我逞强出手！」

聶小青冷笑說道：「你自己既然不知尊重，我又何必對你尊重？」

赫連英一陣大聲狂笑說道：「莫怪令狐楚楚那等驕狂，連她手下女婢，都驕狂到如此地步？」

聶小青微笑說道：「常言道得好：『遇文王，談禮義，逢桀紂，動干戈』！聶小青與家主人，若遇正直光明的武林前輩，一向極爲尊重，但對於你們這些兇邪惡煞，也就不必太客氣了！」

陰素梅鼓掌笑道：「罵得好，罵得好，我倒要看看你這俠女名婢，能對我們這些兇邪惡煞，不客氣到甚麼地步？」

聶小青心知一場惡鬥難免，頗想擒賊擒王，目光微注「幽靈鬼女」陰素梅，含笑說道：「世外八凶，威震寰宇，『幽靈鬼女』又是『世外八凶』中的頂尖人物，聶小青想請陰姑娘賜教幾招！」

陰素梅柳眉雙揚，格格笑道：「你要和我過招，過幾招呢？兩招？三招？我看最多不會逃得出五招之外！」

聶小青傲骨冰心，那裏受得了如此奚落，遂接口冷然說道：「陰姑娘，你不要未登泰山，即小天下，聶小青倘若在你手下，接不了百招之數，我便自墜嵩山，粉身碎骨！」

陰素梅眉宇中傲氣更濃地，嬌笑說道：「你既說得漂亮，我不妨也來吹吹大話，你若逃出三招不敗，我陰素梅便亦拜在令狐楚楚身傍，作上一名丫環俠女！」

聶小青故意氣激對方，揚眉笑道：「我主人身傍已有着青衣的聶小青，着紅衣的謝小紅，你既愛着黑衣，只好叫『陰小黑』，但這個名兒，似乎不好聽呢？」

陰素梅果被激怒，目中厲芒一閃，緩步走出！

「鳩盤宮主」赫連英見狀，慌忙拉住陰素梅，含笑說道：「八妹，對方適才居然胆敢向我暗襲，你先讓我出口氣兒好麼？因爲你一伸手，聶小青便沒有命了！」

赫連英這代替陰素梅出頭之舉，含有深意！

因爲她在甘涼道上，吃過令狐楚楚所化身的諸葛朗的苦頭，也親眼見過聶小青揮舞「神勇鐵金剛」孟飛熊那隻兩百零四斤半獨脚銅劄的驚人神力！

在赫連英的看法之中，陰素梅與聶小青過招，陰素梅無疑必將獲得勝利！

但分出勝負的所需招數，最合理地估計起來，應在五六十招之間！

換句話說，就是兩人都誇了大話！

聶小青要鬥陰素梅百招之數，必然無法支持！

但陰素梅要在三招之內獲勝，也恐難於辦到。

赫連英衡量利害，生恐陰素梅三招難勝，話出難收，才想由自己出手，把聶小青殺死了事！

陰素梅玲瓏剔透，絕頂聰明，聞言之下，立即猜出「鳩盤宮主」赫連英用意，遂含笑說道：「赫連六姊既想先拿對方出氣，我就讓你一陣！」

赫連英緩步向前，目光才一凝注聶小青，聶小青便冷然問道：「赫連宮主，你們『世外八凶』，一向傲岸自高，藐視武林人物，陰姑娘認爲我在她手下，難接三招，不知你又是怎樣看法？」

赫連英怎肯再蹈陰素梅的失言覆轍，微微一笑，應聲答道：「我不對你輕視，你大概要敗也得在百招之外！」

聶小青響起一陣銀鈴脆笑說道：「承蒙赫連宮主看重，聶小青敬接百招！」

話完，左掌在前，右掌在後，交叉護在胸頭，嶽峙淵停，抱元守一！

赫連英知道聶小青比自己更傲，不肯先行進招，遂索性不講究這些江湖過節，揚聲笑道：「聶姑娘小心，我進手了！」

人隨聲進，招發如風，一出手便是「綠暗香消」，「烟空月冷」，「燕懶蝶慫」等廻環三式，掌影飄飄，宛如漫天飛花，繽紛亂落！

聶小青見狀之下，大吃一驚，一式「龍起雲騰」轉化「春城飛絮」，閃出了兩丈二三，口中嬌笑道：「赫連宮主名不虛傳，你用的居然是絕傳甚久的武林前輩百花仙子所創『花開花落百式奇招』，聶小青今日可算得開了眼界了！」

赫連英萬想不到自己這套壓箱底的得意掌法，才一出手，便被聶小青識透，不禁好生訝然地，皺眉說道：「聶姑娘，妳眞好眼力，竟然認得出我這敝帚自珍的『花開花落百式奇招』！」

聶小青笑道：「不是我眼力高，而是我主人的教導好！令狐楚楚胸羅萬有，學究天人，她的心愛侍婢，日夕追隨受益之下，難道連套『花開花落百式奇招』，都認不得麼？」

赫連英冷笑說道：「僅僅認得，有何用處？你要小心接架才好！」

語音甫落，一招「積翠堆紅」，含蘊着極强勁力出手，直向聶小青當胸拍去！

聶小青極其輕盈曼妙地，再度飄身避勢，並發出一陣得意嬌笑道：「赫連宮主，你聽了不要吃驚，我不僅認得妳這套掌法來歷，並還學過專門尅制『花開花落百式奇招』的『狂風九式』！」

赫連英因「狂風九式」係業已西歸極樂的曠代空門奇俠「無名神尼」所創，又復從未聽說「無名神尼」有過傳人，故而雖覺吃驚，却並不深信地，「哼」了一聲說道：「聶姑娘既會這種震古鑠今的『狂風九式』，何不施展出來，讓我領略領略『無名神尼』所創禪門絕學威力！」

聶小青說了大話，其實她在「狂風九式」之中，只學會一至五式，最後「六、七、八、九」式，因必須內功到了爐火純青境界，方可施爲，令狐楚楚遂暫時未對聶小青加以傳授！

但如今赫連英既然發話挑戰，聶小青那甘示弱？立即揚聲答道：「赫連宮主倘若不信？便請再用『花開花落』掌法進招，聶小青準讓你嚐嚐『狂風九式』的威力便了！」

赫連英聞言，心中半疑半信地，含笑說道：「聶姑娘請以『狂風九式』接接我這招『寶相多妝』！」

話完，招發，又在聶小青身前，佈滿繽紛掌影！

這招「寶相多妝」，是「花開花落百式奇招」中的主要七招之一，進攻退守，變化萬方，最令對方難解難避，並因可以隨時收勢，也最不易為强敵所制！

聶小青存心先寒敵胆，雙手合十胸前，足下不丁不八，巍立如山，正是昔年無名神尼，威震羣魔的莊嚴妙相！

赫連英一見對方如此姿態，心中立感怙惙，所發那招「寶相多妝」，也就自然地，去勢稍緩！

聶小青青衫旋處，雙掌忽分，一絲銳嘯罡風，自掌縫中，狂湧而出，隨着她身軀急漩，化為一根風柱似地，便向赫連英所發的繽紛掌影，疾撞而去！

這是「狂風九式」中第一式「千山落木」！

聶小青因自己遇上兩名罕世勁敵，形勢太惡，遂想先聲奪人，凝足了十二成功力，猛然出手！

佛門絕學，威力本已神妙驚人，再加聶小青竭盡所能的全力施為，赫連英那招「寶相多妝」，立告相形遜色！

這一來，不僅赫連英趕緊收勢飄身，連本在面含哂笑，倚樹旁觀的「幽靈鬼女」陰素梅，也嚇了一跳！

她決想不到聶小青能有如此功力？暗忖對方既擅「狂風九式」，則至少在九招以內，可立於不敗之地！

自己適才誇口，揚言對方只能逃過三招，便也甘心拜在「蛇蠍美人」令孤楚楚身傍，作為丫環婢女之語，說得豈非太以過份？

倘非赫連英見機答話，先向聶小青挑戰，則自己這個台階，却是如何下法？

陰素梅見狀失驚之下，傲氣漸消，深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浩瀚江湖，能手無數，自己今後萬不可仗恃一身絕藝，過份驕狂地，藐視其他人物！

誰知陰素梅這種輕視聶小青，轉變成對她估計過高之舉，竟然使聶小青吃了大苦！

後事慢提，且說目前這場龍爭虎鬥！

聶小青雖然學會「狂風五式」，但因這種掌法，過耗眞氣，遂在「千山落木」之後，並未接連施展，只用了一套「游仙身法」，與「鳩盤宮主」赫連英互相拆架攻防，周旋進退！

但赫連英怵於「狂風九式」威力，出手遞招之間，也就含蓄多多，預留退步，把凌厲鋒芒，減却不少！

這樣打法，自然趨於輕靈巧妙方面，避免了石破天驚的强打硬接。

展眼間，百招已過，一青一紅兩條人影，仍如蝴蝶穿花般，飄忽絕倫，勝負難判！

陰素梅見「鳩盤宮主」赫連英與聶小青鬥了這久，竟無勝機，遂秀眉雙揚，曼聲叫道：「赫連六姐住手！」

赫連英懾於「狂風九式」威力，更不知聶小青並未學全，故而不敢逞强拚搏，只是在周旋敷衍！

如今聽得陰素梅發話要自己停手，自然正中下懷，立即收式閃身，退到陰素梅身傍，含笑問道：「八妹是否看得技癢起來？也想瞻仰一下昔年『無名神尼』所創的『狂風九式』威力？」

陰素梅緩步當前，點頭笑道：「小妹自出江湖，未逢敵手，難得聶姑娘竟會『狂風九式』，我怎肯錯過這切磋良機。」

聶小青聞言，不禁心中暗嘆，赫連英，陰素梅初見自己之際，何等驕傲狂妄？如今因自己曾習「狂風九式」，居然連語氣神情，都變得平和不少！

但經過適才百來招交手，業巳心頭雪亮，「世外八凶」果然名不虛傳，若非先聲奪人，用全力施展了一招「狂風九式」中的第一式「千山落木」，使赫連英攻防之間，深懷顧慮，則自己畢竟火候略差，尚非這「鳩盤宮主」對手！

如今改由陰素梅出陣，久聞「幽靈鬼女」是「世外八凶」中出類拔萃的頂尖好手，自比「鳩盤宮主」，更為厲害！

自己若想僥倖？恐怕仍只有重施故智的唯一途徑！

聶小青主意既定，全身眞力，齊聚右掌，準備施展「狂風九式」中的第二式「瀚海飛沙」！

這時，陰素梅巳走到她身前五六尺處，亭亭玉立，含笑說道：「聶姑娘，天下事奇巧無倫，你學過昔年『無名神尼』所創，威震武林的『狂風九式』！我却自出心裁，研究出九招『幽靈鬼掌』，如今正好把這九式佛門絕學，及九招左道薄技，互相印證印證，看是魔能勝佛？還是佛能降魔？」

聶小青一聽便知對方這九招「幽靈鬼掌」，必然厲害無比，極難應付！

但事到如今，那甘示弱？遂應聲笑道：「聶小青領教高明，陰姑娘請自施為便了！」

陰素梅微笑說道：「聶姑娘小心，我出手的第一招，是『幽靈鬼掌』中的第七掌『地獄之門』！你呢？你是否仍用那招『千山落木』？」

聶小青聽出陰素梅有點懷疑自己僅會「千山落木」一招，遂秀眉雙揚，接口含笑說道：「我打算用『狂風九式』第二式『瀚海飛沙』，來領教陰姑娘的『地獄之門』，萬一狂風有力，竟能吹開這扇地獄幽門，豈非可以超度不少的寃魂怨鬼？」

陰素梅點頭笑道：「但願如此，不過我要請聶姑娘特別小心，千萬不要連你自己也撞進了『地獄』門內！」

聶小青聞言，一陣縱聲嬌笑說道：「地獄之中，若是添了我這名不安份的女鬼，只怕難免要『血汚池』翻，『奈何橋』斷，連『鬼門關』『望鄉台』，都將夷為平地了呢！」

陰素梅失笑道：「聶姑娘眞是個好厲害的女鬼，我倒看看五殿閻君敢不敢收留於你？」

話音了處，右掌微揚，在胸前劃了一圈圓弧，向聶小青緩緩推出！

聶小青微笑說道：「陰姑娘這掌勢，倒眞像一座拱門，且讓我試試是否有些地獄之門的幽森威厲？」

話完，雙掌當胸合十，倏然外翻，便向陰素梅的來勢迎去！

聶小青這招「瀚海飛沙」，在出手之際，本應罡風狂湧，銳嘯懾魂，但她因見陰素梅所發招術，輕輕妙妙，自在從容，遂不願劍拔弩張的相形見絀，竭盡所能，斂勁藏鋒，把有形威勢轉化成無形威力！

無形威力自然比有形威力更為高明，但必須內功到了爐火純青，登峯造極地步，才能施展得得心應手！

換了令狐楚楚施展這套佛門絕學「狂風九式」，招招皆是從容靈妙，出手無聲，直等擊中對方以後，才會發揮出無與倫比的極强威勢！

如今聶小青為了爭强好勝，故裝門面地，也想東施效顰！

但武學火候，無法勉强，從有形轉為無形之間，却平白減弱了一成以上功力！

她這招「瀚海飛沙」，眞把「幽靈鬼女」陰素梅，嚇了一跳！

陰素梅第一次見聶小青施展「狂風九式」第一式「千山落木」之際，因看出威力雖强，尚未到達神化無方，隨意斂放境界，故僅存戒意而已！

如今見第二式「瀚海飛沙」，居然能把應有的罡風銳嘯，隱諸無形，不禁深吃一驚，竟把自己所發「地獄之門」招式中，本來已達十一成的勁力之上，再加一成，用足了十二成！

聶小青本來已非陰素梅敵手，再為了裝點門面，平白浪費了一成眞力，却那裏還禁得住陰素梅這全力猛擊？

三隻手掌一合，陰素梅岸立未動，心中突然泛起一片疑雲，暗想對方功力程度，怎的不如自己預料遠甚？

聶小青則臟腑一震，嗓眼一甜，拿樁不住地，往後連退出四五步去！

她此時內臟間傷勢，業已不輕，身軀搖搖欲倒，但因性傲好高，仍自拚命强忍住嘴中一口鮮血，揚眉挺立！

陰素梅此時此際，那肯饒人？回頭向「鳩盤宮主」赫連英發出一陣縱聲狂笑說道：「赫連六姊，我以前認為這聶小青既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愛婢，在武林中又頗有名頭，至少總能接我三掌！誰知她竟是個銀樣蠟槍頭，區區一擊之下，便幾乎把臟腑震碎了呢？」

這幾句話兒，聽在聶小青的耳中，簡直比再打她三掌還要難堪，慘哼半聲，一口鮮血噴處，便自栽倒嬌軀，暈死過去！

赫連英見狀，搖頭嘆道：「八妹，我門她百招不勝，你出手一擊成功，委實令人慚愧！」

陰素梅失笑說道：「六姊適才不過是謹愼過度，並培養對方驕妄之心，我如今又是全力進擊，才會——。」

話猶未了，忽然仰望一座六七丈高的小峯頭上，揚眉問道：「峯上何人？是不是武林同道？」

語音甫落，一陣震天狂笑，三條人影，宛如憑虛御風般，凌空飛落！

陰素梅，赫連英見來人均是一流身手，遂微退半步，深含戒意地凝目看去！

凌空飛落的三人，是一位樵夫裝束的白髮老叟，一位滿頭亂髮，一臉虬鬚的中年乞丐，及一位身穿葛衣的清癯老者！

陰素梅，赫連英不認識這三位來人，這三位來人，也不知道她們便是「世外八凶」中的「鳩盤宮主」，及「幽靈鬼女」！

赫連英首先發話問道：「三位是誰？通個名號好麼？」

中年乞丐首先呵呵大笑答道：「老花子複姓公羊，單名一個懋字！」

赫連英「哦」了一聲說道：「原來是『泰山雙絕』中，以『風雷神掌』，威震江湖的『風雷神乞』！那兩位呢？」

白髮樵夫手指葛衣清癯老者，微笑說道：「這位是『東嶽神醫』柳雲亭，老朽則姓史名樸，蒙江湖人物贈送了個『太室樵夫』匪號！」

赫連英靜靜聽完，側顧陰素梅，含笑說道：「八妹，我們遇見『泰山雙絕』及『嵩山三友』中的『太室樵夫』等三位一派宗師，委實難得，可稱幸會！」

「東嶽神醫」柳雲亭因已認識聶小青，並知她武功程度，故而深悉赫連英，陰素梅絕非易與，遂含笑說道：「柳雲亭等，業已通名，兩位姑娘却尚未見告芳名上姓！」

赫連英微笑說道：「我叫赫連英，她是我八妹陰素梅，化外野人，恐怕不會為尊駕這等中原大俠所曉了。」

「東嶽神醫」柳雲亭聽了赫連英，陰素梅之名，頗覺意外地，「哦」了一聲，點頭說道：「原來是由『鳩盤宮主』及『幽靈鬼女』，聯手合攻，怪不得聶姑娘才慘遭毒手！」

陰素梅聽得秀眉一剔，朗聲叫道：「柳大俠不要含血噴人，我們何曾是聯手合攻——。」

話猶未了，「風雷神掌」公羊懋便即接口冷笑說道：「若不是赫連英宮主先與聶小青酣鬥多時，使其頗耗眞力，任憑陰姑娘武學再高，你有把握能將她一掌震成這般模樣麼？」

陰素梅被公羊懋用話問住，一時窘得無法回答！

柳雲亭却乘此機會，餵了聶小青兩粒秘煉靈丹，並替她細診脈息！

赫連英見陰素梅被柳雲亭問住，遂在一旁軒眉笑道：「柳大俠是否認為我們恃衆凌孤，要想打抱不平？」

「赫連宮主，你誤會了！柳雲亭只是以為你們若是有甚過節？應該向聶小青姑娘的主人令狐楚楚清算，不必對——！」

赫連英知道柳雲亭再說下去，話便難聽，遂趕接口笑道：「我們正是到處找尋令狐楚楚，而找不到她的踪跡！」

柳雲亭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老朽在不久之前，便曾遇見了令狐楚楚！」

陰素梅大喜問道：「請問柳大俠，令狐楚楚現在何處？」

柳雲亭笑道：「令狐姑娘踪跡無定，她似乎也在到處找你？」

陰素梅聞言怒道：「我找他是有正當理由，她却找我則甚？」

赫連英失笑說道：「八妹，我們與令狐楚楚的其中過節，柳大俠等怎會清楚？要講理由，必須等與她對面再說！」

說完，轉面對柳雲亭含笑問道：「請教柳大俠，你是在何處遇見『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柳雲亭笑道：「我是在『伏牛山』中，曾與令狐姑娘交談片刻！」

陰素梅急於追尋令狐楚楚，聞言之下，便向柳雲亭、公羊懋，及史樸等三人，發話問道：「三位大俠，倘若無甚指教？陰素梅及赫連英，便欲告辭！」

柳雲亭含笑說道：「兩位姑娘請便，反正西嶽派『三眼靈官』沙九公，業已與我訂下了『白龍堆』之約，各派豪雄，均將參與，明歲清明，彼此仍可切磋領教，何必忙在目前呢？」

陰素梅聽柳雲亭這樣說法，遂點頭微笑，拉着赫連英的手兒，玄衣紅影同飄，電掣星馳般，趕奔「伏牛山」而去！

「風雷神乞」公羊懋靜等這兩位紅粉魔頭，轉過遙峯，消失踪跡以後，方瞪起兩隻怪眼，指着柳雲亭叫道：「柳怪物，你又在出甚花樣，我們一同由『東嶽泰山』來此，根本就不曾去過『伏牛山』，你幾時又遇了令狐楚楚？」

柳雲亭笑而不答，反對公羊懋問道：「老花子，平心而論，依照我們在峯頭所見，這兩個紅粉魔頭，容不容易打發？」

公羊懋愧然笑道：「鳩盤宮主赫連英的『花開花落百式奇招』，我倒未必怕她，但『幽靈鬼女』陰素梅能一掌便把聶小青姑娘震成這種模樣，却似功力通神！」

柳雲亭接口笑道：「慢說陰素梅太以難鬥，便算能够勝她，你我及史兄這樣一把年紀之人，誰好意思逞强出手，故而我靈機一觸，先將她們騙走，才好從從容容地，爲聶小青姑娘診療傷勢！」

公羊懋搖頭笑道：「你的鬼花樣眞多，要是我就不顧一切地，先與她們較量幾手再說！」

柳雲亭含笑說道：「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又道是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何苦以半世英名，對這種婦人女子，孤注一擲呢？」

「太室樵夫」史樸聽到此處，拈鬚微笑說道：「柳兄老謀深算，公羊兄義胆俠肝，均令史樸欽佩萬分！」

語音微頓，又向柳雲亭問道：「柳兄適才爲聶小青姑娘診斷情形如何？」

柳雲亭聽「太室樵夫」史樸問到聶小青傷勢，不禁面帶重憂地，皺眉說道：「聶姑娘極好一身內家功力，不知怎的一掌交接之下便被陰素梅震傷得這等嚴重？」

公羊懋怪叫說道：「柳老怪物，你怎的如此說法？難道聶小青姑娘竟有性命之憂！」

柳雲亭苦笑說道：「她虧得及時服我靈丹，保住性命，但必需立即覓地，爲她調治上個四五十天光景，方可完全無礙！但即令痊癒之後，在武功方面，也須略打折扣，於兩年之內不能過用眞力！」

「太室樵夫」友樸聞言，蹙眉說道：「既然如此，我們趕緊把聶小青姑娘，帶到『太室天坪』，我所建的『天風小築』之中，善加調治！免得萬一有甚意外，將來對令狐楚楚姑娘，不好交待！」

柳雲亭彎腰抱起聶小青，橫托手中，一面與「太室樵夫」史樸，「風雷神乞」公羊懋，馳向「太室天坪」，一面搖頭長嘆，感慨說道：「如今眞是武林之多事之秋！前些時，輕易不出山的『冷竹先生』查一溟，竟漫游江湖，尋找他久無音訊的心愛傳人嚴慕光老弟！『南嶽神姬』崔玉也到處打探『南嶽雙姝』衞靈芝，許靈莎的生死下落！如今『幽靈鬼女』陰素梅，及『鳩盤宮主』赫連英，又這樣尋覓『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拚命！眞是風波大作，殺氣高騰，不知究竟要有多少在數難逃之人？歸諸刦運！」

公羊懋怪笑說道：「柳老怪物且莫杞人憂天，我來問你，陰素梅，赫連英兩人，信你之言，趕往『伏牛山』找尋令狐楚楚，必然撲空，他日江湖相逢，向你質詢起來，你却如何答對？」

柳雲亭失笑說道：「老花子畢竟心粗，是個大大草包！我剛才在說謊之前，便已預留退步，故而將來不會被她們質詢的呢！」

公羊懋方自尋思，「太室樵夫」史樸便已點頭笑道：「柳兄着實高明，你說令狐姑娘也是萍踪無定的到處找尋陰素梅，則她們縱在『伏牛山』中撲空，也以爲令狐楚楚業已另去別處！」

公羊懋恍然頓悟地，指着柳雲亭怪笑罵道：「柳老怪物，你眞是老奸巨猾，陰素梅等，吃了啞吧虧了！」

三位奇俠，一路談天，回到「太室天坪」，把聶小青安置在「太室樵夫」史樸新建的「天風小築」之中，由「東嶽神醫」柳雲亭爲她調治傷勢！

聶小青此次受傷極重，雖有柳雲亭這等神醫，悉心診治，仍難速愈，必須慢慢復元！

奇人異獸

故事轉到率領謝小紅，踏遍天涯，到處追尋陰素梅踪跡，意欲奪回心上情郎嚴慕光的令狐楚楚方面。

令狐楚楚與謝小紅，一來因均具絕世輕功，人比馬快，二來爲了搜尋陰素梅與嚴慕光遷居何處，所行都是些深山幽谷，絕澗危崖，故而有了坐騎反而不便。

她們遂把大漠「天心莊」莊主石君平夫婦等所贈的兩匹駿馬，覓地寄存，仍是徒步奔走。有道是「無巧不成書」，令狐楚楚與謝小紅，尋來尋去，竟尋到「東嶽神醫」柳雲亭向陰素梅，赫連英，隨口亂說的「伏牛山」內！

最難排解是相思，令狐楚楚自從在「天心莊」，會見許靈莎，並與石君平、石無愁夫婦一席深談，得知嚴慕光並未與許靈莎鴛夢重溫，自己却疑心生妒，節外生枝，揑造了一樁已嫁諸葛朗訊息，刺激得嚴慕光孤單甇獨地，淚跡江湖以後，自然使心底的已冷情灰，立即復燃，並化作了一團相思烈火！

度大漠，返中原……

踏天涯，闖華山……

幾乎鬧翻了整個「西嶽派」，仍未獲得心上情郎的半點踪跡。

好不容易幾經研討，跑趟「祁連山冰魂谷」，却發現嚴慕光與「幽靈鬼女」陰素梅，互相在樹下定情，有了夫妻之實！

情絲添火，妒火煉情絲，這兩樣都難剪斷，最難熄滅之物，已足使令狐楚楚爲之愴懷傷神，何況她除此以外，心中還含有五分痛悔，及五分不服！

痛悔的是自己一向器度寬弘，作事穩重，這次怎的却似鬼迷了心，僅僅看見許靈莎未死，也不加以細察，便斷定嚴慕光必會與她舊情再熾，鴛夢重溫，而那樣小氣地，編造了已嫁諸葛朗之訊，加以刺激報復！

不服的是，「幽靈鬼女」陰素梅究竟有多麼美的容貌，多麼高的武功，及多麼迷人的狐媚手段，風流解數？竟能使嚴慕光那樣一位正人俠士，在相處極短時日後，便與她定情結愛？

一連串的傷懷，一連串的相思，再加上一連串的宿露餐風，披星戴月……

這等情況之下，便是冥頑無靈的鐵石人兒，也必爲之瘦損幾分，何況令狐楚楚是位善感多愁的紅粧俠女，那得不容光憔悴？

謝小紅被令狐楚楚上次那場大病，嚇破了胆，如今見主人又復瘦減腰圍，容光憔悴，不禁關懷頗切地，柔聲勸道：「姑娘，你知不知道你這些日來，瘦了多少？凡事總該儘量看開，因爲我們萬一尋得陰素梅時，多半還要應付一場激烈無比的生死之搏！即令找不到她，至遲五五端陽，也將在『峨眉金頂』相會，姑娘倘不自行珍重，却怎樣能够奪回嚴相公，戰敗『幽靈鬼女』？」

令狐楚楚搖頭一嘆，神情幽鬱已極！

謝小紅企圖爲主人寬解，遂强裝笑靨說道：「姑娘，我唱首歌兒，爲你解悶好麼？」

令狐楚楚不忍過拂愛婢之意，點頭一笑，倚松而坐。

謝小紅朗聲歌道——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春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俱懷逸興壯志飛，直上青天攬日月，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

丈夫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令狐楚楚知道謝小紅是特意唱這李青蓮的曠達詩句，爲自己排解愁懷，不禁苦笑說道：「紅兒，我們倘若找不到陰素梅，便在『峨眉金頂』會後，與你聶小青姊姊一同扁舟載酒，散髮江湖，不再……」

話猶未了，一陣極爲强烈的山風吹處，搖落了不少木葉！

謝小紅秀眉雙蹙地，向令狐楚楚訝然說道：「姑娘，這陣山風，吹得有點奇怪啊！」

令狐楚楚用鼻微嗅，目光又復一轉，對謝小紅笑道：「紅兒，你隨我游俠江湖，足跡幾遍八荒，見識應該不淺，如今不妨判一下，這陣山風的怪處何在？」

謝小紅並未深思地，便即應聲答道：「據紅兒看來，好像有虎？」

令狐楚楚搖頭笑道：「紅兒畢竟略嫌粗心，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陣山風，猛烈中並含奇腥，足見不僅有虎，並還有蛇，或是有蟒？」

謝小紅微覺不信地，揚眉說道：「姑娘猜得這樣準麼？」

令狐楚楚笑了笑，道：「紅兒若是不信，我們便到右前方狂風吹來的谷中看看，也許可以看見一場難得見到的蟒虎惡鬥呢！」

謝小紅聞言，大喜說道：「我甚麼樣的驚天動地場面，都曾見識，就是還未看見到過大蟒和老虎相鬥，姑娘趕緊帶我去看。」

令狐楚楚見愛婢一片天眞，不禁也情愁略減，含笑起身，與謝小紅一同馳往谷口，並低聲說道：「紅兒，我們最好是由峭壁半腰，悄悄進谷，免得驚動牠們，便好戲看不成了！」

謝小紅低鬟一笑，柳腰微擺，便躍起三丈來高，在峭壁半腰，掩進谷口。

令狐楚楚也照樣施爲，隨後追去。

但她主僕只顧進谷欣賞一場意料中的虎蟒惡鬥，却忽略了注意四外，不曾看到谷口峭壁左方十丈高下的一大堆籐蔓之中，盤坐着一位白髮婆婆，正以兩道烱烱眼神，向令狐楚楚及謝小紅不住打量。

進谷約莫十丈，謝小紅便倏然止步，向令狐楚楚低聲笑道：「姑娘，你猜得不錯，眞是有條大蟒，要跟老虎打架，這蟒兒不小，那老虎打得過麼？」

令狐楚楚閃目一看，只見谷中一片略爲平坦的石地之上，正有一蟒一虎，互相對峙！

那虎是一隻比水牛還大的黑色龐然巨物，蟒則粗如水桶，蟠作一堆，周身烏鱗閃閃，狀極可怖！

令狐楚楚略加注目後，秀眉微皺，向謝小紅低聲笑道：「紅兒你看錯了，黑虎是隻通靈異種，蟒則平凡無奇，只是長得大些，那裏是虎的對手？」

謝小紅不解問道：「姑娘既說虎强蟒弱，爲何那隻黑虎只在踞石發威，不僅未曾撲巨蟒，連叫都不敢叫一聲呢？」

令狐楚楚笑道：「這事有些蹊蹺，讓我仔細觀察一下！」

說完，便即仔細向壁下看去，果然看出了一些異處！

黑虎高踞石上，虎虎發威，兩隻銅鈴似的虎目，更是神光烱烱，彷彿正向巨蟒注視！

但在令狐楚楚細心觀察之下，發現黑虎目光並非注視烏鱗巨蟒，而是越過蟒身，凝注在一株新倒大樹根下的漆黑洞穴以內。

樹下洞穴的周圍丈許，不僅草石焦黃，連這株合抱大樹，也已枯死！

令狐楚楚看清這番景物，恍然大悟，連連點頭。

謝小紅問道：「姑娘，你看出了其中的道理？」

令狐楚楚笑道：「黑虎根本看不起那條烏鱗巨蟒，牠的對頭像是尚未出現！」

一面說話，一面取出兩粒丹藥，把另一粒遞給謝小紅，命她含在口內！

謝小紅含丹在口，訝然問道：「姑娘認爲黑虎除了這條烏鱗巨蟒以外，還有別的對頭麼？」

令狐楚楚點頭答道：「黑虎目光，凝

注樹根石穴，神情頗為戒懼，穴中定然還有甚麼極厲害的絕毒惡物未曾出現！」

謝小紅聞言也自仔細注目，「哦」了一聲，點頭說道：「那石穴周圍的草木樹石，均告焦黃枯死，顯見穴中確有罕世毒物，黑虎所戒懼對頭，果然不是這條烏鱗巨蟒呢——」

語猶未了，鼻中嗅得一陣奇腥，耳中也聽得一陣「咕咕」怪響！

這奇腥，怪響，都是從那樹根石穴發出。

石上黑虎的神情，也越發緊張，周身宛若烏亮鋼針的短密虎毛，根根蝟起！

令狐楚楚與謝小紅，均知怪物將出，遂在壁上屏息凝神地，向下注視。

樹根石穴之中，先騰起一陣薄薄紫霧，然後現出一點奇亮星光！

令狐楚楚見星光只有一點，不禁心中暗想，難道這怪物竟是獨目？

念猶未了，石穴中已出現了一隻形相絕異的罕見怪物！

這怪物通身暗紫，長才一尺有餘，好像是隻絕大壁虎。

但壁虎四足雙眼，這怪物却是六足獨眼。

頭顱特巨，闊口如箕，加上額頭正中那隻精光電閃的豎生獨目，委實令人有些望而生怖！

謝小紅向令狐楚楚附耳低聲道：「姑娘，這隻怪物看去形相雖兇，並蘊奇毒，但其只尺許不短，身軀太小，却怎能和那巨大威猛的黑虎打架呢？」

令狐楚楚低聲笑道：「天生怪物，必有奇能，紅兒不必多問，我們只細心旁觀，增長一些難得見識便了！」

怪物出現以後，又「咕咕」的低叫兩聲！

那條烏鱗巨蟒，便立即向怪物游去。游到怪物身邊，把顆巨大蟒頭，緩緩伸過。

謝小紅又忍不住地，向令狐楚楚問道：「姑娘，這怪物想作甚麼？難道牠肚子餓了，要把這一大條烏鱗巨蟒吃掉？」

令狐楚楚白了謝小紅一眼，佯嗔說道：「紅兒怎的如此問話，我又不是怪物，怎會知道牠想作甚麼？不過這大一條巨蟒，牠大概吃不下吧？」

謝小紅聞言，也自啞然失笑。

這時，谷下奇事又生！

那怪物把巨蟒叫到面前，竟然六足一登，輕輕躍到巨蟒頭上。

巨蟒蟒頭一掉，昂起丈許，恰好相距兩丈七八地，與石上黑虎，遙遙對峙。

謝小紅「呀」了一聲，搖頭低笑道：「姑娘，我真算開了眼了，那怪物竟拿這烏鱗巨蟒，當作馬兒騎呢！」

令狐楚楚笑道：「宇宙之大，何奇不有，但我却覺得那隻黑虎，鎮靜得有點過份！」

謝小紅笑道：「姑娘是否說那黑虎，有點道行？」

令狐楚楚才一點頭，那黑虎突似久候對方發難，未見動靜，有點不耐起來，發出一聲震天虎吼！

這聲虎吼，不僅震得遠山近壑，回響嗡嗡，並還起了一陣大風，捲空生嘯。

令狐楚楚暨謝小紅，見黑虎已然發吼挑釁，以為劇鬥立開，誰知怪物與烏鱗巨蟒，均對這挑釁之舉，毫不理會！

謝小紅皺眉道：「適才黑虎鎮靜，如今又是怪物沉穩，牠們之間的這場架兒，真不容易打起來呢！」

令狐楚楚聞言微笑，伸手在身邊一株古松之上，摘下一把松針！

謝小紅道：「姑娘是否要替牠們，挑起戰火？」

令狐楚楚頷首道：「我不僅要替牠們挑起戰火，並想把那怪物的毒眼打瞎，帮黑虎的忙兒！」

謝小紅大喜說道：「對，對，姑娘趕緊下手，那隻黑虎確實要比這怪物，可愛得多！」

令狐楚楚點頭含笑，剛把滿握松針的右手一揚，谷下情勢却已生變化！

原來，黑虎怒吼發威之際，怪物雖對牠毫未理會，反到把頭一低，獨目微閉，好像要在那烏鱗巨蟒頭上睡上一覺光景！

但黑虎發完虎威，豎立若針的周身虎毛，剛剛往下一倒，怪物一聲悽厲兒啼，六足齊划，凌空飛起！

這一凌空飛起，方使令狐楚楚，及謝小紅看出怪物也頗富心機，牠那六隻短足，趾間有蹼，本可鼓氣飛騰，動作並還極快，先前裝模作樣，把烏鱗巨蟒，當作坐騎之舉，不過是故意誘敵而已。

令狐楚楚一片好心，以為黑虎疏神失備，可能要吃大虧，遂趕緊凝足真力，閃電出手！

她這一掌松針，共約十八九根！

其半數飛射怪物的閃閃獨目，另外半數却對烏鱗巨蟒射去。

令狐楚楚藝壓乾坤，何等助力，她飛花摘葉，均可傷人，故而這十數根松針的威勢之強，簡直根根可貫金穿石！

加上她手法既準，眼力又高，所打怪物獨眼部位，更正是這隻具有非常價值的「六足盲龍」的唯一致命之處！

幾般湊巧，自然手到功成，但却也敗壞了旁人的一番心血。

只見怪物六足齊划，凌空射向黑虎之際，黑虎所踞石後，突然現出了一位白衣少女，揚手洒起一片銀光閃閃的細網，便向當空怪物，迎頭網去。

令狐楚楚這才知道黑虎是受人之命，故意疏神，誘那怪物入網。

但事實雖然看清，她那一把松針，却業已出手，根本無法收勢。

松針自空飛降，恰恰比那面銀色細網的迎頭洒起，略快分毫。

也就是說，怪物在入網之前，那隻閃閃獨目，已被令狐楚楚所發松針打中。

一聲「砰」然巨响，怪物獨眼光華斂處，整個身軀，竟然自行爆裂成為無數血肉！

白衣少女銀色細網一收，只見僅網着一些殘餘怪物血肉，不禁花容變色，急得連連頓足。

這時，那條烏鱗巨蟒，也被令狐楚楚所發另一束松針所殺，但蛇蟒性長，尚未氣絕，蟒身到處翻騰捲掃，弄得砰訇四起，碎石如雨！

那隻黑虎，則瞪着一雙銅鈴似的虎目

，怒視令狐楚楚與謝小紅藏身之處，發出幾聲震天怒吼！

令狐楚楚率領謝小紅飄身縱過，向那滿面痛惜神情的白衣少女，含笑問道：「姑娘是特意前來，擒那怪物的麼？我未曾細察，魯莽出手，壞了你的事兒……」

話猶未了，人叱，虎吼，同時併作，一條白影及一條黑影，電掣似的向令狐楚楚，謝小紅，當頭撲到！

令狐楚楚想不到對方竟如此痛恨自己，遂與謝小紅閃身躲避。

白衣少女與黑虎，均似對令狐楚楚主婢，恨入骨髓，一再連連追撲。

令狐楚楚倒還可以忍耐……

謝小紅却已滿心憤怒地，按納不住。

眼看黑虎再度撲向自己，白衣少女也再度撲向主人，謝小紅遂不再躲避，一聲清叱，迎着黑虎來勢，凌空縱起。

令狐楚楚深悉謝小紅情性，知她已被對方過份無禮的舉措激怒，要施展殺手，對付黑虎。

遂在一面閃避白衣少女攻擊之下，一面沉聲叱道：「紅兒收手，不許妄動！」

差不多與令狐楚楚同時發話，谷口方面，也傳來一種蒼老清勁的語音說道：「香兒，生死壽夭，無非夙定，一飲一啄，總是前緣，你與黑兒，不許再妄動了！」

謝小紅與那白衣少女，及黑虎等二人一獸，聞言之下，遂各自應聲收勢。

但白衣少女滿面淚痕，神情悽絕，那黑虎也似餘怒未息，瞪着兩隻虎目，獰視令狐楚楚及謝小紅，喉中低聲咆哮不已。

谷口發話之人，此時業已現身，是位白髮老婦。

白衣少女一頭撲入老婦懷中，悲叫「師傅」，並即淚落如雨。

老婦輕撫白衣少女秀髮，柔聲笑道：「香兒，不要如此傷感，『六足盲龍』的丹元已經毀去，但我總還可以活上百日光景……」

令狐楚楚聽出那隻怪物，竟然關係這白髮老婦生命，心中不由越發覺得歉疚無似！

白髮老婦目光凝注令狐楚楚，含笑問道：「當代武林中，具有姑娘如此身手者，決無多人，姑娘莫非便是名滿江湖的令狐楚楚麼？」

令狐楚楚恭身一禮，含笑答道：「不錯，晚輩正是令狐楚楚，請教老人家如何稱謂？」

白髮老婦笑道：「老嫗崔玉，令狐姑娘知道我麼？」

令狐楚楚聽說這白髮老婦竟是「南嶽派」宗主「南嶽神嫗」崔玉，遂立即改容，又復深施一禮，恭身笑道：「老人家一派宗師，令狐楚楚久所欽遲，今日能在『伏牛山』，得瞻風範，實為幸事。」

「南嶽神嫗」崔玉搖手微笑說道：「令狐姑娘，你一來名重乾坤，二來又與我老婆子無甚淵源，不必過於謙禮，把『晚輩』之稱，免去如何？」

令狐楚楚依舊執禮甚恭地，陪笑說道：「老人家說那裏話來？江湖敍禮，年長為尊，何況晚輩又與老人家令高足『紅衣仙子』許靈莎訂交，結為密友，故而更應恭執後輩之禮。」

崔玉長嘆一聲問道：「令狐姑娘曾與我已遭慘禍的許靈莎徒兒，訂過交麼？」

令狐楚楚笑道：「老人家不必愴神，許靈莎妹子並未遭甚慘禍……」

崔玉搖頭一嘆，接口說道：「令狐姑娘有所不知，我已查明我衞靈芝，許靈莎兩個徒兒，被『西嶽派』人物所害，埋骨黃沙，死在『玉門關』外！」

令狐楚楚知道她掛念愛徒，定極傷感，遂含笑說道：「老人家只知大概，未悉詳情，『玄衣仙子』衞靈芝確實慘遭『西嶽派』暗算，埋恨黃沙，但許靈莎妹子却不僅安然無恙，並還即將與她夫婿石君平，一同南嶽參師，謁見老人家呢。」

崔玉聽得半信半疑，又驚又喜問道：「令狐姑娘，你竟知道衞靈芝，許靈芝的生死詳情麼，能否對我一敍？」

令狐楚楚看了那條猶在地上轉側蠕動的烏鱗巨蟒一眼，黑虎通靈會意，接連兩爪，便把顆蟒頭，抓得稀爛！

崔玉失笑道：「我也真是老悖糊塗，這種腥毒山谷，那裏是與令狐姑娘互作長談的適宜所在？」

說至此處，自懷中取出三粒紅色靈丹，投入那怪物出現的石洞以內，便與令狐楚楚主婢，相偕出谷。

崔玉一面緩行，一面指着那白衣少女，向令狐楚楚含笑說道：「令狐姑娘，這是我最小的徒兒葉靈香，今後行走江湖，要請你多加照應！」

語音至此微頓，又看着葉靈香笑道：「香兒，這就是我時常對你提起，一身絕學，冠世無儔的令狐姊姊，還不快上前見禮。」

葉靈香聞言之下，仔細看了令狐楚楚幾眼，苦笑說道：「令狐姊姊，你本領雖大，但這回殺死『六足盲龍』之舉，却弄壞我師傅的大事了呢。」

崔玉嗔道：「香兒，你怎……」

令狐楚楚不等她再往下說，便插口問道：「崔老人家，你身有何病，定要這『六足盲龍』的丹元療治，難道不能以其他藥物代替麼？」

崔玉苦笑答道：「此事說來話長，並係為許靈莎，衞靈芝而起，好在『六足盲龍』的丹元雖毀，我仍有百日活命，我們還是到那瀑下小坐，先請令狐姑娘，告知我那兩個徒兒的所遭所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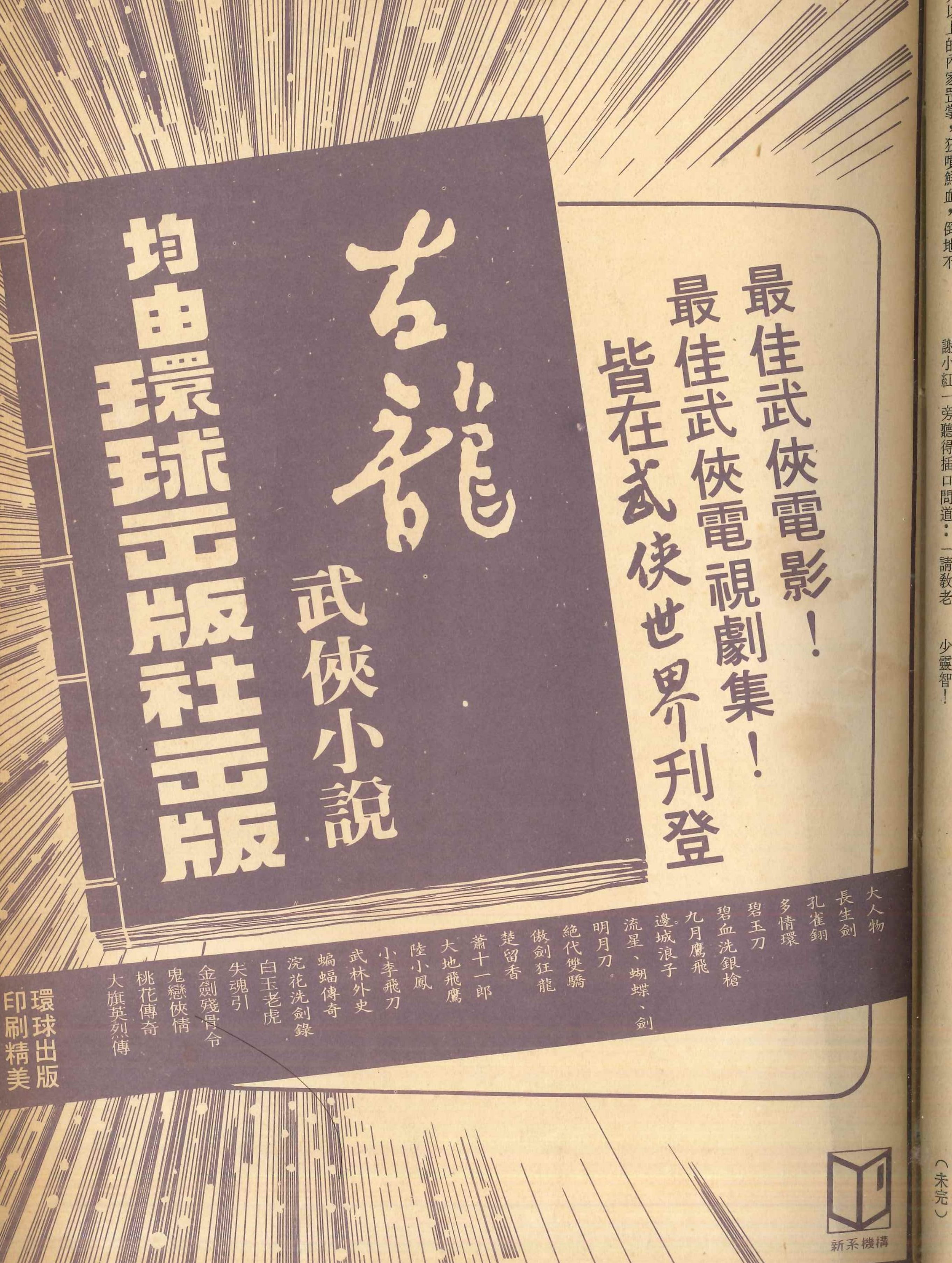
邊自說話，邊自與令狐楚楚，謝小紅，葉靈香等人，走向谷右危崖根際的一條飛瀑之下。

那隻黑虎，也馴服異常地，隨在崔玉身側。

令狐楚楚知道這位「南嶽神嫗」過份懸念愛徒，遂如言在瀑布旁尋塊乾淨大石坐下，細細敍述衞靈芝，許靈莎一生一死的幸與不幸經過。

崔玉靜靜聽完，方知究竟，長嘆一聲，目注令狐楚楚說道：「因緣早定，生死在天，許靈芝既受石君平，石無愁活命深恩，委身以報，係屬正當舉措，有何愧作之有？若非令狐姑娘，遠行『天心莊』，對她啓迪教誨，她那種隱姓埋名，只當已死的想法作法，就太不對了！」

令狐楚楚笑道：「晚輩離却『天心莊』之際，石君平，許靈莎夫婦，已準備暢



游中原，並先上衡山，參謁崔老人家。」

崔玉慰然笑道：「我既知此事，自然立即回轉『衡山』，乘着未死之前，與莎兒和她夫婿，見上一面。」

令狐楚楚聽崔玉一再聲言必死，不禁蹙眉問道：「老人家怎麼一再提及不祥之語，你身上到底負有甚麼傷痛疾病？」

崔玉嘆道：「我因衞靈芝，許靈莎兩個徒兒，久無音訊，遂帶着葉靈香，及這尚稱通靈的黑虎，浪游天涯，尋找她兩位師姊踪跡！」

令狐楚楚接口問道：「老前輩大概在途中遇上了罕世勁敵，或是罕世毒物？」

崔玉點頭道：「我遇見了『世外八凶』中的『桃花羽士』熊策。」

令狐楚楚皺眉道：「熊策曾與晚輩在西行道上相遇，此人的一身功力，雖亦不凡，但在『世外八凶』中，却不能算是强手。」

崔玉微笑道：「令狐姑娘的看法不錯，這『桃花羽士』熊策，因態度惡劣傲慢，已死在我的掌下！」

令狐楚楚軒眉笑道：「此人兇淫刁狡，斬者無虧，老人家此舉，造福武林，是椿大大功德！」

崔玉點了點頭，微嘆一聲道：「爲敵之道，最忌勝後疏忽，我此次便是吃了這種暗虧，令狐姑娘今後於扶持江湖正義，鋤强誅暴之際，當以我爲鑑才好！」

令狐楚楚失驚問道：「崔老人家是怎樣勝後疏忽？」

崔玉愧然笑道：「熊策中我三記十一成力以上的內家罡掌，狂噴鮮血，倒地不動，我以爲他心脈已斷，氣息已絕，未免疏神大意，誰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熊策竟聚集殘餘氣力，打了我一把『桃花奪魂砂』，及三根『子午桃花箭』！」

令狐楚楚失聲道：「那『世外八凶』之中，每人都有幾樁持手絕學，好像『桃花羽士』熊策，便是以這『桃花奪魂砂』及『子午桃花箭』，逞雄西北一帶，老人家既中……」

話猶未了，崔玉便接口說道：「我中了他四粒『桃花奪魂砂』，及一根『子午桃花箭』！」

令狐楚楚「哎呀」一聲說道：「這兩般暗器，均屬絕毒無倫，老前輩既被打中，能告無恙，功力委實可佩！」

崔玉苦笑說道：「我本來當時便難逃一死，幸而身邊有半枝成形何首烏，及昔年至友所贈的一粒解毒靈丹，遂及時服用，勉强可以把這條老命，保持上個百日左右！」

令狐楚楚知道「南嶽神嫗」崔玉這樣說法之意，定是那半枝成形何首烏，及所服靈丹，均無法根除「桃花奪魂砂」，及「子午桃花箭」的毒力，遂蹙眉問道：「老前輩知不知道有何藥物能澈底解除這兩種暗器劇毒？」

崔玉嘆道：「我受傷以後，曾向一位極精通醫道的好友求救，據他指點，只有『六足盲龍』的丹元，可以澈底解毒，並知道這『伏牛山』內，出現了一條氣候尚未完全成熟的『六足盲龍』，故而才借給我一面『靈蛛網』，前來一試命運！」

謝小紅一旁聽得插口問道：「請教老人家，那條大壁虎似的怪物，雖有六足，却爲何要叫『盲龍』？」

「南嶽神嫗」崔玉說道：「壁虎本有『壁龍』之稱，加上牠天生無目，不能視物，遂——。」

謝小紅訝然接口問道：「怎會天生無目，牠不是有隻光亮極强的眼睛麼？」

葉靈香說道：「那不是眼睛，那就是我師傅亟欲獲得，能解劇毒的『六足盲龍丹元』，却功敗垂成地，毀在你主人的一把松針之下！」

令狐楚楚聽葉靈香這樣說法，不禁赧然垂頭，心中好不難過！

誰知謝小紅却向她含笑叫道：「姑娘，據我看來，『六足盲龍』的丹元雖毀，但崔老人家所受傷毒却仍有祛解之法！」

令狐楚楚愕然問道：「紅兒，你有多大能爲，竟敢如此說話？」

謝小紅向「南嶽神嫗」崔玉含笑說道：「老人家，當世之中，若論醫道，應以何人稱最？」

崔玉想了一想說道：「我那位友人，醫道雖頗高明，但恐仍及不上『東嶽神醫』柳雲亭！」

謝小紅笑道：「東嶽神醫柳老前輩的醫道，可能仍不足稱爲第一！」

崔玉聞言略一尋思，向謝小紅含笑問道：「謝姑娘所指比『東嶽神醫』柳雲亭醫道更精之人，是否從來不問江湖俗事的『天心女史』石無垢麼？」

令狐楚楚聽到此處，方知謝小紅用意，不禁暗笑自己爲了嚴慕光，委實昧却不少靈智！

這時，謝小紅目注令狐楚楚，微笑說道：「姑娘，你——。」

令狐楚楚會意一笑，搖手截斷謝小紅話頭，轉面向「南嶽神嫗」崔玉說道：「崔老前輩，令狐楚楚囊中現有『天心女史』石無垢所贈的一瓶『青靈益元乳』及石無垢之妹石無愁所贈的一瓶『萬應葆元丹』，老前輩不妨用上一些，試試可有祛毒靈效？」

崔玉聽得又驚又喜，說道：「若據江湖傳說，『天心女史』石無垢的醫道精絕，簡直上超扁鵲華陀，有生死人而肉白骨之能，但却秉性淡泊，從來不與江湖人物往來，令狐姑娘怎會獲得她所贈的罕世靈藥？」

令狐楚楚笑道：「此事說來話長，且等老前輩服藥見效，毒力祛除以後，再復細行禀告便了！」

說完，遂取出三粒「萬應葆元丹」，先給「南嶽神嫗」崔玉服了！

然後再以「青靈益元乳」，又給崔玉服了三滴！

倘係尋常傷毒，只淸服一滴「青靈益元乳」或一粒「萬應葆元丹」，便具奇效了！

如今令狐楚楚因「南嶽神嫗」崔玉連中「桃花奪魂砂」，「子午桃花箭」，故而不僅給她靈丹靈乳倂服，並還各服三粒及三滴之多！

「南嶽神嫗」崔玉服藥之初，無何異狀，但過了片刻之後，竟全身急顫起來，人也搖搖欲倒！

（未完）

INCE
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為事實，
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分、秒、月、日，
了然，方便實用。
美觀，精巧名貴，
種款式，
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